
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古龍
剑毒梅香
④
海出版社

剑毒梅香

九

老者抬起头来一看高战，摇头道：“瞧你这孩子心地甚好，怎么会和那黄木翠木两只老鬼混在一起？”

高战很简单说明了原因，那老人对黄木翠木的目的似乎丝毫不留心，只是聚精会神兴致盎然听着高战所述之细节。

老者忽道：“你说那个女孩被黄木老贼捉住了，你就为救她而入洞，这么说来你是很喜欢她了。”

高战万料不到他会问这个，一时之间甚难作答，但见老者一本正经的问着，又不忍心不理，那老者见他不答，又道：“你如果为她死了，她会永远记得你么？”

高战道：“晚辈为她而死，并非望她永远记得，这样她会为此事终身不安的。”

老者哦了一声，神色大是惊讶，似乎从未想到此点，当下一抓高战双手道：“你说得真对，你说得真对。”

高战问道：“前辈在此住了多年？”

那老者细瞧高战几眼，蓦然大声道：“糟了！糟了！你这孩子还有两个时辰好活！”

高战惨然一笑道：“晚辈身中剧毒，自知再无生望……”

老者突然一掴自己长满长髯的脸，哭道：“原来又是假的，原来又是假的……”

高战大惊问道：“前辈你怎样了？”

老者伸手不住捶胸哭道：“你这小子……你这小子，我老人家，看走了眼，看走了眼。”

高战如坠云雾，不知怎生是好，那老者突然厉声道：“小子快替我老人家滚，你知不知道，入此洞者从来无人生还。我老人家今日不愿杀人，总算你这小子运道不错，还不快滚。”

高战见他疯疯颠颠不可理谕，心道今日反正死多生少，千万不能坠了师门威风，于是抗声道：“晚辈若是怕死，也不会到此来。”

老者想了一会道：“你说得倒是挺对，可是我老人家瞧你都是欺心之谈，欺心之谈。”

高战听他每说一句重要的话，必定要重复一遍，心想这人定是久不与人言，是以生怕别人听他不懂。高战正色道：“晚辈从不打诳。”

那老者注视着高战片刻，双手乱摇道：“快滚，快滚，别以为装得诚恳，便可使我老人家着你的道儿，我老人家不知见过多少像你这样的假君子。”

高战暗暗称奇，忖道：“这人行动疯痴，可是言语清晰，而且语锋凌厉，说得头头是道，我一生所遇之人，只怕以此人最为奇异了。”

老者见高战沉吟不语，又不肯走开，勃然怒道：“你这小子真不识相，难道非要我老人家动手不成。”

高战凛然道：“晚辈不知何事开罪前辈！”

老者大叫连连道：“你还装假不知，也罢，我老人家抖出你的心思，你可得乖乖替我滚出去。”

高战真是又好笑又好气，想不到临死之前还会撞到一个如此纠缠无理的老头。

老者接着道：“你自知必死，这就装得大义凛然，好像是为那个姑娘去赴死，好伤她一辈子的心，你当我老人家不知道吗？”

高战从未想到此处，他一生但求为人，为自己打算之事却是极少，此时听这老头把自己看得如此卑下，怒火上升，也顾不得敬他年长，脱口冲撞道：“只有阁下如此卑下之人，才会有如此卑下之想法。”

老者对他辱骂并不在意，冷笑道：“你这招只能骗得那姑娘的心，要骗我老人家可没那么容易。”

高战正色怒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事但求心之所安，义之所在，虽刀山枪林也决不反顾，又岂是为得别人相信和尊敬而做。”

老者想了半天，摇头道：“你说的我老人家听不大懂，不过瞧你这样子，好像也有几分道理，总而言之，我老人家问你一句话，如果你没有中毒，你为救那姑娘也会答应黄木老贼冒险入洞吗？”

高战哈哈长笑，老者声色俱厉道：“快说，快说，否则我老人家便要不客气了。”

高战道：“宁可拼得头颅不在，我高战也得保护那位姑娘，使她丝毫不伤。”

老者面有喜色，急问道：“喂，你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喂！你为什么肯为那姑娘牺牲生命。”

高战黯然答道：“有些人，你会看得比自己还重要，这是我的感觉，至于为什么，我也弄不大清楚，还有，在有些时候，珍贵的生命，那并算不得什么。”

老者喃喃念道：“比自己还重要……比自己还要重要。”一拍大腿叫道，“你说得不错，成啦，成啦，老夫可以出洞了。”

高战奇道：“前辈你说什么？”

老者样子似乎乐不可支，不停哼着不成曲的调子，忽然用力拍着高战的肩道：“你从今日起就是我老人家生平第一至交，谁要是欺侮你，我这个做老哥哥的定然不容。”

高战见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凶若煞星，一会儿又善若父兄，真摸不清他到底想些什么。

老者突然飞快一扣高战脉门，高战心神不定，是以不及闪躲，可是他一入洞就运起先天气功，这时一受外力，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抗拒力道，老者微微一愕，扣住高战脉门的手也加了几分真力，高战嗔目欲骂，老者呵呵笑道：“别急，别急，老夫替你治毒。”

高战忽然想起适才见他大食毒蕈，竟然毫无影响，心想此人果真对毒物有独到之见解也说不定，正自盘算不已，那老者柔声道：“快快放松全身穴道。”

高战抬眼见他脸上柔和无比，两眼中充满了友爱，便不由自主地收起先天气功，老者探了一会脉，大惊叫道：“喂，是谁下的毒！”

高战道：“晚辈因为一事和龙门毒丐等人结下了粱子，今儿下午在林子里中了一支毒针，我虽没有瞧清谁下的手，可是听那声音，多半就是龙门毒丐那厮。”

老者哼了一声道：“什么龙门毒丐，我老人家可没听过，天下会施毒的都是我老人家徒子徒孙。”

高战问道：“前辈你看我这毒还有救么？”

老者怒道：“ 天下之毒连我老人家也解不得，那还有什么人解得了。 ”
高战见他自负之色溢于言表，似乎甚有把握，心中不由一喜，要知高战此时虽已抱着生固欣然死亦安乐的想法，可是人人爱生畏死，乃是出自天性。
老者接着破口大骂道：“ 什么龙门毒丐，真是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无形之毒这等险毒，竟敢这般滥用，我老人家倒要见识见识。 ”
高战道：“ 这厮已吃我百步神拳打成重伤，就是侥幸不死，全身功力已失，再也无法作恶。 ”
老者点头道：“ 你真是厚道的孩子，你怕我还要去找他麻烦吗？ ”
高战不语，老者又道：“ 只要我老人家一出手，任你是天下第一高手，甚至大罗神仙也不成，保他准死无疑，喂，玉骨魔的事你一定知道了。 ”
高战见他扯开话题，心中暗暗叫苦不已，他此时求生之念一起，心内大是焦燥不定，老者并没注意他，继续道：“ 那才叫真功夫呢！玉骨魔这家伙也是下毒的一把好手，在东海海上率领海盗无恶不作，谁要他吹嘘自己如何了不起，中原如何无人，嘿嘿！偏偏遇着我老人家了。 ”
他不管高战知不知道玉骨魔这人，便滔滔不断的讲着，他疯颠已久，这刻神智初醒，只道自己知道的事，别人也应该知道，高战只得耐心听下去。
老者道：“ 结果嘛，咱俩打了一个赌，每人喝下对方一杯毒酒，那厮在酒中放下了千年鹤顶红，天竺孔雀胆，和南荒蟾蜍砂，我老人家一口而尽。 ”
他说到这里不由得意，高战明知他不曾死去，可是想到这几样天下至毒的玩意，真是不寒而栗，暗暗替这老者担心。老者接着道：“ 我老人家何许人也，这区区毒物又奈我何，当然是夷然无害，那厮无奈，口中含着解万毒的千年龙涎，也喝下我老人家一杯酒，不到片刻，立刻毒发而死。 ”
高战听得有趣，忍不住问道：“ 那么前辈你酒中的是什么毒？ ”
老者大笑道：“ 是百年老鲫的浓脑汁和无形之毒。 ”
高战奇道：“ 鲫鱼之汁是无毒的呀！ ”
老者长吁道：“ 这就是我老人家的独到之处了，咱们弄毒的人，因为经常接触毒物，不得不食用别种毒物来相互克制，这百年鲫鱼汁是大发之物，你想想看，那厮全身血中都充满毒素，只是靠相生相克，这才保得性命，一旦引发其中毒素，这厮就是铜打铁铸，也经不住百毒攻体啦！再加上那无形之毒，哼，哼！ ”
高战对他这番理论大为拜服，老者忽然想起尚未替高战治毒，急道：”你这毒只有北燕然山的鸟风草和天竺河畔的兰九果可冶，可是北燕山离此万里，天竺那兰九果少之又少，被视为国宝，你就是到了天竺，也未必求得。 ”
高战一惨，老者道：“ 不过你也不必担忧，天下之毒，我毒君金一鹏自信尚能应付。 ”
他说到最后，眼中神光四溢，声音低沉有力，震得山洞嗡嗡不止，大有天下虽大，唯我独尊之慨。
高战惊道：“ 原来前辈就是北君金一鹏！ ”
老者畅然一笑道：“ 你见识倒不少，你想不到北君会在这暗无天日中一住将近廿年罢。 ”
高战道：“ 北君名垂寰宇，晚辈师父常常提及，说是天下一大奇才。 ”
金一鹏：“ 劲道含而不发，发而不绝，这是先天气功的特征，你是风大侠的高足。 ”
高战恭身道：“ 风柏杨正是家师。 ”

金一鹏道：“ 令师英风高义，我也是极为钦敬的，只是他一向少入关内，我一向又不曾踏出过山海关，是以不曾得见。 ”

高战忽觉全身血流加快，有一种说不出的受用感觉，心知毒渐近心，那毒君金一鹏侃侃道：“ 当年我突然昏痴，就是有一件事任是怎样也想不通，我自负并不愚笨，可是此事再也想不清楚，一急之下，神经错乱，终日疯疯颠颠。 ”

高战心道：“ 你现在也并没有完全好呀！放着人命大事不管，竟有闲空聊天。 ”

毒群金一鹏道：“ 适才老弟一语惊破我不解之谜，原来这世上有些人在我们看来比自己更为重要，我待她……待她这般好，她……她竟背叛于我，可是至今仍耿耿于怀，一合眼即见她声容言笑，因为……因为我把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哩！ ”

他低低叙述着，好像在吟一首悲伤短诗，诗完了，心也碎了，眼角啥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他见高战不理会，不由看了高战一眼，只见他双目紧闭，脸上烧得通红，不禁大是懊悔，用力打了左手一下忖道：“ 我真是疯子，这孩子看来柔和，其实倒也倔强无比。 ”

他从袋中取出一把玉制小刀刷的一刀，划破腕间血管，放了半杯鲜血，撬开高战紧咬之齿，灌了下去，半晌高战悠然醒转，只觉遍口血腥，毒君金一鹏坐在背后，用手抵照自己后心大穴，真力缓缓输入。

高战问道：“ 晚辈所中之毒是否全部解了？ ”

他知毒君金一鹏这人是个至性怪人，是以一出口也不客套，便向他询问，毒君微微一笑道：“ 解是不曾解得，只是与你服下缓毒之药，一年之内可以稳保不发。 ”

毒君又道：“ 有一年时间，你可以赴北燕山或者是天竺去寻解药，我也替你亲自赴龙门瀑布去找毒丐索取解药。 ”

高战好生感激，暗忖：“ 人言毒君喜怒无常，依我看来倒也是个至性汉子。 ”

他一转眼看见身旁一个小杯还有几滴鲜血，毒君左腕间缚着一块小布，他一想之下，恍然大悟，尖声道：“ 前辈我刚才服下的就是你的鲜血？ ”

毒群淡然道：“ 我食尽天下毒物，收以毒制毒之效，这血中自然产生一种抗体，能够与百毒化合在一起，只是这种化合之物不能久存，只能保持一年左右便会破坏，毒素跟着流了出来。 ”

高战不知如何感激，毒君道：“ 我知你心中感激得不得了，其实这是大大不必，我毒君认你是个朋友，这区区放血解毒之事也算不了什么？如果我老瞧不上眼的，就是天皇老子，也不会买帐。 ”

他这话非是大豪杰万万说将不出，虽是淡淡几句，已然稳把高战视为生死过命的交情，高战心中理会得到，知道他并不须自己相谢，便问道：“ 前辈怎会隐于此处？ ”

毒君金一鹏道：“ 当年我疯疯颠颠，东闯西荡，后来到此处，看上这小洞隐密，心想一个人到这隐密地方，或许可以想到胸中之事。 ”

高战道：“ 黄木翠木怎么会知道前辈在此处？ ”

毒君道：“ 这两厮鸟就是昔年勾漏二怪，后来大概吃了败仗，就跑到这林中来苦练复仇，后来不知怎样被这两厮鸟寻得枯木禅师遗传武功，练就枯

木神功第一二步。”

高战恍然道：“难怪他们两人急于得到什么枯木神功，想来就是枯木功第三层了。”

毒君点头道：“这枯木功练到第一层，全身青色，就如欣欣向荣之树木，如果练到第二步，全身黄黄，有若秋风后万木枯寂，如果练到第三步，全身便像枯木老枝，任是何种内功，也难伤其分毫。”

高战道：“黄木老人已练到第二层了。”

毒君道：“这两人千思百计想入洞去取那部‘枯木神功秘笈’，怂恿许多江湖中人前来夺取，都被我老人家除去，你瞧那边就是。”

高战顺他所指，只见墙角磷磷发光，他走近一看，原来累累白骨，当下心中甚是不忍，暗忖这毒君也太残忍了些。

毒君冷笑道：“非敌即我，非我即敌，这出手放对之事，老弟千万别婆婆妈妈，免为别人所乘。”

高战暗忖：“这偏激天性，我有机会得劝他几句，也不枉被他救了一场。”

原来毒君金一鹏当年家庭剧变，又兼他自幼弄毒，神经中自然而然渗入毒素，是以终至癫狂，后来与玉骨魔比毒，毒死玉骨魔，他当时并不知那人就是玉骨魔，更不知站在玉骨魔身边的就是名扬天下的无极岛主无恨生，后来在湖毒飘荡，听人说起这段公案，这才明白自己竟然杀了威震东海的大盗。

毒君忽道：“当年我至爱的人背叛于我，我只道天下再无真心真意之人，后来遇着一个老和尚，我瞧着他光着一个大头，脸上笑容可掬，只觉是在讥笑于我，于是一言不发给他一掌……”

高战急问道：“后来怎么了？”

毒君道：“哪知那和尚武功高得紧，与我打了百余招不分胜负。”

高战道：“前辈就施毒去伤敌。”

毒君摇头道：“那秃驴不停向我笑，恼得我怒火上升，正待下杀手，那和尚忽然一滑步，往后便跑，我见天色已黑，也懒得去追，那和尚犹自回头大吼了几句。”

毒君接着道：“他喝道：‘大千世界，虚虚幻幻，真既是假，假既是真。佛门广大，普渡众生。’那声音从风中传到我耳中，像一个焦雷打到我头顶。”

毒君缓缓道：“我一怔，但觉胸中千头万绪，原来这世上都是假的，爱也是假的，恨也是假的，你也是假的，我也是假的，至爱的人也可以弃你不顾。”

他说到此，声音渐渐提高，神情非常激动，高战忙道：“那倒也不一定。”

毒君道：“我追上前去问道：“和尚法号如何称呼？”

那和尚道：“小僧人称不老禅师。”

我又问道：“何谓真，何谓假，禅师说个明白。”

不老禅师道：“世上本无真和假，施主执迷不悟，小僧无可奈何。”

高战默默念道：“世上本无真和假。”心中仿佛有若感触，毒君又道：“我停下一想，那和尚已人禅林，我跟上前去，原来正是名闻天下的嵩山少林寺。”

毒君接着道：“我在寺前站了半夜，那寺里的钟响了，声音悠悠传得老远，我的心也如钟声一般飘飘荡荡，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只觉全身冰凉，暗暗下了决定，飞奔下山。”

高战问道：“什么决心？”

毒君道：“我恨那秃驴无情，但他所说倒也不假，世人真假难分，于是心一狠，发誓除了真情真意之人，再不出世见人。”

高战叹道：“前辈因此就自己关在此处十多年，那些来取书的人，也都因为前辈不愿见人之誓言而死于前辈之手了。”

毒君道：“正是如此，今早我不是见你长得好，而且又甚是温厚诚恳，只怕也下了毒手哩。”

高战道：“可是那些取书的人，也未必就会是虚伪小人，世上并无百恶不赦之人。”

毒君冷笑道：“你遇着的人都对你好，你自然会这样想，如果你遭遇了像我这样的事，唉！往事已矣，不说也罢。”

高战知他受刺激已深，一时之间万万不能改过他观念，便道：“那枯木神功秘笈真的在这洞中么？”

毒君道：“就在中央洞底。”

高战道：“前辈自是练习过上面所载功夫了。”

毒君不屑道：“我可不像那黄木翠木两个奸贼那么没出息，咱毒君一生除了本门功夫外，从不学外派武功，你既然答应黄木老贼，就把这书拿给他，叫他练个十年八载，再找我老金较量，看看任是枯木功厉害，还是我老毒厉害。”

高战道：“前辈你说过今日便要离洞，咱们就去取书。”

毒君道：“好啦，好好，我也闷得惨了，这蕈子虽然鲜美可口，可是天天吃就不美了。”

高战笑道：“也只有像前辈这种奇人，才有这种口福。”毒君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

一拖高战，便向中间那条路走去，二人走到尽头，只见地势开阔，竟然是一群人工开出之石室，其中有石桌石床石柜，毒君走上前，打开石柜之门，捧着一个小小玉盒，对高战道：“这就是那载枯木神功之秘笈了。”

高战道：“晚辈怕那两个老魔练就枯木功，任意杀戮好人，如此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所以与他们约定不得任意用此功伤一人。”

毒君诡异笑道：“就是不约定也不打紧，也不打紧，那两个老贼也伤不了什么人？”

高战奇道：“前辈不是说过这神功练就全身有若枯木，天下各家高手都伤他不得？”

毒君搔首道：“话虽是这样说，可是事实上却也未必尽然。”

高战见他大有得色，神色诡秘之极，也不知他到底在想什么，只得住口不问。

两人喜气洋洋，一个彻悟了多年不解难题，一个保全了宝贵的生命，高战随在毒君后面，放目观望这洞中光景，只觉路径曲曲弯弯，那毒君想是久居黑暗，是以在黑暗中健步如飞，好像能够透视一样。

高战心想入洞时万念俱灰，而且提心吊胆步步为营，料不到出洞时坦坦荡荡，而且性命有望，生平经历虽多，要以这次最为惊险多采了。

两人沉默走着，那毒君想是久居洞中，想要早见光明，是以愈行愈疾，高战运起全身功力，这才能首尾相接。他想到因为自己不死，那会带给许多人无限的欢喜，包括师友和老前辈，尤其是姬蕾和林汶。

忽然前面一亮，毒君一冲出洞，高战也随着跟去，只听见前面不远处喝

叫之声不绝，中间竟然夹着一个清脆的女音。

毒君冷冷道：“ 黄木翠木又与人争斗啦，咱们在旁瞧个热闹。 ”

高战听那声音甚是熟悉，倏然心念一动，急道：“ 是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来救那姑娘，咱们快上前去助阵。 ”

他和毒君前后相交不过几个时辰，可是他心地真诚，竟然将毒君视为自己一方帮手，毒君微笑道：“ 你准知我就帮你么，我可懒得和这两个老贼为仇哩！ ”

高战已听清那女音正是辛婶婶，是以不待毒君说完，便飞奔上前，毒君在后呀呀笑道：“ 小老弟，你连这本书也不要了。 ”

高战一停，急道：“ 那么前辈就请将书交给晚辈，好让晚辈有个交待。 ”

毒君纵声长笑道：“ 毒君又岂是顾三复四，畏事退缩之辈，我老人家答应过助你一辈子，谁也别想欺侮你，老弟，我只是试试你而已。 ”

高战心道：“ 这当儿还试个什么劲？这毒君端的古怪绝伦。 ” 便道：“ 那么快去！ ”

毒君笑声未毕，身形已纵了起来，高战也窜上前去，只见眼前黄光一闪，黄木老人铁青着脸，手执一支长长的木杖，当前而立。

高战一看，只见林汶萎顿在地，靠在一棵大树旁，翠木老人在旁监视，辛夫人张菁和金童辛平杖剑站在近旁，高战欢呼道：“ 辛婶婶你也来啦！ ”

张菁嫣然一笑，她虽年已三十，但是天生明丽，比起少女时更出落得珠圆玉润，高战只觉那笑容又亲切又好看，那模样就好像年青的母亲，温柔的望着她顽皮的孩子，高战感到胸中暖哄哄的，非常受用。

黄木老人对高战道：“ 那枯木神功秘笈呢？老夫答应过放这姑娘，可是姓辛的自持武力，汉子不来，来了娘儿们就想要老夫兄弟放人，老夫虽则年迈，嘿嘿，倒要见识见识这狂妄小辈到底有何能耐。 ”

辛平怒不可抑，一挺剑就要上前拼斗，张菁见林汶落在别人之手，是以不敢妄动，否则以她那骄傲的脾气，早就大战起来，当下一拉辛平小手，阻止他上去。

高战沉声道：“ 前辈所需之物，在下已为前辈取得，希望前辈遵从诺言。 ”

黄木老人喜道：“ 那书……那书在哪里。 ”

高战转身向毒君讨书，但回身一看却不见人影，原来他已乘众人不注意时溜开。

高战好生难为，心想这毒君真不够意思，只得呐呐道：“ 在我……在我一个朋友那里，他……他马上就来。 ”

翠木叫道：“ 师哥，别中这小子缓兵之计。 ”

辛平骂道：“ 以女子为要胁，真是下流已极。 ”

翠木怒道：“ 没有家教的野孩子，难道你家大人都是这样吗？ ”

张菁听在耳里大是愤怒，正待出剑攻击翠木，高战朗声道：“ 晚辈答应过的事，就是走遍天边海角也替前辈做到，前辈先放了这姑娘，如果和辛叔叔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辛叔叔自会了结。 ”

黄木冷冷道：“ 话是说得好，可是谁能相信？ ”

忽然身后一个冷冷声音道：“ 谁敢不相信这位老弟之话？ ”

高战大喜，知道毒君出面，黄木老人暗自心惊，自忖功力不弱，可是此人来去自若，有若鬼魅，大家都没发觉，轻功之高，真是不可思议。

黄木一定神，喝道：“ 阁下是谁。 ”

毒君双眼望天，似乎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内，右脚在地下划了几笔，倒退一步。

黄木老人一瞧，只见地上深深刻着四个大字。

“毒中之王。”

翠木老人冷冷道：“什么毒中之王，没听说过。”

毒君不怒不笑，端端立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黄木老人心内一寒，暗忖：“这人随意一划，便划出这么深字迹，这北方黄土之坚硬不下于岩石，这厮脚力也真强。”

黄木老人道：“阁下是来挑我兄弟梁子了？”

毒君一言不发，右手一扬，由袖中飞出一物，黄木老人连忙侧身闪过，碰然一声，那物坠在地下。

毒君冷叹一声：“两个老贼，咱们分明见过面，而且交过手，怎样说不认得了。”

黄木老人沉吟不语，毒君金一鹏大袖一挥，发出一股掌力，黄木老人已处下风，立刻嗅到一股甜香，但觉心头一荡，连忙闭气跃开，调息几下，见无异状，这才大声喝道：“老贼原来就是埋在洞中的活死人！”

毒君看着地下之物道：“上次苦头吃够没有？看在我这位老弟面上，这就是你们想昏了的枯木秘笈。”

黄木低头一看，心中犹自戒备怕毒君施毒手，这一看之下，登时高兴无比，原来那玉盒上恭恭正正写春“枯木神功第三层”几个篆书。

毒君一挥手道：“快滚！快滚！”

黄木呼啸一声，领着翠木头也不回隐入林中，毒君也飞快走开，高战叫道：“老前辈且慢。”

耳畔传来毒君低沉而有力的呼叫：“记住，天竺恒河之畔。燕然山巅之阳，老夫也为你去找寻，一年之后，老夫自会寻上你。”

高战好生感激，张菁上前拍开林汶穴道，林汶一睁开眼便急道：“伯母，快去救高战弟弟。”

张菁心内一软，暗忖这姑娘才一醒转便念念不忘高战，看来林汶对高战真是情深之极了。她少年时为寻爱侣辛捷，曾经万里关山，行踪遍于湖海，对于少年心情自是最为明了，当下轻托着林汶玉肩柔声道：“你战弟不是好好在那儿？”

林汶定神一看，只觉仍在梦中，连揉了几下眼睛，高战走上来道：“汶姐，我好好的，你别担心。”

他这柔声安慰，林汶只觉再也忍耐不住，泪若泉涌，张菁奇道：“你们早就碰上了。”

高战正思如何措词，林汶抢着道：“是战弟答应这两个老贼一件事，他们才肯放我的。”

张菁哦了一声道：“我还以为是高贤侄凑巧赶上哩！”

辛平凑上来问：“高大哥，那是什么书？刚刚那穿绿袍的是什么人？”

高战道：“此人名头不小，辛婶婶一定知道的。”

张菁道：“我瞧他武功的确不错。”

高战道：“此人就是毒君金一鹏。”

张菁惊道：“金一鹏，和梅公公并称南北二君的金一鹏，战儿你怎么遇上他的？”

高战便把其中经过简略说明，林汶听他为自己不顾生死人洞取书，又感激得流下泪来。

张菁道："你辛叔叔现在少林寺和吴凌风叔叔，即慧空和尚盘桓，一方面保护少林古刹，一方面还想劝他返俗哩！"

高战道："我师父在哪里，不知辛婶婶可知？"

张菁道："风大侠与天煞星君比过武，就回辽东去了，听说"上次比试，天煞星君吃了点小亏，正待生死相拼，恰巧遇上平凡上人的师兄，骑鹤老僧前来，便好言好语将两人劝开了。"

高战想起上次上人正讲着南荒三奇的故事，忽然一只绝大白鹤飞来，上人便骑了去，这样看来，多半是他老人家师兄唤了去。

辛平忽道："我们一路上又遇到平凡上人老人家，他说要爹爹传你剑法哩！高大哥，那'大衍十式'，没得上人允许爸爸连我都不传，你真是好运气。"

高战道："平弟别急，上人心软无比，你只要求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

林汶问道："战弟，你现在到哪去？"

高战心想目下最急之务莫过于求药疗毒，这毒连毒君也非赖灵药才能救治，如将此事告诉他们，只是徒增别人烦恼，当下便道："我还有一点急事要办，半年之后，再到沙龙坪去看辛叔叔。"

张菁道："汶儿，平儿，咱们也得快回家了，免得梅公公和玉儿焦急。"

林汶道："半年之后，是过年时候啦，你一定要来。"

高战点点头，张菁道："过年的时候，你辛叔叔无论如何都会赶回来，你也好向他求教呀！"

且说高战依依别过众人，心中不住盘算道："那毒君虽则告诉我这两种解药的形状，可是一在极西，一在极南，到底先到哪去？"

他忽然想到一件，暗道："如果我那英弟在的话，由他领着我赴天竺去寻药，岂不胜过自己胡乱摸索。"

他想到英弟，不由从怀中取出一物，正是金英临别时送给他的，高战当时匆匆忙忙赶去救林位，是此根本不曾看清便塞入袋中，此时一看，原来是一个用象牙雕成的小锁，四周精巧地镶着乌金丝，上面横刻着一行符号，高战心想："这定是天竺文"。

那小锁发出一种令人出尘的香气，高战只觉心旷神怡，这一夜奔波不但不感到疲倦反而精神奕奕，心知定是这小锁发出的香气所致，暗忖金英这人真是富家子弟，随便出手便是宝物。

高战一直以为金英是个少年，金英虽已表露身份，可是高战心里仍然把当做小弟弟，并无丝毫杂念，此时想到如能与金英结伴同行，那不知有多好，正自怔怔懊悔，忽闻吱吱鸟声中夹着一个清亮的鸣叫，他抬头一看，天色已经微明，树上地下全是湿润的露水。

高战一听那清亮声音，立刻听出是那金色大鸟鸣叫，心中不由大喜，他知金鸟在附近，那么英弟也一定没离开，便长啸一声招呼金英，等了半天，并不见有人作答。

高战正自奇怪，忽然觉得脑后生风，他反应快捷，一错步向旁闪开，还不及转身，忽觉肩上一沉，一个金黄色鸟头伸到他颊上，不停地厮摩亲热。

高战大喜问道："你主人还在原来那幽谷吗？"

那金鸟是雪山神种，又经白婆婆师徒驯养已久，颇有几分懂事，闻言想

了半刻，鸟头连点不已。

高战大笑，心想定是这畜牲早上出来寻食，碰到自己这么出声招呼，这鸟也真顽皮，还会给自己开上一个玩笑。

高战一挥手，鸟儿便飞起带路，其实高战识得路径，那金鸟高高在上，也不管地下路通不通，只对前飞去，高战有时为防草丛中毒虫蛟蚋，稍稍行动慢了，那鸟儿即咕咕叫个不休，像是催促高战。

高战暗笑，心想这鸟儿真像它主人一般娇纵，行了不久，天色已是大明，走到幽谷旁边。

高战向下一看，一个全身白衫的姑娘，披着一头秀发，正跪在地上虔诚在祷告，黎明的凉风吹过她，吹起了长长的衣带，两肩瘦削，令人有一种纤弱的感觉，也有一种轻盈欲仙的样子。

高战一怔，立即想到金英是女扮男装，高叫道：“英弟！英弟！”

金英一回身，冷冷道：“谁是你英弟了？”

高战大奇，呐呐道：“你……你难道不是我英弟？”

他这句话明明是多问，而且自己马上就发现这话是多么无聊，金英忍住笑，板着俏脸道：“你不是不理人家吗？怎样又回来了？”

高战道：“我想约英弟……英弟一块去……去天竺。”

金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跳起来问道：“喂，你说什么。”

高战又重复了一遍，金英喜道：“大哥，天竺风景好得很，那里的山和天一样高，大河长得没有尽头，还有……还有走不完的大沙漠。”

高战心念一动，问道：“你说的大河是不是恒河？”

金英乐得合不拢嘴，应叫：“谁说不是哩！我小时候每年过年回家，都要到叔叔那里去，我伯伯是恒河三佛之首，自然是住在恒河畔了，那河里的水清得紧，鱼儿都看得见，我一高兴便跳下去洗个澡。”

她说到此，忽然自觉失口，连忙住口不说，脸上甚是不好意思。

高战问道：“听说河畔有一种兰九果的植物，可以治毒，灵验无比。”

金英道：“那兰九果我家里多的是，恒河畔的兰九果都是我叔叔所有，大哥，你怎么知道兰九果？”

高战喜不自胜，颤声道：“我……我中了别人之毒，有一个前辈……前辈告诉我，非兰九果才能救得。”

金英急道：“你中了什么毒，要不要紧？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高战笑道：“就算寻不到兰九果，我也有一年好活。”

他心中在想这条命总算保住了，言话中自然流出欢愉之色，金英以为他在开玩笑，嗔道：“中毒有什么好笑的？真是奇怪，这也好随便骗人的么？”

高战笑道：“谁骗你啦，咱们这就动身，天竺一来一往又怕得好几个月哩！”

金英数着小小的指头道：“如果没命赶去，也只得个多月便成了，像上次我随师父下山，不到二个月便赶到中原，可是这次啦，我可不愿意这样像逃犯一样，大哥，你初来天竺，我自然得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你到处玩玩。”

高战见她一本正经，而且年纪小小，居然装得老气横秋，学着大人的口气，非常有趣。金英又道：“像太阳神生日的赛神会，那才叫热闹好玩哩，还有，沙漠上的无边仙景啦，古时大王的大石墓啦！我妈妈的大石墓啦！还有，还有什么，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大哥，天竺真是个好地方！”

她半眯着眼，悠然的说着，似乎已到了天竺境内一般，好奇喜动乃是少

年人天性，高战何能例外，闻言也砰然心动，几乎忘记此行是去就医的。

“大哥，我写一封信叫金儿去找师父，把这封信交给她老人家，这样她事完后便不会等我了。”

高战点头答应，金英边写边道：“我汉书读得很不少，就是汉字写得太差，有机会你得多多指点。”

高战笑道：“我从小练武，字也写得很不好。”

金英写完信，招手叫来金鸟，向金鸟比手划脚说了一阵，金鸟点点头飞去，金英走进一个小石洞，取出一小小包袱，握着高战的手，便往谷外跃去。

高战只觉一只又暖又滑的小手握着自己，忽然心中一凛，问道：“上次我请你通知我那个朋友一声，你告诉他没有？”

金英脸一沉道：“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高战急道：“她……她本来在那等我哩！如果……如果……”

金英接口道：“如果不通知她，她就会等你一辈子，是么？”

高战被她抢白得大为难堪，金英怒道：“你既然不相信我，又何必要我去传信。”

高战这才想通，原来她是气高战不相信她，这样说来，她是一定告诉过姬蕾自己因急事不能去找她了，当下连忙歉然道：“是大哥不对，是大哥不对。”

金英道:“那女孩有什么好，大哥要是我啊，就忍不住她那骄傲的神色。”

高战道：“她心底很好，和你一样的。”

金英忽又怒道：“什么心肠好，我看不出，她还骂我是小妖女，她当我没有听见么？我就躲在树上啊？”

高战心想：“英弟刁钻古怪，蕾妹处处着她道儿。”

金英又道：“她问我你到何处去了，只会喋喋不休的问我，大哥你是怎么会认识我的？我气不过她，就骗她我们不但是好朋友，而且是老朋友，交情好得不得了。”

高战心内暗暗叫苦，自忖：“蕾妹疑念已生，英弟这人又天真不知事，日后不知要多费几许唇舌了。”

金英愈说愈得意，她道：“她脸都气青了，还装着微笑的样子，这人真是的，她和大哥好，就不准别人跟大哥好，大哥，咱们不也是挺好么？我可不会气你跟别人好”

她抬眼一看高战，满脸惶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便甜甜一笑道：“大哥，你要我做的事，我都听话。”

高战长吁道：“你和她脾气很相似……都是，都是好姑娘。”

金英笑道：“我才不要跟她一样哩！她是好女孩，我就要做坏孩子，你说什么我也不听。”

高战听她说得天真，心情一松，暗忖：“英弟弟年纪尚幼，是以一切只是似懂非懂。”

他这番猜测正中金英之心，金英刚满十五，对于爱情之事，确是一知半解，只觉高大哥这人甚好，便时时想和高战在一起，她不知女人天生善忌，那姬蕾又岂能容得她和高战厮混。

高战金英双双往天竺走去，行了二个多月，已是夏末秋初，枫果初红，两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金英觉得这般日子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常常拿出小笛，吹奏那欢喜小曲，引得许多小动物出来逗玩。

有时明月高挂，高战讲着故事，高战一家从有家以来世世代代均是武将，是以他幼时受父亲身提面命，所知的掌故都脱不了忠义大将。那金英性子刚烈，对于大将军像岳武穆，熊经略的英风勇行，钦佩得了不得，有时高战讲一两个民间故事，或是天上神话，那自然脱不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金英反而听得毫不起劲，昏昏欲睡。

又走了几天，翻过一处大山，走人了天竺之境，金英重返故土，一路上指指点点，大大卖弄自己胸中丰富知识，高战暗暗佩服她博学强记。

这日途经一大片沙漠，两人水囊中水已喝得精光，高战大为恐荒，金英仗着地势熟悉，毫不在意，一直向西走去，不多时，果见丘陵起伏，水草茂密，一条小溪缓缓流着。

高战大喜，飞奔过去，先喝了个饱，再装了满满一囊清水，然后替金英也装了。两人坐在河边，听着水声潺潺，高战想到了连日黄沙漠漠，触目是一片枯黄，此时初见绿意，心中有说不出舒畅。

沙漠白天虽然酷热，夜里却极为凉爽，高战抬头望着满天星辰，天穹又高又黑，那北边北极星辰光辉四照，像是夜行人的一盏路灯一般。

金英道：“我爹爹最善于观察星象，上次他夜观星辰，忽然说那高原山的山要塌一大角，赶快命人去通知附近居民。那些居民对我爸爸信若神明，便依言迁开。过了两天，那山果然崩倒塌了一大方，还喷出了许许多多火浆。”

高战点头道：“我师父说过，这星象之学，西僧最是精通，这样看来果然大有道理。”

金英道：“还有一次，我们天竺大圣人多斯巴答来访我爸爸，圣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达，爸爸和他夜里携手共观星象，忽见一颗大星殒落于我家附近，爹爹长叹一声，然后告诉圣人说圣人明日必死，圣人置之一笑，说道：‘我心通灵，意接于神，这生死之事事先岂能毫无感应？’爸爸也不辨论，当晚将生平疑难一一请教圣人，圣人天纵之才，是夜更见渊博，一一为爸爸作答，结果第二天，圣人便无疾而终。”

高战道：“这大星殒落之事，在中原也常听人说过，昔年诸葛孔明临终之时，天昏地暗，司马懿见赤色有角大星坠于蜀莹，便知孔明已死。”

金英道：“爸爸说，这星相之学，只能为别人预测，对于己身一切，丝毫不能预知，如大圣人那般明达之士，也不能预知生死哩！”

高战暗忖：“英弟的父亲如此博学，看来中原虽是俊杰聚集之所，这边荒之地，也竟多奇才之士。”

夜凉如水，两人渐有睡意，这二个多月以来，两人多半睡在沿途洞中，高战睡在洞口，金英不明白高大哥为什么老是不肯进洞来。

忽然，一声惊天动地怪吼声从小山肖传出，高战大惊悄声问道：“这是什么？”

金英也是不懈，高战道：“英弟，你在洞内，让我去看看。”

他喊惯英弟，是以总是不能改口，金英沉吟一会道：“咱们一块去。”

高战道：“这样也好。”便携着金英小手翻过小丘，走了好一会，那声音渐渐低垂急促，包含了无限气愤和痛苦，高战等又越过三个沙丘，只见前面人影幌幌，便和金英走到近旁暗处，俯身观看。

这一看不打紧，金英几乎惊叫起来，高战急忙伸口掩住她口，沉声问道：“你认得这些人么？”

金英颤声道：“那……那坐在地下的……是我叔叔……金伯胜佛。”

高战大惊道：“那些人怎么这么厉害，连金伯胜佛都伤在他们之手。”

金英催促道：“那些是他徒弟，大哥，咱们快出手。”

高战一听这般人欺师灭祖，他天性侠义，虽然对于金伯胜佛并无好恶之感，此时见他为徒弟所困，不禁义愤膺胸，一抓短戟，冲了出来。

这时沙丘下坐在金伯胜佛他身旁还有一个六旬左右矮壮头陀，正一手按着金伯胜佛后心要穴，一手挥动着一支鸠头怪杖，流血为金伯胜佛抵抗另外四人进攻。

高战上前，那胖大头陀杀疯了眼，又以为敌人来了帮手，一杖向高战横腰挥去，高战见来势快疯，隐隐之间竟有风雷之音，知道这头陀功力极深，当下侧身闪过，忽然一支长剑刺向大头陀眉间，那大头陀闪无可闪，高战飞快一招“雷动万物”，短戟荡向长剑。

这招是得狂飚拳中化出，运之兵器，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狂不可抑的状态，那胖大头陀见高战原来是帮自己的，便向他咕哩咕噜说了一大段，高战一字不懂，可是从他这样可体念他是对自己表示好意。

金英此时也冲了出来，高声叫道：“金鲁厄，青尘罗汉，加尔大，温成自罗你们疯了吗？”

她一连珠的报出这几个古怪名字，高战觉得甚是好笑。

那围攻的四人一怔，收势自然缓慢，高战偷眼一望金伯胜佛，只觉他痛苦之色溢于外表，睁着眼望向那胖大头陀，流露出哀求眼色，只是苦于不能言。那胖大头陀也是满脸愁容，无可奈何的样子。

高战心念一动，上前推开胖大头陀的手，运起先天气功按在金伯胜佛后心，那胖大头陀一急，不知高战是何意思，两眼睁得通圆，注视着高战行动，好像只要他师父一不是劲，立刻就向高战下手，金英知他意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向他叽哩咕噜说了一段梵语，那胖大头陀脸有喜色，心神一松，忽然刷的一声，一支长剑刺了进来。

那头陀正是恒河三佛首徒宝树头陀，功力在三佛弟子中居于首位，此时见师父得救，一喜之下，竟然疏忽四周敌人，他见长剑疾刺自己胸膛，其势又狠又辣，心知师兄弟情份已断，一转身让过正面来势，可是一条左臂却再也避不了，中剑鲜血长流。

宝树头陀虽长得凶恶难看，却是极讲情分的人，是以刚才虽则以一敌四，出招犹留余地，这时见四个师弟非欲制自己和师父于死地，不由怒火中烧，虎吼一声，杖法如山一般，与四支长剑抢攻。

金英也跃跃欲试，她师父一生不爱带兵器，是以她也没有一样适手的兵器，只得折了一根树枝，加入战围，只要宝树头陀一有危险，她立刻就替他抵挡解救。

那四个叛徒以金鲁厄为首，金鲁厄是恒河三佛最小徒儿，三佛最是宠爱，生平武功都传了他，是以功力虽则不如宝树头陀，剑法身法犹在宝树头陀之上。他见久攻不下，那替师父疗伤的后生分明也是内家高手，如果他也下手加入，自己这方取胜希望更是渺茫，一狠心，大声呼道：“各位哥哥，快用天竺阵法围住这贼和尚。”

他此时愤怒填膺，心想本来大事已成，偏偏撞出这个大和尚，是以再也不顾同门之情，布下天罗地网一般的天竺大阵。

这阵法当年婆罗五奇宝树头陀金鲁厄等五人，曾在长安郊外对付过当代大侠辛捷，吴凌风和武林之秀孙倚重，天魔四欲四人，辛捷当时身兼三家之

长，吴凌风为太极门奇才，孙倚重秉承少林两代绝艺并受平凡上人亲自指点，金欹也是一时年青之俊杰，合四人之力犹且几乎为该阵所困，幸赖事先吴辛两人巧阅天竺绝学，这才以快击快，脱出阵来。

这阵式一摆，宝树头陀心中一凉，真是又悲又惊，想到这阵法是天竺武功之宝，师父原想自己师兄弟五人光大门户，这才费了大力传给五人，不意今日竟作为同室操戈之工具，世事多变，真是令人寒心了。

金鲁厄长剑指向宝树头陀狞声道：“ 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师父将天竺密宗掌门印信交付于我，我也不为难你。 ”

宝树头陀怒道：“ 师弟，你不怕天神降祸给你？你如此妄作非为，要给两位师叔知道了，你还有命活的？ ”

金鲁厄冷笑道：“ 高原上的风火洞你是知道了，你可见过入洞而能全身出来的么？ ”

宝树头陀脸色惨变，目中潸然流下泪来，高战听他用天竺语又讲又吵，自己一句话也听不懂，正在纳闷，忽觉金伯胜佛全身一颤，这渐渐归穴的真气又散了开来，高战心知时机危险，一个不好，这金伯胜佛一生功力便得全部废掉，连忙把左手心按在金伯胜佛身上，运功助他恢复。

金英尖声骂道：“ 金鲁厄，你这畜牲不如的东西，我叔叔待你不错呀，你竟……想要杀他老人家，你是什么东西变的。 ”

这天竺人极讲轮回之说，如果辱骂别人前世或是咒骂来生，都是大大犯忌之事，金鲁厄果然暴怒道：“ 连你这丫头也一齐宰。 ”

宝树头陀颤声问道：“ 两位师叔怎么了？ ”

金鲁厄不耐烦道：“ 管他两人怎么哩！你是答不答应？ ”

宝树头陀恶毒地道：“ 师弟，呸，谁认你这豺狼转世的人作师弟，我今日奈你们不何，就是变恶鬼也时时刻刻跟在你身后。 ”

他说得又沉声又狠毒，金鲁厄作恶多端，不由打了一个寒粟，这时忽然一块云遮住了月亮，大地上显得险风惨惨，金英天不怕地不怕，从小就怕鬼，急忙跑到高战身旁紧靠着他，心中不住急跳。

金鲁厄挥挥手，三支长剑和一根皮鞭布成密网，同时向四方攻到，这金鲁厄天生是大大奸雄，不然何以能鼓动三个师兄叛门，这时他站在最前方，主持这个阵法，连绵不断的向宝树头陀攻到。

宝树头陀虽知阵法奥妙之处，可是人少力薄，处处受敌所制，杖法施展不开，几个回合便只有招架之力。金英坐在高战身旁，一会儿胆子又大了起来，看着金鲁厄那种奸笑得意的样子，真是气极了，抓起树枝便冲入阵内。

金鲁厄四人圈子愈缩愈小，宝树头陀心知已临绝地，他长吸一口气，暗中下定了决定，准备掷杖攻击金鲁厄，与他同归于尽，忽见金英冒昧冲了进来，连连喝止。

这大和尚外貌虽不好看，心地却是慈和，眼看这如花似玉的小小姑娘为自己仗义入阵，其结果定然难保，心中急如火焚，大喝一声，掷杖于地，束手待缚。

金英一怔，忽觉背后一股绝大力道从身旁飞过，她连忙一回头，只见叔叔金伯胜佛两眼凛然生威，直挺挺站在那里有如天神一般，金鲁厄闷哼一声，似乎受伤不轻。

金伯胜佛两眼直望四人，从一个脸上移到另一个脸上，挥手冷然道：“ 念尔跟我多年，还不快滚？ ”

金鲁厄如梦初醒，看到师父威风凛凛站在那里，早就魂丧七分惊吓莫名，又觉胸中气冷苦闷无比，知道内脏受师父一掌击伤，一咬牙转身去了，他三个师兄也跟着他飞步离去。

金鲁厄等一离开，金伯胜佛长吸一口气，突然跌倒在地，原来他内伤未愈，适才见情势危急，运尽余力推出一掌，惊走了金鲁厄等。

宝树头陀大惊，上前扶起师父，金英问道：“ 叔叔，怎么啦？ ”

金伯胜佛道：“ 不要紧，叔叔死不了。 ”

高战听他们讲天竺话，自己不能插口，金伯胜佛调息一会对高战道：“ 多谢你这位小朋友，老衲真气已可运转自如，瞧你适才内力刚柔并济，正是中原名家之弟子了。 ”

他说着不太流利汉语，高战不禁暗暗称奇，心中敬他是老前辈，便恭然答道：“ 晚辈是天池门的。 ”

金伯胜佛叹息道：“ 天下武功异途同归，各门武功练到极顶都是一样的厉害，至柔可克至刚，至刚又何尝不能克至柔？只是功力深浅的问题了。 ”

他这轻描淡写一说，高战心中一凛，暗忖此人以上乘武功道理相授，于是凝神而听。

金英见叔叔无恙，芳心大喜，问道：“ 叔叔，那几个小畜牲怎么会敢冒犯您老人家的？ ”

高战见她一共才十多岁，还骂别人为小畜性，真是好笑，金伯胜佛脸一沉，默然不语。

金英一吐舌头道：“ 叔叔别生气，到我们家去休养几天。 ”

金伯胜沸忽然沉默，可是高战敏感的从脸上找出一丝情感的痕迹，金伯胜佛忽道：“ 适才蒙这位小朋友相助，老衲无以为报，这位小朋友内功甚纯，我天竺武功是邪门异道，小友也不屑一学的。 ”

高战忙道：“ 前辈不是说过天下武功殊途同归，哪有什么正邪之分。中原武林目下自以东海三仙为尊，可是平凡上人还推崇恒河三沸武功哩！ ”

金伯胜佛微笑道：“ 老衲生平所收弟子以金鲁厄资质最佳，可惜心术太坏，竟然干起欺师灭祖勾当，这宝树头陀随老衲最久，可是天资却不及金鲁厄。 ”

金英插口道：“ 叔叔您看高大哥资质如何？ ”

金伯胜佛见小侄女与这少年甚是亲热，不禁微微一笑，金英不知怎的，马上脸就红了，金伯胜佛正色问道：“ 小友姓高？ ”

高战答道：“ 晚辈高战。 ”

金伯胜佛朗声道：“ 老衲昔日在东海岛上见着一个姓辛的后生，只道天下天纵之才尽于此矣，不意今日又见天下英才，小友福缘之厚犹在姓辛的之上。 ”

金英喜不自胜，就如自己被人大捧一样，金伯胜佛对高战道：“ 适才我这大徒弟施展杖法，小友看清了？ ”

高战点点头，金伯胜佛道：“ 这大头陀天资所限，功力虽则深厚，可是招式之中却是只有一个大略的架子而已，其中精微之处，他并未全部领会得到。 ”

高战暗忖做师父的喊自己徒弟叫大头陀，真是好笑，忽然心念一动，想到宝树头陀杖法只得其大略就如此威猛霸道，看来这天竺杖法定是不世奇学了。

金伯胜佛沉吟片刻道：“老衲无以为谢，刚才见小施主所使兵器为短戟，可是老衲猜想必有长杆相合，这套天竺杖法也可适合长戟之用，老衲便传给你吧！”

高战大喜，暗忖：“师父说过我这就法如果能融合杖法，剑法，便可独创一格，成为一代绝学，闻天竺杖法为达摩祖师八大绝艺之一，今日巧得，真是不虚此行了。”

金伯胜佛道：“老衲目下功力未复，不能亲自施展，就用口传吧！”

当下金伯胜佛便一招一式讲给高战听，讲到精微之处，就在地上画图说明，宝树头陀也凑上前去，他虽不懂汉语，也在旁凝神瞧着师父手势，暗自领悟不少。

金英这人天生不喜武艺，她一点底子都是师父好言好语想尽方法灌输给她的，南荒蛮女当年情场失败，后来把一腔感情全部寄托在这可爱小女娃身上，是以为授她武功也不知受了金英多少次白眼，天下为人之徒者，无不望其师倾囊相授，这师徒两人，一个要教，一个不学，真是怪道了。

金英坐得远远的，只望他们快快传完，可是这天竺杖法非同小可，岂是一时之间所能领略？她心中大大不耐烦，笛子又在小洞中未带来，只有吹口哨解闷。

金伯胜佛说完一遍，已是遍身大汗，他内功尚未恢复，是以非常吃力，高战武学甚深，已然学会七八分，要知天下重兵器，莫不是以沉猛见威，所谓“剑起轻灵，杖走沉猛。”这天竺杖法端的是奇学，其中招式巧妙之处，犹自在剑术之上，一招数变，一变之中又含了几个杀着，就如穿针引线，绵绵不断，试想以如此笨重兵器，要施展这等妙招，真是难上又难了。

金伯胜佛又叫宝树头陀施展一遍，高战仔细看着，只见稍有其中破绽，只是因为宝树头陀功深力沉，心想敌人就是寻着破绽，即也难以攻入。

金伯胜佛见高战凝神领会，不由暗暗点了点头，他本来对地域观念甚是深刻，大是歧视厌恶中原之人，但经过此次大变，自己视若亲子一般的爱徒，竟然要制自己于死地，反而一面不识的孩子，出手尽力相救，这才保得老命。他心灰意冷下，对于这门户之见也看得淡了，此时眼见高战已经得其神髓，成就还在宝树头陀之上，不但不生气，反而暗自庆幸绝艺有传，不随自己而断他这一丢开胜负之念，但觉天下广阔无比，只见小侄女金英一个人支着下额，无聊的吹着口哨，似乎甚不耐烦，当下便道：“成啦！成啦！小施主日后可以参悟去。”

高战翻身拜倒，金伯胜佛笑道：“且慢高兴，你师父如知道你跟我这老魔头学艺，只怕要不愿意哩！”

他不待高战讲话，便站起拖着宝树头陀说了一大通天竺梵语，高战只见宝树头陀神情激动，眼睛中流下眼泪来，双手紧拖着他师父衣袖，就如赤子依赖慈母一般，高战心中大为感动，金英悄声道：“我叔叔要把天竺掌门传给大师哥哩！”

高战奇道：“这样很好哟，他哭什么？”

金英道：“他大概不愿和师父分离。”

高战点点头，忽见金伯胜佛怒容满脸，那宝树头陀又惊又怕，身边金英也睁大眼睛惊惶失色。

金英高声道：“叔叔，那高原上的风火洞是魔鬼之窟，您老人家千万去不得。”

她一急，又说出汉语来，高战这才明白那宝树头陀如何又惊又怕。

金伯胜佛道：“这几个小奸贼怎肯放过我，我全身八大要穴道已通其六，只要再修练半月，便可功力全复，除了那风火洞外，那些小畜牲都会再寻来的。”

他见宝树头陀一脸茫然，发觉他不懂汉语，便又用梵语说了一遍，宝树头陀只是垂泪摇头，想要说些动人的话，无奈天生口讷，半天没说一句。

高战一激动，慨然道：“前辈且安心养伤，晚辈和尊弟子替您守护便是。”

金伯胜佛目泛奇光，高战见他头上光秃秃又亮又平，气势威猛却如罗汉下凡。金伯胜佛哈哈笑道：“恒河三佛又岂要人帮助？”

笑声中又长又响，高战似乎听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那就如辛捷叔叔迎战南荒三奇的气概一样，高战心中想道：“天下的英雄，都是一般气慨啊！”

高战不禁脱口道：“好，老前辈以您的功力，那风火洞也算不得什么！”

金伯胜佛又转身向宝树头陀说了几句话，双足一提地有如大鸟一般，数个起落消失在黑暗中，宝树头陀停立良久，转身向高战金英一稽首，也径自走了。

金英道：“大哥，你怎么劝叔叔去风火洞。”

高战道：“像你叔叔这等人，天下又有谁能劝阻他？”

金英黯然道：“他临走时向大头陀说，如果一年之内恒河三佛不回来，那么宝树头陀便是天竺掌门人了”。

高战心中也很悲伤，他不深知金伯胜佛过去为人，只想到金伯胜佛何等英雄，到头来似乎有安排后事之意，当下便道：“咱们追上去，也到风火洞去。”

金英道：“先回我家去，要爹爹治你身中之毒，然后再由爹爹设法去风火洞救三位叔叔。”

高战不以为然道：“这救人之事如救火，怎能如此耽搁。”金英道：“那风火洞每月初一才会野雷大作，今天月亮还是圆圆的，你急什么？”

高战抬头果见月满如饼，便道：“金老前辈临行犹自露了一手上乘轻功，我看他是为安宝树头陀的心。”

金英点点头道：“想不到宝树头陀这等忠心，我往日见他生得难看，一向顶不喜欢和他谈话。”

高战道：“以貌取人，那是最不准确的。”

金英接口道：“是啊，像大哥这样英俊的人，也未必就有好心，说不定也和……也和……”

她本来想说也和金鲁厄一样，可是一想金鲁厄心如豺狼，她怎也不愿把面前这个俊雅少年比做那恶毒家伙，便一笑住口。原来恒河三佛这一门是天竺密宗僧人，两代人才屡出，掌门人都俱神通，是以天竺人民敬若神明，隐约间就是天竺之王。这金鲁厄仗着师父宠爱，以为掌门人非他莫属，他天性爱的富贵，在师父面前百般讨好，就是为了这个宝座，其实他心地薄凉，那师徒之情并不放在心上。

目前他无意中偷阅师父秘文，知道师父竟然准备在他死后传位于大师兄宝树头陀，他一气之下，心生毒计，先骗两位师叔入了风火洞，再乘师父金伯胜佛练气时偷袭，想迫师父让位于他。他那三个师兄一向并不得宠，被他妙舌一挑，再诱以事成之后分利，便一个利益熏心，联手干起这武林最为不耻的欺师灭祖勾当。

金伯胜佛受袭，一口真气逆转，全身立刻不能动弹，正在危险之时，恰巧宝树头陀赶到，他一方面为师疗伤，一方面出手抗敌，只是他这天竺武功与正宗之武功路子逆道而行，运气也是由逆而顺，然而血脉天生，人人都是一样，是以一受伤如果用他们本门功夫来治，反而使真气愈来愈散，最后不可收拾。

金伯胜佛苦不堪言，又不能出口阻止他，正在这千钧一发，恰好赶来高战，高战天池内功，为正宗内功，是以助他疗伤大是有益，直到真气大致归窍，这才出手惊走金鲁厄等。

次晨高战一起来便练习那天竺杖法，他把囊中戟杆合上戟身，在晨光下大舞起来，金英在旁挖了一个小洞当作灶炉，生火正在烤着干粮，忽然抬头一看，喜叫道：“ 高大哥，快看，那是什么？ ”

一0

高战抬眼一看，只见天上忽现琼楼玉宇，壮观非常，心中大奇，怔怔然说不出话来。

金英得意道：“这就是我的家，妈妈的大石墓就在那楼房的后面，大哥你看好吗？”

高战想起几时所听的神仙故事，他心中虽然从未相信过，可是此刻天空无边仙景，飘渺白云，他真也弄不明白倒底是真是幻，脱口道：“英弟，你怎会住在天上？我从前听老人家说开天门的故事，难道这是真的么？”

金英抿嘴笑道：“哟！大哥，我当真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原来……原来……”

她见高战满面羞愧便住口不说了。高战道：“我从来没有到过天竺，这沙漠上的奇观是一点也不知道，英弟你且说说看，这是什么缘故？”

金英道：“我上次不是说过吗？这海市蜃楼是大沙漠奇景之一，由于光线折射所造成，我家是在这沙漠边缘，而且房子建筑又最高大，所是常常会映在空中的。”

高战见那楼台林园，清清晰晰立在云端，不由叹道：“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英弟如果不是你给我解释，我是怎么也想不通。”

金英道：“大哥，别说你初至沙漠，就是在沙漠上行走的旅客商人也常为这种幻景所迷。大哥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在这种上面是高穹青天，下面是茫茫黄沙的地方行走，一旦看见壮丽建筑，怎会不摸索而去，结果愈走愈远，反来复去的绕着圈子，最后东也是自己脚痕，西也是自己脚痕，便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路子。”

高战道：“这情形实在可怕，这沙漠放眼看去都是一样无边无际，真也不知道向哪走是对的。”

金英道：“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照在唐乌拉山，那山上的石头全是金子，于是反映在空中，也不知多少人看见这金光闪烁的山颠，便不顾性命的勇往直前，其实那天上的幻景，方向恰好与真正金山相反，因此那些人没命的走呀走，由于光线关系，有时觉得就在眼前，有时又觉得遥不可及，终于尽力倒毙。”

高战叹道：“人为财死，世上能把名利抛开的又有几人。”

他想到辛叔叔的侠行，虽然是为仗义，可是以一敌三和南荒三奇大战，明知败而不退，这难道全是为了仗义吗？这世上能像平凡上人那样的无忧无滞，不求名利，真是大大不易了。其实他哪知道当年平凡上人为了与慧空大师斗一口气，被慧空大师困在归元古阵中十年，若不是辛捷恰巧飘至小戢岛，平凡上人大怒之下，不知会闯出多大祸哩。

金英道：“我爹爹为此事伤尽脑筋，他命人在另一条叉道上每隔不远便立了标志，指引那些财迷，可是人一见财，真是至死方休，就很少人能走出迷途。”

高战道：“令尊仁心侠行，那些人顽冥不化，那是没有办法的。”

金英见他对爹爹甚是尊敬，心中一喜道：“可是那金山是属于我家的呀！爹爹常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所以他一向为此事费神，其实钱有什么用，命都没有了，还要钱干吗？”

高战道：“英弟，你是生长于大富之家，对于钱自然看得轻啦，像我小

时，为了满足游服天下的愿望，便整整作了十年苦工，这才积储一点钱。”

金英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竟曾作过苦工，她心中大是同情，脱口道：“大哥，咱们早认识几年多好，你也不用作苦工耽误工夫了，说不定，……大哥，以你的聪明，成了武林第一人了。”

高战回忆儿时的趣事，那时稚子童心，一心一意想到天下去见识，赚来的钱一个也不乱花，全部存在床下扑满内，渐渐的床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扑满，有小猪，小牛！还有笑口憨憨的光身胖娃娃，在它们的肚子里，保存着自己十年来的心血……

一个轻声的微笑挂在高战嘴边，于是，他又神游故乡，他似乎又看到他手植那棵树正在欣欣向荣的长春，正如同他自己一样欣欣然力争上游。

“砰”，泥制的扑满一个个被他击破了，高战珍惜的计算着子银……

“那情景，我是望远不会忘记的。”高战心中想着，金英见他似乎在沉思不答话，便道：“再走大半天就到家了，唉！我真想回家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高战瞧她一眼，见她脸上风尘仆仆，这两个多月，虽然两人都有说有笑，路途上十分愉快，可是倒底过山涉水，金英消瘦了不少，高战心想金英为自己之事如此热心，真是感激得紧，拉着金英手道：“英弟，辛苦你啦！”

金英笑道：“有什么辛苦，只要我愿意做的事，我从来没感到半点疲劳。”

她说到这里，忽然闻到烤肉的香气，连忙跑到泥锅边取出牛肉笑道：“咱们只顾谈话，肉都烤焦啦！”

两人匆匆用罢早餐，金英离家愈近，愈觉归心似箭，不住催促高战启程。

金英道：“我爹爹不知在不在家？他通常一出去便是几个月，好在你也无甚急事，先用兰九果解了你身上之毒，咱们到处玩玩，等我爹爹回来，他……他老人家见你一面。”

高战拍手道：“好啊，我也想在天竺玩玩，也算不虚此行。”

两人走到中午，忽见前面不远处一大队骆驼商队，金英高战迎上前去，那领队深目挺鼻，是个天竺商人，金英对他说了几句，那领队十分恭敬，跳下骆驼让金英乘坐。

金英挥手向高战道：“大哥，咱们运气真不坏，有这代步，省却不少力气。”

高战从未骑过骆驼，他年青好奇，见那骆驼又高又壮，驼峰高起，便拉着金英跃了上去。

金英向那商人领队道了谢，高战骑在驼背，高高在上，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他一拍骆驼臂吆喝道：“走！”

那骆驼双眼注意旧主，并不前奔，金英用手轻抚骆驼头上前毛，柔声道：“快驼我们去吧。”

她对驼性甚是清楚，知道骆驼天性温柔坚毅，可是却有一种挺硬脾气，千万叱喝不得，否则惹了它的性子，任是拳打脚踢，它不肯走动也不发怒踢人，这和马类跳脱受激天性大是不同。

那骆驼果然长鸣一声，踏沙而去，金英得意道：“大哥，骆驼只听我的话哩。”

高战只觉骆驼行走甚慢，可是坐在它多脂背上，却是软绵绵的，别有一番情趣，随口答道：“英弟，你真能干。”

金英得意道：“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爹爹说骆驼的性格和有些人一样，

要它吃苦受难，它是毫无怨言，至死方休，只是不要忘起时时夸它一两句就便成了。”

高战暗暗忖道：“世间的确有这类人，不求名利，只是为知己者用，不死不休，像爹爹的老长官经略辽东大帅熊廷弼就是这样的人，为报朝廷之恩，三黜三起，并未丝毫怨恨，最后为奸臣所陷，死于牢狱，他，他到底为了什么呢？”

金英忍道：“上次我离家时，爹爹告诉我，他夜观天象客星犯主，中原将有大乱，大哥，你天性和平，又不爱名利，干脆搬到天竺来好了。”

高战道：“令尊以物寓人，确是高明之士，目下满兵据于关外，狼子野心日显，幸赖辽东督军袁大帅镇边，这才挡住满人几次进攻，可是朝廷对袁大帅反而多般牵制，看来大明气数已尽，可是英弟，我们高家历代都是持戟以卫国的武将，将来做大哥的也免不了要继承先父遗志。”

金英回头道：“你又不想做大官，干么要为皇帝去拼命打仗。”

高战笑道：“为了全国的老百姓啊，满州人来了，咱们汉人还有得生路么？”

金英不喜道：“大家都是人，干么要分什么满州人和汉人？我是天竺人，可是你不是和我很要好么？”

高战想到原来她误会自己意思，以为自己歧视她是异邦人，当下连忙陪笑道：“话虽是这么说，可是从小爹爹便对我说满州旗人天性凶暴，是以我对满人印象很坏。”

金英道：“你们男人真是奇怪，一天到晚心中想的只是打杀搏斗，其实如果你杀了别人，心中也不见得很痛快呀！满州人好生生在关外草原上生活，干么要到中原来？”

高战道：“还不是想做皇帝，统治咱们汉人。”

金英道：“做皇帝有什么好？我爹爹现成的天竺皇帝都不想当，你瞧他现下是多么逍遥，他说一当了皇帝便没有这样好玩了。大哥你说是吗？”

高战沉吟半刻也答不出，他天性淡泊，对于这权力二字，觉得无甚依恋，是以也不明白其中道理。

金英道：“我知道你也想不通为什么？喂，咱们来谈谈别的有趣事情，对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天竺皇帝，他有一个女儿，也就是公主，长得美极了，过几天我带你去看她。”

高战道：“天竺皇帝你们认得么？”

金英道：“岂此认得，简直就和我爹爹是老友，这北天竺都归他管，只有我叔叔金伯胜佛他们恒河三佛和我爹爹不受他管辖，大家以朋友相称。”

高战道：“英弟，天就要黑了，怎么还看不到你家？”

金英回眸笑道：“翻过唐努拉金山，才是我们家的地盘。”

高战见她和自己接近说话，一种淡淡香气袭袭而发，他心中一阵迷惘，忽然想到男女有别，连忙把紧圈在金英腰部的双手松开。

他一向视金英为亲弟，此时忽然感到她又娇又美，心中不由怔怔然，金英指着将落的太阳道：“大哥，当太阳将落下去的时候，那是沙漠上最美的时候，可是只有短短的一刻，唐努拉山金光开始闪烁了，大哥快看。”

高战只见不远处忽然金光万丈，耀人眼目，金黄色给人一种富足的感觉，他心想常人终生劳禄，不过想求得些金银财货，这沙漠上竟然有这成座的金山，造化之奇，真非凡人所能窥探。

他目不转睛的看着这奇景，心内恍然有若在梦中一般，太阳终于全部落下去了，金色的光芒也收敛了，金英轻叹息道：“这景色虽然美，可是太短了些，爹爹说愈美的就愈短，上天安排万物都合乎你们中原孔夫子所讲求的中庸之道哩！”

骆驼在夜风中疾奔，不久便到了这名闻天下的唐拉努金山，虽在黑夜，金子仍然放出光芒，金英幽幽道：“太阳下去了，还有明天，明天又会升起来，可是我们人哩？爹爹虽有那大本事，也挽不救了妈妈的死，喂，大哥我告诉你，我妈妈是很美很美的汉人。”

高战脱口道：“难怪你长得一点不像天竺人。”

金英婉然一笑，从怀中取出小笛呜呜拉拉的吹了起来，过了一会，前面蹄声大起，迎上一队骆驼，从骆驼上跳下四个绝色少女。

高战以目向金英相询，金英笑笑握手道：“我只问你们爹爹在家不，又没叫你们来接，忙个什么劲。”

这四个少女年纪与金英相若，闻言一齐跳下趋上前道：“婢子们一听到小姐传音，知道小姐回来，真是高兴得很，大家一般心思，这便迎上来。”

高战只觉这四人一口江南口声，就和辛夫人张菁说话一般，温柔动听，他不由多瞧几眼，但见这四人淡眉俊目，分明是江南秀气姑娘。

金英悄声道：“她们本来都是江南人，我妈妈从小心地好，又是大富家独生女儿，也不知养了多少孤儿，后来跟我爹爹了，有些孤儿不愿离开她，便跟到天竺来，这四个便是！”

高战恍然大悟，那四个少女似乎对金英并不畏惧，一齐道：“小姐，你一定又在讲婢子长短了，小姐，这位是谁呀？”

金英本想答这是我大哥哥，但一转念，板着俏脸道：“珊珊，你别多管闲事，走吧，咱们累死了。”

那四个女婢见女主人对高战甚是亲昵，想到平日金英那种孤芳自赏的高傲脾气，不觉甚是好笑。四人骑上骆驼在前引路，口中叽叽咕咕又笑又说，不时回头对金英微笑扮相。

金英是付不能量激的脾气，一激她什么也做到出，当下见侍女似笑非笑看着自己，心中不由大气，高声叫道：“珊珊，你们笑什么？”

那四个女侍齐声道：“没有什么啊！”

金英气道：“你们当我不知么？喂，告诉你们这是我大哥，再没有什么好笑的了吧！再笑，我就，我可要不客气啦！”

高战听她们斗口，心中觉得有趣，他不便插口，只觉金英甚是直爽可笑，什么话也藏不住。

那四个侍女回头伸伸舌头，见金英急得双颊通红，有如苹果一般，她们名为主仆，其实小时既在一起，感情甚好，便住口不说了。

走了片刻，走到一处绿丛，高战见那群植物长得很茂密，可是长满小刺，生得又高又细，穿过那群植物，便见高楼大厦现于眼前，正如晨间天空所见海市蜃楼一般。

高战大奇道：“这沙漠上怎样会长出这般茂盛植物来，英弟我先前还在奇怪，你说离家不远，这沙漠虽在夜间也可一望数里，怎的还看不见建筑，原来被这群植物挡住了。”

金英跳下驼背道：“你别小看这植物，是爷爷从南荒得来异种，化了许多心血这才培育而成，上生倒刺其毒无比，御防那成千成万的饿鬼般的野狼，

真是大有用处。”

高战进了屋子，心中生出一种舒适的感觉，这数月来餐风饮露，跋涉万里，终于到达目的地，金英匆匆入内取出一盒鲜红果子，对高战道：“这就是兰九果，大哥你快服下，这一服就便可把毒药解了。”

高战伸手接过，不住言谢，金英不喜道：“大哥，你好俗气。”

高战脸一红，在旁的婢女抿嘴不住，笑出声来，金英狠狠瞪她一眼，指着另一侍女道：“快带他去休息。”

高战道声别，金英甜甜一笑道：“大哥，明天你就好了，我们到大王石墓去玩！”

高战点头答应，随侍女走了，耳畔还听到金英和婢女争吵，那侍女说什么“现在就这么凶，将来还得了么？”他心中一怔，推开房门，向引路侍女告别入内。

高战取出一个果子，细瞧了一会，只见那果儿鲜红欲醉，清香扑鼻，真是秉天地灵气所孕育。他咬破兰九果，吸食其中果汁后，便坐在床上运起先天气功，过了半晌，但觉全身百脉松软无比，丝毫用不出力道来。他猛吸一口真气，数月来一直郁集在胸中一股闷气渐渐往上移动，他知所中无影之毒已由药力托住，从全身逼了起来，当下运气上逼，好半天只觉鼻头一张，一口气直喷出来，无色无嗅。高战再一调息，全身血道畅通，他知剧毒已解，心中又惊又喜，暗忖对症下药当真灵验无比了。他还不太放心，用足真力练了几招狂飚拳法，只觉内力充沛，绵绵不绝，一喜之下，翻身上床，沉沉睡去。

高战睡到夜半，忽闻叩门之声。他自幼习得上乘内功。耳目自是灵敏，坐起问道：“是谁？”

一个细微温柔的声音道：“是我哩！大哥你好了吗？我想到你……你身中剧毒，怎么样也睡不着。”

高战好生感激，笑道：“多谢英弟，这兰九果真是有效，一吃下去马上便解了无影之毒。”

门外金英应道：“那很好，很好，大哥，外面月色可真好哩！你陪我散步么？”

高战穿好衣服，开门只见金英立在门前走廊上，身上披着一袭轻纱，连脸也罩上了，高战心想：“她回到家，自然穿上了天竺的服饰。”

金英道：“你们汉人有一句话是说‘人生苦短，秉烛夜游。’月白风清，咱们到大王石墓上去谈谈天，远胜过蒙头大睡。”

高战笑劝道：“英弟，你一路疲倦，好好休息一晚吧！”

他运功逼毒，体力大是消耗，月光之下更是显得苍白消瘦，金英也发觉了，便道：“好吧！大哥你好好去睡一觉，咱们不用去了。”

高战见她全身披在轻纱中，月色如水，恍然有若立在云端，小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体态轻盈，令人有一种飘然的感觉，便笑道：“英弟，你生气了？”

金英道：“我可不像你那小气的姑娘朋友。大哥，明天见。”

她说完便轻步走开，消失在黑暗中，那背影就像天上的仙子一样，美丽纯洁而不可捉摸，高战心中一阵迷惘，暗暗道：“她已经是个成人了，高战啊，你可千万不能走错一步了。”

他回到房中，月色透过窗上绿纱，淡淡洒在地上，高战先前急于疗毒，

此时放目一瞧，但见室中布置华丽，窗台上供养着好几盆水仙，梁上挂着一只大乌笼，一只翠绿鹦鹉垂着头也在睡觉哩！

他从小穷困，后来虽然由师父风柏杨带到辽东习艺，风家庄园的确富丽堂皇，可是都是粗枝大叶的布置，厅中烧着大炉，地下铺着地毡，椅上垫着虎皮……从未见过江南人家养鸟习花的细绣布置，想不到在这异城天竺，竟然会见到这种布置。

水仙花香气袭人，高战想到自己这半年来遇合之多，真是举不胜数，而且每每转祸为福，平白得了不少好处。

他又想到在中原的姬蕾，心想这次回到中原又不知要费得多少唇舌才能解释清楚，姬蕾活泼美丽，林汶温柔婉然，还有这英弟年纪虽小，有些事似懂非懂，可是她那一腔纯洁情感，似乎也要寄托在自己身上，自己一介武夫，无名无望，也不知为什么人人对自己都是那么好。

他沉思着，漫步走到窗前，拉开纱窗，只见天下残月晓星，夜意深沉，他心中自问：“我一见着蕾妹——那日在济南她家中，便不由自主的喜欢上她，那天当我被围时，我一点武功也不会，可是当我一瞧到她鼓励的眼神，便觉勇气百倍，再无畏惧，我是从心底喜欢她的。可是汶姊呢？我难道会忘掉小时候她温柔的待我吗？我爬上树跌破了，我是不怕痛的，总是用布一擦又去野了，可是她每次唤住我，仔细用草药替我涂上，然后撕开她的小手帕替我包上，她永远是那么慢慢的有条有理的做每件事，那目光，半嗔半怨的，我就是有天大的火气，被她一瞧也就有如烟消云散了。”

月亮沉下去了，星儿也失去了光辉，天边有一丝鱼肚之色，高战思潮起伏不定，他想：“我如果没有一丝爱她，我又何必要为她去冒死求救？难道这完全是为了报她相待之恩吗？我和蕾妹已立下誓言要结为夫妇，可是我！我怎样对待汶姊啊！还有英弟，唉！”

他愈想愈烦，大地渐渐地亮了，在白天也像黑夜一样，沙漠是永远的一望无垠的，高战望着远方，由黑色渐渐变成灰白，再由灰色变为黄色。

“沙漠！沙漠！在你能看到的最远处，还有更远的，更无穷的黄沙。”高战默默想着，“在沙漠中，走错一步便完了，也许再也走不到原来的地方，现在我也是一样，走错一步便完了。”

“大哥，你起来了？”

金英又在门外娇声呼唤，高战收起情思迎了上来，只见金英穿了一袭绿裙，满脸笑容站在那儿。

高战道：“你起得倒早。咱们今天可以到各处去玩耍了。”

金英喜道：“谁说不是呢？我们吃过饭先到我妈妈住的石墓去，我快一年没有陪我妈妈了。”

高战闻到一股甜香，心中甚觉畅快，问道：“什么东西这样好闻，香极啦！”

金英脸一红，转过头不答，高战道：“我也应该去瞻仰一下伯母之墓。”

金英低着头和高战一起去吃早饭，他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结伴而行，遇到涉水越涧都是高战抱着金英跃过，金英并未感到半点不妥，可是此时在自己家中，婢女们众目睽睽下，金英竟然觉得十分发窘。她一向不喜打扮，而且喜欢男装，可是今早起身，不知怎的，对于自己平日穿的衣服都觉从甚不满意，从箱中翻出母亲穿的一件礼服穿上，还洒了些天竺特产香精这才出来呼喊高战。

金英天资敏悟，而且从小惯于独处，是以对于自己的思想都能有明白解释，可是此时她对自己这种反常举动竟然甚是不解，而且一想起来便觉羞涩异常。

高战金英二人匆匆用完早餐，一人骑了一匹骆驼向沙漠走去，走了一个多时辰，高战眼前一亮，原来前面苍松翠柏，气势明丽伟大，翠绿丛中，环抱着一座占地方围数百丈的大石墓。

金英飞身跃下骆驼，直奔墓前，高战也跟上前去，金英抱着墓前石狮推了几下，石门应声打开。

金英招手向高战道："除了爸爸和我谁也不准进去的，大哥，你进来吧！"

高战正待推辞，金英道："不打紧，你既是我大哥，理当见我妈妈的。"

高战跃着进去，这墓内阴凉无比，里面又整洁又宽敞，全是坚硬花岗石所造，每块花岗石大小均一。高战心想这花岗石坚硬无比，要打成大小均一的方块真是困难之事，看来当年金英之父经营这座石墓，真是花尽心血了。

走到尽头，前面一面红色木门，金英上前打开了，高战只见室中陈放着一具玉棺，淡淡的发着莹光。这石室中陈列周到，高战想是金英母亲生前所用之物都完整不缺的放在那儿，金英一指壁上道："大哥，那就是我母亲。"

高战向墙上一望，只见一幅巨画上面用淡墨勾出一个美艳少妇，虽然只有简简单单几笔，可是神态栩栩欲生，旁边写着一行大字："先室江南才女徐夫人之像。"

金英悄声道："这是我爸爸绘的，那时妈妈还没有嫁给爹爹，爸爸就绘了这幅图送给妈妈。爸爸说那时他心中充满了喜悦挚爱之情，是以下笔有如神助，后来再怎样也画不了这么好，等到妈妈死了后，他就在旁边加了一行字。"

高战暗忖："难怪英弟家中都是江南布置，原来她母亲是江南人氏。"

金英低声对墙上的画像道："姆妈！我来了！"

她声音中充满了柔情密意，高战心中一动，想到自己也是幼年丧母，不禁悲从中来。

金英忽道："我要跟姆妈说几句话。"

高战一怔走出。那石室四壁回音，高战虽然走开，可是金英断断续续的低音的祈告，还不时传入高战耳内……

"我……我把你的金锁……金锁送给他了，姆妈！爸爸说这块金锁……金锁由我送给一个最可靠的好朋友，这是你告诉爸的，他……他真的很好……很好……"

她声音愈来愈低，高战仿佛被人一击，他不由从怀中掏出那镶象牙小金锁，只觉那锁中似乎嵌着一颗鲜红的少女的心。

金英走出石室又随手关上了门，喊道："大哥，咱们出去吧！"

高战如梦方醒，怔然跟着金英走出石墓，骑上大骆驼又往前走。金英道："前面是那格巴王的大墓，他率领着天竺人赶走北方来的蛮子，可是在最后一次战役中被敌人射死了。皇后听了这消息，便伏在他尸体上哭了三天三夜，也死了。后来咱们天竺人打败蛮子，大家为感激王的功德，便替他筑了一个天大的金字塔。"

高战忽道："英弟，伯母的墓前陵园树木长得真好，一定是因为地下泉水的缘故了。"

金英高头点道："不但是泉水，更且是最难得的冷泉哩，不然沙漠这么

热天气，这些寒带植物怎么生存？爸爸为了要使姆妈像回到家一样，遍处找了一年多，才在此处发现这冷泉，于是植了树，筑了墓。”

两人谈话间已走进尖顶王墓，金英拉着高战的手不住往上爬去，半刻之间两人爬到墓顶。高战俯身一望，沙漠上骆驼队有如小黑点，惯慢向前移动，他再一抬头，只见天际仍无高不可攀，高战道：“在沙漠上住得久了，胸襟一定会大的，英弟你想想看，一个人一天到处接触的都是无边无尽的世界，那些虚名争胜便自然淡忘了。”

金英道：“那也不见得，你不见我叔叔恒河三佛他们还不是一天到晚为名而奔，天竺称霸还不够，还要到中原去。”

高战道：“咱们别谈这些，到那边去看看，哟，那尊石像好大？”

金英道：“那就是王的塑像。”

高战走近石像，那像塑得甚为生动，威态毕露，金英忽道：“沙漠上的人说那格巴王已我为沙漠之神，那石像时显灵迹，只要你许下愿望，那石像便会助你，可是如果你后来不守许愿，便有意想不到的灾难。”

高战笑道：“我也去许许愿，我只要有饭吃有衣穿便满足了，大石像呀大石像，只要我不挨饿受骂，我便不会冒犯你老人家的，这便算我的许愿。”

金英笑骂道：“大哥，你真没出息，你别胡开玩笑，从前有一大骆驼队在沙漠上断水三天，眼看就要全队渴死，这时候忽然见到大王像，领队的向好求援，许下大愿，果然临地见泉，全队得救。”

高战道：“神仙之事渺茫。”

金英正色道：“神仙是有的，你走开让我许个愿。”

高战奇道：“许愿我有什么不能听？”

金英道：“你偏不能听。”

她一路上怀想墓中母亲，是以郁郁不欢，这时才又露出顽皮性子，高战笑笑走开了。

那尖顶少说也有百十丈高，当年也不知运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才得造成，高战从上面走来走去，忽闻下面刀刃交击，他担心金英便向前走，只见金英虔诚地跪在地下，口中喃喃道：“……第三，大石像，希望大哥常来看我，我……我要常和他在一起，第四……大石像，你得保佑我大哥无灾无难，不然的话，哼……哼高战听她说得天真，不由好笑，心想从来没有看到求神的人如此霸道，俗话道就是泥人也有土性，这石像就是本来想要保佑，也会一气不顾了。

高战叫道：“英弟，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金英抬头一看，高战就在不远，她心中大羞，暗忖自己所说一定被他听去，当下俏脸一板道：“大哥，你怎样也不告诉别人就闯来，我要被你吓死了。”

高战笑道：“别发脾气，英弟你听下面有打斗。”

金英俯石一听道：“有很多哩，咱们去瞧瞧。”

高战护在前面，一步步慢慢走下尖顶，到了离地五六丈拖着金英一跃而下，金英轻功不错，可是从未如此高处跳下，眼睛不由闭了起来。

高战循声走去，只见前面黄沙滚滚，一大队衣冠鲜明的衙士围住三个人攻击，那三个人武功甚高，应付自如，不数招又震倒了几个卫土，渐渐向一辆车子逼去。

金英赶到悄声道：“我们没有武器，还是别管这趟闲事。”

高战忽然道：“这三人是武林高手，不知车上坐着何人？看来气派不小，这许多人护卫，可惜都是脓胞。”

金英定眼一看，失声道：“不好，这是天竺公主的车子，有人要劫持公主。”

高战低声道：“我先去攻那使杖的人，夺下他的长杖，好让他们知道天竺杖法的威风，英弟你替我掠阵，防那二人暗算公主。”

金英见他轻松自若，知他甚有把握，便道：“大哥，小心。”

“英弟，放心！”

高战点点头，便欲出击，金英忽然笑道：“大哥你想当驸马么？于么这般卖力？”

高战笑道：“是啊是啊！”闪身而去，一跃凌空便向那使杖的人脸上抓去，金英也闪开卫士攻击，奔到车旁，一开车门道：“公主莫怕，小妹在此。”

那公主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她常常和金英共游，知她能耐甚大，当下紧抱住金英叽哩咕噜说着。

高战这一扑之势，乃是天池狂飚拳中威力最大一招“鹰扬于天”，他见这三人武功不弱，是以一上来便用绝技，那施杖的人蓦然见到敌人从天而降，顾不得再伤人，挥动长杖，护住头顶。

高战见无隙可乘，身形落地之前，一脚踢向敌人后心，那使仗的人怒喝一声，反手扫去，高战瞧得仔细，右手一探抓住杖头，一运劲便向怀中夺去。

那两人见同伴受制，双双转身来救，一个施剑一个施刀，高战左闭右躲，身形间不容发，那施杖的人犹自卖弄蛮力，强持兵器不放。

高战心中焦急，蓦然一松手，将持杖汉子往前一送，正好那施剑的一剑攻到，那施剑的人眼看便要刺及自己同伴，下盘一运劲，硬生生收住已发剑式，身形不由打了一个转，高战心想这人最是难斗，飞起一脚，踢中向后跌倒的施杖汉子，劈手夺过长杖。

高战兵器到手，立刻威风八面，他一抖长杖舞起一个大圈，态度从容不迫。

那施剑施刀的人双双叱喝，高战一句不懂，那施杖的原来身形已然不稳，再加上高战一脚，退了五六步，一交跌坐在地。

高战微微一笑，金英跑过来道：“他们问你为什么要管闲事？”

高战说不出理由，金英向那三人说了一阵，三人暴怒非常，一声不响一齐向高战攻到。

高战施出不久前所学之天竺杖法，他初遇强敌，杖法中精微之处又领悟不少，这杖少说也有二十来斤，高战施出来犹如舞弄轻剑，招式又多又紧，往来在三人二件兵刃中有如穿针引线，一遇空隙立刻攻到。

金英见高战愈战愈神，笑嘻嘻的旁观着，打了一刻，高战施出天竺杖法中旋天四式，那三个登时脸色苍白如见鬼魅，向后倒退数丈，那施剑向同伴喝了几句，高战只听得懂其中有“金伯胜佛”四字。

这两人也仓皇离去，金英笑道：“大哥，他们说你的杖法是金伯胜沸叔叔所传，是以吓得跑了。”

高战暗忖这恒河三佛在天竺威名果然大极，金英眼睛一瞥急道：“大哥，你看那是什么？”

高战道：“没有什么啊！”

金英取下头上金钗，口中漫声道：“大哥，你再细看看。”

高战看见前方并没有异状，正自奇怪，忽然背后风声一起，金英高声叫道：“爸爸，爸爸！”

高战一转身，只见背后一条五色斑彩的小蛇横尸身旁，金英结结巴巴道：“大哥，好险，你一动这赤炼蛇便会攻击你。这毒蛇就是兰九果也救不了。”

高战恍然，原来金英早已看见背后有蛇，是以引自己注意前方，他见金英脸色苍白，此时说话犹有余悸，便道：“英弟，又是你救我一命，你真聪明，你身上没有暗器，用什么打死它的？”

金英道：“是爹爹用金弹子打死这条赤炼蛇。”

高战看见不远处立着一个年老天竺人，深目挺鼻，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发光，头上载着一顶大草帽，显得十分英俊。金英跑上前抱着那老人脖子道：“爹爹你回来了，刚才幸亏你老人家，啊爹爹你功夫不坏呀！我怎么一直不知道？”

那老人呵呵笑道：“我只道你有了好朋友，就连爹爹也不理了，哈哈。”

金英闹着不依，那老人道：“又闯祸么？”

金英慎道：“爹爹，我几时闯过祸，我和高大哥看见有人欺侮公主，这才出来管管。”

高战连忙上前拜见，他见那老人家一口纯正汉语，心中不由大为尊敬，金英父亲笑道：“老夫适才见老弟身手俊极，而且好像与舍弟大有渊源。”

金英忍耐不住，便一口气把金伯胜佛遇难的事说了一个大概，她父亲等她说完，笑道：“也没见过这样沉不住气的姑娘！”

金英气道：“叔叔在危险中，你还这么轻松。”

她父女随便已惯，金英丝毫不怕老父，金英父亲笑道：“此事我老早算定，你叔叔一定出险。”

金英喜道：“那好极了，好极了，咱们先回家去，这样我可以陪高大哥好好游天竺了。”

金英的父亲微微一笑，一招手来了一匹纯白骆驼，他翻身骑上，金英也撒娇的依在她父亲怀里，一起坐在驼背上。高战见这老人脸上永远带着平静微笑，那深深的目光，似乎包含了无穷的智慧，似乎能看穿天下一切隐密的事似的，高战心中好生佩服。

三人走近公主车旁，那公主忽然露出面，拉下面纱向金英说了几句，金英笑道：“大哥，公主说受你救命之恩，你只要用得到她国家时，她一定全力相助。”

高战连声称谢，金英又翻译给公主听，公主凝视着高战，慢慢又挂上了面纱。

金英父亲道：“咱们送公主回去。”

金英向高战扮了一个鬼脸道：“根据天竺风俗，公主从不抛头露面，除非见了至亲之人，或是最崇高之人，大哥驸马有希望啊！”

高战脸上窘的通红，金英父亲脸上笑意盎然，一催骆驼，向沙漠的核心布拉多宫赶去。

骆驼在沙漠上留下的足印，一会儿便被风沙盖住，可是留在高战心中的情感痕迹，却是无法掩灭的，在金英如花笑靥和盈盈笑语下，高战又想起了姬蕾和林汶。

“怎么办？”

西域的风光和中原是背道而驰的，中原，尤其是江南，是充满了月残莺

鸣杨柳岸的景致，而北方的风景虽然是浑厚的，但比起终年积雪，高耸入云的天山来，中原群峰，简直是巨无霸身边的小厮了。

话说高战行行复行行，一路上观摩胡域风光，赏略异地情味，再加上心腹之患的隐毒已除，心中自是十分快意。

但他也并不想多加逗留，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原，还有多少挂念他的人在想他哩！

然而幼居关外的他，一旦处身在迥然不同的大西北，这份愉快又岂是笔墨可形容的了？

前些日子，他和金英一起自中原去天竺，当然也路经了天山山脉，但是初见维族风光，反而不能细心地去咀嚼，去观赏。

西域的气候是醉人的，人们几乎没有风雨烦人之心，但唯一稍为缺憾的，是烈烈焦阳。

就是在一个大太阳的日子里，自通化（乌鲁木齐）往甘肃走的官道上，正自有一骑不缓不急地走着。

马上坐了一个英伟的汉子，一望而知，他是个维族的好汉，那头红粽色的马儿，比起当地的尺寸来，虽不算十分高大，但自它那强壮的四肢，稳健的脚步可知，端的是一匹良驹。

维族的男儿最重宝马，不是说笑话，妻子的价值，在他们心目中，还远不如座下良驹，盖众妻易得，而主驹难求也。

维族是爱好和平的，但并不是因此而厌武，因此，维族的男儿莫不是策骑驰战的好手，这也就是他们为何要爱马如命的原因了。

因此，维人评定一个男子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看他拥有几多良马？

也因此可知，这官道上策骑走着的那人，决不是一个通常的维民，至少也是相当于战士的阶级。

那人有着一双碧蓝的眸子，一个高挺的鼻梁，低洼的眼眶，洁白如雪，而且还有白中透红的肤色，这一切的一切，都明显地表示，他是一个标准的维族好汉。

他腰上也挂了一把短短的宽刀，虽然只有尺来长，但自它那古旧的铜色可知，这把刀起码有三百年的历史。

原来维人勤于练武，因此刀剑等兵器都是世传的，年代一久，这种世传的兵器，通常并不用于作战，而只是拿来作为荣誉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世系战士家族。

由他这把佩刀可知，这人不但是个战士，而且也是世家子，这种人在维民中最受尊敬，因为他们的祖宗多多少少的民族的英雄，曾为维吾尔族的利益而奋斗。

他两眼望着远山，嘴中喃喃自语，也不知是在说着什么，但自他那愤怨的目光可知，他心中有着万分的怨愤。

他喃喃的声音，终于变响了，他自言自语地道：“故乡，故乡，我终于回来了。”

正在这时，自叉道上奔过来数骑，马上的是三个年老的维人，他们奔近了，看清那人是谁，忽地一惊，忙勒住马，向那人敬了礼道：“小主人………

他们都唏嘘着，说不出下面的话来。那青年的眼中也满沾了泪珠，他颤声道：“巴桑，依喀则，莫果儿吾，你们是来劝说我的么？”

其中年纪最大的是巴加，他答道：“小主人，老主人并不知道你要回来，

我们是上牧地去的。”

那青年点点头道：“母亲怎样，是不是好了些？”他是多么渴望见着到自己的慈母。

巴桑看着依喀则又看看莫果儿吾，莫果儿吾踌躇了半晌方才小声说道：“小主人请先到牧地去休息。”

那青年黯然地勒住了马头，四骑迅速地奔出了视界。阳光仿佛追随着他们的蹄声，也飞快地消失了，不一会儿，大地已沉眠在黑暗之中。

夜静静地来临了。

但是，地面上的人却不能像造物者如此般的无忧无虑，这大西北的一个小角落里，正孕育着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高战漫无目的地鞭策着座骑，一离开“英弟弟”，他就搞不清楚路途了，在他的眼中看来，周遭的景色都是奇特的，他分不出左边和右边的高山有何不同。

因此，他只是沿着官道直奔，忽然，他想起英弟告诉他西北有一个唤做麻佳儿的老英雄，也住在这桑姑屯附近。他驰到一个叉路口，见到一块木牌，上面用汉文和维文杂写着“英雄庄”三个大字。

他沿着那条路走着，终于来到一个大庄院前，那庄院完全是汉人的格局，在桑姑屯这小地方，不能不算是个奇特的建筑。他翻身下马，庄里面的人敢情已听到了蹄声，走出来那个唤做巴桑的老维人。

巴桑上前施了礼道：“请问尊姓大名？”

高战闻言一怔，只因他的汉语讲得实在是十分流利，但他的像貌和打扮又必是维人无疑，但他只是一怔，忙一揖道：“在下高战，敢请通知麻佳儿老英雄。”

巴桑大失所望地道：“阁下可是辛大侠差来的？”

高战一惊，奇怪地说道：“不是。”

巴桑脸容猛然一板道：“那就对不起，今儿老庄主不会客。”

像高战这般年青的人，此时早已按捺不住，但他天性宽广，生来和平，明知其中有些古怪，但心中暗暗定下主意，向巴桑又是一揖道：“既然如此，高战就此告辞。”

他那爽朗的声音未歇，庄里面又走出了一个老维人，用维语对巴桑道：“老总管，庄主请辛大侠进去。”

巴桑回头对人道：“依喀则，这人并不姓辛，回庄主去。”

那人敬了礼，方才回身进去。

高战见他们一言一语之间，除了庄重有礼之外，还有着丝丝隐忧，他以为有个姓辛的寻上门来，心中更加决定要插上一手。

高战见无话可说，便上了马佯装走开，走到附近的一个山拗子里，他静静地守候着，但他的内心却浮起了阵阵疑云。

他想：“英弟曾说过麻佳儿英雄庄行径，名震西域，还有谁敢来虎头上抓虱子。那人既然姓辛，当是个汉人，当今中原武林中顶尖高手，姓辛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辛捷辛叔叔，但麻佳儿是个正人，辛叔叔为何要挑他梁子？假如辛叔叔是以武会友，那么这英雄庄中人眉色之间为何如此忧郁不展？而且辛叔叔为南荒三奇之事，正自不暇哩！”

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心想能使麻佳儿如此重视的人，只有辛捷叔叔，于是静静地坐下来练功，以等候“辛叔叔”来临。自从他内毒疗愈之后，更意外地增加了几分功力，因为那恒河兰九果不但能解毒，而且可以引导真气。

高战自觉本已逐渐缓慢前进的功力，经兰九果这一提引，其势不啻一日千里，突飞猛进。

因此，他盘腿坐功之时，心中有一股大快之意，好像在沙漠中行将待毙的迷路人，忽然找到了甘泉一样。

当他行功才两周之时，他忽然听到不远之处有快马奔来，他心中一阵翻滚，他希望来者是久未见面的辛叔叔。于是，他缓缓地站起身子，轻飘飘地走上了山丘。英雄庄在半里多外，闪耀着点点明星似的灯火。

山下那人驱骑狂奔着，后面也有一人骑着马在追，但相形之下，在前面那人的脚力可好得多。

只听后面那人悲声大叫道：“ 小主人！小主人，你去不得，老庄主会杀掉你的。 ”

那喊声在晚风中是何等刺人。

前面那人忍不住回头大叫道：“ 莫果儿吾你快回牧地去！ ”

他们虽以维语说话，但高战听那“ 小主人 ”的声音，虽然悲愤已极，但仍有着内家高手特有的一股中气。

他骇然了，在这偏僻的桑姑屯里，竟有着一个出身中原武林中的维人高手，这是何等惊人的事。

他们一前一后，如风也似地从山坳下经过，转眼之间又没于黑暗之中，高战茫然地走下山来，他现在只想着和辛叔叔见面。

蓦然，他发觉自己的座骑不见了，而且是消失的无影无踪，竟连一丝儿痕遗迹都找不着。

他这下更是又好气又好笑，他想：“ 这一定是英弟弟捣的鬼，英弟早上才依依不舍折转回家，说不定还没走开，在自己身旁，和自己开玩笑，不过，不对不对，英弟弟的功力还没到这个地步，怎会把自己搞的如此之惨？ ”

于是，刹那间，他毛发悚然了，因为这分明是一个武功极高的高手，一把抬起他的座骑，轻轻带着走，要不然，这么连马蹄也找不着一个。

他细细凑近了一看，果然有几个稀疏的脚印，每步竟有七八丈宽，一直到了停马之处，最后那脚印微微深些，想是停脚的原因。

然而两个较深而且并排的脚印，想是那人抱起了马儿，接着又是一排稀疏而较深的脚印，大约是那人抱起来走了出去，而且每步又仍是七八丈。

高战吓得直吐舌头，他勉力为之，轻功亦勉强可以到达这地步，但要抱起一条壮马，而仍是这般潇洒，他非但自量不能致此，而且照他估计，天下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能如此。

他觉得这个跟斗摔大了？虽然方才是那两骑一前一后地扰乱了他心神，但被人家把庞然大物似的座骑给抱了走，自己尚一事不知，这无论如何是交待不过去的。

况且哪有这般凑巧事，分明是自己在练功时，那人已窥伺在旁了，那么当时人家要伤自己，也不是太难的事，高战愈想愈心惊，不禁深责自己不机警。

他沿着那足迹走去，心中更觉得奇怪，这脚印分明是中原人的鞋子所造成的，那么这桑姑屯真是邪门的可以，怎会在一夜之间，有如许多中原武林人赶来凑兴？

他左一转再右一转，眼前忽然一亮，原来自己的座骑不是好生生地立在那里，那马儿双眼看着主人，一付莫明所以的表情。

高战被它看得起火，口中喃喃地咀骂道：“ 笨货！”

忽然，他一想不对，简直是在骂自己，只得哑然地苦笑了。这马是金英替他选的沙漠名驹，因为金英和他急于回去，不耐乘着骆驼，他走上前去，亲热地拍拍那马儿道：“ 你倒享福，还给人抱来抱去，害得我好惨，怎么不叫我一声。”

那马儿长颈微曲，低头黏黏高战的手掌，轻轻地微嘶了一声，高战又好气又好笑道：“ 你现在叫，又有什么用，真是名符其实的马后炮！”

那马儿微微摇头，仿佛是自鸣得意，又好像是不同意高战的话，高战一手抓住他的缰绳，只觉那皮带子上凹凸不平之处，他忙低头放眼一瞧，原来上面有人刻了几个字，分明是用手指在急切之中写成的，那是：“ 战儿，速来英雄庄，辛叔叔字。”

高战一眼瞧上去，便看出是辛叔叔的手笔，他此时是何等的高兴，说实在话，除了风师父之外，天下最关心自己的便是辛叔叔，他忙翻身上马，那马儿仿佛是受过辛捷吩咐似的，也不待他指挥，已自放开四蹄，径往英雄庄奔去。

马儿跑得不算慢，但高战的内心却跑得比它还急切，他有许多话想告诉辛叔叔，他也有更多的问题要向他讨教，但现在他最急迫想得到的，便是和辛叔叔见一次面。

那半里多路，在马快人心更快的状况下，转眼便到了，方才那巴桑老总管已自不在，只有那年青人的老维人，唤做莫果儿吾，兀自凄凄然地坐在庄门口的石墩上。他见到有一骑飞快而来，也顾不得悲伤了，忙站起身，伸开双臂，站在路当中道：“ 来者止步，老庄主今日不会客。”

他讲的是维语，高战似懂非懂，但看他那付样子，定是阻止自己入庄无疑，他此时想见辛叔叔情急，那还管得许多，手中长鞭一扬，点点鞭影，鞭尖都指向他穴道，迫他撤身。

但他可轻估了这老维人，莫果儿吾既然是西域大豪麻佳儿的老佣人，当然也懂得几手武功，不然他们这庄子，要不是上上下下都有一手，怎敢自称英雄庄？

莫果儿吾也也曾随老主人到过中原，高战这一手纯是平常武功，不过是逼他让路而已，因此，他身子猛然一扭，竟穿过了高战的鞭影，一把抓住了马缰。

高战见他身法奇特，倒有些像天山门下，不由大惊，但此时那顾着这许多，他双脚一蹬，身形腾空而起。莫果儿吾哪料来人竟会弃马而去，干脆马儿也不要了，身形猛地往里便扑。

只因他手中这匹奔马，一时之中又停不住，放手去追，让这大马在庄中乱撞，也不是好玩的，因此，他只有放声大叫。

但高战的身形是何等迅速，早已几个箭步，窜进了庭园之中，他放眼一瞧，见有一处灯火通明，想来是那处有事。他不假思索，一拧身，便往那处扑去。

这英雄庄里的高手，想来已被辛叔叔全数吸引了过去！路上竟没有任何人来阻拦他。

他不过三五步，已自到了厅堂之前。

只见辛叔叔极庄重地立在厅堂中，背朝着自己，而面对着自己的一张躺床，上面斜斜地靠着一个老维人，想来就是曾名震西域的老英雄麻佳儿。

麻佳儿声名已久，不料自某次上天山之后，竟患了半身不遂，饶是如此，只因他平日虽然固执些，但是只做忠义之事，因此西域群豪还是尊敬他。

只听麻佳儿怒容满面，操着流利的汉语道：“ 老夫不入中原已四十年，你自称是七妙神君梅山民之后，可有什么证据呀？ ”

高战闻言大怒，但他正要飞身入厅，辛叔叔却不慌不忙地往柱上一按，呼地一声，佩剑已然出鞘。

那一丝白光，在灯光之下，射出厅堂中众人的惊疑之色，麻佳儿身边的老仆巴桑，已将右手按刀柄上。

辛捷环视众人，当年豪气，又在心中盘旋不己，他夷然笑了，抖手一弹，那剑尖在空中飞舞，划出了七朵梅花，姿势美妙已极。

麻佳儿脸上流露出一股令人莫名的表情。

巴桑却失口惊呼道：“ 梅香神剑！ ”

敢情他当年追随麻佳儿入中原，曾目睹过七妙神君的风姿，此时乍然再遇，焉得不感慨系之感。

辛捷大方地纳剑入鞘，他仍是一派泱泱大家之风。

麻佳儿勉力地挺起身子，朗声道 :“ 故人有后，辛大侠不愧为龙风之姿。”

辛捷知他仍在点穿自己，他的辈份要高一辈，但辛捷又岂是斤斤计较这些的，他忙上前行了尊长之礼。

麻佳儿这才呵呵大笑，一摆手道：“ 老夫向往中原已久，四十年前与令师会于华山之巅，自言天下武者，舍尊师之外，当推老夫了，不料今日方看有辛大侠这等人材。 ”

厅堂中紧张的情形这才松懈下来。巴桑也悄悄地引身后退，不一会儿，自有许多侍女，供上各色果点。

麻佳儿困居已久，便和辛捷话些当年与梅山民论证武功的经过，辛捷是有为而来，自然只得与他敷衍着。

高战却不耐烦了，但此时又不能进去和辛叔叔见面，真是可望而不可即，他又听到外面隐隐约约地有喧哗声，想是那莫果儿吾率着众人在搜“ 怪客 ”——高战自己。

但那些维人可不敢到这厅堂附近来，所以高战倒乐得袖手旁观，让他们在外面翻天复地。

忽然，他见到巴桑鬼鬼祟祟地往屋后走去，高战只当是麻佳儿要什么鬼计来害辛叔叔，也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巴桑像是怕别人跟踪他，走起路来不但闪闪躲躲，而且不时回头看看。他用脚尖走着，那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煞是好玩。高战见他那付模样，又不像是英雄庄有什么鬼计，倒像是这个老家伙满怀了鬼胎，他好奇心之大起，更不愿轻易放过这幕好戏。

他想：“ 反正辛叔叔和那麻佳儿在鬼扯着，还有的是时间，况且巴桑是这院子的总管，麻仁儿又下不得床，到那时候辛叔叔要走了，少不得巴桑这厮要权充司宾之礼，还怕他带着我乱走怎地？ ”

其实他完全是想的过了头，因为巴桑根本不知道有人跟着他，只是急急地走着他的路。

左转右折地，他总算走到了一处破败的围墙，在月光之下，那墙儿更显得古老凋败。

那墙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及地大洞，想来原先是一扇大门，那四周的土砖

上，还留着门框的遗迹。

巴桑把头探进洞里，低声用维吾尔语唤道：“小主人，小主人！”

忽然，他受惊似地猛然一转身，由他那转体之间看去，此人武功不俗，不愧为名震西域的英雄庄的总管。

在一片树丛的阴影之中，也就是在破墙的转角处，慢慢地踱出一个青年人，他面容在黑暗中不易看清，但他沉声道：“巴桑，你有什么事来报告？”

巴桑单膝跪地，吻那人的袍角道：“小主人，感谢真主，事情有转机了。”

那年轻人想来是在极力按捺自己，但仍不免冲动道：“转机，转机！转机又有什么用，我母亲已受了二十年的折磨，凭真主阿拉之名，我要报仇！”

巴桑抱住他小主人的双腿道：“你不能这样做，老主人是你的父亲。”

那年青人极为激动，他指着那破墙道：“不错，不错，他是我的父亲，但墙里面锁着的可是我的母亲？他不配作我的父亲，我要报仇！”

巴桑惶恐地道：“愿阿拉赦免你的罪，小主人，你受了汉人邪说的影响，母亲不过是生你的工具，你的身体是属于父亲的！”

青年人愤力一挣，双腿脱出了巴桑的抱持道：“真主并不要我们不孝，巴桑，我痛恨他，因为他虐待我的母亲，当我飘泊在外，每逢月明之夜，我都要向其主起愿，誓为我母复仇！”

他们一问一答，全用的是维语，高战也弄不清楚，不过他看出巴桑是在哀求这年轻人，而这年轻人却情绪冲动地拒绝了。

巴桑想再开口，却被他的小主人的表现地震惊了。

只听他放声大笑，可是又有点像哭喊，他那冲动的声音，在静静的夜里，显得特别响。

高战也觉察到，这青年人的内心正受着痛苦的煎熬，他回想到前些时，自己身中巨毒，冒死入地穴时的心情，也不亚于此人，因此他同情他了。

那青年人笑声方歇，抬头遥望明月道：“巴桑，你猜妈妈怎么说？”

巴桑摇了摇头，他是无话可说。

年轻人的眼中闪过一脉晶莹之光，这是情感升华的象征，但是一刹那间，然后，他的目光又回复到原来那股刚毅而漠然的眼色。

他沉声道：“当我要把妈妈身上的镣铐弄断的时候，她只是微叹了一口气，对我轻轻地说道，阿不都拉，请不要如此，我已经习惯了。儿子，这是真主的意志，这是命吗！”“巴桑，你说，你说这是命吧？”

他的语气忽然之间变的是如此的凌厉，使得巴桑惶恐了，他不知道如何说，在老小两个主人之间，他是无可服从的。

他悲声道：“老主人，小主人，巴桑愿真主保佑你们。”

说着，他一拔鞘中弯刀，便往颈上划去。

高战见了大惊。但阿不都拉的动作比巴桑更快，他右脚一扬，已踢去了巴桑手中的弯刀，他冷冷地弯下身子，拾起了弯刀。

阿不都拉把手中的弯刀飞舞了两下，对巴桑道：“他在哪里？”

巴桑低着头，跪在当地，一言不发。

阿不都拉怒道：“你当我找不到他么？哼！你先留在这里照管妈。”

说着，气冲冲地往巴桑原先来路走去。高战忙低身于树丛之中，这时也不管那巴桑了，却暗暗跟随着阿不都拉。

这次又是一阵子乱转，阿不都拉显然地形上不如巴桑熟悉，多走了好些冤枉路，但不久之后，他也发觉厅堂那边灯火通明，所以也快走近了，这时

已能听到麻佳儿粗犷的笑声。

高战见到阿不都拉忽然止步，犹疑不决地走来走去，满面悲痛之色，但也流露出多少矛盾的心情。

高战莫明所以，等待有些不耐烦了。

阿不都拉不停地用手抚摸着刀背道：“父亲，母亲，父亲，母亲，天啊！……”

他考虑了半晌，开始恨恨地道：“他不过为了天山白婆婆点伤他，而禁锢妈妈，妈妈虽是白婆婆的表妹，但妈妈又从不练武，他凭什么关她二十年，唉！罢！罢！我只要砍他一只左臂就可以了。”

他这段喃喃自语，却用的是汉语，而且是标准的河南官话，高战听了不由大惊，“白婆婆，那不是金英师父吗？怎么和这麻佳儿干上了？”

高战见事情愈来愈奇，心中惊慌不已，那维族青年好似主意既定，再不犹疑，便大踏步往前走去，这下高战便暗暗注意他的身形，不料竟是少林身法，这下更使高战吃惊不已了。

他又听得辛叔叔大声道：“这本是老英雄的家事，我辛某自不敢多言，不过既受人之托，便不得不冒死陈言了。”

高战遥见麻佳儿圆瞪着虎眼，正在考虑着。

阿不都拉却面色变得苍白，极痛苦地左拳紧握道：“辛捷？天啊！师父还是不让我报仇！”

高战见他这种情形，心中已是明白了八成，想来他是少林门下，而辛叔叔是受了他长辈之托，赶来调解的。

高战不由对辛叔叔更加钦佩，因为他千里迢迢而来，不过是为了异族的一个青年，行侠仗义，诚不愧为武林中的第一人。

阿不都拉知道复仇已无望，他痛苦地把弯刀猛力一砍，砍在树上，然后转身急奔而去。

厅堂里英雄庄的众人闻声纷纷扑出，高战吃了一惊，忙低身窜到另一堆树丛中，相隔八九丈远处。

众人把弯刀献给麻佳儿，麻佳儿脸色猛然一寒。

高战见巴桑气极败坏地从破墙那方面跑了过来，他直冲入厅堂，便往麻佳儿面前一跪，细声说了几句。

高战意味到，一定是那年轻人作了什么手脚，果然，麻佳儿大怒，两手一撑，上半身竟支了起来，他大声道：“多谢辛大侠的高义，我那犬子已经把她抢走了。”

当他提及阿不都拉时，他那极为顽酷的脸容，也不禁露出冲动的情感，显然地他仍不能忘情于爱子。

辛捷知道他内心的矛盾，但也爱莫能助，辛捷此刻是受了当年好友吴凌风之托，来排解吴的师侄的家事纠纷，只因麻佳儿生平只服七妙神君梅山民，所以辛捷是最适当的人选。

高战见辛叔叔已告辞了，他正想扑上前去，不料背后传来一阵阵的脚步声，传来莫果儿吾的嗓子道：“这家伙一定在附近，我就不信他是狐仙。”

接着有一个年轻的维人问道：“什么叫狐仙？”

他们说的都是汉语，可见英雄庄中的人，大多都是见过世面的，像莫果儿吾，更曾身入中原。

他们这一顿喧嚷，可使高战难于出面了。

另外一个年轻人道：“方才那匹黄马可真不错，你拴在庄门口不怕被人偷了去？”

原来那年轻人哼了一声道：“有谁敢偷我们英雄庄的宝马。”

高战听得是在谈论自己的座骑，心中大喜，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忙低身贴地一窜，只听得不远之处，有一个年青的维人小声惊叫道：“有贼。”

而莫果儿吾怒斥道：“别乱喊，老庄主在送客。”

高战偷回了马儿，便跑到原先那山坳子里，一干维人因麻佳儿在送客，而且那马也不是英雄庄的，只得徒唤奈何。

高战知道英雄庄只有一条路，他便耐心地守候着。果然，不久之后，便见到月光下有一个瘦长的影子，如飞也似地移动了过来。

高战还未出声，那人已到了小山前，他转击手掌唤道：“战儿！战儿！”

高战大喜，自小山上扑到辛叔叔的身边，他冲动极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辛捷拍拍他的肩膀，爽朗地笑道：“你又长高了许多。”他拉着辛捷的手，绕过山脚，走进坳子道：“辛叔叔，大家都好？”

辛叔叔顽皮地眨眨眼道：“大家都好。尤其是她们更好。你刚才躲在大厅外偷偷摸摸干吗？”

高战大为佩服，他适才小心已极，想不到仍为辛叔叔识破，高战羞赧地扯开话题，他说：“对了，辛叔叔，你可要教我‘大衍十式’才行。”

辛捷明知故问地说道：“谁说的？”

高战抬头傲然道：“是平凡上人说的。”

辛捷回道：“啊！是平凡上人主动提出的吗？”

高战这下傲气全无，慌然道：“不，是姬蕾要他教我的？”

辛捷故作不知道：“姬蕾又是谁？”

高战觉得自己有存心偷辛叔叔武艺之感，脸儿都胀得通红，但他内心中却渴望于得到‘大衍十式’，因为他的长戟需要化这最上乘的剑招于其中。

辛捷握住高战的谆谆教道：“战儿，学艺之道，首需尊心，你还要多加努力。”

他见到高战真是非常难过，心中也于心不忍，忙安慰而化解他心中的不快，便说道：“战儿，我们到那边去，我来教你‘大衍十式’。”

高战爱武心切，果然舒展了许多，忙跟他后面，良久，高战说道：“辛叔叔，听说这‘大衍十式’的来源也很传奇，是吗？”

辛捷微笑道：“战儿，当初少林寺的藏经阁主持灵空禅师逃离少林时，他已参悟了少林绝传的‘布达三式’，后来灵空禅师在大戢岛上成了平凡上人以后，他老人家更从这‘布达三式’中蜕成‘大衍十式’，是以当今世上除了平凡上人自己以外，懂得这套剑法的只有少林的孙大侠和我两人而已——”

高战道：“那么辛叔叔若是传我剑法要不要先经过少林同意！”

辛捷笑道：“莫说平凡上人已经同意，就是当初我跟他老人家学剑时，可并没有师徒之名，是以这些臭规矩全可以不顾的啦——”

高战想到辛捷单剑退天煞星君的神威凛凛，不禁悠然神往，辛捷道：“以我和孙倚重孙大侠来说，这‘大衍十式’中的真正精微之处，其实是孙大侠领悟得深些，可是我和孙大侠同时以这套剑法过起招来，你猜是谁强些？”

高战不答，却问道：“辛捷叔叔您说孙大侠比您领悟得更深些，这个我可不信——”

辛捷笑道：“ 这是事实，就这十式中起手之式‘ 方生不息 ’来说罢，孙大侠一起手，就如日正中天，广大宏博，自然有一种凛凛浩然之气，这一点叫我辛捷再炼十年，功力再深十倍，也办不到，战儿，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

高战想了一想道：“ 我听师父说过，最高深的武学除了功力招式之外，还有一种因人而异的灵气，如果性情不同的人使将出来，虽然是同一招式，却是迥然相异—— ”

辛捷喜道：“ 好孩子，正是这道理，试想这大衍十式原是佛门中物，其中深奥之处除了武学上的秘境，还包含有佛学无上妙谛，孙大侠精研佛理，我却生性跳脱，你想想看十年下来，究竟是谁领悟得深些？ ”

高战点头道：“ 可是辛叔叔若是和他过招的话呢？ ”

辛捷笑而不答，高战聪明无比，喜道：“ 辛叔叔那是必胜无疑的了。 ”

辛捷不正面回答，但笑道：“ 过招之际，那是招式功力经验智慧的总决斗，我不懂佛学，有什么打紧？ ”

高战喜道：“ 我以为当今天下除了平凡上人，大概没人能用剑打败辛叔叔的了。 ”

辛捷瞧他那沾沾自喜的模样，不禁莞然道：“ 那可不一定，奇人异士多的是哩。 ”

高战想起天竺所逢的金伯胜佛，那一种邪门的武功，可是偏又高强绝伦，不禁有同感地重重点了点头。

辛捷道：“ 当年在六盘山上一战，我和孙大侠同时施出大衍十式，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悟到这层道理，是以我不再专在大衍十式的佛门高理中下功夫，而致力把虬枝剑式和大衍十式相辅相济—— ”

他停了一停继续道：“ 到了近年，我的剑法愈变愈稳重，与当年凌厉飞扬之态大相迥异，这就是较进一层了。 ”

高战练就天池先天气功，深得其中三味，他点头道：“ 等到有一天，辛叔叔的剑法变到平朴若无的境界，那就无敌天下了。 ”

辛捷道：“ 不错，那时候说无敌天下倒未必，至少天下再无人能击败我了。 ”

高战听他说得极为平淡，而这平淡的话中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气慨，他心中不禁感到百般奋发。

辛捷拔出了长剑，道一声：“ 战儿，看着我！ ”

高战知道这是毕生难遇的机缘，当下连忙凝神注目，只见辛捷一抖手，从大衍十式的第一招施起，每个变化，每个细节都用缓慢的动作明示出来。

当年辛捷学这大衍十式时，平凡上人既没有耐性，又没有教人的经验，他老人家只胡乱施了几遍就算了事，有些该慢慢让人看清楚的细节，他老人家也许还要卖弄流利，来个一气呵成，是以辛捷只有强行记住，其中无数精妙之处，都是他在后来白刃交接的血斗中参悟出来的，是以有许多地方的狡黠变招，连平凡上人自己都教不出来。

这时辛捷一招一式把其中妙谛明示高战，高战自然大占便宜，他当年在天池大侠风柏杨手下学艺之时，也曾苦练过剑法，后来见了辛捷的剑法，才叹服天下武林竟有这等神奇剑式，直到此刻他亲身领悟了，他发觉那时他所叹服的地方在这剑式中不过是些皮毛，其中真正的精华‘ 比之更要精奇百倍 ’！

等到辛捷第三次施完，他停手来道：“战儿，现在你静静把前后细节思索一遍，有问题的地方再问我。”

高战站在原地，月光照在他的脸上，那神情显得有些木讷，实则那神巧夺天工的武林绝学正一招一式地流过他聪明的脑海。

足足半个时辰，高战叫道：“辛叔叔——”

辛捷从石上站起身来，微笑道：“有什么问题吗？”

高战道：“当剑子从‘急湍深潭’转到‘峰回路转’的时候，如果敌手退守的话，则‘峰回路转’的下半招威力大放，但是如果敌手反进的话，应该怎么样呢？”

辛捷心中暗赞，正要开口，高战道：“我可不可以立刻改用‘月云潭影’的招式，而在剑尖发出左旋之劲？”

辛捷惊叫一声，呆了半晌，他喃喃自语：“天纵之才，天纵之才……”

称赞高战天纵之才的不知有多人，但是被辛捷这天纵奇才称赞的，高战是第一人。

辛捷道：“好孩子，这招真妙极了，当年我在伏虎山上被关中九豪围攻，几乎送了性命，那时我垂死躺在林中，才忽然领悟了这一变招，想不到你才学这剑法，就能臻此——”

这就是高战碰上好师父的益处了，辛捷这样的仔细传授，把自己一生在血肉拼杀中得到的珍贵秘诀一齐教给了高战，高战自是一日千里了。

辛捷把剑掷给高战，叫高战从头到尾演习几遍，高战练到第十遍上，辛捷叫了声“停”，正色地道：“假以十年光阴，战儿你必能登峰造极而超古人！”

这时忽然轻轻笑声传了过来，高战才听见，只觉眼前一花，辛捷已经飘上大树，那身法之快，直教高战瞠目不知所措。

但是辛捷却跃将下来，奇怪地道：“没有人！”

高战奇异地瞪了瞪眼，他不相信以辛捷方才的身法，竟有人能逃去，辛捷摇了摇头道：“好罢，战儿，今天就到此为止，咱们走罢。”

他们才走出村子，蓦然一声怪笑，三条黑影如鬼魅一般挡在眼前，高战没有看清那三人，辛捷却是一顿身形，停了下来，把高战挡在身后。

辛捷原是牵着高战手的，这时高战觉得辛捷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震惊了，不可一世的梅香神剑辛捷竟然紧张到这个地步辛捷一言不发，忽然侧头悄声对高战道：“战儿，你要听我一句话……”

高战道：“什么？”

他发觉辛捷的眼中有一种异样的光芒，辛捷道：“我一亮剑，你就开始跑，拼命地跑，跑得愈远愈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可回头……”

高战已知他意，他的双目中射出奇光，他昂然道：“不，我和辛叔叔一同上……”

辛捷急道：“快走，听我的话，十年后武林全靠你的……”

高战不料辛捷会说出这话来，他意识到前面那黑暗中鬼魅般的三人，必是不得了的高手，于是他问：“他们是谁？”

辛捷悄声道：“蛮荒三奇！”

黑暗中那三人忽然装模作样地咦了一声道：“咦，有人叫我们？”

辛捷一推高战，低喝声：“战儿，快！”

他的右手已经按在剑柄上。

这时候，忽然又是一声轻笑传来，辛捷断定就是方才轻笑的那人，只觉眼前一花，一条人影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

辛捷定目一看，大喜叫道：“无极岛主！”

一一

辛捷的脸上从无比的紧张灰白中绽出一丝笑容，那是松弛的笑容，那是安慰的笑容。东海无极岛主无恨生像一阵轻风一般突然降临，那身形直让人生飘然出尘的感觉。

蛮荒三魔在这世上除了知道大戢岛主的名头外，旁的一概不知，他们虽然被无恨生这一手身法惊了一大跳，但是却丝毫未减狂态地指着无恨生道："嗨，小伙子，你还是远离是非之地好些。"

十多年前，辛捷初逢无极岛主时，就曾为他那看来只有三四十岁的年纪吃惊，如今辛捷已经从少年步入了中年，而无恨生依然是那翩翩儒生的模样，一丝也没有改变，难怪蛮荒三奇要叫他"小伙子"了。

无限生微微冷哂了一声，他扬了扬大袖道："这三个老怪就是蛮荒三奇么？"

三奇中的老大喜孜孜的抢道："不错，想来你必是久闻咱们大名，如雷贯耳……"

无限生却是脸色一沉，冷冷道："难怪连大戢岛那野和尚都要称你们一声妖怪了……"

三奇齐声怒吼道："放屁，放屁，野和尚自己才是妖怪……"

无限生回首对辛捷低声道："你和他们动过手？"

辛捷点了点头，无恨生微皱眉头道："你如与其中一个单斗，可有把握？"

辛捷想了一想，微微摇了摇头。

无恨生深知辛捷之功力，见状不由心中一紧，但他面上却泰然笑道："自从恒河三佛一战于今，整整十多年不曾打过一场过瘾的架了，捷儿，就凭这三个老妖怪能奈何咱们么？"

辛捷扬了扬手中梅香宝剑，朗然笑了一下，那笑声中充满了自信的豪气。

蛮荒三奇相顾望了一眼，然后由老人喷了两声道："无极岛主是什么人呵？"

老二接口道："我怎么知道！晓得他妈的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老三道："反正是个二三流的低手就是了，你不瞧他方才跃下来的时候，身形飘浮，神气不厚，想来不是个练童子功的另外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辛捷知道这三个老鬼又在玩他们动手以前的闹剧了，他奇怪的是这三个老妖怪每次动手之前总是玩这一模一样的把戏，而好象永远不会玩厌似的。

果然，笑声还没有完，那老二忽然一掌偷袭过来，出手又重又辣，令人心寒。

辛捷方叫得一声留神，那无极岛主何等人物，早已身形一错，不退反进地抢人三奇之中，身形之快，便是辛捷这等功力，也只能辨出一片模糊的身影。

无恨生身形方起，已是双掌飞出，同时单足盘绕一扫而出，一口气攻了三个人，蛮荒三奇虽然个个身具盖世奇功，但也没有见过这等身法，无恨生喝道："捷儿，你死缠一个！"

辛捷梅香剑寒光闪出，一招"梅花三弄"指向三奇中的老二，他上次和三奇一战，宝剑被抢出了手，这乃是梅香神剑成名以来从未受过之辱，这时他以一战一，一上手就施出了浑生绝学。

只见他双足虚空一荡，身子忽然巧妙无比地一转，剑尖又到了敌人后方，

这乃是小戢岛主的不世绝艺“诘摩步法”，那蛮荒老怪如何识得，吓得他怪叫了一声，翻身倒退两步。

无恨生力敌二怪，只见他身法如风，一举手投足，全是无极岛主平生绝技，饶是蛮荒三奇个个有一身通天本领，此刻以二战一，兀自被打了个手忙脚乱。

只见无恨生掌出如山，身法却是潇洒无比，蛮荒三奇怎么样也不相信这“年轻后生”竟似有百年以上的功力，三奇中老大打发了性，一口气用劲打了五掌，只听得五声震耳暴响，无恨生毫不含糊地还了五掌！

辛捷凭了一口锐气，展开一身奇学，一时之间那蛮荒三奇中的老二只省得见招破招，却是无力施出他那一身怪异无比的绝技来抢攻。

只见东海无极岛主愈战愈快，忽然哈哈长笑道：“捷儿，前两百招瞧我打他，后两百招半攻半守，五百招上就要看我挨打啦，到第千招上，你便抛身而退吧，索性把三个老妖都交给我，哈哈。”

辛捷知道无极岛主这番话全是属实，这三个老怪功力深极，否则怎么连大戢岛主平凡上人都觉十分辣手？前两百招，无恨生施出毕生绝学，对方虽是两人，但是无恨生所说的“瞧我打他”绝非戏言，第三百招上，那蛮荒二怪就透过一口气来，那时自是攻守渗半，到第五百招上，无恨生便要居劣势了，但是以无极岛主之能耐，虽处下风，撑到千招上那是不成问题之事，至于到千招上叫辛捷退身，那便是说无极岛主已经立下了死战之心了。

辛捷没有回答，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才好，眼前形势实是如此危急啊。

这时候，战场后方十丈左右，高战正焦虑地呆立在那儿。

当他被辛捷强制着逃开之时，他听到无极岛主陡临的消息，于是他忍不住停下身来，等到双方动上了手的时候，他便开始犹疑起来。

他本想上去助战，但是忽然他发现此时上去参战不见得是聪明之举。

高战天生侠胆义骨，碰上了这种情形，只知道挺身而出，这是第一次他发觉自己似乎不应该挺身而出……

眼前的局势十分明显，五个数一数二的大高手在作殊死之斗，尤其是那蛮荒三怪，这三个疯疯癫癫的老儿，碰上他们是没有话可说的，因为他们杀人是不须要理由的。

无恨生的话说得很明白，他能支持千招，千招之外，连辛捷他都要命令离开，可见此刻他若上去，那只是枉送性命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种高手交战之中，绝不是说多一人便增加一分力量，功力相差太远的人加入战圈，只是拖手碍脚。

事实上，高战也低估了自己的功力，此刻他不自知，他已身具好几门最上乘的功夫，绝不会如他想像中的那么“拖手碍脚”。

辛叔叔的话飘在他的耳边：“快走，十年后武林全靠你……”

辛捷年当英雄岁月，身具盖世绝艺学，但是他毫不迟疑地愿以生命掩护高战逃走，如果辛捷因此送了命，那真是武林中的天大损失，但是在辛捷的心目中，显然“高战的逃走”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高战不禁喃喃地道：“高战啊，虽然你自己不那么重视你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在辛叔叔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啊……”

我若冒然上去送死，岂不太伤了辛叔叔的一番心血？

他又想到无恨生的话，无恨生叫辛捷在千招之上撤身而退，以无极岛主

武林泰斗的地位，却愿意以生命来换取辛捷的退走，这不是和辛叔叔叫自己快走的心理如出一辙？

人类的爱心总是加倍地放在下一代的身上，也只因为这，人类才能世世代代地绵延，愈来愈长久，愈来愈兴盛。

高战在内心中文战中，那十丈外惊天动地的拼斗，在他的眼前只是一些飞快飘动的影子。

果然全如无极岛主之言，五百招上，蛮荒三奇已占上风，辛捷兀在全力抢攻，而无恨生却是一敛掌势，完全采取了守势，他要以百年以上的苦修内力与这三个凶顽乖戾的魔头苦拼，多一刻是一刻。

匆匆百招又过，无恨生掌无虚发，招招先守后攻，以敌之劲还于敌，他清啸一声道：“ 捷儿，你畏惧么？ ”

辛捷一剑奋出，长笑道：“ 手握灵珠长奋笔，心开天籁不吹萧，我这条命在死里已经打过几百个滚了，何惧之有？ ”

他的笑声惊动了高战，高战觉得热血上涌，他一抖手，那长戟“ 卡 ”的一声合了起来……

若是当年辛捷处于高战之地，他会立刻用聪明智慧把取舍之间衡量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会立刻放弃上前拼命的主意，而立刻先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急局，高战绝非不够聪明，他也早想到这些，但是叫他此时独自离开战场，却是万万不能，这不是别的缘因，只是两人的个性大大不同。

他只觉胸中那一团烈火愈烧愈盛，辛叔叔的话逐渐从脑海中淡化，于是他大叫一声，抖起手中大戟，一跃而入战圈！

辛捷本来以为高战已经远去，这时忽然见他跃入，不禁跌足喝道：“ 战儿你怎么…… ”

那蛮荒三奇何等功力，辛捷这一疏神，立刻被他穿隙而入，双掌抹处，正是辛捷胸头要穴。

辛捷大吃一惊，待要回剑，已自不及，急切间只见他身体整个向下一横，贴着地面一翻，左手中指插在地上，以一指之力支撑全身，右手健腕一翻，梅香宝剑如飞龙出岫，直刺敌足……

那老怪变招诡奇无比，不知怎的一罢之间，双掌硬硬给他扯低了数寸，右手五指从辛捷肩上拂过，辛捷只觉如同火烙，但他的脚踝布幅也被辛捷这一怪招削去一块！

老怪凶笑一声，双掌如飞地向倒在地上的辛捷打到，忽然之间，一件黑乌亮光的事物递到眼前，他伸掌一格，心想好歹也要把它格上半空，那知“ 嘶 ”的一声那重甸甸的玩意儿轻灵无比地翻了一个身，所指之处，正是他的“ 奚白 ”穴。

他咦了一声，转身一看，正是高战手中的铁戟。

那日蛮荒三奇在少林寺前曾和高战碰了一掌，此时一看又是他，不禁勃然大怒，呼呼两掌便向高战打去……

这两掌力道强劲已极，便是辛捷也不敢硬行招架，高战如何能敌，但是他心中明白，只要自己一退，那么对方更厉害的杀手必然源源而至，急切之间，只见他双眉一轩，那铁乾一送一抖，硬生生地迎了上去。

辛捷大叫道：“ 战儿，不可造次…… ”

但是高战的铁戟一卷之间，那老怪的掌力竟然被搅开一个破洞，大戟长驱而入……

老怪和辛捷同时咦了一声，同时老怪双掌连发，又是几掌劈出，只见高战长戟一横，身形陡然有如疯虎一般猛迎而上，那铁戟在他手中登时像是轻了一半一般，有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向老怪卷去。

辛捷乃是一代武学大师，他看了三招，已看出端倪，高战似疯狂乱扫，其实那戟飞舞之间变化万千，轻灵已级，而且招招神妙无比，那等沉重的铁戟，竟使出比剑子还要灵活的招式，饶是辛捷兼通天下奇学，也不禁暗暗称奇。

那老怪接了数招，猛然心中想起一个人来，不禁恍然大悟，当下气得哇哇怪叫，吼道：“好哇，好哇，老大，恒河三佛也和咱们作对啦，你说气不气人？”

原来高战此时一急之下，使出了金伯胜佛所授的天竺杖法，这套杖法专门力破强劲，在高战天池先天气功运足之下，端的是威势惊人，那老怪一连发了十多掌，都被高战一一破去！

但是蛮荒三奇是何等人物，他们三人被平凡上人用计困在石洞中，数十年来便以切磋武学打发日子，以这三个古怪凶残的家伙，自然会创出无数狠辣厉害的招式，这时略一定神，已知天竺杖法道理所在，当下不再枉发强劲，却是双掌一左一右发出一股不同向的旋劲！

三招一过，高战猛觉自己身不由己地向前跨了一步，他自己还不觉得，辛捷已大叫道：“战儿，快使千斤锤！”

高战猛然醒觉，但是脚下忽被一种古怪力道一推，使他不得不再跨前一步，同时猛觉顶上风起，一股力道如泰山压顶般击了下来。

高战作梦也料不到世上竟有这等怪异的力道，辛捷大叫一声，身剑合一飞来挽救，但是突然之间，高战的长戟极其曼妙地一翻，戟尖如闪电般当空一划，霎时一股旋涡的力道腾跃而出，那老怪千斤掌力从高战两旁飞过，而高战却是一毫未损。

辛捷喜极叫出：“战儿，好一招‘方生不息’！”

高战这才醒悟原来自己方才施出的正是‘大衍十式’的首式‘方生不息’，他仔细回味那由天竺杖法一转而入‘方生不息’的一刹那……

只此一回味，从此高战便脱离了二流的束缚而晋身第一流的身手！

高战身兼各家绝学，那许多绝艺都是不分轩轾的不世秘传，任何人只要精其一项就足以成名武林，但是高战虽然兼得数者，却没有能够融会贯通，当他使天竺杖法时，便只知天等杖法，其他的一概想不到，这时他被蛮荒三怪迫得急切应变，把‘大衍十式’和‘天竺杖法’一连，就这么一连，从此天下又多了个一流的高手！

蛮荒三奇中的老二身具何等功力，当日在少林寺中，一掌没有把高战震倒，已使他深觉奇怪，而这时一接触之下，只觉这少年那根微带弯曲的乌黑大戟上透出深不可测的潜力，这种惊人的潜力不仅出他意料，便是高战自己也是糊里糊涂，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功力已到达如此精深的地步了。

只见他戟出如斧，却又轻灵如剑，天竺神杖和大衍十式渐渐在他那黑沉沉的戟杆中乳水相融！

辛捷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俊美的脸上闪出一个温馨的微笑，当他在小戢岛上一夜之间变为一流高手时，那心情也正和此时的高战一样。

那边世外三仙之末的无极岛主正用他深厚的内力与其他两怪胶缠着，虽然他处在苦战的下风中，但是他那每一招每一式的精奇神妙，都迫使两怪无

暇分身。

辛捷看到高战从天竺杖法的最后一招一变而再为“ 方生不息 ”，高战红润的脸上露出异样的光采，辛捷轻嘘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一套惊世骇俗的武功已经大成，于是他略一跨步，身形如乳燕一般飘向左边，一抖长剑，加入了无极岛主的战圈。

无极岛主在激战之中陡觉掌上压力一轻，他瞧都不瞧就知道是辛捷到了，只见他精神一凛，霎时易守为攻，使出了“ 玉玄归真 ”的至高功夫。

在无恨生雪一般白的双掌下发出呼呼的掌声中，不时夹着一阵阵“ 嘶嘶 ”怪响，那正是无极岛主所发出惊世骇俗的“ 拂穴 ”神技，辛捷一剑翻腾，把大衍十式和梅山民的虬技剑法融为一体，足下是小戢岛主的诘摩步法，加上高战那威风凛凛的天竺杖法，一时之间，方寸之地，几乎全武林中最高深的绝学全部出现，蔚为奇观！

无恨生知道此时虽然局势好转，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在百招之内将对手打倒，因为高战武功虽强，只怕仍难支持到百招之外！

就在此时，那蛮荒三奇中的老三忽然双掌把辛捷长剑一封，猛可左手向后一扬，辛捷大叫一声“ 战儿，小心…… ”

那一把星点暗器去势好快，辛捷叫得虽快，那暗器已到了高战背心前，正在危急之际，猛然树丛上一声冷笑，一张厚毛毯从空而降，那张毛毯好不古怪，竟如有个铁架绷紧的一般，方方正正的落了下来，正好碰上那一把暗器，一齐落在地上。

蛮荒三奇一看那毛毯，脸色齐变，三人一齐抬头看了看天，老二叫道：“ 老大，咱们多糊涂，约会时间到啦，你看人家来催啦…… ”

老大怪叫一声道：“ 快走！ ”

刷的一声，三个怪物一齐向树丛上跃去，剩下场中三人不禁怔了一怔，三人不约而同向树丛窜去，无极岛主站得最远，但他与辛捷一齐上了树梢，等到高战跃上来，只见远处那人跑得只剩下一点灰影了。

他转首望了望辛捷，只见辛捷脸上露出茫然之色，再望向无极岛主，却见他白皙的脸颊上挂着一个欣然的微笑。他轻声问道：“ 是谁？…… ”

无限生哈哈大笑道：“ 你自己瞧啊…… ”

说着他指了指落在地上的那张毛毯儿。

高战低头一看，只见那白色的毛毯上，用黑线织绣了一棵柏树、一棵杨树。

他大叫一声：“ 师父！师父…… ”

说着他再也顾不得一切，踊身一跃，倒提着大戟就向前飞追而去……

辛捷叫到：“ 战儿，慢着…… ”

而高战早已如一阵旋风一般跑出十多丈，辛捷望着地上的毛毯，侧首道：“ 风柏杨？ ”

无恨生的双目发出一阵奇光，然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辛捷把梅香宝剑插入了剑鞘，他惊问道：“ 难道是风大侠和这三个老妖结了梁子？ ”

无限生道：“ 那还用说？风老儿豪气如山，竟然挑上这三个老怪。 ”

辛捷道：“ 我们快去…… ”

无恨生点了点头道：“ 不到必要时，咱们不要动手。 ”

“ 师父！师父—— ”

高战浑忘了一切，骤然碰上了离别经年的师父，待自己如亲子的师父，他飞快地疾奔着，那枝又粗又长的铁戟在他飞快的移动中显得一点也不笨重。

远远，他望见月光下站着白发皤皤的边塞大侠，对面站着的就是蛮荒三奇。

他如一只大鸟一般从旷场上空飞过，轻灵无比地落在边塞大侠风柏杨的身旁，他急切地喊道：“师父……”

风柏杨的嘴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然而那微笑在一霎时中隐没了，他的双目中只射出冷峻而凛然的光芒，落在对面的蛮荒三奇身上。

蛮荒三奇各自相互望了一眼，然后由老大眨眨眼，表示开始再次玩他们那套老把戏。

果然，那老二咽了一下口水，挤眉弄眼地道：“咦，这白胡子老人是什么人呀？”

老三接道：“听说叫什么风什么的……”

老大道：“咦？什么疯？羊癫疯么？”

接着三人捧腹大笑。高战见他们又是这套老把戏，不禁觉得讨厌已极，正要说话，风柏杨冷冷道：“三位有什么话只管交待下来吧，我风柏杨依诺来啦……”

那三人停了笑声，相对望了一眼，老大道：“那天在乌露河边把那渔夫救走的可是你？”

“不错，是又怎地？”

老大气得扯住胡子跳脚大骂道：“咦，咦，老二呀，还不快与我把这老儿打杀，他……竟敢……竟敢顶撞我！”

他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似乎怒气膺胸，忍无可忍。

风柏杨冷冷道：“敢问那渔夫一丝武艺不懂，三位为何要取他性命？”

老大怒道：“这又管你什么事啦？”

风柏杨道：“你可知道什么叫着‘人间正义’四字？”

老大偏头想了想，忽然发怒道：“老二老三咱们杀他。”

高战坚持着铁戟，牢牢瞪着场中，忽然之间，他感觉到脚上有一人在轻轻扯他裤脚，这不禁使他大吃一惊，他连忙低首一看，只见脚旁草木丛中伸出一只怪手，在地上写着：“有一事要你帮忙……”

高战不禁奇道：“什么？”

那只手飞快地写道：“声音轻一点。”

高战果然压低了声音道：“什么？”

那只手流利无比地把地上字迹擦去，又写道：“那么你快过来。”

高战禁不住好奇心，终于退了一步，那只怪手扯住他的裤脚用力往里拉，一直退了四五步，他已立身在长及半腰的奇草异木之中，只见一颗光头一闪，一个人呼地站了起来，高战一看之下，不禁又惊又喜，原来那人竟是大戢岛主平凡上人。

高战叫道“老前辈可好……”

平凡上人怒道：“叫你声音小一点，你没有听见么？”

高战吓了一跳，轻声道：“老前辈怎么跑到这儿来啦？”

平凡上人道：“有一桩事你可肯替我老人家办一办？”

高战道：“有什么事前辈只管吩咐就是，只是眼下那蛮荒三奇正在和师

父拼斗……”

平凡上人喜道：“那你是答应了？放心，放心，你师父功夫厉害得紧，一时三刻绝不会被三个妖怪打死的……”

高战道：“晚辈以为还是先待师父打胜了，咱们再一齐去……”

平凡上人脸色一板，摇头道：“不成，不成，现在你就要去办。”

高战只得道：“那是什么事？”

平凡上人搔了搔光头道：“那边大约半里之外，有一个白发老婆娘正火速住这边赶来，你去替我拦一拦……”

高战奇道：“拦阻她作甚……”

平凡上人打断道：“你告诉她我老人家到小戢岛去了。”

高战更奇道：“到小戢岛去了？”

平凡上人得意地道：“不错，骗她多走一点冤枉路。”

高战冰雪聪明，他问道：“她要追你老人家？为什么？”

平凡上人道：“不错，这老婆娘难惹的紧，我老人家不过拿了她一坛陈年老酒，她就从塔木克一直追到这里——”

高战忍笑道：“那么你老人家还给她不就得啦——”

平凡上人神秘地一笑道：“莫说那坛老酒老早人了我老人家的肚皮，便是还在身上也万万不能还给她啊——”

高战道：“为什么？”

平凡上人脱口道：“凡是作贼的若是把赃物退了回去，那么他下一次便会倒霉运的……。”

他说到这里，发觉如此说法大为不妥，连忙住口，反倒怒容对着高战叫道：“咦，你要管这许多干么？叫你去你便去就是啦。”

高战吃了一惊，脱口道：“你为什么自己不去？”

平凡上人脸上露出百般窘态，支吾了半天才道：“我……我老人家发誓不与女人打交道……。”

高战道：“那我师父怎么办……”

平凡上人忽然一蹲身躯，藏在长草之中，悄声急道：“那婆娘已经来啦，你快去，快去，以后有好处给你，绝不食言……”

高战被他一推，不由自主地走向前去，只觉眼前一花，一个身躯陡然停在他面前。

高战定睛一看，只见来人是个白发皤皤的老太婆，身上穿得不伦不类，倒有三分像个市井中的疯婆。

那老太婆瞪着一双精光闪闪地眼睛望着高战，高战一时不知所措，心想不管怎样，先行个礼再说，当下欠身道：“姥姥请了。”

那老太婆点了点头，尖声道：“少年，你可看见一个身穿灰袍的老和尚，脸上总是笑笑的，像是心中有无限喜事一般……”

高战不善扯谎，当下怔了一怔，只好胡乱道：“那……那老和尚长得什么样子？”

老婆子想了想道：“长得圆面大耳，倒也蛮有福气的模样。”平凡上人躲在长草中，听得心花怒放，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垂。

高战只得道：“看见过，是有这么一个人……”

老婆子大喜道：“他向哪个方向去啦？”

高战强自镇静道：“他……他……我听他自言自语说到什么……小戢岛

去了……”

白发婆婆奇道：“小戢岛……？”

高战道：“不错……是小戢岛……”

白发老大婆侧头想了一想，忽然面如寒霜地道：“小子，你想唬谁？”

高战吃了一惊，原先要他说谎骗人，他觉得十分为难，这时老婆子厉颜一问，他又倒镇定下来，侃侃道：“你老不信便算啦，我何必要唬你？”

白发婆婆一言不发，怒目瞪了高战一眼道：“可是那老和尚唤你来骗我的？快说！”

高战索性耸了耸肩，不再回答。

白发婆婆没有说话，却突然伸手一掌向高战肩头拍到，高战只觉她掌出如风，又快又强，连忙错身一闪，退了半步。

白发婆婆呼的一掌落了个空，她双眉倒竖，大喝道：“好小子，果然是会武的，你叫什么名字？”

高战道：“小可高战”

老婆子道：“高战？你就是高战？”

那口气倒像是与高战是旧识似的，高战不禁一愣，那老婆子已经开始连珠炮一般地喝骂起来：“哼！原来你就是高战，你这没有良心的小家伙，我徒儿天人一般的人物，一心一意爱上你，你倒像稀松平常的样子……”

高战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咦，咦，怎么骂到我的头上来啦……”

但他仍是聪明绝顶之人，灵极一动，脱口叫道：“你……前辈可是白婆婆？”

那老太婆瞪眼道：“不错，你敢怎样？”

高战不知她所指，一时膛目结舌。

白婆婆道：“我徒儿那一点不好？她把最心爱的千里镜送你，陪你涉水越岭，你这臭小子竟不当回事似的……”

高战喜道：“英弟和前辈可在一起？”

白婆婆摇首骂道：“我老老实实警告你，你这小子若是敢三心两意，瞧我白婆婆不宰了你！”

骂完便向东飞身而去，高战心想英弟必已回天山白婆婆家去了，这白婆婆一番责骂，使他低首良久。

“哈哈哈哈，今番丑婆子中计去也。”

平凡上人光头一闪，从长草丛中钻了出来，喜不自胜地向高战连翘大姆指，高战望了他一眼，他得意非凡地道：“这丑婆子的怪脾气必然会追到小戢岛去的，哈哈，那臭尼姑又是好惹的么？哈哈……”

高战知他所说的臭尼姑乃是指小战岛主慧大师，他神智一爽，连忙一扯平凡上人，飞奔回原处，只见——

场中早已打得不可开交，那荒蛮三奇一面打一面嘻笑怒骂，边塞大侠风柏杨施出关东武林绝学，一招一式沉着应战，那蛮荒三奇功力骇人，又是每战必是三人齐上，风大侠纵有通天之能。也被打得渐渐手慌脚忙，高战一急之下，就要涌身而入——

忽然之间，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他微微一怔，便知是平凡上人，他急道：“上人，放开我——”

平凡上人却是动也不动，他奋力一挣，平凡上人似乎没有料到他功力精进如此，被他一挣而脱，但是高战但觉眼前一花，平凡上人大袖一拂，又扣

住了他山井穴，只见平凡上人笑嘻嘻地道：“ 怎样？我这手比那无恨生的拂穴如何！ ”

高战一听此言，心知原来这老和尚早就伏在近旁了，方才无极岛主辛捷和自己三人力战的情形必然被他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双方六个人，这许多高手竟没有一个人发觉到平凡上人的来到，这人的轻功真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了。

他急道：“ 上人，放开我去救…… ”

平凡上人笑道：“ 不要急，你瞧那边，自然有人会出来—— ”

他话声方了，果然对面一声大喝，跳出两个人来，高战定目一看，原来是无极岛主和辛捷。

那三个老怪不由自主一齐停了手，那无恨生的功力和辛捷的剑法他们是领教过的，再加上风柏杨，这一来三个老怪忖度可不见得就吃得着便宜了。

这时候平凡上人悄悄对高战道：“ 你守在这儿，待会那三个老鬼向你这边冲，你便让开放他们去。 ”

高战道：“ 怎么？ ”

平凡上人眨眨眼睛道：“ 山人自有妙计。 ”

说罢便一熘眼向后跑出不见了。

还不过一会见儿，左面一声哇哇怪叫，平凡上人又钻了出来，他一跳进来便指着三奇骂道：“ 你们这三个老不死的，被我老人家关了几十年，难道还觉得不够劲么？ ”

那蛮荒三奇一听那破锣一般的声音，心中便是一紧，接着又是一沉，三人虽然恨他入骨，但是在这般情形下，说什么也没办法找他算帐了。

老大冷冷哼了一声道：“ 灵空秃驴，要动手么？你旁边的朋友们帮不帮手啊！ ”

他原想激一下，哪知平凡上人嘻嘻道：“ 这是人家的事，我可管不着，喂，辛捷，我若和这三个老妖打架，你帮不帮忙？ ”

辛捷瞧他一边讲一边挤眉弄眼，早知他意，便大声答道：“ 对这等妖人，大伙儿都要上！ ”

平凡上人耸耸肩，摊开两手道：“ 你瞧，这是人家的意思，我可没办法。 ”

那蛮荒三奇心意早通，一面说话，一面三人忽然同时大喝一声，同时鼓足内力发出一掌，直向平凡上人偷袭过去。

这三人同时联手发招，端的是非同小可，平凡上人大叫一声“ 不好 ”，一溜烟就躲到无恨生的背后，那蛮荒三奇委实有一身不可思议的奇功，只闻得三人骨节一阵暴响，那股惊天动地的掌风竟然转弯向无恨生袭来，无恨生正待闪开，忽然听到背后平凡上人低声喝道：“ 出掌！不要躲！ ”

接着一只手掌搭在自己背宫大穴上，一股暖热扬溢的热流从背后宫穴传了进来，他顿时会意，猛吸一口真气，以十成功力拍出一掌！

东海无极岛主何等功力，再加平凡上人这手“ 移花接木 ”的佛门奇功，把自己的功力借人无恨生体力，这一掌拍出，不啻是集大戢岛主功力之大成，只听得震天价一声巨震，狂飚卷起十丈，那蛮荒三奇只觉臂上震如山崩，同时看那无恨生；却是稳然立在原地！

这一硬碰之下，倒底是无恨生和平凡上人吃了亏，但是两人却都作出漫不在乎的样子，是以在表面上看来，倒像是旗鼓相当。

而从蛮荒三奇的方位看来，只看到无恨生出掌，却没有看到平凡上人相

助，他们只道是无恨生一掌之力厉害无比，不禁面面相观，骇得说不出话来。
老大低声道：“你小子原来方才并没有施出全力——”
老二道：“这架是打不成的了。”
老三道：“我瞧还是开溜吧！”
这三位老兄那还省得什么江湖规矩，说逃就逃，毫不含糊，一声呼啸，一齐往高战那边冲了过来，高战想起平凡上人的吩咐，连忙侧身一让，那三人一跃而过，飞奔而出。
蛮荒三奇跑不出数十丈，忽然前面左右两棵大树上绑着一根树皮搓成的粗绳，横拦在路中，那老大脾气暴燥之极，明明可以一跃而过，他却举掌一劈，“啪”的一声，绳索被他壁断。
只听得平凡上人叫声：“妙啊！”
接着“哗啦”一声巨响，侧面山上一块庞然巨石滚将下来，端端正正地压向蛮荒三奇的脑袋。
那巨石又扁又宽，当头压将下来，少说也有一丈方圆在它笼罩之下，那蛮荒三奇再厉害，也无法逃避得开……
平凡上人好不得意，那石头还在半空中，他早已笑得直不起腰来，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那石块落在地上，硬生生在地上压下一个大坑，可是平凡上人再也不笑了，因为他看见那巨石离地仅有三尺时，蛮荒三奇三个妖怪忽然贴着地面飞窜出去，那身法当真是古今奇观！
他勉强干笑数声，咳嗽道：“哼，想不到这三个老鬼脚下倒贼滑。”
说着不停地搔抓光头，他打了两个转儿，觉得十分没有面子，便道：“留在这里也没有意思，我老人家可要走了。”
说着拍了拍衣袖，猛可飞身而起，说走就走，无恨生哈哈大笑了一声，对辛捷道：“我还有点事要办。”转身对风柏杨道：“风兄别来无恙，大慰吾怀，几时务请到敝居去盘桓一些日子。”
风柏杨和他可谓不打不相识，他摸了摸白髯，长揖道：“别来经年，岛主风采依旧，世外三仙真乃神仙中人，风某高攀了。”
无恨生还了一揖道：“风兄过奖了。”
他生性豪迈，也不多作谦逊，向高战点了点头，便如飞而去。
高战抓住了师父的手，风柏杨慈祥地摸着高战的肩膀，过了好半天，他才道：“战儿，你随辛大侠回中原去吧，师父还有急事………
高战叫道：“什么？师父您又要走？”
风柏杨道：“我和天煞星君的事还没有了哩。”
高战好不容易重逢亲若父亲的恩师，可是立刻又得离别，他不禁呆住了。
风柏杨紧抓住了爱徒的双手，他慈祥地道：“孩子，让我仔细瞧瞧你，你又长大许多啦……。”
这句话使高战记起父亲临终时所说的话，他带着极端异样的心情抬起头来，月光中他发现师父的眼眶中也滚着泪水。
于是，天亮了……。
且说辛捷高战赶回中原，高战心中忐忑不安，他心中尽是思量着回到中原不知如何向姬蕾解释，而且姬蕾这半年多也不知在何处飘泊，她娇生惯养，如何能在江湖上胡混吃苦。
高战愈想愈是心乱，辛捷眼看身边这个少年人似乎心事沉沉，对于日前一场恶战只言不提，好像存着大难题一样。辛捷是过来人，当年也是在情海

中打过滚的人物，对于这种少年情怀，自是了若指掌，他知高战定是为情所扰，心想这种事外人就是亲若父母，也未必能进言劝说，最好的方法莫如让他自己去觉悟，是以一直微笑不语。

两人又赶了几天，已进甘肃境内，高战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辛叔叔，小侄有……有一事请教。”

他结结巴巴说着，脸色突然涨得通红，辛捷笑道：“高贤侄，你怎么变得客气起来？”

他一向唤高战为战儿，这时见高战文绉绉说着，心中不由暗暗好笑，故意装得很正经的样子。

高战扭捏了半天，才道：“辛叔叔，你怎么……怎么知道我蕾…姬蕾的？”

辛捷装着不解道：“姬蕾是谁啊？我不曾听说过。”

高战大窘，半晌才搭讪道：“平凡上人，他老人家很是喜欢姬蕾，我……我听辛叔叔的口气，好像认得她似的。”

辛捷哦了一声道：“姬蕾原来就是那小姑娘，你不提起我倒是忘记了，我来天山时，遇着平凡上人，他还叮嘱我叫我去找一个姓姬的小女孩，上人照她的法子去培植果树，全死光啦！上人吃饭的东西失去了，一定要找她赔偿的！”

高战急道：“辛叔叔，你可碰着她么？”

辛捷神秘笑道：“碰倒是没有碰着，只是这几个月来，江湖上传闻着一男一女，男的既英俊，武功又高，女的机智百出，专门和恶吏劣绅作对，前几个月在保定府就闹下了一桩天大的案子，把知府给杀了。”

高战心内好奇，他不知道辛叔叔说这个干么？辛捷又道：“那女的有人见过，竟是一个弱不经风的美女子，江湖上武艺高强的女子多的是，原来并不足奇，只是，只是……”

他说到这里，忽然俯身拾起一个石子，右手一圈一弹，嗤嗤破空而去，“碰”的一声，从前面树上跌下一个袖衣百结的乞丐。

辛捷缓步上前，高战紧跟在后，耳听四方谨防暗算，辛捷伸手拍开那人穴道，温声道：“阁下可是丐帮的？在下辛捷得罪了。”

高战定睛一看失声道：“你……阁下原来东关中六义杨大侠，杨宜中。”

他上次在古刹中见着丐帮开坛，是以认得杨宜中，那人风尘仆仆，站起身来翻身便向辛捷拜倒道：“辛大侠，高大侠，请……请……丐帮……丐帮……”

他神情激动，竟是语不成句。辛捷心中一凛，知道丐帮遇事，一向不向别人求援，这时竟派人向自己求救，事态一定严重万分。

高战惦念师兄，也是焦急万分，那丐帮关中六义老大杨宜中悲声道：“天地会乘着……乘着我帮中空虚，帮主去渭河调查帮务之时，倾巢而出，一夜之间，我帮弟子死伤五六十人，二大护法，八大弟子死了一半，其他也被独门暗器所伤，毒性漫延……”

辛捷不待他说完，沉声问道：“金老大怎样了？”

杨宜中悲声道：“金老……金老受了敌人一掌，已经伤重仙去了。”

辛捷脸色大变，一跺脚，喃喃道：“天地会，天地会……”

杨宜中道：“金老也没有白死，他一个人抵住天地会四大高手，用阴风爪硬生生把天地会二大坛主手臂给抓下来。”

辛捷抬头望天，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杨宜中的话，秋风肃杀，归鸦齐鸣，

在一刹那间，金老大在那正直粗犷的面容从他脑中闪过了几千遍，那豪迈的笑声，充满了前不见古人的豪气，现在是永远听不见的了，永远听不见了。

他长叹一口气，抬起陷下的脚来，高战见地上深深印了个寸许深的脚印，不禁暗暗咋舌。辛捷喃喃道：“我一念之仁，却替丐帮惹下大祸，看来恶人难渡，凌风弟劝我少积杀孽，这是可能的吗？”

他对天说着，似乎是说给自己听，半晌才道：“杨大侠先行一步，兄弟一定就来。”

杨宜中在江湖上闯了几十年，他深知以辛捷之能，只要他出马，天大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当下喜容满脸道：“就请大侠直接赶往五台山丐帮大坛，小的这就先去，只怕还要落在大侠之后哩！”

辛捷微微一笑，暗忖这人甚是机智，激自己兼程赶去，杨宜中又道：“刚才听敝帮弟子传言，李帮主今日便归大坛，帮主一回，丐帮弟子一定会精神大振？上次天地会人多势众，我帮眼看就要复没，正在危急之时，忽然来了一男一女二个蒙面人助阵，那男的剑法凌厉无比，对方好几个高手围攻他，他看看不敌，忽然施出一招精妙绝伦的招式，小的很惭愧，连看却没看清是怎么出招，敌人四支长剑便被齐腰切断哪。”

辛捷问道：“那女的可是一个使峨眉刺的小姑娘？”

杨宜中道：“正是，正是，天地会首领无敌掌见那蒙面人一施出这招，吓得面无人色，呼啸一声，便率众离去，扬言半月之后再上五台和敝帮决战。”

高战听得好生怀疑，他想辛叔叔适才所说的一男一女之事，定然和自己有关系，这时杨宜中又说那女的施的是峨眉刺，他天性颖悟无比，不然以辛捷之资，怎会称许他为天纵之材？当下略一推想，立刻想到那少女的多半就是自己心上人姬蕾，只是和她一起的男子，不知是谁人。姬蕾天性高傲，一般江湖上的少年男子她是不屑一顾的，这人竟能和姬蕾在一起同出同进，照杨宜中说来武功又高，应该定然有些真才实学了。

高战想到这里，不由心底一痛，暗自忖道：“我中了剧毒，这才去天竺医治，蕾妹定是气我不顾于她，这便和那少年男子交游，这误会太深，不知如何解释呢？”

他心中转了好几个念头，辛捷观看他的脸色，已经了然于胸，那杨宜中向两人长揖而别，辛捷和声道：“战儿，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高战蓦然从沉思中回转神来，辛捷道：“战儿，林汉林姑娘天性温柔，心地善良，走遍天下也难找出第二个，你说是吗？”

高战不知他说此干么，怔怔为听着，辛捷又道：“你辛婶婶想收她做徒儿，她对你甚是痴情，这样美貌的姑娘，偏又这样好人品，战儿你福气不小啊！”

高战讪讪道：“辛叔叔……”

辛捷接口道：“你辛婶婶爱她爱得不得了，辛婶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你亏待了林姑娘，她可要不依的。”

高战听得惶然莫名，辛捷和声道：“我知道你心中定然喜欢姓姬的小姑娘，我虽没有见着姓姬的女孩子，想来定是万分的惹人怜爱的，战儿，她既然和别的男子交游，你正好和她分手，在我家中还有一个千娇百媚温柔可爱的女孩，在一心一意等着你爱她哩！”

高战心如刀割，辛叔叔这么一说，更证实那女孩子就是姬蕾，他天性虽然豁达，可是对姬蕾情爱已深，此时胸内妒忌，愤怒，自伤，自怜的情绪一

齐涌了上来，只觉天地狭窄若斯，自己竟然没有立身之处。

辛捷正色道：“战儿，你辛叔叔当年少年心性，到处留情，后来几乎弄成无法弥补之大恨，你天性淳厚，更易感情用事，你可得仔细想想。”

高战默然听着，辛捷柔声道：“我知道你的心情，战儿，你全心全意去爱的人，竟然会弃你而去，你心中一定又是气愤又是痛苦，可是与其将来你爱着姬姑娘，又不舍林汶，到不如乘这机会解决。”

高战忽然坚毅地道：“辛叔叔，姬姑娘不是那种人，她……她……心地好，虽然有点骄傲，可是人是挺好！挺好的。”

辛捷见他脸上神色惨淡，可是仍然坚毅无比，心知他对姬蕾钟情己深，不由叹了口气。高战又道：“辛叔叔，我一定要……一定要找着她，向她解释我到天竺的原因，我是去医治身上中的毒呀，英弟！英弟年纪小，我怎会！怎会……”

他正经的说着，似乎姬蕾就在他眼前，正在聆听他诉说一般，辛捷甚是感动，他性子洒脱开通，当下柔声道：“我觉得天下没有比林姑娘更好的了，战儿你和她青梅竹马，是天作之合，唉！世上的事往往都是要违背人意的，战儿，只要你有勇气，辛叔叔会帮你的。”

高战这数月来便为这情思所拢，苦恼非常，这时听辛捷像慈母一般在鼓励安慰，他激动起来几乎要抱住辛叔叔，半晌才道：“辛叔叔，战儿不知要怎么报答你。”

辛捷微微一笑道：“你就赶去找你那姬姑娘吧！我要赶去丐帮总坛五台山去了。”

高战忙道：“辛叔叔，战儿也去，我要瞧瞧我师兄李鹏儿。”

辛捷笑道：“你是怕敌人人多，辛叔叔一个人不敌是不是，其实天地会狐群狗党，怎能济得大事，唉！当年我如果不手下留情，那无敌掌怎能害死金老大。”

高战道：“小侄跟去见识一下天地会众人也是好的。”

辛捷道：“战儿不必去了，你找着姬姑娘叫她到大戢岛去，否则平凡上人要带着他的老鹰队，亲自下山逮捕了，而且我还有一事要你去办，你去少林找慧空和尚，也就是你吴大叔，叫他告诫他徒侄，不准他徒侄再去找他生父麻佳儿寻仇了，这青年，天资倒是不错。”

高战只得答应，辛捷见他脸色灰板，知他心中仍然耿耿于怀，便笑道：“今日咱们谈的，你可别告诉你辛婶婶。”

高战奇道：“怎么？”

辛捷道：“她要吃醋哩！”

高战一想，恍然大悟，心中也轻松不少，脱口道：“辛叔叔，你说林汶是天下最可爱的姑娘，恐怕是违心之论吧！辛婶婶当年……”

辛捷笑道：“辛婶婶当年自然可爱，可是现在已经老啦！”他说完吐吐舌头，一挥手几个起落便去得无影无踪，高战怔怔站在那里，心想辛叔叔真是奇人，可庄可谐，丝毫没有那些老前辈们倚老卖老的习惯。

远远传来一两声惊鸟的鸣声，天色暗了下来，高战心知辛叔叔已然走远，心中暗自忖道：“这世上有些人终年马不停蹄为别人奔走，有些人却终日吃喝玩乐，如果世上的人像辛叔叔一般，那么人间还有斗争，还会互不信任吗？”

林风吹着，高战慢慢走向前去，他想：“世上一定要有辛叔叔这种人，

才会把这世风日下的社会支撑住，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一生在刀枪山林中闯，做事但求心之所安，其他小节自然管不着了。”

“蕾妹疑我防我，那是因为她喜欢我，我每次都是救人情急，是以招她怀疑。见危拔刀，这是江湖上行走的根本道义，像辛叔叔夫妇，何尝享受过一天安静生活？哪里还顾得到被救的是男是女？蕾妹，蕾妹，你也太不知我心了。”

他自哀自怨，不由走出林子，前面横着一座大山，高战心想今夜必须夜宿，便沿山路而上，放目找寻那容人山洞。

忽然远远火光一闪，高战心中大奇，施展轻功穿了过去，他连番受高手指点，此是武学已致通悟地步，举手抬足，无不觉得得心应手，自然流露出一种潇洒之色。奔了一刻，只见前面一个山洞，洞内烧着一把火，火光微弱隐密，生怕是被人发觉的模样。

高战定神往内一瞧，只见洞内黑黝黝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功力精湛，十数丈内之物，虽在黑暗之中，也可瞧得清清楚楚，可是这洞甚是深长，竟然看不得底。

高战心中疑惑，正自沉思要不要发言相询，忽然一股疾风从洞内传出，高战一挺身，一手勾在山壁上，身子向空中荡了起米，只听见碰然一声，那堆火竟被一物压熄。

高战一想，心知自己已被发现，是以洞内之人抛下大块泥土打熄火堆，看来洞中人不喜与外人相会，自己也不便不知趣再去打扰别人，正待离去，忽然不远之处人声嘈杂，好象是大批人经过。

高战纵身上树，向人声处望去，但见十多人仗着兵刃，搜索前来，其中为首一人道：“明明看见火光，这对狗男女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另一人道：“秦岭鲁老贼受了重伤，他们走不远的。”

高战心中一惊，暗忖：“如果是秦岭一鹤鲁道生鲁大侠，这事我倒要伸手管一管，先瞧清楚再说。”

那为首人道：“咱们分四路搜索，发现敌踪，立刻点火箭传讯，那小子武功倒不怎么样，只是剑上那怪招的确凌厉，咱们人少了一定拦他不住。”

高战心念一动，暗忖：“难道就是他和蕾妹，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众人依那为首的人分为四起，呼喝而去。高战见那为首的人向那洞中走近，心想不管是否姬蕾，先把这群人引开再说，一伸手摘了二支树枝，运劲向那为首双目打去，身形却向右边奔开，故意震动树枝。

他不知来人是敌是友，是以手下留情，只用了三分劲力，那为首的武功不弱，伸手接着树枝，脚下立刻运劲向右扑去。

高战脱下外衣蒙在头上，不停向前奔去，那为首的人武功虽高，怎能与高战并驰，高战放足奔了一阵，后面的人已落后甚远，便挠了一个圈子，向左扑去，那搜左边的人武功低微，高战忽隐忽现，逗得几人又急又怒，蓦然放出了火箭。

高战见众人都向左边扑来，心中暗暗一笑，踏着树梢回到山洞。他这种功夫，却是非同小可，全凭一口真气，那树尖枝细摇动，错非上乘轻功，要想跃来跃去，真是万万不能。

高战走进洞前，伸首向内一看，想要通知洞中人情势危急，忽然咦的一声从洞中传出，那声音虽轻，可是高战却听得清清楚楚，当下如中焦雷，千思万想一齐涌上胸头。

高战只觉热血上涌，那声音就是再过一百年，他也会辨别出来，因为那正是他少年初恋的情人——姬蕾的声音啊！

他拔脚便往内钻，忽然一种从未有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他停住了脚步，暗忖：“我可要瞧瞧蕾妹倒底和他有多好。”

他心中虽然有一千个一万个念头，想要促使他奔上前去找姬蕾倾诉，可是少年人的傲气和男性的自尊却像一道牢不可破的铁匣，横在他面前，他几次举步竟然没有前走。

这洞中又干又净洁，而且弯弯曲曲深不可测，高战屏息轻步向暗处闪去，走了半天，才见山洞尽处点着一盏清油小灯，他躲在凹洞中，只见地上躺着两个人，高战仔细一瞧，一个气息微弱的中年，正是上次替辛叔叔传信而会着的终南一鹤鲁道生，他身旁躺着一个年约三十旬气势威猛的汉子，姬蕾正用手帕不停的在他额上抹汗，那汉子虽然紧闭着两眼，似乎受伤不轻，可是神色安祥已极。

高战只瞧得眼前金星直冒，他见鲁道生身受重伤，本想现身出救，可是他眼睛直生生的盯在姬蕾的身上，再也移不开来。

姬蕾抹了一会，又去替鲁道生揉胸助息，妨似无意的侧过脸来，高战只见她瞧着地上的青年，眼睛中流露出千般关怀及同情。

高战只觉心中凉得很，接着双手也凉了起来，“那目光。”高战想着，“那目光正是她当日对我瞧的呀！那天我在她家，只因瞧见了她那柔情万状的目光，便奋不顾身和几个高手拼搏，可是现在呢？但愿我死了，我也不愿见她怜爱的瞧着别人。”

他真想一走了之，然后也许像吴凌风大叔一样，不再过问人间尘世，也许海阔天空的东闯西荡，直到有一天，当用尽全身力量时，便偷偷往洞里一钻，再也不知人间愁苦。

姬蕾轻轻叹口气道：“唉！天地会定然包围住这个林子啦，这两人都受了重伤，怎么办呢？”

高战见她眉头凝注，一幅小儿女的天真模样，数月不见，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姬蕾又轻轻道：“要是我那大哥哥在的话，他一定会大展武功，把那般小贼杀得一干二净，替我出口气，可是他呢？他死了，死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了。”

她说完，长长的睫毛上沾上了一滴泪珠，高战大奇，暗忖：“她原来还有一个大哥，怎么不曾听她说过？”

姬蕾喃喃道：“大哥哥对我是多么好啊！我要的东西他没有不替我找来的，我心中想的事，他马上就知道了，然后设法达到我的目的，大哥哥，我多么想你哟。”

她脸上洋溢着柔情密意，似乎深陷沉思，姬蕾接着道：“要是大哥哥不被那小妖女害死的话，那有多好！我也不用困在这里，大哥哥是无所不能的，这些小贼，哼！瞧在他眼里真是像灯草捏的一样。可是，现在怎么办哟？”

高战怔怔听着，暗忖：“她说的大哥哥难道是指我，我好端端的活着，她怎说我死了？哟对了，对了，她这是恨我和英弟，所以指咒于我。”

高战一想到这，但觉百脉齐放，心中甜美无比，暗忖：“这样看来，蕾妹对我还是很好的，我向她解释，她一定会听得进去，目下先再听听她口气再好。”

姬蕾慢慢站起，把清油灯火焰压小，满洞青光森森，光影变幻无方，姬

蕾正待靠墙休息，那三旬左右青年忽然从醒转过来，姬蕾连忙凑近道：“小余，你觉得好些么？”

那青年道：“蕾姑娘，你没有受伤吧？”

姬蕾眼圈一红，暗想这世上倒底还有关心我的人，当下柔声道：“小余，我好好的，你舍命护着我，唉！其实我的命那有这样值钱？让我死于那批人之手，你是可以逃出去的，现在弄得你身受重伤，只有死守这洞中的一条路了。”

那青年道：“蕾姑娘，我……我从小受尽欺侮，身子任人作贱，这才挨了两剑，又有什么关系？”

姬蕾道：“你舍命救我，我心里很是感激，你流血太多，好好歇歇吧！”

那青年道：“蕾姑娘，你赶快出去，这般天地会的人，虽然不讲江湖道义，可是对你一个女人家，想来也不会为难的。”

姬蕾道：“那么你们呢？”

那青年道：“这就看命运了，咱杀了天地会这许多人，要是吃对方拿住，只有死一条路，只可惜这位大侠，与我们一面不识，仗义出手，倒累了一条性命。”

姬蕾俏脸一板道：“你当我是这种人么？你以为我为爱恋这生命么？告诉你，我这条生命无人怜惜死在谁手中都是一样。”

那青年急道：“蕾姑娘，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你……别生气。”

他心中发急，说话声音增高，伤口震痛，豆大的汗珠沿颊流下，姬蕾柔声道：“你别急，我没生气，让我来替你擦汗。”她伸手摸出汗巾，又小心地替那青年擦汗，高战在一刻之间，三番四次想要去救伤者，可是终为忌嫉所克，不曾出手。

姬蕾口中轻哼着催眠的小调，那青年脸上安祥无比，又过了一会，那青年道：“蕾姑娘，我……我……想喝水。”

姬蕾从袋中拿出瓦罐，倒了一杯水递给他，那年青伸手抓住姬蕾的手道：“蕾姑娘，请你扶我起来。”

姬蕾道：“怎么啦！”

那青年奋然坐起道：“我去把敌人引开，咱们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

姬蕾急道：“不行啊，你背后一剑刺得那么深，你听我话，咱们一定会脱险的。”

她语气完全是大人哄小孩的模样，那青年居然安静睡下，姬蕾忽然道：“等你伤好了，我们也要分手啦。”

那青年大惊道：“为什么？我……我……对你……无……”

他原想讲无礼，可是说不出口，姬蕾悠悠道：“人生若梦，离合无定，天下岂有不散的筵席？”

那青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良久才哽咽道：“蕾姑娘，你……你不要丢开我，我……我……。”

他说到这里，竟然号陶大哭，高战心中暗笑，心想这么大人了，还像一个孩子一般，他见姬蕾说要和那青年分手，不禁大是得意。

姬蕾道：“别哭！别哭！我不离开你就是。”

那青年道：“我小时候，后母天天打我、骂我，我都能忍耐得住，可是当有一天我得知表面上宠我疼我的父亲，竟然受后母指使要害我，于是我像发狂一样，一跑跑离家乡几千里，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家，那时我才六岁多。”

姬蕾柔声道：“ 真是可怜的孩子。 ”

那青年道：“ 我只道天下永无爱我怜我之人，我从来不曾被人惜过，后来遇着兰姑姑，她待我好得很，可是她不久便死了。我立誓替她报仇，经过千辛万苦学成了武功，而且偷学了一招武林三剑之一孙凌重大侠的剑式，于是便去刺杀害兰姑的官儿。 ”

姬蕾道：“ 别谈了，我累啦。 ”

那青年不听，接着道：“ 蕾姑娘！我上次受伤，你守在旁边两天两夜，你当我昏迷不知么？你这般怜惜我，总不会抛弃我不顾吧？ ”

姬蕾脸一红，啐道：“ 你再瞎说看看。 ”

那青年喜道：“ 蕾姑娘，我要永远跟着你。 ”

他诚恳的说着，脸上热情真挚，姬蕾想起负心无良的高战，心中又酸又痛，不知如何是好，她心念一转，嫣然笑道：“ 好啊，我不离开你就是。 ”

高战心内如中长刺，姬蕾忽道：“ 有些人自以为聪明，见异思迁，最是忘恩负义。 ”

她这没头没脑的一骂，高战心中一惊，暗忖：“ 他骂给谁听，难道她看到我么？ ”

忽然洞外脚步之声大着，姬蕾见话不生效，又道：“ 我还是喜欢像你这样诚实的孩子。 ”

那青年喜出望外，睁大眼睛望着姬蕾，高战注意渐近的脚步声，是以没有主意，那脚步声愈来愈近，不一会，走来十几条大汉。

那青年一翻身拾起长剑，护在姬蕾身前，姬蕾也拔出峨眉刺，那为首的人笑道：“ 小子，快快束手就缚吧！ ”

那青年冷笑道：“ 要在下之头却也不难，只得依在下一事。 ”

他仗剑而立，倒也威风凛凛，众人都知他剑法高强，一时也不敢逼近，那为首的人道：“ 在下敬老兄是汉子，有话尽管说。 ”

那青年道：“ 只是各位不伤这姑娘一根头发，在下立刻随各位去。 ”

那为首的想道：“ 这姑娘虽说与我帮为敌，可是从来未曾杀过我帮一人，而且听说她与久绝江湖世外三仙关系颇深，杀她却有何利？ ”

当下装作慨然道：“ 这事包在我身上，这如花似玉的姑娘，摸都舍不得重摸，怎能忍心杀她。 ”

他胜利在握，言语中自然流露出一种轻薄之态，姬蕾又羞又急，心中又恨高战为什么还不出手。

原来高战第一次走近洞旁，她便借火光瞧见，当下百感交集，对于这个负心人真不知是爱的多，还是恨的多，她这半年到处乱闯，结识了这个江湖上人称“ 怪剑客 ”的小余，在他呵护下倒也并未吃亏。此时陡然见到高战，面貌如昔，英风勃勃，不由砰然心动，恼恨之心消了几分。

她略一沉思，生出一计，假装和小余亲热，想要气高战一个够，然后再在他千万软语下化怒为喜。岂知人算不如天算，高战先受辛捷所说影响，一上来成见便深，是以迟迟不曾出面。

姬蕾见高战并不出面，小余多情的眼光始终凝注着她，她苦恼已极，那为首的道：“ 咱们就这样办，让这位小姑娘离去吧！ ”

高战在考虑这洞中狭小，一出手便和这许多人的兵器搏斗，一定得想一个好方法才可，他想着自己所学的武功，要找出一套最适宜的，是以迟迟未能出手。

姬蕾见情势已急，她胸中愈来愈冰凉，忽然想道：“ 他原来对我的死是求之不得，罢了！罢了！死在这真诚多情的人怀中，也胜似一个人日后飘泊浪荡。 ”

她性子刚硬，在这生死关头毅然决定，可是想起自己一生命运，全部少女的情感托负于一个负心郎君，不由悲从中来，一颗颗眼泪流了下来。

她一伸手握住小余的粗大臂膀，但觉安全无比，她柔声道：“ 小余大哥，咱们死就死在一块！看这些没良心的人有什么好处。 ”

小余被她一握，登时精神百倍，他一向敬姬蕾有若神明，此时只觉一只又滑又腻小手捉住他的手臂，真不知是真是幻。

姬蕾又道：“ 小余在哥，我生不能嫁给你，死后再嫁给你吧！ ”

她此时神智已昏，脱口而出，小余惊喜欲狂，高战刚好想通如何应付天地会众人的手法，心中刚喊一声“ 成了 ”，忽然听到姬蕾柔情无限的说着，他一揉眼睛，看见姬蕾挽那着青年，一幅同命鸳鸯的样子，只觉眼眶一热，泪水渐渐充满，他一咬下唇，心中默默道：“ 就是今日死了，也不能让眼泪流下。 ”

他心中尽想着几时爹爹所说的话，“ 丈夫流血不流泪 ”，长吸一口真气，强忍住将垂下的泪珠，手一按凹壁，身形疾若箭矢，现出身来。

高战想好先用先天气功护身，再用小擒拿法近身搏击，这洞中太小，必须逼得对方施展不开，才一个个收拾。他一现身，更不打话，双手一错，便往那为首的攻去。那天地会为首汉子，忽见高战形若鬼魅在黑暗中突然飞出，而且一言不出便出手攻到，真是又惊又怒，连忙倒退。

高战心意已定，心想将这汉子解决，算是报答昔日姬蕾的恩情，然后飘然而去，像平凡上人一样无拘无束，这一生再也不卷入感情漩涡里。

他心中想着，手上连出绝招，这种擒拿法原是极为普通之功夫，可是高战施展开来，招招蕴含无穷力道，那群汉子，空自仗剑仗刀，竟然被逼得手脚无措，高战在刀剑丛中穿来穿去，他长啸一声，脚飞手点，弄倒了七八个人，只剩下那为首几个人，功力较高，犹自苦力支持。

姬蕾想不到半年不见高战，他武功竟然精进若斯，怪剑客小余一向自命武功不凡，此时也从心里折服，心想这少年不过二十出头，就是从娘胎开始练功，也未必能臻这般地步。

须知高战不但天生聪慧，少时又巧食功参造化的千年参王，是以内力修为自是强于常人数倍，他祖上历代名将，血液中自然有一种将门勇武天性，学起武来自是得心应手，再加上天池大侠风柏杨，中原之鼎辛捷，恒河三佛之首的金伯胜佛，将本身最精妙武功倾羹相授，如何不造就一枝武林奇葩。他年纪虽青，对于各门上乘武功多所涉猎，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通悟融汇之功，是以随便一套拳脚，在他施将起来，也就是淋漓致尽了。

姬蕾虽知高战一定得胜，可是眼见他出入刀剑间不容发。一颗心不由吊在空中一般，她自己几次暗啐道 :“ 呸 !这等无良心的人，我管他生死怎的？ ”

可是关切之心仍然不能消释，她轻叹一声，闭目不看，高战身体背着她，有时杀敌回身，两目只是望上，并不看她一眼，姬蕾羞急交加，更加坚定自己决心。

那几个人见败势已定，正想逃出洞我，高战哼了一声，双手连进杀着，不一盏茶时间，将剩下诸人一一点倒，他拍拍身上灰尘，轻步离去。

如果他这时回头一瞧，姬蕾也许会控制不住向他怀中扑去，可是他此刻

忌念如炽，只觉一草一木，山石洞穴都不容于他，加紧脚步，飞快外跑。

他走了一会，忽然想起秦岭一鹤的伤势，连忙从怀中玉瓶中取出几粒兰仙果，这再转折回去，只见姬蕾站立着一动也不动，就如一尊石像，夜风吹着，高战不由心生怜惜，但一想到自己的烦恼，心中不能自己。

高战沉吟一会道：“姬……姑……蕾妹，这果子可治鲁大侠之伤，请你拿给他服下，蕾………蕾妹，咱们再见了，祝福，祝福你。”

他强忍悲痛，声音不由颤抖不止。姬蕾抬头一看，但见他面色惨淡，似乎心都碎了，她心一软，伸手接过兰九果，高战头也不回，径自飞快离去。

她这一瞧，从此决定了她一生，如果她不这样一瞧，也许会真的万念俱灰，跟着怪剑客去。这一瞧之下，怜爱之心大起，恼怒之情收敛，日后纠纠缠缠，终于步入上苍已经安排好的结果。

原来这怪剑客小余，本是济宁府所属一县衙门小厮，那时吴凌风的爱侣阿兰因家中大水，飘流外县，后来县官见她貌美，欺她目盲又无依无靠，用迷药玷辱了她，直到吴凌风寻来，阿兰日渐自卑，竟然上吊自杀。小余当时服侍阿兰，阿兰待他若弟弟，因此小余感恩图报，一怒之下流浪天涯，学得武艺，那玷辱阿兰的县官已高升为保定府知府，小余冒着生命危险人府行刺，正被众教师围攻，姬蕾恰巧经过，助他脱围，从此两人结伴而行，路过五台，助丐帮抗敌，终于和天地会结下不解梁子。

且说高战乘夜而行，一直奔到天明，觉得全身疲倦，便靠着一处野坟睡了，这一睡直到下午才醒转过来，忽闻蹄声得得，三骑穿林而来。

高战一看，只见前面二马坐着一男一女，英风飒爽，后面却坐着一个老者，背上背着一把极大砍刀，高战只觉来人面貌甚熟，一时之间都是怎样也想不起来。

那少年男女走近，忽然双双叫道：“高——小侠！”“高大哥！”

高战蓦然想起，这女的正是方家牧场场主之女颖颖，那老者是他外祖金刀李，当下连忙上前见礼，那老者下马执着高战手笑道：“高小侠，一别将近二年，小侠英风如旧，老夫心喜已极！”

高战连忙行礼，方颖颖道：“高大哥，你那头金鸟呢？”

她自从上次见高战击败找他外祖报仇的龙门五怪，最后用金鸟破去那龙门毒丐飞天蜈蚣，心中羡慕极了，一直也想弄个把金鸟玩玩，于是每天逼着她师哥郑若君去找。那金鸟是雪山异种，中原如何寻得着，她师哥为讨她好，翻山越林，也不知捕捉了多少头类似的大鸟，只是没有金色羽毛的，方颖颖好生气闷，此时见着高战，不由又想起那金鸟的神俊，再也忍耐不住问了起来。

高战道：“那是一个朋友的东西，可不是我的呀！”

方颖颖道：“你那朋友住在哪，他本领不小，我们怎么找不着这种鸟儿？”

高战道：“那是雪山绝顶所产灵禽，不要说本就少之又少。而且此鸟力大无穷，如非它心服口服于你，也不易捕捉哩！”

方颖颖一皱鼻子道：“过几天，我也到雪山去捉它一头。”

金刀李见外孙女长得又高又大，可是言行还是孩子一般，不由甚是好笑，当下笑叱道：“颖儿不要罗嗦，高小侠，听说天地会死灰复燃，当年挑翻天地会的是辛捷大侠和我那好友鲁道生，现在江湖上传说辛捷大侠赴南荒有事，那鲁道生人孤势弱，是以老夫率徒儿赶去赴援，高小侠如果无事，不妨也一道去如何。”

金刀李天性豪爽，心中从无隔言，他对高战甚是敬佩，心想只要他出手相助，真强过自己十倍，当下便出口相求。

高战缓缓道：“ 鲁大侠已被天地会众人打伤，就在前面几十里山洞中，晚辈已将那批围攻之人点倒，又将兰九果留下，想来定然不妨事了。 ”

金刀李是血性汉子，闻言一拍马便往前行，高战道：“ 晚辈还有急事，是以不能相陪。 ”

金刀李一招手向他作别，高战抬目一看，方颖颖和郑君若有说有笑，神情亲昵，似乎在商量如何上雪山捕捉金鸟。

方颖颖道：“ 如果雪山太危险，你就不必上了，上次你跌伤了，我心里不知多难过。 ”

郑君若喜气洋洋，向高战笑着挥别，蹄声得得，三人渐渐走远了。

高战踏着夕阳，心中沉思不定，他想道：“ 有的人终生为情而苦，至死不渝，有的人却如游戏一般，似幻若虚，方姑娘和她师哥好，那是最好不过。”

他想起上次离开金刀李家中，那是为了怕方颖颖的柔情，这姑娘居然这般通达，真是北国儿女的天性了。

他想到自己应该去少林寺，前年他初人江湖便碰到吴凌风大叔，那时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十年、二十年如一日，但现在他明白了，从前他想尽方法去安慰吴大叔，辛叔叔也想尽法子阻止吴大叔出家，可是如今自己倒和吴大叔同病相怜了。

他一路行去，边走边想，不觉已近河南之境，这日上得嵩山，已是二更时分，但闻佛钟齐鸣，声音又是悠扬，又是飘忽，传到远远对面山谷，发出嗡嗡回音。高战只觉心中空空荡荡，举目望去，遍山遍野都是松林，风声吹来，松涛似海。

高战坐在一棵松林树旁，等到少林夜课完毕，这才入内求见慧空，这少林寺的确是闻名古刹，那房屋参差，也不知连绵到何处。

忽然身后一个和悦的声音道：“ 小娃儿，替我辨件事可好？ ”

高战大惊，以他目前功力，竟然没有发觉身后来人，他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年老尼姑含笑而立，那老尼虽然年事已老，可是眉目之间仍然清秀绝伦。

一二

高战只觉那尼姑甚是古怪，额上深刻的皱纹似乎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往事一般，令人觉着同情，高战忙起身道：“不知前辈有何吩咐？”

那老尼道：“你这孩子倒真好，瞧你功力已不错，年纪轻轻竟然毫无狂态，比起姓辛的那小鬼头强多了。”

高战一怔，心想这老尼所指姓辛的定是梅香神剑辛叔叔，目前此人本事非同小可，连辛大侠她都称为小鬼头，瞧她那样子只怕是江湖上久传大名，而元人得见的小战戢岛主慧大师，当下正待开口相询，那老尼笑道：“我老尼一生不受人惠，孩子你替我办好这事，老尼一定给你诺大好处。”

高战恭身答道：“前辈一定是东海三仙中慧大师，只管差遣晚辈就是，晚辈绝不敢求什么好处。”

老尼道：“你知道的事倒不少，这样吧，你替我办妥这事，我老人家也答应你一事。”

高战自从听金英说明慧大师，白婆婆，南荒三奇间恩恩怨怨，对于无端受殃的慧大师就十分同情，此时见她柔声和自己说话，心想江湖上传闻慧大师难惹已极，而且脾气古怪，动不动就要杀人，看来倒是道听途说，不可深信的了。

慧大师见他不说话，只道他心中有甚难事，不好意思出口，心中对这少年之恭谨有礼，更起了几分好感，便道：“喂孩子，你别怕老尼办不到，有什么只管说出来，瞧我老尼的本事。”

高战见她满脸自负之色，不由暗忖道：“连平凡上人都畏她三分，只要她出手，的确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

慧大师道：“你替我跑进少林寺去，打听打听那……那南荒三奇到哪里去了。”

高战心道：原来是这么简单之事，以慧大师身份登门询问，少林掌教迎接还未不及，何必要自己去问？他抬头一看慧大师，只见她脸上神色有异，似乎又是激愤又是伤心的模样，心念一动，不由想起金英所述白婆婆的话。

“近百年的苦修了，却不能丝毫有用，情孽害人之深，正是不可言喻。”

高战心知这慧大师定是也听说南荒三奇脱险出来，心中虽然恨极三奇老大，可是毕竟忍不住出岛来瞧个真假，当下忙道：“南荒三奇晚辈不久还看到的。”

慧大师问道：“在哪里？”

高战容道：“月前晚辈在天山道上见着三位老……老前辈。”他对南荒三奇行为甚是不满，是以喊了半天才喊出“老前辈”这三字。

慧大师急问道：“怎么跑到天山去了。”

高战道：“南荒三奇还和平凡上人、无恨生、我师父及辛捷叔叔大战哩！”

慧大师道：“这几只老家伙都碰在一起，不打倒是怪事，孩子，结果是谁打胜了？”

她满面急切的样子，似乎这一战对她甚是重要，高战忙道：“南荒三奇和平凡上人、无恨生只对了一掌，便跑掉了。”

慧大师冷哼了一声道：“野和尚和那小伙子这般厉害么？”

高战脱口道：“就算他们不怕平凡上人和无恨生，我们这边还有三人哪！”

他说得太快，不由把自己也算了进去，转念一想自己怎能和这等高手并

列，不禁十分羞惭。

慧大师当年是鼎鼎大名大清玉女，自是冰雪聪明，她笑笑道：“ 是啊，还有你这少年高手压阵，三个老鬼自然只有逃了。 ”

高战羞不可抑，要知慧大师昔年情场失意，隐居于海外一角，的确是心灰意懒，终于与山石大海为伍，性子愈来愈是孤僻可怕，可是这次踏出小戢岛，一路上但觉风光如画，天开地阔，胸中不平之气自然化解不少，又见众生芸芸，劳苦终生，不禁大起悲天悯人之情，路上遇见不平之事，也只是伸手管管，并不出手伤人。这时巧遇高战，高战本就长得俊秀，人又忠诚正直，慧大师对他甚是有缘，一直跟在高战身后，直到上了嵩山，见高战坐在树旁，这才现身要高战去问。

慧大师道：“ 天色已晚，我老人家还要找个地方歇歇，少年，既然南荒三奇不在，我老人家要走了。 ”

高战这人就是天生情感丰富，不然幼时在挨饿时，怎会不忍心去杀一条鱼？他对慧大师才不过见面片刻，可是想到她为了白婆婆从中捣乱，而将一生幸福埋在那海外孤岛，真想陪意大师到小戢岛去，免得她孤孤零零一个人，又是常常和平凡上人呕气。

慧大师何等眼神，她见这少年眼中流露出真情，对自己甚是不舍，心中很感动，她对人冷漠已惯，很难从脸上流出情感之痕迹，当下便道：“ 我答应过你给你好处，孩子你快说吧！ ”

高战久闻慧大师轻功天下无双，他本想求慧大师传个一两招，忽闻少林寺中佛钟顿止，万籁俱寂，心中立感空虚无依，但觉世上苦多乐少，一切都是虚无，还学这劳什子武功干么？便摇头对慧大师道：“ 我没有什么事要求您老人家。 ”

慧大师道：“ 我一路上山来，瞧你满脸失意之色，别骗我老人家，你到这少林寺来干么？难道是想当和尚么？这个老人家第一个就不准。 ”

慧大师柔声说着，如果此是平凡上人在旁，他一定会对高战表示五体投地的佩服了，这老尼姑，平凡上人就从未见她好声好气的说过一句话。

高战激动已极，几乎想倾吐胸中之事，如果在两年前，高战是百事不懂十八岁的少年，此时定已抱着慧大师痛哭，可是这两年来，高战在江湖上混了些日子，终究比以前成熟不少，他咬紧下唇，心想：“ 我绝不能在别人面前不知羞耻去倾吐心事，我已是一个大人了，一个很大的人了，自己的事自己要担负起来。 ”

慧大师又道：“ 孩子快说啊！如果真是要当和尚，瞧我烧不掉这破庙。 ”

她和高战实在有缘，以她脾气竟会一再相问，真可谓异数了。高战激动地反复叫道：“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没有什么事要求，我没有什么要求，我自己的事自己理会得。 ”

慧大师冷笑道：“ 没有什么事就算了，这又有什么好哭的。 ”

高战一摸脸颊，泪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流了下来，口中犹自倔强道：“ 我没有哭，我没有哭！ ”

慧大师道：“ 没有哭就算没有哭，你乱叫什么，要和尚们来瞧热闹么？ ”

她出言相激，原想逼高战吐露心事，但见高战面色灰败，心中大感不忍，转起身子，口中叫道：“ 你看仔细了。 ”

高战一怔，只见慧大师身形飘忽，如风转车轮一般，以高战之目力，竟然看不清楚大师身形所在。高战精神一震，知道大师在传授武功，他虽不太

愿学，可是任何一件事如果深研下去，都会令人不休不止，高战对武学研究已深，一见高招不知不觉聚精会神，万事都抛到脑后去了。

慧大师施展了一盏茶时光，忽然身形一起，便向山下扑去，片刻便消失在黑暗中，高战只瞧清了几成，心中正自琢磨，山下传来慧大师的声音："看清地下足印，学会了便毁去。"

那声音又柔和又清晰，似乎是专门传给高战听似的，高战心想以大师一个女人，内功竟然能炼到这种至高地步，可见天下无难事，只是在人为了。

高战雄心顿起，照着地下的足印，身形也转了起来，从前慧大师传授辛捷也是这种方法，在海岸上沙滩上留下足印步法，但这嵩山都是花岗硬岩，要想在这坚逾钢铁的石上留下足印，比在松沙上又不知难上几倍了。

高战炼了几遍，心中默默记着其中奥妙之处，这步法唤做"诘摩步"，正是慧大师生平绝学，高战虽则聪明，一时之间，也觉千头万绪，广大精微之极，当下想想练练，练练想想，不觉残月偏西，晓星明灭，高战抬头一瞧，已是黎明时分，便收住拳脚，静待天明，进入少林禅院求见慧空和尚。

他忽然想到慧大师临别赠言，连忙抽出背上短戟，运足内力将岩上足印刮去，那就是百炼精钢，自南宋以来，也不知喝过几多敌人之血，可是用来对付这花岗硬岩并不十分凌厉，高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将足迹刮尽，心中对于慧大师之功力，不由佩服之极，看看天色已明，心想赶在少林寺早课以前去见吴凌风吴叔叔，免得再等上半天。

他打定主意，拍拍身上灰尘，这山间清晨凉爽悠悠，露水润湿了他全身，浓雾包着太阳，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红红的大轮，慢慢从山后升起，并无半点光芒，高战举步往寺中走去，突然前面人影一晃，出现几个光头和尚。

高战上前作揖道："请问诸位，吴……吴……"

那些和尚是寺中管香火打杂僧人，先前因为雾大，是以离高战虽近，并未发现有人，高战这一现身，众和尚吓了一跳，少林乃天下武林之尊，自从百年之前灵空大师师兄弟相继离寺逃禅，绝了少林几百年神功，少林掌教这才下令在禅功未练成前，严禁门下弟子与各派争斗，是以近数十年来少林派在武林威名大是减弱，其实少林众僧埋头苦究失传绝艺，并未丝毫放下。这几个香火和尚地位虽低，一身硬功也颇来得，这时见高战突然冒将出来，而且又吞吞吐吐，于是一声叱喝，众光头纷纷围了上来。

高战再问道："在下请教有一个姓吴的，现在法号慧空的青年和尚住在哪里。"

那些香火和尚听他是找慧空，当下脸色立变友善，问道："施主找慧空禅师干么？"

高战道："在下受辛大侠之托有要事告诉慧空。"

那群和尚中一个年纪较大的想了想道："施主既是辛大侠之友，贫僧不便指点。"

高战心中大奇，上次辛捷为护古刹，豁出性命不要和南荒三个老妖怪大拼，怎么这些和尚对于辛捷反有敌意？他心内奇怪，脸上倒是不动声色，他不愿开罪少林僧人，心想等会直入寺中，定可撞见慧空，于是拱手为礼道："多谢各位指点了。"

那年长和尚道："施主有什么要事，贫僧倒可以代转。"

高战道："既是慧空禅师不愿见人，在下这就告退。"

众和尚见他神色闪烁，不由疑心大起，其中有几个年轻气盛的道："倒

底有甚事，施主倒要交代清楚。”

高战微微一笑，施展刚才学到的诘摩步法，连连几闪便摆开众和尚，向山下飞奔而去，那些和尚但见人影飘忽，已失高战人影，当下呆了下来，半晌才出声喝了一声好。

高战奔了一阵，听见后面叫声渐远，反身又向寺中跑去，心中有说不出得意，暗忖：“小戢岛主的功夫真是高明，就是碰到再厉害的敌人，我打不过一走总是可以的。”

他起初从远处望少林禅院，只觉屋舍参差，仿然就在眼前，可是这一跑，路弯迂回，跑了半晌还不见至寺门。

忽然前面雾中一人踏露而来，那人身着长僧袍，体态适中，风吹袍袖，甚是挺拔俊秀，高战不想多惊动别人，闪在一边，那僧人手中捧着一卷书，忽然站在一棵古松下，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

山风甚疾，高战听不清楚他的口声，但从雾中可朦胧见他神态，似乎全心全意沉醉于那书中。

高战好生懊恼，暗忖这人不走，自己多半会被发觉，看来寺中人颇不愿意有人来访慧空，他想了一会，伸手拾了一个石子，运足指力向那僧人右方弹去，砰然一声，击中一棵大树。

那僧人身形一起往右跃去，高战一见那身形，立刻就想出来，再也忍不住，高声叫道：“吴叔叔，吴叔叔，战儿来看你了。”

那僧人一怔，缓缓走了过来，高战喜道：“吴叔叔，你上次在济南大豪那里救我也是用这身法，所以我一眼就瞧出来了，你这早就念书？”

那僧人看了高战一眼，低声道：“战儿，你吴叔叔已经死了。”

高战叫道：“吴叔叔，你……你……”

那僧人正是出了家的吴凌风，法名慧空，他冷漠地道：“战儿，又是你辛叔叔派你来劝说我么？”

高战道：“是辛叔叔叫我来的，可是不是来劝您。”

慧空道：“我心已枯，多说无益，战儿，难道又有什么事发生么？”

高战道：“吴叔叔……你那师侄到……到天山南路去报仇，要杀死他亲生老父，去为他受难的母亲出气。”

慧空道：“这事我已尽知，既然有辛施主调停，想来已然化解。”

高战见他神色漠然，心中很是难受，便道：“他！他把母亲救出，又跑回中原来，所以辛叔叔要我来告诉您，希望他师父管紧些，不要让他再回草原去杀他生父。”

慧空道：“大悲师兄已罚他面壁三年，想来他不会再去闯祸了。”

高战凝视慧空，只见他面如白玉，英风飒爽，但是冷冰冰的没有半丝感情，高战心想吴叔叔是变了，多留也是无益，便行了一礼悲声道：“吴叔叔，你多保重！”

他想起吴凌风当年救己，是何等侠义，如今却变成这个样子，心中一痛，声音不由哽咽不已。

慧空稽首还礼，转身便向寺中走去，那雾中人影愈来愈模糊，可是那朗朗的书声却如珠落玉盘一般，句句传到高战耳中。

“真即是假，假即是真，胜也是败，败就是亡，众生皆痴，我佛独明。赢，也变成土，输，也变成土。”

声音愈来愈远了，高战觉得吴大叔已经走到另一个境地，永远和自己隔

离了，永远地。

“当！”佛钟又响了，少林早课开始，高战见雾已渐融，天气清朗，空气清新，他长吸了几口冷冷的空气，胸中觉得无比受用，脑子也非常清晰，他一步步下山，暗忖：“晨钟暮鼓，的确发人深思。我这些时候，一直混混沌沌为情所扰，直到现在才能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他转念又忖道：“我姓高的代代都是武将，为国抗敌，我何不也去投军到关外去，杀尽残暴清狗，也胜似终日颠三倒四，一事无成。”

他这一决定，精神不由一振，不禁伸手取下短戟，反刃抚摸，只觉那戟顶血光隐约，祖宗的灵魂都在从戟口出来，异口同声鼓励他似的。

他心中本来漫漫无依，至今才算有了依托，但感豪气百倍，踏着大步便向北方走去。他走了几天，已经走出河南，此时秋意已深，林木萧然，高战自忖连番得到盖世高手传授，武功定得大进。如果假以时日，像天煞星君那些人，自己已不畏惧。

论他此时功力，已足够挤身武林高手之列，只是他一直与高手盘桓，是以觉得自身甚是渺小，近来连得奇学，胸中自然豪壮不少，心情一变，己隐然有一派小宗主的气度。

这天正当望日，高战靠在树上，把这几个月所学的武功又反复整理一遍，潜心椎究，发觉其中甚多可通之处，只喜得他手舞足蹈，一会儿施出天池狂飙拳，一会儿又舞动长戟，招式愈来愈是凌厉，天竺杖法，大衍十式都从他长戟中施出，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他从傍晚一直练到天明，胸中如滔滔大河，奇招层出不穷，生平所学武功都一招招从胸中流过，又一招招从戟上施出，最后眼前一黑，昏倒地下。

他这一醒，已是第三日清晨，高战翻身起来，瞧着身旁长戟，略一回想运神，昔日武学上的种种疑难都不觉豁然而通，大喜之下，收起兵器，缓步离去。

且说姬蕾眼见高战绝望而去，心中忽又大起怜悯之意，她长叹一声，心知自己终究不能忘怀这个负心人，喂了受伤两人各一粒兰九仙果，低头压熄柴火，就靠在洞旁休息。

次日她又喂了那怪剑客和终南一鹤鲁道生一次药，兰九果秉天地之灵气孕育而成，效力自是非凡，到了中午，怪剑客、终南一鹤相继醒转。

姬蕾见二人好转，悄悄放心了一些，终南一鹤内功高超，强自坐起调息运气，连吐三口大血，颤然站起。

“秦岭鲁大侠，你好些吗？”

鲁道生吃力道：“在下全身八脉皆伤，本来就是保得性命也难恢复功力，姑娘……姑娘……姑娘真……真个神通……神通广大，以我现下伤势看来一定是……一定是姑娘给我服下盖世灵药，否则再怎样……再怎样也不会好得这样快。”

姬蕾微微一笑道：“是一个……一个朋友送来灵药。”

鲁道生忙道：“请问姑娘是何方英雄杖义相助？这灵药非同小可，我……我姓鲁的这条命算是这位朋友所赐……”

姬蕾心中好生烦恼，摇手阻止他道：“鲁大侠，施恩的人都不望报的，再说你我素不相识，而你竟拼命为我却敌，这恩惠又该怎样说？”

鲁道生天性直爽，呐于言词，怎及得姬蕾这张利口，当下想想也对，便住口不说，姬蕾转身向怪剑客道：“小余，你流血太多，把剩下这枚救命果

子再吃了吧。”

她伸手递给怪剑客一枚兰九果，怪剑客摇头道：“这等仙果怎能随意浪费，姑娘好好留下吧！”

姬蕾嗔道：“怎么又不听话了？”

怪剑客道：“这果儿又香又甜，你……你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自己吃啦！”

姬蕾见那果子生得又红又鲜，不由食欲大起，她点点头正要放在嘴边，突然想起一事，暗道：“这果儿一定是小妖女送给他的，我就是饿得要死了，也绝不能吃小妖女的东西。”

她把兰九果又放回口袋中，怪剑客对她心事半点也不了解，见她神气有异，也不敢开口发问。

忽然蹄声大起，三人不由紧张起来，姬蕾拔出峨眉刺奔到洞口暗处，只见三马在洞前嘎然而止，一老二少往洞中便冲。

姬蕾不知来人是敌是友，跳出洞口道：“什么人？”

那老者打量了姬蕾一眼，正想向姬蕾询问，洞中鲁道生欢声道：“李老哥你来了，咱们……咱们真是两世相见了。”

姬蕾心中一松，暗忖这三人原是鲁大侠的朋友，她让开了路，回头只见怪剑客仗剑而立，不知他在什么时候，已悄悄跑到姬蕾身后保护着她。

姬蕾甚是感激，向他笑了笑，这时另外二马上一对少年男女也进了洞，那少年见姬蕾生得好看，不禁多看了几眼，他身旁少女却不高兴了，嘟着嘴道：“君哥，这女子是谁，怎么会和鲁叔叔在一起？”

这老少三人正是金刀李郑君若和方颖颖，三人自高战处得到消息，这便赶过来，这山洞极是隐密，高战虽已指点路径，可是也寻了大半天才找到。

方颖颖说得虽轻，姬蕾却听见了，她瞧瞧方颖颖高大的身型，和稚气满布的脸完全不相对称，心中暗暗笑道：“你这小妮子真是多心，瞧你孩子气的什么也不懂，倒懂得吃醋了。”

其实姬蕾也才十九岁，可是她却自命成熟，对于方颖颖行动觉得幼稚可笑，事实上她自己也孩子气得紧哩！

方颖颖见她师哥不答她问的话，立刻沉脸嗔道：“你怎么哪？我说的话你没听见么？”

她师哥郑君若道：“听到了，听到了，你说的话我怎会不牢记心中。”

方颖颖道：“说得倒好听，只怕看到什么漂亮女孩，便连自己名字都忘了。”

郑君若连声分辨，方颖颖见他一脸又诚恳害怕又听话的模样，不觉甚感得意，笑上双靥。

他们轻轻的笑语着，姬蕾就坐在洞边，他俩人就如未见一般，姬蕾心中气恼，正待发作，忽然想起自身烦恼，暗忖：“那人如果对我有这少年十分之一真情实意，我就是死了也甘愿。”

她眼见别人亲热，心中愈感凄情，回过头来只见鲁道生盘息坐地，那老者右手按在他背后大脉，运功助他调息。

姬蕾对身旁怪剑客道：“你身上伤再过一两天就好了，我……我也要回去了，现在既然有这三位守护，我想那天地会也讨不了好。”

怪剑客急道：“你回哪去啊，你……你不是没有家么？”

姬蕾想到只身孤苦，遇着高战又薄幸无良，一时之间几乎热泪涌出，但

她性子坚强，挥挥手道：“我有很多要去的地方。”

她口中虽然如此说，心中却反复盘算，只觉天地虽大，竟然真的无投奔之处，最后她想到平凡上人，心想去陪陪他老人家倒也不错。

怪剑客道：“你……姑娘嫌我么？我……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每天能瞧着你，就是……就是当你奴仆也是好的。”

姬蕾上次和高战分手，一个人甚是寂寞，碰巧遇着怪剑客，两人结伴而行，她见怪剑客生性孤独寡欢，是以对他很是同情，心中并无爱慕，昨晚也是气高战不过，才故作亲热之意，此时听他情深若斯，她是少女心性，不禁晕生双颊，又是茫然又是懊恼。

姬蕾狠心道：“我要去办件很重要的事，你以后有空就到大戢岛找我去。”

怪剑客惊道：“大戢岛，是不是平凡上人住在那儿？”

姬蕾得意道：“是啊？平凡上人是我好朋友，我要替他种果树去。”

怪剑客叹口气道：“原来你是这位老神仙的朋友，那我……好再见吧，姑娘你多保重！”

姬蕾听他声音发抖，知他心内难受已极，可是自己对他并无情意，如果一再纠缠，这人做什么事都是那么认真，倒不如及时分手，当下柔声道：“小余，我永远记得你。”

她说完，看见怪剑客小余转过身子，心知他一定在流泪，姬蕾心中也很难过，也不惊动众人，用峨眉刺挑起小衣包，慢慢地走出了洞口。

方颖颖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方颖颖一眼，两人漠然点了点头，姬蕾踏着阳光，走出了林子。

这天太阳已然西坠，姬蕾走近一个小村落，拣了一棵大槐树坐下休息，树上秋蝉不停的鸣着，姬蕾心中默默想道：“知了，知了，你成天这样叫着，其实你知道了些什么？人间的愁苦么？伤心的往事么？”

她无聊地取出千里镜来，望着那前面的小村，田间农夫一个个都荷锄走着田埂，踏同一归途，姬蕾心想：“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农夫们真是快乐。”

天边飞来一双大雁，咕咕的鸣着，在姬蕾上空盘旋一阵，又双双比翼南飞，渐渐地消失在云端。姬蕾收起了千里镜，看着树前的小溪，溪水缓缓向东流着，游鱼闲散地载浮载沉，姬蕾暗道：“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可惜我没心情来欣赏。”

她站起身沿着小溪前进，前面就是小村，这是炊烟四起，暮色苍苍，茅屋小灶，真是说不出优美情调，姬蕾想找村人要求投宿，在这穷乡僻壤，那见过像姬蕾这等美人儿，那些村童先嚷了起来道：“快来看美人儿啊，比戏上公主还漂亮啦。”

姬蕾被众人瞧得不好意思，其中有一个小童看了姬蕾几眼，然后坚决地道：“这位姐姐比后山上仙女还好看些。”

村童们七嘴八舌的应着，姬蕾听他们说得天真，便道：“后山仙女你见着么？”

那孩子见姬蕾问他，心中有说不出得意，他正色侃侃道：“仙女们凡人怎会看的到？看到了命都没有了。”

姬蕾听他口齿伶俐，生得很是清秀，不觉颇为喜爱，摸摸他头道：“这么厉害么？”

那孩子道：“村里的人都说如果见着仙女，便会呆呆站在那里不想回来，只想再看一眼，就是下雨也不移动半步，姐姐你想想这厉害不厉害。”

姬蕾道：“ 我今晚宿在你家可好？”

那些孩子都拥上来，有的拖着姬蕾的衣袖，有的拉着姬蕾的手，爱美恶丑乃人之天性，人人争着要姬蕾住在自己家中。

这时村中大人也出来了，一个中年农夫道“ 小雄，什么事？”

那长得清秀的孩子道：“ 爹爹，这位姐姐要住在我们家。”

中年农夫道：“ 小雄不要乱叫。”他向姬蕾欠身道：“ 姑娘可是要投宿么？”

他一口北方口声，姬蕾听来甚是亲切，点点头道：“ 正是，正是。”

那中年农夫道：“ 如果姑娘不嫌寒舍污秽，就请屈居一宿如何？”

姬蕾听他得文气彬彬，心想这人定是读书耕田，清高世家，不由起了几分敬意。

群童见姬蕾跟着农夫而去，知道无望，便纷纷对那唤做小雄的道：“ 小雄，咱们晚上来你家找你玩。”

小雄道：“ 欢迎欢迎，还有这位姐姐也一定会陪我们玩，姐姐你说是么？”

姬蕾笑道：“ 你真好客。”

小雄得意道：“ 你多住几天，我大姐会陪你，嘿，她煮菜才叫煮得好哩，就是一碗白菜，也比别人大鱼大肉煮得好吃。”

那中年农夫道：“ 雄儿，别顽皮，这位姑娘请啦。”

雄儿吐吐舌头，向姬蕾作了个鬼脸，三人走到一处竹篱，那农夫推开竹门，现出一茅屋来。

园子及那茅屋清洁得很，那农夫引了小雄的母亲及小雄的姐姐，姬蕾见那女孩生得整洁健康，甚是惹人怜爱。

小雄的妈立刻下厨杀鸡洗菜忙碌非常，小雄的姐姐也去帮忙，姬蕾见乡下人待客热诚，颇感过意不去，小雄拖着姬蕾问东问西。

晚饭后，姬蕾和小雄家中在园中乘凉，夜风吹来，处处飘香，姬蕾举目看去，原来园子中都种着桂花。

正在谈天，忽然门外有人击掌，小雄的姐姐立刻乘大家不注意，偷偷溜出门外，那农夫早已注意，轻轻叹了口气。

小雄道：“ 一定是大平哥哥来了。”

那农夫点点头，满面忧色，姬蕾不便相问，这时那群小孩都跑了过来，姬蕾讲了几个故事，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村前人声喧杂，火光通明，小雄的父亲脸色大变，跑到厨房取出一把大劈刀，小雄也满脸义愤去取出一把火钳。

那农夫道：“ 姑娘快请入内，莫要被这些坏人瞧着了，可是怨事。”

小雄也道：“ 姐姐别怕，我不离开你就是。”

姬蕾心内好笑，这孩子不过才十二三岁，可是天生侠义，瞧来这家中很是正派，如果受人欺侮，自己倒要伸手管管。

那农夫推开门叫道：“ 芸儿大平快躲到后山去。”

外面一个少年应声道：“ 姜伯伯，我跟他们拼了。”

农夫道：“ 现在不是逞勇之时，快走，快走。”

小雄的姐姐道：“ 爹爹你们呢？大平我们别走，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农夫怒道：“ 我还没有死，你便不听话么？”

小雄道：“ 如果他们找你不着，也不敢怎样的。”

两人无奈只得离去，这时人声渐近，那农夫不断催促小雄的妈带姬蕾进

去，姬蕾笑嘻嘻道：“瞧瞧打什么紧？”

正在这时，砰然一声大门被打了开，四五个身着公差的壮汉纷纷进入园中，那农夫立在屋角，一个公差头子道：“姓姜的县太爷问你婚事准备怎样了？”

农夫道：“聘礼全在这儿，相烦头儿取回，寒门不敢高攀县太爷。”

那公差头子道：“敬酒不吃，好不识抬举的东西！弟兄们把那姐儿捉起来。”

农夫怒道：“你们竟敢如此无法无天，难道目无王法？”

那头儿冷笑一声，拔出朴刀往内便冲，那农夫举斧相拦，头儿借机冷笑道：“大胆狂徒，竟敢抗官拒捕。”

他一挥朴刀击向农夫斧头，那农夫也颇斤蛮力，只见刀斧相交，冒起一片金星，那头儿大怒，一刀直削臂膀，小雄见父亲无法抵挡，挥头火钳不顾性命刺那头儿小腹。

姬蕾见情形已迫，她原站在暗处，是以众人都没看见，她走上前几步高声道：“且慢！”

那群公差见暗地突然冒出一个秀美绝伦的少女，愕了愕，姬蕾嫣然笑道：“别吵别吵，你们县老爷是我朋友，我去见他。”

公差们见姬蕾穿戴非常，倒是不敢怠慢，姬蕾挥挥手道：“一齐去，你们替我领路。”

她自小指使已惯，自然有一种气度，那些公差见她长得貌美，心想就是假冒，捉到县太爷那也是一件大功，便对农夫道：“算你运气，好好准备，过几天咱们老爷便要来迎亲。”

那农夫见姬蕾挺身而出，当下错愕莫名，待到姬蕾走了，这才想起这般娇怯怯一个女孩，竟然往火窟里送，如果县官儿不认识她，岂不是自己作孽？

他世代耕读自守，只因女儿被县官看上，这才引起一场祸事，他跌足而叹，心想现在赶去也来不及，只盼那女孩真的认识县官才好。

他想叫小雄去打听一下，可是遍寻不着，原来早已跟去。

且说姬蕾跟在众公差身后，走了半天只见地势荒凉，心想正好在这下手，她笑哈哈地道：“我看大家都走辛苦了，就在这里歇歇可好？”

那头儿见她体态单弱，只当是真的走累了，便道：“姑娘只管休息就是，再走十里就是城里了。”

姬蕾一抬手整理着头上散发，口中却漫声道：“是么，还有十里？”

她话未说完，手指已点向那头儿眉心大穴，一点之下，再厉害硬功也破，而且终身练不回来，姬蕾手脚不停，那五个人还没有想通原因，便被一个个弄倒，姬蕾拔出怀中娥眉刺把五个人挑在一起，每人赏了两脚，轻笑一声，胸中舒畅无比，这半年所受之气，总算发泄了些。

她原路回去，心想：“我武功低得很，可是对付这五个蠢猪绰绰有余，以高……以他的武功，对付五个像我这样的人，又岂会不应付裕如呢？”

忽然她想到那该死的县官如果不解决的，等于反而害了那农夫一家，她略一沉吟，反转方向，施展轻功前跑。

她武功不高可是轻功倒不错，她衣裙飘飘，头发不住拂过脸颊，痒痒的很舒服，她正跑得兴起，突然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道：“这种轻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声音虽则冷冷，可是仍然掩不住娇嫩嗓子，姬蕾停身回转，只见月光

下站着一个女子，身形容貌看不清楚。

那女子道：“你自以为轻功好是不是，我不以为是这样的。”

姬蕾怒道：“管你什么事？”

那女子老气横秋地道：“像你这般骄傲的姑娘，别人不会喜欢的，尤其是男孩子们。”

她虽是骂人，可是倒像是背书而且声音幼稚无比，甚是好听，姬蕾听得哭笑不得，便回口道：“哼，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不少男孩子吗？”

那女子一怔、立刻理直气壮的道：“是我师父告诉我的，不可以么？”

姬蕾几乎放声而笑，心想这女娃不知是何路数，天真得可爱，便道：“你不要惹我，我也没有空和你胡扯，我还有要事啦。”

她火气一消，语气温和不少，那女子冷笑道：“你是要去杀那县官吧，我老早把他杀了。”

姬蕾大惊，暗忖刚才自己行为一切都落在那人眼中，自己竟然丝毫不觉，如果她对自己有了恶意，真是不堪设想了。

那女子道：“你回去好好睡吧！我也要到师父那去。”

姬蕾道：“这样大人了，还像一个孩子似的，整天缠着师父也不羞。”

那女子怒道：“你自己才是孩子呀！成天又哭又笑的。”

姬蕾沉声道：“你是谁，怎么老跟着我走”

原来姬蕾一路上每当一个人行到山中，想到孤苦无依，常常会一个人痛哭一场，哭完了又走，只要看到有趣的事儿，才会暂时把心中悲苦放开。

那女子道：“连我都不认识，好，咱们也别谈了。”

她一说完飞身便走，姬蕾呆在地上，猜不透这人倒底是何用意。

姬蕾一赌气便回去了，她这一耽搁，夜已深沉，便轻步走到那农夫人家中，想要飞越过篱，忽然大门一开，那农人全家都迎了出来，姬蕾挥手道：“一切都解决了，我累得很。”

她不愿和众人啰嗦，直人屋内睡下，次晨一早她便向农人道谢告辞，那农人见她满脸得色，只道县官真的听了她话，他可万万想不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竟然在举手投足之间打倒五个壮汉。

姬蕾见小雄不断和她使眼色，她暗想这孩子又不知又有什么么花样便向村前小林指了指，小雄甚是聪敏，先奔到小林中等候，等到姬蕾寻来，小雄道：“姐姐，你真是仙女吗？我是不信有神仙的。”

姬蕾莫名其妙，小雄道“你昨晚一指，那些人就倒下了，这是什么法术，你教我可好，免得爹爹姐姐再受人欺侮。”

姬蕾笑道：“昨晚的事你都看到了，你倒乖，没让我发觉。”

小雄道：“我等你和另外一个女人斗嘴时，便悄悄溜了回来，姐姐你本事真大，比我姐姐的朋友大平神多了。”

姬蕾道：“受了你几声姐姐，不能没有见面礼，好吧！我教你一套拳法。”

小雄脸色通红，他一向口讷沉默，很少去喊别人，可是好像和姬蕾特别投缘，竟然一口一个“姐姐”喊得口甜。

姬蕾随手便教了小雄一手小擒拿法，小雄天生练武的胚子，一学便会，不到半个时辰便能完全记住，姬蕾道：“好好练练，像昨天那几个草包再来欺侮，便用不着怕了。”

小雄点头道：“我还要学会姐姐的功夫，将来好去看你。”

姬蕾又传了轻功步法，小雄这才依依不舍，让姬蕾离去。

姬蕾无意中管了这件事，心中很是自得，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山坡跟前，忽然“呼”的一声，山坡后跃出一个女孩。

姬蕾定眼一看，叫道：“小妖女，原来昨夜就是你。”

那从坡后跳出的正是白婆婆之徒儿金英，姬蕾蓦然想起她的口音，心中暗忖：“我怎么会这般糊涂，昨晚连这小妖女声音都听不出，不然可要好好教训她一顿。”

金英笑道：“我以为高大哥会陪着你哩！这才想跑来和他见见，如果知道只有你一个人，我早就走开啦！”

她言出无心，却字字如利刃刺人姬蕾心房，姬蕾气得眼前一黑，几乎栽倒。

姬蕾定定神道：“小妖女，你真不要脸，高大哥是你喊得的么？”

金英道：“当然喊得，高大哥和我最好。咱们在天竺玩得好痛快哟！”

姬蕾沉住气，冷冷道：“你讲完了没有？”

金英盈盈十五，全是个孩子心性，她见姬蕾气得脸上发青，觉得很是有趣，她耸耸肩道：“高大哥说天竺很好玩，他有空还要去的。”

姬蕾一言不发，推开金英便走，金英忽然问道：“喂，小气姑娘，高大哥在哪里呀？”

姬蕾道：“小妖女，你别想我告诉你。”

金英是小老爷的脾气，别人对她硬，她从不卖帐，当下气道：“我偏偏要你讲。”

姬蕾道：“那么划下道儿来。”

金英冷笑道：“我难道还怕你不成？我现在有事，晚上在前面林子等你。”

姬蕾道：“好得很，不要到时候又逃走不敢来了。”

金英道：“你才不敢来。”

她说完就走，姬蕾漫步走向林中，她见金英身形来去如风，实来没有半点取胜把握，忽然脚下一软，连忙用一只脚运劲前跃，低头一看，原来是个捕兽陷井，适才一不注意，几乎掉下去。

姬蕾一看那陷井，四周密密长满了小树小草，根本就看不出，她灵机一动，只喜得心花怒放，坐在地下定排巧计。

她先摘下几条柳枝烧成木炭，然后走出林外，每隔十步便用峨眉刺割去树皮，写了几个大字。

她安排了妙计，吃了些干粮，便躲身陷井旁大树，静待鱼儿上钓。

过了半晌天色已黑，金英果然如约而来，姬蕾喜心翻腾，暗忖：“等会她掉下去，我可要好好羞侮她一番，这陷井总有五、六丈高，以她轻功是跃不出来的。”

金英走进林中，只见树上骇然几个大字：“如无胆量，就请倒回。”

金英冷笑一声继续前进，时时注意四周谨防暗算，又走了十几步，一棵大树上写着：“有本事再往前走。”树上还画了个箭头指引，金英明知这是敌人捣鬼，可是她天性最是受不得激，一激的话就是师父她也不卖帐，当下依着箭头前进，一步步十分小心的走进。

忽然脚下一沉，金英是白婆婆唯一高徒，功夫自然高超，她一运劲反跃，头顶上一股劲风击下，她一偏头，身形再也维持不住，直线向下坠去。

姬蕾见她落到井底，跳了好几次都没跳出，当下喜滋滋的讽刺道：“小妖女，你有本事就跳上来。”

金英骂道：“ 这等卑鄙手段也亏你施得出。 ”
姬蕾笑道：“ 这是捕兽的陷井，你这小妖女不知廉耻，就和禽兽也差不多，掉到这里真是老天有眼，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
金英气苦，她一生如何受过别人这般欺辱，眼泪都快流出，姬蕾自言自语道：“ 我这就一走了之，让她饿死吧！饿死的滋味我可知道不好受。 ”
金英听她冷言冷语的讥笑着，心想如果跳不上去，只怕真的会活活饿死，搜搜身上短笛也忘带来，否则吹起来金鸟一定会赶到，师父也会闻声来救。
姬蕾伸了个懒腰，轻轻叹道：“ 我先睡个觉，累死了，这地洞又黑又脏，只怕还有野兽尸体也不一定。 ”
她底头对金英道：“ 小妖女，安静点，姑娘可要睡觉了。 ”
金英叫道：“ 喂，用这种手段暗算人，算得什么好汉？ ”
姬蕾笑道：“ 我又没说我是好汉？ ”
金英叫道：“ 你如果拉我上来，我只要一只手便可对付你。 ”
她冰雪天真，只道别人也如她一般受激，姬蕾哼了一声道：“ 有那样容易？ ”
她刚说完，忽然背后有人接口道：“ 就有那么容易，我徒儿想怎样便怎样，小丫头快去结绳子去。 ”
姬蕾转个身，但见一个自发苍苍的老太婆站在那里，月光之下也看不清她到底有多老，姬蕾正待反唇相讥，金英在井底叫道：“ 师父，就是这个丫头害我的，你得把她捉住，让英儿出气。 ”
金英见援从天降，一腔怒火都发泄出来，说到最后竟然有点哭声，那老太婆面寒如水，指着姬蕾道：“ 原来是你这鬼丫头弄的鬼，我只道是我徒儿不小心跌下去哩！丫头，快滚去结绳，慢一点瞧我打不打断你的双手。 ”
姬蕾虽然想反骂，可是被她目光摄住，竟然开不得口，那老婆婆见她并不动手，大怒骂道：“ 你真要我动手不成？ ”
姬蕾见她咄咄逼人，心一横拼着性命不要抗声道：“ 我偏不结又怎么样。”
那老婆婆冷冷一笑，一长身拍拍打了姬蕾两个耳光，姬蕾只觉掌影飘忽，东闪西闪也躲不脱，正想后逃脸上已着两记。
老婆婆道：“ 结是不结。 ”
姬蕾哭骂道：“ 不结不结，以大欺小算什么前辈。 ”
那老婆婆是金英师父白婆婆，她闻知南荒三奇脱困，便带着徒儿金英下了雪山，想要见见昔日的师兄们，后来金英和高战到天竺寻乐，她在中原也寻着南荒三奇，就回天竺，恰巧碰到平凡上人偷了她一罐用雪山之颠的雪酿的美酒，她一路赶去，又被高战骗了一下到小戢岛去，此时小戢岛主已离岛他去，她寻不着平凡上人愤愤回到中原，刚好又碰上了徒儿金英。金英便和白婆婆往南行回家，金英发现姬蕾一个人行走，她对姬蕾本无恶意，只是觉得她傲气凌人，大为高大哥抱屈，是以几番现身相戏，想不到反着了姬蕾道儿，幸亏白婆及时赶到。
白婆婆正想再上前打姬蕾，金英忽然惊叫道：“ 师父！师父！有……有活的……的东西。 ”
白婆婆急道：“ 英儿是蛇么？好！我就下来。 ”
金英叫道：“ 哦，原来是小松鼠，师父您别下来，这洞四周没有丝毫着力之处，下来只怕很难再上去。 ”
白婆婆见无力压迫姬蕾编绳，她这个徒儿可就是她唯一命根儿，当下只

想快快救她出来，冷哼一声，点了姬蕾穴道，将姬蕾丢在一边，便伸手用小刀割下大把树皮，一端系在树上，她自己拿另一端，一股股的编着。

白婆婆道：“ 英儿，下面空气够么？ ”

金英道：“ 我闷得很，这丫头害得我好惨。 ”

白婆婆道：“ 师父一定替你出气，英儿你再忍耐一下。 ”

她柔声说着，好像年老的祖母宠容她可爱的小孙女一样，过了很久，白婆婆量量所结之绳长度已差不多，她便在一端捆了个死结，将绳子用手拉了几次，这才放心放下洞中。

她等金英握好，一抖手就金英拉到半腰，再慢慢一点点收绳，金英一跳出陷井，便向地下姬蕾怒目而视。

她手中还抱着一只小松鼠，不住挣扎逃生，金英气道：“ 你这小东西真不知好歹，如果不是我救你，你只有饿死了。走吧！走吧！谁又稀罕你了？ ”

金英把小松鼠放在地下，便对师父说：“ 我要好好打这坏丫头一顿。 ”

白婆婆道：“ 她为什么要害你啊？ ”

金英想想本是自己惹事，这才引起她设什相害，可是开口，却道：“ 师父你别管啦，总之英儿受尽她的欺侮。 ”

白婆婆怒道：“ 英儿，宰了她可好？ ”

她身出南荒异门，年轻时本就脾气娇纵残忍，和她那三个宝贝师兄也差不了许多，经过七八十年左右的参悟，凶气化解不少，可是如今见有人敢害她至爱之人，不由激发本性，想杀姬蕾出气。

金英想了想道：“ 杀她倒是不必，不过我要打她几个耳括子。 ”

姬蕾被点中哑穴，全身不能动弹，话也不能讲，她心中暗想：“ 今日必受这小妖女之辱，只要留得一口气在，必然不会罢休。 ”

金英上前扶起姬蕾道：“ 你要饿死我吧！看看我来整你。 ”她伸手正想往姬蕾脸上打去，忽然想到：“ 我这样打她，高大哥一定不高兴的，为了打这女子，引得高大哥不快，这倒是不划算的事。 ”

她想到此，伸出的手不觉收了回来，以她的脾气，就是十个耳光也打出了，可是碍于高战情面，竟是不能出手。白婆婆奇道：“ 怎么不打了？ ”

金英道：“ 师父算了，我累得不想打人啦！ ”

白婆婆道：“ 我替你打。 ”

金英阻止道：“ 师父你解开她的穴道，咱们走吧！ ”

白婆婆大奇，可是她一向对金英百依百顺，依言去解姬蕾穴道，但她想起姬蕾无礼，暗运真力往姬蕾泥丸大穴拍去。这一指，姬蕾全身功力尽失，金英没有注意，姬蕾闭目而待，突然“ 呼 ”的一声，一节枯枝直击白婆婆手腕。白婆婆手一收喝道：“ 哪里来的野种？胆敢破坏白婆婆的事。 ”

她边骂边追，身子似箭窜出，金英也跟着窜起，白婆婆只见前面人影一闪，她足下运劲，直扑过去，那人好快身形，早已失去踪迹。

姬蕾见白婆婆金英离去，苦于穴道未解，动弹不得，她四面张望，忽见一个光光大头从树后伸了进来，姬蕾大喜之下，眼泪泉涌，痛哭失声。

原来来人正是平凡上人，他挥手拍开姬蕾穴道，摇头道：“ 别哭别哭，一哭就脓胞了。 ”

姬蕾哽咽道：“ 上人我要跟你学本事，把那鬼婆婆杀掉。 ”

平凡上人道：“ 快走，快走，那妖姑娘就要回来了。 ”

姬蕾见平凡上人在此，不由胆气大壮，她心念一动，有意挑拨平凡上人

与白婆婆打一架，好让白婆婆吃亏，当下装得无力，不肯站起身来。

平凡上人急道：“你再不走，那妖姑娘回来就走不了啦！”

姬蕾装作正色道：“上人您怕打不过她？”

平凡上人怒道：“怎么打不过，我老人家已练成金刚不坏之体，这妖姑娘还在呀呀学语哩！”

林外白婆婆接口道：“老鬼，又是你，今天管教你还个公道。”

白婆婆一说完，双掌硬向平凡上人胸前击去，平凡上人不敢怠慢，右手平推一拳出去，左手却拉着姬蕾向后跑去。

白婆婆运劲全身功力，抵挡着平凡上人的拳风，使得身形不退，待平凡上人走远了，她一松气，身形不由前跌数步。

金英急道：“师父没受伤吧！”

白婆婆长叹一口气道：“这老鬼，功力端的盖世无双，力道竞能持继这么久，我苦修这多年竟然还不足与他抗衡，唉，英儿，咱们走吧！”

辽河的水缓缓流着。

秋风，吹得高粱的长叶刷刷作响，此起彼伏，青葱葱的一片，从原野的这边望去，除了云天，就是漫漫的青纱帐，关外的景色是豪迈的，海阔天空的。

远远的有几只野犬吠着，金黄色的高粱米已成熟往下垂，该是收获的时候了，可是田间没有一个人，高粱东倒西歪，似乎被千军万马踏过一般。

残阳照在崎岖的古道上，鲜红的，哟，那不是阳光，是一滩滩凝固的血，一堆堆尸体横躺着，在河边，在路旁。

乌鸦在枯枝上呱呱叫了几声，它贪婪的瞧着地下的尸体，忽然天空一阵拍翼之声，那乌鸦吓得没命的飞去，原来空中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大群辽东最有名凶残禽鸟——海东青。

“海东青”专吃小兽及人尸，它飞行极速，一抓之力端的可使动物开膛破腹，而且性又合群，关外一人谈起海东青，就和漠北沙漠的人谈起那成千成万的野狼群一样，的确令人色变。这是一幅古战场景色，在一场剧烈的搏斗后，大地显得那么宁静，静得简直没有一点儿生息，只有流水潺潺，吹叶沙沙。“车辚辚！”

从远处扬起了一大片灰尘，骑士们的叱喝声近了，原来是一大队披胄拥甲的武士，中间拥着一个面貌清瞿的中年，唇边留着三支细须，在风中飘着。

他挺立在马上，外面披着一件布袍，腰间插着一支长剑，神威凛凛，他一挥手止住众人前进，单骑跑到河边，看看地上情势，然后对身旁一个武将道：“祖将军，敌人这次惨败，三月之内不会有力量再犯了。”

那武将长得猛勇过人，闻言忙道：“大帅神机妙算，清狗怎能识破。”

那被称为“大帅”的道：“罗参将他们呢？”

那武将道：“罗参将率队乘胜渡河追击，把清狗赶到老巢去。”

那大帅道“去了多久了。”

姓祖的将军到：“昨天罗参将乘大帅亲发红衣大炮袭击清营时，从侧边引军直追，想来今晚也该回来了。”

大帅手抚剑柄，望着原野半晌摇摇头道：“大好河山，难怪清人垂涎已久，不知这外患要哪年才消灭得尽。”

姓祖的武将见大帅愀然不乐，他一向见大帅都气壮山河，怎么在大胜之后反而说出这等话来，他行伍出身，出生入死都跟着这大帅，当下抗声道：

“有大帅领导，不要一年功夫，咱们打到松江去。”

那大帅哈哈大笑道：“大寿气势如虹，真勇将也。”

原来那大帅正是名震天下的辽东督师袁崇焕，经略辽东，几年之间，清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他身旁那武将是明末一大勇将，姓祖名大寿，辽东之战，得力于他之功颇多。

就在三天前，袁崇焕坚守宁远，清人由皇太子努尔哈赤猛攻，袁大帅亲身燃发红衣大炮，这大炮来自西洋，威猛无匹，只杀得清人尸填遍野，血流成渠，大败而遁，袁崇焕于大胜后，便和祖大寿来战地视查。

这一仗是历史上有名一役，叫做“宁远第一次大捷”，清太子努尔哈赤全师俱没，伤重而死，明末对抗外患年年失利，从未得此大胜。

袁崇焕忽然转身问另一军官道：“从上关运来的粮饷到了没有。”

那军官道：“禀大帅，前夜已经克日运来。”

袁崇焕道：“护送的军队够么？”

那军官道：“是大帅的亲军护迭。”

袁崇焕道：“吴将军，你赶快派李参将去，这批粮草重要非常，听说道上很不宁静，唉!咱们在前方拼命，土匪在后方捣乱，国势如此，夫复何言？”

那军官领命飞驰而去，祖大寿道：“大帅，皮岛毛文龙态度不明，上次大帅令他发兵助攻，这厮东拖西推。”

袁崇焕道：“大寿你多多注意监视，如果一旦有变，立刻报上。”

他说完抽出腰间长剑，用手轻弹了两下，对祖大寿笑道：“毛文龙想把皮岛变成化外之地，他不听军令，这宝剑就对付他。”

他这宝剑正是崇祯皇帝所赐“上方宝剑”，授袁崇焕以先斩后奏之权。祖大寿笑道：“大帅杀他如杀一猪狗耳！”

袁崇焕指着河山道：“他日如能渡过黑水白山，直捣女真，我辈也可休息了。”

祖大寿听他言语消极，心中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其实袁崇焕在外为国抗敌正直英勇名闻全国，可是崇祯帝受群小包围，对崇焕反而多力猜忌，袁崇焕大感捉肘之苦，瞻顾国家前程，能不浩然而叹？

正在这时，前哨飞马来报，有一大批人向大帅迫来，而且动手伤了哨兵，袁焕崇对祖大寿道：“你去看看！”

他刚说完，前面尘头起处，高高矮矮来了十多个汉子，袁崇焕见他们江湖打扮，摸不清楚他们路数，祖大寿叫道：“各位朋友请了。不知何事见教。”

那些汉子也不答话，跳下马来往官军便打，这些人都是精于武功，袁崇焕一看不过来了十数名马队，眼看就要不敌。

祖大寿指挥后退，他平素训练精严，令出如山，那些官军一部份拼命抵敌，一部份在前开道，保护大帅后退。

这些马队确是千选百挑的，对于冲锋陷阵都是猛士，可是对于技击却不高明，眼看一个个吃人夺去刀枪，打伤倒地，袁崇焕忽然勒马叫道：“本帅辽东督师，快快住手。”

众汉叫道：“捉拿袁崇焕！捉拿袁崇焕！”

祖大寿大怒，取下硬弓一箭射去，刷的一声射中一名壮汉，袁崇焕见亲兵被杀的杀，伤的伤，只有几个人犹自苦持着，祖大寿挥刀力战，全身浴血，保护大帅后退。

袁崇焕心知不敌，他不知来人究意是谁，为免再杀及手下，下令道：“向

四周散开撤退。”他说完先和祖大寿往青纱帐奔去，众官军见主将已退，纷纷涌入青纱帐中。

众汉子拼命追击，这青纱帐连绵范围极大，只要跑到里面便不易找到，袁大帅祖大寿奔跑了一阵，只听见后面脚步急促，祖大寿拔刀对袁崇焕道：“大帅先走。”

袁崇焕道：“大寿咱们在千军万马中也不知杀过多少次，想不到今日会一齐死在这批江湖浪人之手，真是死不瞑目了。”

他这话虽然轻描淡写，可是已然表明自己绝不逃走，祖大寿又是惭愧又是感激，垂泪道：“大帅千金之体，天之苍生共赖，怎可以守此坐以待毙，我区区祖大寿算什么，大帅，如果……如果……我祖大寿真是万死莫辞。”

袁崇焕和声道：“大寿，我平常教你什么来着？”

祖大寿一凛，知道再劝无益，脚步愈来愈近，袁崇焕拔出上方宝剑准备拼死一战，忽然高粱倒处出现几个军士，正是方才剩下之人。

祖大寿松了口气，袁崇焕笑道：“大寿，你军队训练得不错，永远不散的。”

那军士见主将在此，不由勇气大增，他们平常训练有素，虽在危机一发，犹能分开守着主将，这时那群江湖汉子也分四方迫近。

袁崇焕挥剑迎上前去，他久经行伍，剑击甚是快疾，祖大寿率领四五个军土围着大帅，联手抗敌。

那群汉子猛攻一阵，又杀死了三个军土，袁崇焕长剑被迫得施不开来，正喜得手之际，忽然一声怒吼，声如雷动，从斜地里穿出一条大汉，长得黑沉沉一张脸，站在那里，就如铁塔一般，他虽长得粗鲁，身上穿着倒是十分华丽。

他一出现，怒向众汉吼道：“瞎了眼的王八羔子，连袁大帅都不认得了？你们是哪一个舵主手下？”

那群汉子中有人认得他，冷笑道：“黄铁培，现在关外可不是你们天池派的地盘了，你那老鬼师父都吃人宰了。”

那壮汉正是关外盟主风柏杨之首徒，只因他出师甚早，是以高战没有见过他面，他一向在关内关外做皮货生意，是以认得袁大帅。

他一听那人咒说师父死了，虎吼一声，上前就是一拳，只打得那人翻天倒地，连哼都没哼一声便昏死过去。

他天赋异秉，虽则天资不高，可是力大无穷，那天池派看家本领狂飚拳被他施展起来，真如狂风大至，千军突临，端的霸道已极。

他出手拦在袁崇焕身前，不一刻便打倒了三个汉子，而且都是死多活少，待到怒气发泄尽了，不觉十分后悔，他相貌凶恶，其实内心慈祥无比，祖大寿和军士见天降猛将，不由精神百倍，缠战起来。

双方打得甚是猛烈，那黄铁塔是他外号，他原名叫黄善，这时大现威风，打得敌人叫苦连天。

那些江湖汉子眼看到手大功被人破坏，真恨得牙痒痒的无可奈何，只有拼命苦战，忽然冷笑一声，三个少年踏叶而来。

黄善见到三人，不由大喜叫道：“长白三小，看老哥哥收拾这群狗贼。”

那三人冷笑连连，齐向黄善攻到，黄善连忙闪躲，身上几乎着了一掌，口中大怒骂道：“臭小子，你疯了吗？你师父们呢？”

长白三小乃长白三熊的三个徒弟，当年风柏杨一剑伏三雄，在关外闯下

盟主万儿，从此三熊对风柏杨也甚恭敬，黄善不意他们反攻打自己，真是又气又怒。

这三人功夫非同小可，黄善一个人应付大感吃力，他一边骂一边打，那边群汉反守为攻，又个个威风起来。

长白三小的老大道：“ 姓黄的，别打了，快滚去吊你师父丧吧！ ”

黄善先前听那人讲师父已死，还道他诅咒，此时见长白三小又再讲起，他师徒情重，不觉大是惊心，一失神衣服被穿了一剑。

正在这时，忽然远远啼啼雷动，祖大寿取出一个竹哨，连吹三声，袁崇焕喜容满面，两个军士知道援军已到，拼着最后一点力气，保护着主将。

不一会蹄声渐近，祖大寿高声道：“ 是哪一位将军？ ”

来人应道：“ 小将罗锦城，祖将军，大帅在么？ ”

祖大寿叫道：“ 罗参将快来，大帅被困在此。 ”

他这说话疏神，身上己连着几刀，他一痛之下反而精神猛振，那罗参将虽然就在不远，可是高粱长得太密，他并看不见大帅，他知大帅危机，否则祖大寿也不会吹出这十万火急之音，当下下令长刀手在前开道，自己亲自率领轻骑前去。

他这一来，袁崇焕这边声威大振，敌人本事再高，也难挡得数千铁甲精锐，长白三小呼哨一声，众汉抱起受伤伙伴逃走。

黄善也不及向大帅告别，劈手抢了一个受伤的汉子，往河边走，他把那汉子浸在水里，待汉子悠悠醒来，他冲口问道：“ 风大侠死了的消息可是当真？ ”

那人方才醒来，一睁眼便见黑森森的大脸，只道已入阴间，会见阎王老爷，黄善见他不说，劈面就是一个耳光，这才将那人神智打清。

那人结结巴巴道：“ 风大侠是死了，就在宁远城东那大宅子。 ”

黄善也来不及听完，便往宁远冲去，他脚不停步的赶着，整整跑了一个时辰才到城门，他常常来此做生意，而且又行侠仗义，是以守门的都认得他，他招呼都来不及打，便到城东去。

那城东大宅是长白三熊的产业，黄善很是熟悉，他跳墙而过，直奔大厅，到达厅前，两个大汉前来拦阻，黄善手一推，大踏步走人。

那厅中坐着几十个老少，黄善放目一瞧，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人都是关外鼎鼎有名之辈，像长白三熊，辽阳客，松江人屠等。

他这一撞人，长白三熊老大首先站起道：“ 黄贤侄，你来得正好。 ”

黄善虽然对长白三小不满，可是对于前辈究竟不能太过无礼，立刻作了一揖道：“ 林前辈，我……我师父呢？ ”

长白三熊老大白山熊阮少达道：“ 黄贤侄，你瞧那桌上。 ”

黄善一看，那桌上放着一个檀木雕盒，里面端端放着一个人头，那人头鬓发苍然，栩栩如生，正是自己每日所思的师父慈容。

他大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他一路赶来已然累极，再加上这么一受刺激，立刻急痛攻心，但觉天旋地转，他连忙伸手扶住柱子。

他眼睛像要冒出火一般，一个个看去，忽然他发觉墙角捆着几同人，其中有一人是师父好友锦州大豪，他此时神智已昏，立刻直觉的认定杀害师父的是长白三雄，他大叫一声，双掌击向长白三熊大老阮少达。

他如疯狂了一般，缠住阮少达便打，阮少达见他双目发赤，可是招式凌厉，招招势大力沉，不禁连连后退。

黄善学艺二十余年，对于本门功夫可说熟悉已极，他性子朴实，做事最能专心，虽然天资不太聪明，可也把风柏杨功夫学到六七成，尤其是天池狂飚拳素重威猛，正适合他施展，阮少达一时被他迫很展不开手。

阮少达口中喊道：“ 黄贤侄且慢。 ”

黄善理也不理，那松江人屠起来想要制服黄善，黄善一掌震去，松江人屠坐倒在地下，老脸长得通红，那长白三熊老二白山剑阮巾达冷冷道：“ 大伙儿一齐收拾这小子，莫耽搁了大家要事。 ”

他说完向老三白山刀阮闻达示示眼色，那阮闻达飞刀是关外一绝，二十四刀连环出手，很少有人逃过。

这时白山熊阮少达已渐渐施展开来，他兄弟三人是同母所生，在关外威名仅次于风柏杨，自然有些真才实学，黄善已拼出性命自求伤敌，自己防守的招式完全不用，是以阮少达一时之间大感狼狈。

那白山刀冷笑，大喝道：“ 看刀 ”，右手连动，三把飞刀已分上中下击向黄善，黄善侧身闪过，一糊掌一招“ 雷动万物 ”和阮少达双掌一碰，两人各退了一步。

黄善长身再上，林少达心中暗惊忖道：“ 这愣小子功力大进了。 ”

他不知黄善因得罪东海无极岛主无恨生，引起师父和无恨生一场大战，被风柏杨罚面壁三年，又传了他不少武功。

白山刀左右手连连发刀，黄善闪刀还招，并不丝毫含糊，松江人屠老羞成怒，一扬右手，放出他成名暗器五毒钢针，黄善飞身闪避，一掌从空击下，松江人屠奋力一击，黄善身形一起又往下压，松江人屠眼看双手不保，忽然背后风声大着，六把飞刀向他后腰袭到。

黄善扭动身形，只觉腰间一痛，真力大失，他连忙长吸一口真气，吐声推掌，卡嚓一声，松江人屠双手齐腕而折。

他一落下，胸前又被白山熊点了一记，真气一散，倒在地下，白山熊冷笑道：“ 这小子倒是好汉。 ”

他命人将松江人屠抬到后室去治，然后清清嗓子道：“ 风老儿既然已死，咱们关外盟主一席应该有人来领导，再说现在是大乱时代，咱们学了一身本领，岂可白白糟塌。 ”

四座众人纷纷道：“ 是啊是啊！就由你阮老爷来领导不好吗？ ”

阮少达待众人寂静后又道：“ 前不久清国九王爷差人和我传消息，他说今后要大举进攻，目下清军军容昂盛，各位是见着的了，九王爷说只要咱们关外武林响应，将来人关之后，关外之地就由咱们来分。 ”

众人听得血脉愤然，这些人都是居在清人边略，民族意识本就薄弱，听得这消息，如何不高兴万分？黄善听得气炸了胸，只可惜不能动弹，只得破口大骂。

那阮少达又道：“ 这几个厮鸟不知好歹，兄弟好心好意请他们来商量大事，这厮鸟反而大呼要去报密，所以兄弟先抓起来以免风声泄露，坏了咱们大事。还有一个消息，适才兄弟得到消息袁崇焕轻骑出城，兄弟已派人去捉了，如果能够成功哈哈！ ”

众人纷纷赞他高明，他一指捆在地下几个人，众人七口八舌道：“ 锦州大豪，宰了宰了。 ”

阮少达狞笑道：“ 兄弟也是这个意思。 ”

他挥手指挥两个壮汉把那几人抬了过来，他冷冷道：“ 天堂有路不入，

倒要入地狱，咱们杀了祭神，好佑我等成事。”

众人大声叫好，这锦州大豪平日和风柏杨交厚，风柏杨坐镇关外几十年，绿林中人对他早已恨之入骨，长白三熊内心也恨他之极，可是慑于风柏杨武功，是以一直不敢蠢动，因此对于锦州大豪也牵怒在内。

白山熊从壮汉手取中了一刀，试试刀刃，一刀便向锦州大豪砍去，黄善闭着眼不忍看，蓦然——

“当！”的一声，阮少达钢刀坠地，从窗中跳出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黄善睁眼一看，阮少达手中钢刀竟是被一个石子打飞，这个少年力道之绝，真是不可思议了。

那少年骂道：“好不知耻的狗贼，今日教在下撞着，倒要看看你们这般卖国贼的东西，有多大气候？”

阮少达大吃一惊，暗忖这人竟能用一小石子击飞自己掌中钢刀，武功深不可测，他略一沉吟，仗着好手众多，沉声道：“少侠高姓大名？”他见少年武艺高强，心想定是名门之弟，是以不先得罪。那少年冷冷道：“小可高战。”

阮少达想了半天也想不起关外姓高的少年高手，当下再问道：“请教阁下师门。”

高战不动声色，转身一掌拍出，只见一个中年汉子身子就如大鸟一般被打到空中，又轻轻四脚朝天落下，跌成一个大字，那汉子站起身来，发觉全身并未受伤，只惊得面无人色。黄善心中一凛，随即大悟，只喜得大声叫道：“好一招雷动万物，小师弟原来是你！”

一三

高战是碰巧经过此地，听得阮少达等一番卖国求荣的言谈，早已怒火填膺，这一见他们竟要陷害忠良，当下立刻出手，没料到居然碰到师兄，心中也是大喜，快活地叫道：“你是师兄？”说完又有些怀疑似的。

黄善见天外来了救星，何况又是自己嫡师兄弟，欣喜狂喊道：“我正是你大师兄黄善！”但突然他神色变得忧戚悲愤道，“这批贼子卖国媚敌，连师父也被他们害了，小师弟快将贼子们毙了，国仇师仇一并了结！”

高战一听师父被害，不啻平天响雷，怒目一扫，只见四周俱虎视眈眈，白山熊阮少达正犹豫不知要如何决定。立刻他看到桌上檀木雕盒中的人头，鬓发苍然栩栩如生，正是养育自己多年无限慈祥的恩师。

“啊！”

高战大叫一声，头脑一阵昏眩，立刻被更多的愤怒所激乱。只见他双目似喷出怒火，声音颤着问道：“是哪位干的事？有种的出来担当？”

长白三熊在人群中俨然已成首领，老大阮少达对高战方才露的一手有些震骇，勉强逼出笑容道：“阁下可是风大侠弟子，在下白山熊阮少达。令师被……天煞星君所害，我们正商议要如何替令师复仇呢！”

长白三熊的名号高战在师父口中是听过的，还未待他考虑此话是否真实，地上的锦州大豪已大叫道：“贤侄！别信他鬼话，令师是被长白三熊暗中下剧毒害死。这批贼子正商议要如何卖国……”

长白三熊老三白山刀阮闻达怒喝道：“有你说的！”只见白光一闪，亮晃晃的飞刀已电射至锦州大豪咽喉。

高战大喝一声，手中无物可救，只得右掌猛地发出劈空掌力，将那飞刀击得一歪，抹着锦州大豪脖子过去。高战左掌一翻往阮少达当胸拍去。

阮少达三兄弟往年在东北称雄，武功也自不弱，心想这少年武功再强，内力也不会强到哪去，立刻也一掌硬迎上去，只听大厅中一声脆响，白山熊阮少达竟被击退三步，幸喜高战只打算救人，并未全力攻出。否则单此一掌，白山熊阮少达也非死即伤。

白山熊脸色变得一青，为了抢回数十年前地位，他们才设计毒害风柏杨，谁知风柏杨竟有了这般功力的弟子，心中不免有些骇然。

高战想着恩师被这般贼子害死，早已泪流满颊，察地一声拔出长乾，大骂道：“卖国贼子，偿我恩师命来！”说完一腾步跳至黄善身旁，一抬足将两名看守大汉踢翻在地，立刻将黄善救了，喊道：“师兄，你抢救恩师灵骨，照护锦州大豪等，我与这批贼子拼了！”

场中人都已拔出兵刃，这大厅十分宽敞，但人太多也显得有些拥挤，这一来可给高战占了大便宜，只见他长戟连点，几个躲闪不灵的已被他刺倒在地，立刻场中大乱，少数附合之众已准备夺门而逃。

“妈的！哪来的野种！”

老三白山刀狠毒骂道，对老二白山豹打个招呼，双双向高战攻来。

高战自从经过一番苦练，把那平凡上人，梅香神剑，慧大师的诘摩步及本门关东绝学熔为一炉，不论武技功力都是大进，这数十人虽都是称雄一方，但与高战比较起来，还是只算得上二、三流角色。

一连串的惨呼，高战因恩师被害竟痛下辣手，招招精绝，式式入化，把站在一旁的黄善看得目瞪口呆。

恐怖的时刻一晃眼即过去，大厅中一片死寂，几乎没有一个活口逃出，转瞬间曾灯光辉煌的厅堂已变成处处充满血腥的屠场。

高战呆立在场中，戟上染满着鲜血，激如狂涛的愤怒在一阵野兽的发泄后逐渐平息，望着地上尸骸累累，对自己从未曾有过的残忍也感到震骇。

锦州大豪数人是一般不会武功的普通百姓，何曾看过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场面，紧靠着黄善，口唇发着颤，手脚抖颤不停。“呜！呜！”

突然高战哭出声来，将长乾插在背后，向那放在桌上的檀木盒子跪下，泣道：“恩师在天之灵，弟子大仇已报，从此投身军旅，为国家干一分事业！”说完恭敬叩了三个头，起身又朝黄善一揖，道：“师兄，小弟从此别过，恩师遗骨尚请师兄照护，为弟的杀敌去也！”说完头也不回破门而去。

原野上已是一片灰黯颜色，青纱帐一望无垠，高战心中只觉浑淘淘的，恩师的头，以及数十个临死时挣扎逃命的扭曲面孔，在他眼前飞舞，只见他似吃醉了酒般东倒西歪的撞去。“得得！”

一阵蹄声惊醒了他，只见一里之遥处黄尘飞腾，向右如电奔去，后面三条黑影如鬼魅般追着。高战只觉这三条身影有些熟悉，正思虑间，一声女子惊呼远远传来，高战猛然一震，啊地呼出！

“南荒三魔怎会到了此处？”

这几日中高战的身手虽更是日进千里，但与南荒三魔相较仍是差了老大一截，数代遗下来的英雄血液使他忘却了一世可能的危险，发足亡命地往南荒三魔追去，一晃眼间也失去了踪迹。

月光从上洒下，一堆堆的巨石嶙峋危峻，山拗处一匹神骏战马倒毙在地，口角流着白涎，生似力竭而死的模样，就在死马十丈外，是块平坦岩地，当中立着位俏生生的姑娘，看她额上香汗涔涔，衣衫已有多处破烂，一副狼狈不堪的状况，面色也微微透着青灰，南荒三魔分三个角落将她围住。

“嘻嘻！平凡老儿的徒弟果真个稀松平凡。”老三傻笑着说。

“喂！小姑娘！咱们三兄弟的长相你可看清楚了，前日你同平凡上人一块儿，徒弟师父叫得满亲热，今日你那老鬼师父到哪儿去了？”老二也道。这被围困的女子秀眉紧锁着，她再也想不到在自己落单时，竞技这三位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缠上。

“三位可是南荒三魔？”她问道：

老三傻笑道：“这名号咱三兄弟倒是第一次听到，你这小妞儿敢如此称呼南荒三奇，胆量不小，等会儿少吃几掌！”

“你们寻的是我师父，缠着我做甚？”女子恨恨地道。

南荒三魔一阵嘻嘻哈哈，老三狞笑道：“打了小的还怕老的不出来！”说完面上浮着浓厚的得意色，生像发现一种极为有趣的游戏。

这年青的女子正是伤心哀绝的姬蕾，半途遇着金英同白发婆婆，平白受到一番屈辱，幸遇平凡上人才得到解救，平凡上人也是对她有缘，一生讨厌女子却独独看上她，竟答应收她为弟子，连以前那些臭规矩都不顾了。但行到半途平凡上人又因故他去，留得姬蕾一人很自然地就走入追寻高战这条路，谁知竟被这三位失去理智的老魔所缠上。

南荒三魔衣着不伦不类，发如乱草手如鹰爪，在月光下更加显得狰狞可怖，被围在当中的姬蕾芳心忐忑，真是不知要如何是好。

“呱！呱！”

一个夜枭受惊而起，同一时间一条黑影电闪而来，远远闻得喊直：“南

荒三魔，不得欺负女流……”刹那间人至场中，但语音却突然没了。

姬蕾喜得来了救星，看清来人脸上浑起一片凄苦神色，呐呐道：“大哥……大哥……”

赶来的正是高战，花了他的一番精神才赶上南荒三魔，发现竟是自己既痛恨又难忘掉的姬蕾。

“原来是姬……姬姑娘！”他说着，语调却显得生硬拘束。南荒三魔一齐哈哈大笑，老三道：“又多来个送死的，这小子那日曾与我对过手，与平凡老儿想来也有一些渊源，嘻嘻！打了小的还怕老的！嘻嘻！”

高战听得这一番语无伦次的话，加上三魔阴森恐怖的面相，也只觉毛发竖立，他自然而然地靠近姬蕾将她护住，但却一直不肯再看她。

姬蕾眼看高战如此对她，更是伤心欲绝，这时南荒三魔的老大开口问道：“小子！平凡老儿落在何处？告诉我们就给你个好死！”

高战是倔强脾性，即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他们，何况根本不知道，闻言答道：“平凡大师岂是你们这批鬼怪见得的，哼，咱高战可并不怕你们三人呢！”

老三指着高战嘻嘻笑道：“这小子是怕我们三人联手攻他呢，嘿嘿！其实我一招一掌他还不就乖乖躺在那里了！”

老二也道：“谁说不是，但我们仍要三人攻他啊！哈哈！”说完三人像失心疯般同声大笑，高兴已极。

高战此刻心中却不断盘算，月余前自己对南荒三魔的老三，在百招内能攻，一百招后能支持三百招。但经过前几天的一阵大彻大悟，将平凡上人与梅香剑，天竺杖法同本门武功融汇贯通后，已有自信能敌上老三五百招内攻势，但对方三人同时攻却怎么办呢？

月儿更中了点，近处景物清晰异常，远处景物却朦胧模糊。老三狞笑道：“大哥，该动手了吧！”

老大点头，怪声道：“小子！你是不肯讲平凡老儿在何处吗？”

高战一想到平凡上人，心中豪气大增，抗声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们！”说完嚓地将长戟合上，小声道：“姬姑娘请靠紧我！”说时脸上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神色，生像大英雄临危殉身，一种立志一去不回的气氛，不禁将姬蕾看呆了，自然地紧靠在高战背后，手中峨眉刺也紧紧拿在手中。

南荒三奇心目中唯一的真正仇敌就是平凡大师，对其他的全凭一时的喜恶，高兴就放过，不高兴那么对方不死也得残废，是以这一路闯荡下来，凶残的名声早已传遍了整个武林。这时的高战与姬蕾在他们面前，直似一对被困的小老鼠。

“老三，你就先动手吧！”南荒三奇的老大说着，面上浮动着一种酷冷又有些傻痴的笑容。

第三奇将破烂的衣袖卷了卷，一翻掌往高战拍来。南荒一脉武功素来怪异，这一掌之力好不出奇，四周的空气像打着圈儿，一层层往高战压来，即使站在高战背后的姬蕾，也觉得迎面有极强压力。

高战曾尝过这怪力道的滋味，长戟在空中划个圈儿，陡地往力道中心刺了过去，但闻“波”地一声微响，戟尖已直刺向对方咽喉。

高战自从金伯胜佛处学得天竺杖法后，与梅香神剑一融合，竟生出一种特异的功效，不管你再强的劲力，他手中的长戟都能一戮而入，南荒三奇此番仅吃了这点上的大亏。

三魔老三吃了一惊，右手连忙撤拔，左手一翻顺势往戟干驽去。

高战这一抢得先机，一鼓作气戟上奇招迭出，一时杖出如山直似飘花乱絮般尽往南荒三奇滚去。

三魔被激得怪吼连连，两掌不停翻动，只剩下招架的份儿。三弟兄都想不到才月余不见，高战竟似强了十倍似的，其实这点连高战自己都想不到。

“好一个天竺杖法！”三魔大喝道，“你是三佛中那一位的弟子！”

高战对自己武功的突然精进也莫名其妙，只觉出戟得心应手，胸中不停有成套的招式涌现，几乎是梅香剑中与天竺杖法中任何一招彼此相合，都能成为一式天下绝学，何况再加上平凡大师的“大衍十式”。只见高战一个身子东倒西歪，满脸兴奋神色，根本没有听见对方问话。

立在背后的姬蕾却听请了南荒三奇所问的，从平凡上人的口中，她也知道许多有关恒河三佛的事迹，但她也奇怪，为何高战竟能得到恒河三佛的传授，于是立刻联想到那小妖女金英，于是她感觉一阵心酸。

老三被攻得几乎无还手之力的情势，大魔一拍手掌，另外两魔也同时加入战圈。南荒三奇对恒河三佛似甚尊敬，又问道：“小子隶属三佛那一位门下？”

这一次高战听得清楚了，豪笑道：“在下可不是三佛弟子，在下恩师边塞大侠是也！”

三奇勃然大怒，同时喝道：“好小子！原来是风老鬼门下今日放不得活路了！”说完三人六掌同向高战姬蕾攻来。

高战武功虽精进不少，三奇一联手立刻感觉有束手缚脚之感，再加上他必须处处护着姬蕾，更减少发挥的地方。

“高大哥，你自己逃出去吧！别管我！”姬蕾见高战奋勇苦战，一时百感交集辛酸地喊出这句话。

“哈哈！”老大笑道，“乖乖地拿下命来，这时候想逃走！”高战一只长戟指东打西，招招精绝极巧，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以巧补力之不足，以勇化险为夷。

三魔本以为对方后生小子，心存轻视因只出五成功力，这久攻不下才发觉这小子智勇过人，立刻放出九成劲力。高战因杂学丰富，才能令对方一时间摸不着门户，但南荒三奇何等人物，这一全力施为，不到一刻败象立显。正在高战焦心的的之时，突然三魔一阵狞笑，紧跟姬蕾“哎哟”一声，一对峨眉刺被打上半天空。

高战只觉心中一阵痛，手中长战戟一连攻出九招，式式俱全力而为，总算把三奇逼退一丈，偷眼一看姬蕾，只见她蹲在地上，双手捧住小腹，面色煞白，口角汩汩流出丝丝鲜血。高战心如绞痛，正想大喊：“我与你们拼了！”

但地上姬蕾却萎顿地喊道：“大哥你快逃吧！”

“对！”高战想到了逃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起“逃”这个字。

三奇趁高战心神微分之际陡然攻来，高战大喝一声长戟使出“力拔山兮”，只见大戟划出一层绝大气墙，将那三魔挡得一挡，左手一挽将姬蕾拦腰抱起。

姬蕾心中一种安然的感觉，在高战耳边轻道：“高大哥放下我，你自己逃吧！”但她心中其实何尝有这样想。高战充耳不闻，将那大戟一连三点，式式俱是“冷梅乍伸”，这梅山氏独霸江湖的绝学果然逼得三魔让得一缝。“挡我者死！”高战奋力一喊，大戟在周身抡出圈铁墙，直往缝隙冲出。

南荒三奇何等身手，怎肯让对方如此轻易离去，大魔往后退一步巧巧妙

妙地挡住缺口，另两魔左右闪电般攻来。

高战兵刃直刺大魔，眼看两胁皆空，难逃毒手，谁知他突然身法一变，两肩微晃间，正从三奇合圈的一刹那间突困而去。三奇怔得一怔，大魔迷惘喊出：“太清玉女！”敢情高战方才用的正是慧大师独门的“诘摩步法”。

三魔、二魔已开步追出一丈，但一见大师兄那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都惊异着停下身来，问道：“大哥，那小子跑了……”

大魔对以往的事几乎都忘怀，刚才高战的身法只激起他一丝回意，但立刻又隐没了去。凶残的性子淹没了昔日美好的眷恋，立刻又喝道：“快追，别让那两个小子逃了！”

高战不知“诘摩步法”已救了自己一条命，背着姬蕾只用尽力气向乱山中奔出。他功力大进，背着姬蕾虽一点不觉吃力，但也听得到背后南荒三奇越来越近的呼啸声，讥骂声——

月色突然暗下去，这给高战莫大良机，拣着曲折险峻的山石他一路奔去，晃眼间已深深进入山区。

“大哥！大哥你一人逃吧！”姬蕾喘着气道，“别让我累着你！”

高战只顾奔着，听着这话好不难受，将那揽着姬蕾腰肢的左手微一用力算是绝不丢弃她的回答，姬蕾懂得这意思，立刻眼角盈满了泪水。

高战一路上觅过地势，他知再一盏茶的时间南荒三奇就会追上，那时必然自己同姬蕾都会没了命，因此在这一盏茶时间，他必须寻一绝佳地势，至少能阻止三人同时进攻的地势。

这山中俱是光秃秃的大岩石，此时夜色虽浓，但高战目力不比寻常，远远看见一处山壁高耸入去，一缕白线从上直泻而下，立刻心中灵光一闪，高战已有了计较。

转眼间高战已奔至山壁下，只见一泻瀑布从数丈高涌出，从这山到那泉洞约四丈，壁下一潭清水缓缓朝山下滚去。

高战想也不想，背着姬蕾一纵身往洞口窜去，两人只觉一阵凉温已进得洞来。

这洞虽不算大，也有一丈高下，两人立在洞中尚绰绰有余，正当高战将姬蕾安放好了，南荒三奇已呼啸而至。

老三暴跳道：“这两个小子逃进洞去了，咱们也冲进去！”高战在洞里听得这话，全身劲力早已含蓄待放，果然三魔当先冲进，高战借着地势优良双掌奋出，三魔愤恨喝着被凌空击了下去。

三魔被这洞口阻住在外，愤怒莫名，而高战在洞内也忧心如焚，只因姬蕾中了三魔一掌，这“腐石阴功”含天下至阴之毒，已深深侵入姬蕾妹内脏。

“咱们困他个十天半月，饿也将他饿死！”老大在外喊道，另两魔附和着，好似又发现了一种极有趣的游戏似的。

姬蕾面色青中透白，气息微弱得几乎要断了。她泪眼望着高战，像一切的不愉快都不再存在，面前的高战，只是她心中永远也觉得最可爱的高大哥。

“大哥！我好冷！”她微弱地喊道，两眼露出企求的目光。

三魔并未继续抢攻，竟在外面嘻嘻哈哈谈笑起来。高战松了一口气，此刻再也不能避男女之嫌，紧紧将姬蕾搂在怀里。

“大哥……那天你走后我就一直寻你……你知我多忠情于你，现在总算让我给寻着了……”姬蕾像自言自语地说着。

高战也伤心道：“蕾妹，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你的，我……”

姬蕾凄惋一笑，道：“ 大哥别说了听我讲，我有好多话要给你说啊！ ”

高战只觉得姬蕾全身冰凉，往常美丽明亮的眸子也黯然无光，心中一阵怜痛，几乎流下泪来。

“ 大哥！ ”姬蕾又道，“ 我知道就要去了，我是没有福气终身与你厮守在一块儿，那小……小妖女！如果是真心爱你，将来你可娶她为妻，现在我再也不恨她了。 ”

高战急道：“ 你说就是金弟啊，我一直只视她为弟弟呢！ ”

姬蕾露出一丝不置可否的笑容，又道：“ 那日她跑来告诉我你走了，我真恨死了你。在那时我好像就有预感我们会活生生地被拆开，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这预感灵验了，但我觉得很满足，除了还有一点心愿未达到之外，其他的我再也不敢企求什么——— ”

高战无限痛悔地抚着姬蕾，从那洞中一别，他早已发现自己是情意深重，对姬蕾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现在虽一切误会都冰释，但一切欢乐也将永没有实现的可能。此刻他是多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至爱的生命啊！

泉水从他两旁湍急的涌出去，冰凉的水珠在姬蕾额上凝结成一滴滴，在黑暗中闪闪发出微光，生似代替了她往日眸中夺目神采。

姬蕾气息是越来越微弱了，她伸出手道：“ 大哥，将那水火风雷宝珠给我看下好么？ ”

高占虽猜不出她要看这珠子的用意，但很顺从地立刻就从怀中拿出那粒雄的水火风雷宝珠来。

姬蕾接在手中，眷恋地看着说道：“ 大哥以后别忘了要向辛叔叔讨回那粒雌的，这就是我唯一未了的心愿了。 ”

高战有些激动，在这生离死别的场面下，他再也不能自持，只见他哀伤道：“ 蕾妹，大哥真对不起你！你还有什么心愿，大哥一定不顾一切替你完成。 ”

姬蕾满足地笑着，脸上陡地涌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像鼓足了勇气断续地道：“ 我父母家族都亡了，世界上就只剩下我孤伶伶一人，我死后……你在墓碑上刻上……刻上……你懂我的意思吗？ ”

高战在姬蕾的眼光中发现了眷恋还有强烈的惋惜光辉，绝顶聪明的他自然懂得她的意思。他紧紧握着姬蕾的手，誓道：“ 无论别人说什么话，蕾妹，你都是我的妻子。当我杀了南荒三奇之后必定向辛叔叔讨得雌珠纪念你终生！ ”待高战说完，一缕香魂即安详地去了。

高战一时间悲痛欲绝，如果说这种结果不好，但如此一来不是使他俩很可能终生不解的误会求得释然吗？

泉水仍从他俩身旁涌出，三奇的咒骂也不断地从外面传来，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对高战来说，世界上一切都是变了，变得如此巨大，如此不容人有丝毫怀念的地方。

高战望着姬蕾苍白，但曾艳极美极的脸孔，觉得突然间他们被相隔得如此遥远，的确，他们被分离得太远了，他解下了衣衫，含着无比的痛泪，轻轻的，但留恋地为姬蕾盖上……

洞外的三魔还在狂笑着，高战恨得牙齿紧咬，毅然冲了出去。

山岭上一片灰色，秃的岩石光的山壁形成一副奇特的景色。远远有个衣着褴褛的汉子走来，虽缓步细行，速度却异常迅快。

“ 砰！砰！ ”

不知何方传来碰击之声，这汉子似是吃了一惊，朝那声源处张望了会，仍是极其悠闲地往声源处行去。只见他步子迅捷，转眼间已来至一山头，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幅千古难见的场面。“好身手！”这汉子低赞着，在离一里之远处正是高战被困的山壁，壁下一碧清潭，四周围绕着南荒三奇。

这时只见南荒三奇排成个三角形牢牢阻住那泉水出口，而高战不时从洞中飞出，每次都被三奇在空中击回洞去。高战似乎费尽了心机要想脱困而出，一时之间在凌空转瞬之间奇招迭出，好几回几乎都被他攻了出来。

远处的汉子眼看这千古奇观，不自觉移步行去，渐渐离得近了，只听南荒三奇似发了疯般狂笑不停，高战每次冲出都被三人用极强的内劲加上数十年苦练的怪招阻了回去，这种游戏对他们来说是太够味了。

原来当姬蕾玉殒后，高战自然哀痛欲绝，为了好好安葬姬蕾自然先得脱出三奇的围困，然而三奇好奇，似有意要猫抓耗子，每次高战冲出都被三人挡回，三人也不伤他也不进洞，这样干耗着也有两天了。

在这两天之中，高战想尽了一切方法，也用尽了一切武艺，但南荒三奇联手的功力自非同小可。两天中高战苦苦思索着，武功也进步不知多少，但要想出洞也不太可能。

南荒三奇守着洞口，洞下潭水深不见底，高战除了凭硬功夫脱困外别无他法。南荒三奇对高战也甚是佩服，在他们所会过的人中，年纪有这么年轻功夫有这么高的，大约也只有高战一人了。

洞中的高战此刻显得憔悴异常，两天的苦思熬费他太多心神，何况姬蕾的遗体正急需掩埋，而他连洞尚出不去。这两天他在连番的冲击中领悟学习了许多，但仍是痛苦难名的。

洞外三奇的哗笑不时传入耳内，更深深地刺激着他，生性本来豪气的他，只觉血脉愤张，然也无可奈何。

洞外老三道：“今天打得真过瘾，这小子武功真是不差呢！”

老二接道：“再熬上个七天八天后，这小子变成了干骨头，咱们再捉他去见平凡老儿！”

“对！”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高战在洞中听得难受，一起身又冲到洞口，眼见三奇嘲笑地望着自己，又犹豫地退下。

“哈哈！这小子快没胆了呢！”老二暴笑着道，“咱口干了，去喝点水去吧！”随着老二，老三也跟着行至潭边饮着潭水。

“啊！不好！”两人同时惊呼跌坐在地，双颊奕地变得火红，看得出都在用着本身功力抗拒着什么。

大魔惊呆了，忙问道：“什么事！你们怎样了！”

突然山壁上响起一阵豪笑，道：“南荒三奇也不过尔尔，今日老夫也算开了眼界。”

大魔勃然大怒，尚未待他出声，壁顶已跃下一人来，正是先前那褴褛汉子。

高战也被暴笑声所吸引，才一到洞口即喜得叫道：“前辈是你！”

那汉子碧绿道袍，也喜道：“小老弟，想不到老哥正适逢其会，二魔三魔俱中了我无影之毒……”

“前辈小心！”高战见大魔趁机偷袭，开口呼时整个身子也平扑而下。

来人正是北君金一鹏，此人不但用毒高明，身手也不含糊，仗着满身毒

物竟一掌从大魔迎去，只闻一声“砰”然巨响，大魔鬓发俱扬，毒君金一鹏却一连退后三步。

原来大魔因老二老三俱中毒手，一出掌已是全力，毒君内力本就差人一等，又因祸起仓卒，登时吃了大亏。

高战及时赶到，一见毒君败势现出，立刻不顾一切发疯般朝大魔攻出，也是高战连日来进步神速，再加上怨愤所积，一时间两人竞战得难分难解。一个胜在功力深厚招式怪异，一个强在精力充沛，所学博大无穷。

毒君金一鹏见数月不见，这小老弟的功夫竟精进如斯，不禁连连摇头赞叹，心中忖道：只怕今日我已非其敌手了！这毒君也是偏激性格，见二魔三魔被自己下毒陷害，不禁喜得直乐。那大魔生怕他会趁机再下毒手，不时要分心注意金一鹏，因这原故可给高战占了不少便宜去。

高战两日来被他悟出不少精妙绝艺，这一刻逢到百年难求的活靶子，更是斗得起劲，只见他动如脱儿静如处女，无一招不是经验与智的化合。平凡上人的博大，天池派的强劲，天竺的邪恶及梅香剑的刁奇被他一一得去，是以大魔这好功夫，也被他一抡攻打得节节后退。

大魔被攻得暴跳如雷，他再怎么也想不到这毛头小子一出洞就变得这般厉害。这时两人都是赤手相搏，高战正一招“雷动万物”，左手藏“峰回路转”朝大魔击去。

老大心知今日很难讨了好去，何况老二老三吉凶未卜，时间上是再也拖累不得，高战武功虽进步神速，但要缠住大魔却还不能够。大魔趁那“雷动万物”才过，左掌“峰回路转”尚未发之际，一连上中下攻出三掌，一晃身即往二、三魔处扑去。

北君金一鹏在旁大喝道：“有这等便宜的事，接招！”

大魔突觉一股狂风从体侧袭来，赶紧右掌一拂，那晓掌心一麻，心知上了大当，气得怒喝一声，也不顾中了什么暗器，挟起老二老三落荒而去。

高战心存厚道，也不打算追那三奇，倒是金一鹏在旁笑道：“这三个家伙中了老夫的毒，能活得过三日就命大了。”

苦战终了，高战反觉得一种从未有的疲困。金一鹏见这小老弟脸色有些不太对劲，笑容陡地一敛，关切问道：“小老弟怎会到了此地？想不到功夫进步得连老哥都要自叹不如了！”

他怎会想得到高战在这数月间的连番奇遇，是以惊异得很。高战苦笑道：“前辈来得正合时宜，再迟些在下可能就被三个怪物困死洞中了，唉！小弟的朋友被这三个怪物重伤不治，现在停在洞内还得赶紧安埋呢！”

高战说这话时，脸上落魄的神色甚是哀伤，大异于他平日的正气凛然，这点可使北君金一鹏更觉奇怪了，他小心问道：“是那一位朋友，老夫可识得？”

高战摇了摇头，一转身扑进了洞，金一鹏没有跟去，不一刻只见高战抱着一个人体出来。姬蕾那如花的面容已显得煞白，高战将她轻放在地上，默默道：“蕾妹，大哥不能保护你真是罪孽深重，你的心愿大哥一一替你办好，请你放心安息吧！”说完两粒豆大的泪珠已悄悄涌到眼角。

毒君金一鹏已动手在潭边掘了一个深坑，武林中人素来不太重视生死大事，何况此地距中原遥途千里，高战也只得将她就葬此地。

一个千娇百媚的佳人，就在江湖上两位一老一少的高手观礼中，被覆盖上黄土。高战手中一直握着那颗水火风雷宝珠，痛苦的表情哀伤之极。

毒君金一鹏在旁叹息着，他当然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但即使他本领再大，也无法可帮忙的。

高战在这新坟前凭祭了半天，终于只得又重新上道，金一鹏为了怕他忧出病来，有时讲些好玩惊险的事给他听。这时已快出了山，金一鹏道：“老弟得了兰九果，那无影之毒自然解了，老夫那日去龙门毒丐处，可赶得一场好戏！”

高战心智也聪明无比，知他故意找些话题来分散自己的痛苦，也着实感激，因此装出有兴致的样子，答道：“前辈这次再度出山，江湖上自然又得有一番传说了！”

金一鹏微微一笑，道：“这倒不是，咱到龙门时正逢到天地会在那儿聚会，想不到竟被一个后生小子给挑了，这后生小子以往和我还有一番渊源呢！”

毒君金一鹏平日疯疯颠颠，这时受高战感染竟恢复一些正常，许多年前的记忆有些像灵光般在脑海中一道道闪过，他见高战没有言语，又道：“这小子是辛捷呢，十几年不见真练得一身好本领，连老夫也要自叹不如了！”

高战听得是辛捷，诧道：“是辛叔叔，他怎么去挑龙门毒丐呢？”

毒君金一鹏见引起高战兴趣，也喜道：“你识得他？”

高战点点头，带着有些沉思的味道说：“晚辈的虬枝剑式就是辛叔叔传授的，月余前曾见他同东海三仙中无极岛主、平凡上人及我恩师与前日那有荒三奇大战。”

金一鹏对这三人除了无恨生曾有一面之缘外，其他都只是听闻，他道：“这辛捷与我到有些渊源，前日见他剑挑龙门实是一大快事……”接着听得金一鹏说出一桩豪壮事情来。

月影半掩，万重山中阴森无比，山腰处一点星火像引路灯般闪烁着，细锐的虫鸣突然沉寂，象征着某种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树林里沙沙一阵轻脆脚步声，黑暗中一人喊道：“谁！”语声才落跟着又是一声：“啊！”

这声音好不奇怪，像被人扼着喉咙硬给逼出来的。

“告诉我们龙门毒丐可在山中”一个浑浊粗哑的语音问道，但话语里充满着威胁和恐吓的味道。

一个颤抖的声音答道：“庄主老人家在……在庄中养伤！”

“嘿！”

那粗哑的声音又道：“还有些什么人？”

“还有些别的人，小的只知道有一位叫天煞星君的，其余的都不识了？”

接着一声闷哼，树梢响动中一条灰色人影直往山腰扑去。

山腰中倒是个不太小的庄院，正是龙门毒丐平日藏身之处。这毒丐是龙门五杰中的头一位，师弟长醉酒僧，壶口归农，天稽秀士，逍遥道人，也是因方家牧场而与高战结的仇。

这时正厅里高高矮矮坐立着数人，上首一个褐衣老者正是天下闻名丧胆的天煞星君，身旁是文伦师兄妹，接着顺序下来是萎顿的龙门毒丐兄弟五人。

“三更已到，辛小子还未来？”坐在下首的天稽秀士道，“可是觉得胆寒了？”

龙门毒丐被高战一拳受伤甚重，幸喜救治及时，只保了性命但一身功力全失。只见他面色阴沉，一双暗无光彩的眼睛牢牢盯着门外，愤恨着，愤恨

着世上的一切。

文伦面上仍挂着他那种特有的傲笑，这次他师父在旁，心中再没有觉得什么敌人可怕了，倒是他那温柔的师妹，脸上不时闪过一丝忧虑。

突然天煞星君从座中站起，沉声道：“ 来了！”

语音才落，大门口已踱进两人，先头一位白衫儒巾，神采真个飞扬已极，后面一位体态魁伟，剑眉虎目，气态轩昂已极，正是梅香剑辛捷同丐帮帮主李鹏。

天煞星君见辛捷两人气闲神定踱了进来，当下脸一变，强打个哈哈道：“ 辛少侠多年不见，此刻更见英风超然了，这位是谁，恕老夫眼拙！”

辛捷知天煞星君必是不忘年前一剑之仇，笑笑道：“ 这位丐帮帮主李鹏儿便是！”

天煞星君冷笑一声，道：“ 久仰！久仰！只是丐帮帮主几时改了姓李的？老夫倒是少了见识。”

李鹏儿听得剑眉一轩就到发作，辛捷赶忙止住，反问道：“ 这几位是何方英雄，也请前辈替在下引见引见？”

天煞星君没奈何，一一为辛捷引见完毕，辛捷道：“ 幸会诸位英雄，今日辛某来此，除了向前辈问好之外，尚有丐帮帮主之事尚待解决。”

天煞星君道：“ 不错，今日伦儿与李英雄都在此，这事也该有个了结了。”

辛捷微微一笑道：“ 在下认为解决之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丐帮帮众自行决定愿意由谁出任全帮帮主，另外一法就是……”

文伦冷笑一声，插口道：“ 另外的就是看各人的本领了！”

李鹏儿不甘示弱，切齿道：“ 文兄快人快语，看来文兄是决定采用第二种了！”

文伦傲气毕露，哈哈笑道：“ 这还用讲，今日少爷得再接接你百结掌法，看你得到我家祖多少恩赐！”

李鹏儿听得大怒，如不是辛捷止住，几乎立时要拔剑动手。

天煞星君对这徒儿甚是娇纵，闻言也不叱责，沉声道：“ 两位是准备用兵刃呢？还是空手。”

辛捷道：“ 随前辈选择！”李鹏儿却道：“ 兵刃！”

“ 嚓！”地一声，文伦与李鹏儿同时拔出长剑，李鹏儿一眼又瞥见文伦师妹张姑娘的眼神，是那么关怀与柔情，他暗暗叹口气，望了辛捷一眼，道：“ 叔叔为鹏儿掠阵！”

辛捷知他是不要自己帮手的意思，含笑点头退立一旁，那边天煞星君也回归座椅，只那张姑娘焦急叮嘱道：“ 师哥要小心啊！”

文伦骄傲地将长剑一摆，冷然道：“ 你该叫他小心呀！哈哈！”

李鹏儿听得火冒，他喷着怒火的眼睛瞪着文伦，却不敢看张姑娘一眼，因为很可能只要看得她哀怨的神光，一切勇气愤怒都要化为乌有了。

文伦与李鹏儿是曾交过手的，当时两人双败俱伤谁也没有讨到便宜，现在年岁增加，两人的武艺造诣都今非昔比，何况彼此有个估计，对对方都不敢轻视，是以一番苦战是难免的。

场中像死一般寂，除文伦李鹏儿绕着圈子的脚步声外，就只有厅外的虫鸣了，两人惧不敢大意，仔细地观察着对方弱点，不敢先行下手。

文伦年纪较轻，首先沉不住气，大喝道：“ 接招！”

剑子走偏锋本攻左突改向右往李鹏儿手肩削去，这一虚招如何骗得过李

鹏儿，只见他看也不看来剑一眼，举剑就往文伦面门刺去。

两人俱是一般火爆脾气，才一上手就是以快打快，场中立时响起一片剑气破空之声。

文伦上回吃了他亏，回到师父身边着实又苦练一番，这时长剑上下翻腾，一幕剑影将对方牢牢裹住，猛然看来似占了上风。

李鹏儿身兼两家之长，一路上又得了辛捷许多教益，辛捷近来剑术由豪飞而沉稳，由凌厉而渊深，李鹏儿受了他影响，也才定了坐观其变的主意。

天煞星君一代枭雄，所调教出来的徒儿也深得他的习性，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定要伤人，是以招招俱狠辣霸道，丝毫不留余地。

这时李鹏儿右手长剑像扛着座山般缓慢转动，左手使出“百结掌法”以补缝隙，无论文伦再强的攻势都被化为乌有。

晃眼已是七八十招过去，文伦见久攻不下，不免有些心焦气浮，李鹏儿觑准机会，右手陡地一招“横扫千军”将那文伦阻得一阻，左掌陡地攻出三招，先天气功从掌心涌出，分袭对方左右中。

文伦见对方突地改变打法，方呆得一呆，三股强劲力道压体逼临。

“好！”文伦大喝一声，长剑当胸一抡，发出阵刺耳锥心的锐叫，虽将危困化解了去，用招却显得太过邪恶霸道，李鹏儿师出名门，出手间隐隐有正大风度，与文伦专走偏锋斜门的气度大相径庭，形成强烈对比。

李鹏儿抓住机会，剑子突交左手，右手又是一连三掌打出，这三掌好不古怪，只因他先天气功的特性发后能收，前两掌竟是虚招，文伦连接两掌只觉虚空无物，心中正在奇怪，微微分神间李鹏儿第三掌已至。

“轰”然一声响，先天气攻的是不凡，李鹏儿如天神下降鬓发暴涨，反观文伦只见他脸血大变，一连退三步。

幸喜两人内力竟是相若，虽文伦不小心输了一着，没受多重内伤，只看文伦脸泛愤容，一扬手……

“打！”

语气方落，两点寒星直奔李鹏双目。

李鹏儿毫不在意，长剑一拦“叮！叮！”声中两粒铁芒已跌落尘埃，文伦并未能打伤得李鹏儿，趁对方按暗器之时，陡地无声无息地向李鹏儿下腹撩去。

这招下得好不恶毒，李鹏儿剑在左手下救已是不及，叱骂声中身子已自腾起，文伦眼见这大好机会怎肯放过，“打”字尚未喊出，又是十数粒铁芒破空朝李鹏儿射去，这次手法高明之极，三粒打上左右，其余的打全身下穴，右手剑更向对方双足削去。

辛捷看得眉头一皱，天煞星君却颜带笑容，似乎在赞赏徒儿学得自己恶毒与趁人不备。

李鹏儿身陷危境，铁芒发着锐啸破空而至，赶紧将长剑舞个密不透风，虽见防得快，左肩仍被一粒铁芒擦过，立刻觉得一阵火辣辣的感觉。

“好卑鄙的小子！”李鹏儿在空中大喝，身子陡地一翻，在空中头上足下朝文伦扑去，似打出了真火。

文伦一招得势好不快活，长剑使出“举火烧天”，这招本是平凡的招式，却因他向左稍偏三寸，而右掌出“武松打虎”硬往李鹏儿右肩碰去，这两招一配合之下真是凶险绝伦。

李鹏儿连番受挫，心神反定了下来，真气一提身形陡慢了慢，刚好避过

左边“武松打虎”，长剑一架一绞借力翻出一丈外。

这次李鹏儿虽没有被伤着，却落了下风，文伦骄傲已极，叫道：“丐帮帮主怎会如此稀松！”

李鹏儿此刻反冷静下来，应道：“未必见得！姓文的，李某还要领教！”

文伦将长剑斜向上举，摆出个极端藐视的姿势，道：“请便！”

这番李鹏儿谨慎小心，一点也不敢再大意，指尖在剑身一弹发出声金铁交鸣，豪笑道：“姓文的小心了！”一招“雷动万物”夹着雷霆万钧之势攻到。

方才李鹏儿使的多半是丐帮独传心法，这一下使出天池一脉师门绝艺，气象大是不同。

天煞星君见李鹏见陡地变式，只觉他出招大是恢宏傅大，口中大喝声：“好个天池‘狂飓拳’！”其实是暗中提醒徒儿要小心留意。

文伦如何看不出对方厉害？立刻就用上师门最上乘“万流归宗”剑法，这万流归宗剑法花费了天煞星君一生心血，确有夺天下剑术精华大成之优点。

这两人再度生死相搏，心知这真是决定命运最后一战了，无论谁只要败了就再无脸在江湖上混下去，是以都凝目而待，紧张万分。

辛捷和天煞星君气度都显得很轻松，那张姑娘可急得什么似的，她不希望自己师兄败了，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一生的幸福及连带着自己一生的幸福，但师兄胜了呢？那也是不是真能就做丐帮帮主？芳心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李鹏儿轻啸一声，剑刃轮回急转像狂风暴雨般朝文伦攻去，看来似狂乱无章却招招包含无穷妙处绝艺，看得辛捷同天煞星君不住点头。

文伦无论在功力上剑术上都差上一筹，被李鹏儿一阵急攻，立刻有束手缚脚的感觉，他生性高傲，这口气如何忍得，几招硬碰硬打竟想抢得先机。

李鹏儿“先天气功”已自剑身发出，除非功力较他高上许多，否则天下任何门派，在他前十招未完前，都无法抢攻，文伦这一气浮立时空门大露，给李鹏儿极好的制敌机会。

“师父！师父！”张姑娘一阵急喊，将李鹏儿叫得心一软。

“唉！”他暗自叹口气，几次杀手已出竟半途而废，天煞星君、辛捷大行家自然看得出李鹏儿该胜未胜，心中却只猜想李鹏儿是有意敬文伦是先帮祖之孙，其实除了李鹏儿外，谁也猜不出是何原因。

文伦也发觉自己先前所犯的大错，正在心急冒汗之时，那晓辛捷与天煞星君同时喝道：“住手，外面是什么人？”

两人一呆都一齐住手，只见窗外大笑声里飞进一人来，碧绿道袍满脸乱发，姿态疯疯颠颠的。

天煞星君见来人目露精光，气魄大是不凡，喝问道：“阁下来此何为？”

这不速之客狂笑道：“你们打你们的吧！我要找的主儿可不是你！”

天煞星君何曾受过别人如此张狂，怒道：“老夫见你活到这大把年纪实在不易才敬你三分，如要不识好歹，我天煞星君立叫你溅血当场！”

天煞星君以为撑出自己名号对方不吃惊也得恭顺些，谁知那绿袍老者理也不理，大刺刺寻了把椅子坐下，道：“两位少年英雄请继续比划，老朽事情等会儿再办不迟！”

天煞星君因辛捷在旁不好意思当场发作，正在拉不下场之时，辛捷已起立，恭敬地向那老者抱揖道：“前辈尊姓可是金？”

这老头目中神光大放，牢牢看住辛捷疑道："你这小子如何识老夫？啊！你是……"

辛捷赶紧上前一步行了重礼，温声道："晚生辛捷，十年前曾与北君前辈在江上会过。"

这老者北君金一鹏哈哈狂笑，像是高兴之极道："你就是那梅老儿的传人，嘿！我还记得，我那女儿你将她带到哪去了？"

北君的名头才一说出，即使天煞星君也大吃一惊，当年北君名头之盛不在南君七妙神君之下，何况北君以毒出名，任谁也得畏惧他三分。

辛捷与他才一见面就碰上这问题，不禁有些尴尬，道："这正是晚辈想请询前辈的。"

金一鹏道："你也不知道么，唉！我那女儿也真命苦……"辛捷已多年不复记忆那温顺的金梅龄，这一被提起不禁有些心酸黯然，那天煞星君见两人竟叙旧起来，气得喝道："辛大侠，咱们的过节可免了？"

辛捷也有些怒意，气道："前辈如等不及，晚辈这就放肆！"天煞星君大喝声——

"好！"一掌朝辛捷劈来，那边文伦与李鹏儿也又斗上了，一时间厅中剑气与掌风之声大作。

辛捷与天煞星君也是交过手的，天煞星君曾吃了点小亏，想天煞星君名头何等响亮，这一败真说是他奇耻大辱。"叮！"

辛捷的剑尖连闪两次工整的七朵梅花，与天煞星君抢攻起来。"虬枝剑式"所走的完全是偏激路子，辛捷的梅香剑几乎全是走偏锋，出人意料之外。

文伦那方已快到结束阶段，李鹏儿奋起神威，将对方杀得几乎没回手之力，只见文伦节节后退。

天煞星君有些焦急，双掌运足了真力，沉重的掌风将辛捷衣衫刮得"猎！猎！"直响。

辛捷也知这次可没上次那般好易与，虬枝剑法使极到处，只闻嘶风之声渐小，剑尖所涌出的内力，却似只只利刃突破气墙直往天煞星君刺去。

天煞星君这次出山连番受挫，虽面上狂态不改，其实心中早对这些后进英才怀了戒心。此时长声大笑，身形闪动中，左手直取对方双目，右腿举处却也蹴辛捷手腕。

这招好不张狂，妙在敌人除后退外几乎设法解救，辛捷脑海中才想起一招能攻敌反救之法，但时间已不容许他施出，只好往后猛退一步。

天煞星君长声大笑，不待辛捷立稳，立刻放掌攻出三招……

辛捷见天煞星君这番打得精明已极，再不像上次那般轻敌猛进，，招招俱是厉害杀着，只要自己稍一疏神就要毙在对方掌下。当下心神一凝，手中长剑蓦地化成一幕剑网，先用守势再觑机抢攻。

金一鹏多年不见这般高手搏斗，只看得他眉飞色舞，喝道："好个梅香神剑，梅老儿也该得意有这么好一个传人！"说完他想起自己那徒儿金欹，不禁有些想念。

天煞星君连攻数十招，虽把对方逼得不住后退，但对方退步不乱，丝毫不露败象，心神不觉稍一松驰。

辛捷战斗经验丰富已极，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被他用得一分一厘不差，只闻剑幕中"吱"声大起，辛捷手中梅香剑已势若闪电斜刺而上，迫得天煞星君往左一闪，让辛捷抢得先机。

“好一招‘冷梅拂面’！”天煞星君恨声喝道，想不到自己竟两次在这招上吃了小亏。

这一番轮到辛捷主攻，只见辛捷将那“虬枝剑法”使了开来，当中夹着“大衍十式”，场中二丈方圆尽是梅香剑影。天煞星君知道辛捷厉害，如待辛捷再将那“大衍十式”全使出来，只怕自己难逃一败，当下身形突然倒拔而起，东闪西避打算脱出辛捷剑网。

辛捷胸中豪气大奋，招式连绵不绝，更展开“诘摩步法”与天煞星君抢占有利方位。这两位都是绝顶高手，彼此将轻功使到极处，只显得一片极淡灰影。

天煞星君的身姿快若电闪，而辛捷不但从容不迫更潇洒已极。天煞星君见无法脱出对方纠缠，长剑总不离己身左右。这时梅香剑正斜掠而举，从辛捷持剑的架式上，他已知对方要用什么招式。立时不敢怠慢，上半身猛地一倾，身形忽射前半丈，左掌向后斜拍而去。

两人的动作几乎连在一起，天煞星君的身形才起，辛捷的长剑已跟着刺了过去。天煞星君暴叱一声，脚下滴溜一转，身子已疾若飘风扑了回来，左掌改拍为持，右手聚指如戟，疾点辛捷右手“曲池”。

辛捷不料敌人如此变招，口中喝道：“好身手！”知道天煞星君左手这一掌是毕生功力所聚，威力极大，仗着自己绝顶轻功，右足稍提将身形硬往左横移三尺，长剑原式不变仍直刺对方。

天煞星君见对方只一变式，只差一发竟避过自己致命两击，不禁老羞成怒，只见他身形动也不动，待那剑锋距身尚不足半尺，陡地大喊一声，左掌三指硬插对方胸际，右手却抓向剑柄。

这一招完全是拼命打法，虽有失天煞星君大宗师风度，也逼得辛捷手足一乱，赶紧撤剑后退。

天煞星君危困一解，“呛”地一声已是拔出长剑，只看他面露煞气，沉着脸道：“辛少侠武功的确高明，老夫得动用兵刃了！”要知天煞星君成名在辛捷三十年前，这一动用兵刃已是大大辱了自己身份，是以语气中有征询之意，也可知道辛捷功力之高了。

辛捷谦冲一笑，道：“晚辈何幸能领教前辈绝艺，这是晚辈莫大光荣！”

这边文伦与李鹏儿已到结束阶段，李鹏儿本可早下杀手，只因两种原故迟迟不肯下手，而文伦又执迷不悟，兀自奋勇不肯认败。

天煞星君偷眼一瞥徒儿，知他是败定了。此刻自身面对强敌，再也不能分心照顾徒儿，内心不觉甚为焦急。

辛捷知道天煞星君进退两难，微微一笑不进反退了三步。就在此时文伦大喊一声，捧着左手退了下来，鲜血从破袖间一滴滴淌出，面色煞白得吓人。

“谢谢李帮主手下留情，此恩文某没齿不忘！”文伦说着，一拂袖将师妹推在一旁，自个儿料理伤势，留下李鹏儿怔怔站在场中，双目茫然地注意张姑娘柔情地照顾她师兄。

毒君金一鹏哈哈笑道：“天煞老儿，别让人久等你了！”

天煞星君脸一红，再也顾不得徒儿，举剑朝辛捷一竖。辛捷知他仍自持前辈身份，必然是要让自己三招，也不打话，“刷！刷！刷！”一连攻出三剑，虽皆迅若奔雷，却毫无伤人之意。

天煞星君暗赞对方风度绝佳，手中剑不闲着，剑尖一领疾奔辛捷颈间。

辛捷动也不动，心知敌人这招必是虚着，果然剑锋离身子还有半尺，突

地“嗡”一声，剑尖震出三点寒芒罩向中盘。

这天煞星君数十年不用兵器，这番为着辛捷过于厉害，才不惜再动用长剑，心中可是又怒又惧。

辛捷待敌人这招“梅花三点”将及体之际，蓦地运剑向上猛撩，剑上真力一涌而出，身形也在此刻向左移开。

天煞星君只觉对方身形闪动间，剑光绕体而生，这一击却是落了空，立刻展开自己精研多年的“万流归宗”剑法，脚下如风一下子攻出七八剑。

这一回合声势更见汹涌，满场剑光四射，冷电闪烁，动人心魄已极。辛捷面逢强敌，他多年渐消隐晦的偏激性格，又渐渐地被激起，尤其当他想到毒君金一鹏在旁，这战也该早些解决，好向金一鹏探些消息。

李鹏儿此时心神若失，突然场中一声清亮的金铁交鸣，两道银亮光华蓦地碰在一起……

只见辛捷，天煞星君分了开来，两人都面色红如火薰。

“看剑！”辛捷大喝着，剑身划出三道圆弧急飞向敌人。天煞星君知道敌人这次出招又是不同，不但飘忽而且劲道大得出奇。

场中每人都想不通辛捷何来这多绝艺，尤其天煞星君几是越打越心寒。辛捷这次先声夺人，身剑合一化成一道光华，猛地朝对方射去。

天煞星君不知这正是闻名天下的大衍十式，手中剑连连挥动，眼看两道剑尖一触，竟连金铁交击声也没有，辛捷的剑尖已直探入对方剑幕，点上天煞星君胸胁，。天煞星君大骇，刚要退身，哪晓辛捷长剑蓦地改撩手腕，这番天煞星君再要让已来不及，只好长叹一声，手腕一麻，剑已“叮当”落地。

“好！好！”毒君金一鹏拍掌大喊，天煞星君更没了脸，一退身拉起文伦及张姑娘从厅门飞奔而去。

辛捷虽再次赢得胜利，心神已感极端疲困，这时座上龙门五杰准备开溜，辛捷与李鹏儿懒得拦截，倒是毒君金一鹏急了，一晃身挡住门户，喝道：“慢走，谁是龙门毒丐？”

龙门五杰见毒君拦着去路，心中都陡地一紧。鱼鲲怪目一睁道：“在下便是，前辈有何指教？”

毒君也不怒，笑哈哈道：“你就是龙门毒丐么，天下使毒的都是老夫的徒子徒孙，你这手毒老夫也着实该赞许。快将你那无影之毒的解药拿来！”

龙门毒丐见最后的竟是这话，心中不禁暗暗叫苦，道：“前辈要解药晚辈自当双手奉上，只是晚辈此时也没得解药！”

毒君金一鹏心智时乱时醒，只要稍不如意凶残之性立刻大发，他大喝道：“少说废话，解药你拿是不拿！”

龙门五杰虽心知差人太远，但也忍不下这口气，毒丐见金一鹏简直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也气道：“莫说没有，就是有现在也不给了！”

毒君阴恻恻一笑：“好！”突地一掌往毒丐拍去。毒丐武功已失，两边兄弟打算来救，但金一鹏出手何等迅捷，只见毒丐大吼一声，倒地吐血而亡。

龙门五杰虽俱凶残之辈，但也手足情深，毒丐一亡四位都拔出兵刃准备报仇。辛捷见战端又起，喝道：“四位不得对北君无礼！”

毒君一掌击毙毒丐也十分懊悔，心想：“解药未要到，主儿却死了，小老弟生命重要，咱还是赶跟去寻鸟风草吧！”想到这里，竟腔也不开蓦地反身奔去。

辛捷见毒君突然离去，急得什么似的大喊：“老伯慢走，小侄还有话得

请教！”

毒君哪管这些，一路上足不停步直赶到北方来寻鸟风草，想不到却及时解了高战的围困。

高战听完毒君一番生花妙言，心胸也着实轻松不少，尤其当他想到吴凌风，那位出家少林的慧空大师———

“吴叔叔的遭遇比我还惨！”高战忖道，“他说的‘真即是假，假即是真’，到现在我才稍许明白啊！”

暮色中一老一少翻山越岭直向南去。

少女执抑的脸色与阴晦的天气一般，看来总有令人窒息的感觉，武汉地方官道上正有一老一少骑驴行着，老的白发苍苍，少的娇艳如花。

这少女此时绷紧着脸，一双明丽的大眼中射出隐晦的煞气注视着来往行人。

“师父咱们走山路吧！这些人眼睛真讨厌！”少女满脸不屑地说着。

白发老婆婆像松了口气，笑道：“你要走那就走那吧！再别一声不理我啊！”

少女突地一笑，道：“谁叫师父不要我去沙龙坪呢？”

老婆婆叹口气，无可奈何地道：“师父看得多了，姓高那小子哪是什么好人，你此时到他家中只怕看到他家藏的三妻四妾也说不定呢！”

少女有些恼怒，娇嗔道：“师父，不许你这样说！”完后又自言自语道：“大哥哥决不是这种人！”

暮色又笼罩了下来，两匹健驴载着一老一少踏上了山路，人迹是渐渐少了，荒凉野暮的景色却越来越浓。

“师父！”少女娇声道，“快看那下面闪着金光的是什么？”

白发老妇笑道：“这山名龟山，那湖自然是西湖了，咱们再上到顶可看见长江全景那才好玩呢！”

少女叹息一声，带着梦幻的语气道：“高大哥也能在此有多好！”风有些劲疾，吹得那少女宽大纱裙飘曳不定，黑而油亮的秀发荡在颈后，更若凌波仙子妩媚生姿，夕阳眷恋地踏跃着，终于沉下了四方，大地上立刻涌起寒意和骤然的黑暗。

“师父，那竹林子里像有座寺庙，咱们去那儿住宿一宵如何？”

白发婆婆道：“还不都依你的，咱们快些去吧！”

浩渺的钟声清越地传来，像指引着两人顺利达到目的。两驴很快的来到竹林，只见那建筑物甚是简陋，门上的横匾上写着三个字：“水月庵”

“啊！是尼姑庵呢！”少女带着喜悦的声音说道，“不知是什么高人选得这好地方？”

白发婆婆将门环拉起，“笃！笃！”的打击声，在这寂静的山野中传得老远。

“依呀！”

门打了开来，露出张秀丽的面孔，似乎有些惊奇这一老一少的来临，问道：“两位施主可是要投宿？”望了白发婆婆一眼，神色却是一怔。

少女点点头，道：“小师傅是否能方便一晚？”

门开得更大，一位衣着朴素，然而却有一种说不出高贵肃然的尼姑带笑的立在两人身前，道：“敝院简陋，施主憩此贫尼自当方便！”

“好美啊！”少女心中暗忖道，“怎会出家呢？”她几乎忘记了身在何

处，只眼睁睁地看着身前尼姑。

这尼姑显得很年轻，素额几乎还察觉不出一丝皱纹，她微一笑，用手让了让，轻道：“请！”

白发婆婆与少女将驴栓在门外树上，随着年轻女尼步进庵来。这庵子小得很，除了供佛像的一厅堂外，就两间卧房，一间炊房。

“大师是……”白发婆婆才想问，佛堂中已走出位老尼，颤巍的躯体拄着根拐杖。

“师傅，有客来投宿呢！”女尼赶紧迎上去，对那老尼说着。老尼点点头，向两人打了个问讯，笑道：“难得两位贵施主光临，净莲你就赶紧烧些茶水吧！”

净莲含笑领命去了，白发婆婆有些过意不去，正在要客套一番时，谁知庵门又是大响。

少女望了白发婆婆一眼，自动跑去开门。门打开了，外面一个童子声音劈口就问：“大师，可否暂借住一晚！”话出口才发觉面前站的是个长发少女，不禁呐呐说不出话来。

“小施主，是什么人呀？”老尼扬声问道，白发婆婆也有些紧张道：“英儿，是谁？”

少女巧笑一声，道：“是个小孩呢！小弟弟你要干什么呀？”说着将那童子带了进来。

老尼此时已将众人让至厅堂坐下，见着童子进来，笑问道：“孩子，你也是来投宿的吗？”

这童子生得好俊秀，闻言答道：“哦！我母亲同姐姐都在山腰，差我来问一声能不能允许憩宿一夜，香火钱自不会缺少的！”

老尼见这小童口齿伶俐，装得一腔大人相不觉笑了，道：“出家人一切方便，有什么不可以呢？孩子你叫啥名字？说完快去请你母亲姐姐来！”

这时净莲从后面托着茶盘出来，一眼瞥见这小孩，那手不知怎的一抖——

“啪！”的一声，杯子竟跌下一个。

少女眼明手快，一把将杯子在空中抓住，将杯子重新放在盘中，奇怪地看着净莲眼睁睁注视那童子。

这少女不经意显露了一手，却被那童子发觉，笑道：“姑娘好身手，我……我金童辛平，现在就去接母亲姐姐上来！”说完飞跑而去。

净莲脸色突然变得异于奇特，她像故意掩饰般温文地将茶重斟上，端给了白发婆婆和少女，但却没有逃过一双少女的眼睛。

这少女正是高战的英弟，与她高战分别才两月，即忍不住缠着师父来蜀地寻他。今在这庵里她却感觉得到有种不寻常的变故在孕酿着，一种本能的直觉，这童子辛平似对那净莲有莫大关系。

世上一切事都冥冥中注定，白发婆婆与金英竟同辛平等同一天来到这水月庵，这岂不是上天的安排么？

不一刻庵门外已传来马蹄“的得声”，一个娇柔的女音道：“伯母，今晚咱们就在这儿憩息吗？”

老尼已扶着杖步了出来，笑道：“各位施主请进，贫尼悟法，这是小徒净莲！”

进来的正是辛平和他的母亲张菁及林位。

张菁对两师徒行了一礼，与那净莲目光相触时却同时一怔。
这一间小小的庵子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但气氛中却有不调和的感觉。
分宾主坐后，张菁目光一转，已看出对方除老尼外个个俱身负绝世武功，尤其对那年青女尼，总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不好问得，但她可认得那白发婆婆。
辛平同金英很快笑成一处，张菁却向白发婆婆道：“前辈可是江湖上尊称白发婆婆的？”
白发婆婆吃了一惊，忖道：“我从未在关外，这女子如何晓得是我？”诧道：“娘子是谁？怎生识得我老婆子？”
张菁笑道：“小女子张菁，有缘得识前辈仙颜实在三生有幸，外子辛捷曾屡次提及前辈称谓，尊崇备至！”
白发婆婆，金英同净莲听得同时惊叹一声，金英欢叫起来道：“啊！你就是辛夫人，沙龙坪的辛夫人？”
张菁也诧了下，笑着点头。
“啊！”金英喜得什么似的，拉着白发婆婆笑道：”师父，想不到会在此碰到她们。辛夫人，高大哥是否在沙龙坪？”
张菁一怔，辛平却抢着问道：“你是说高战高大哥？”
金英喜着说是，辛平还未答话，张菁面色却是一整，道：“姑娘要找战儿有何事务？”
金英快活着，根本不会发觉别人的语气和脸色，答道：“我答应过大哥要去看他的，能告诉我此刻他在何处吗？”
白发婆婆觉出张菁神色有些不妙，陡地问道：“高战与你有何种关系？”
这话倒使张菁甚难回答，如要以人伦大法来讲，高战与她们似乎毫无关系可言，但事实上高战与她们都很有关系。
张菁从金英的脸色上，就看出他对高战的怀着那种感情，虽然张菁是极喜爱高战的，但今天她却不能爱乌及屋了。只听她冷冷道：“这位林姑娘是我的义女……”下面的话无须再说下去，白发婆婆已是明白了整个意思。
金英还不明白，问道：“高大哥在哪儿呀？你还没讲呢！“
白发婆婆火气陡然冒起，拉起金英似旋风般朝大门冲去，一面喝叱道：“你这丫头真是瞎眼极了，人家家中不是藏着三妻四妾还是怎的！”
语音落时，人早不知跑到那儿，只留下一声声金英的哭喊。
张菁摇头叹息，如果不是因为林汶或许她会极喜爱金英的，但先人为主的成见到底牢牢的控制住人们的心智。
林汶冰雪聪明，自然明白张菁气走白发婆婆的苦心，她低垂着头，心中有淡淡的忧虑，却不能向那睁大着眼睛，带着问讯眼光的辛平解释。
那老尼悟法虽只能猜出点端儿，却也不能明白白发婆婆为何会突生这大的火气。天已黑了，老尼告辞返屋，净莲将房子让出与张菁等，自己却到师父那厢去了。
夜深得不能再深，净莲一直睡不着，十余年的苦修在今晚完全是白费。窗户轻轻被她推开，一条雪白影子如箭般射了出来。
“唉！辛夫人！”她自言自语，却发觉自己心情激动得多可笑。
“捷哥的孩子也这般大了，这位夫人为何总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思潮将她带回往昔，一条几乎强制遗忘的身影又渐渐在她面前浓显出来。
这院子很小，张菁等的厢房灯火虽熄，但还有细小的语声传来。

“妈，明儿到家爸会在家吗？”是辛平的声音道。

张菁似乎有些不耐烦，答道：“你爸听说高大哥中了无影之毒已去寻他去了。”

辛平又道：“你说那怪老头救了高大哥，那怪老头叫什么毒中之王，真的有那么厉害？”这原只是小孩的无知发问，却使得窗外那净莲听得血脉沸腾。

又听张菁答道：“那怪老头十几年前是与梅公公齐名的北君，梅公公的剑同北君的毒皆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你外祖当年遭遇那玉骨魔，尚是毒君一杯酒解围……”说完即将北君遇玉骨魔之事讲述一遍。

晚风吹得树林着响！也慢慢将夜幕吹去，天光方晓，张菁等即整装上道，然儿她决没有想到，会在如此情况下得见一故人。

前面是一望无限的大海，高高的山头站立着两人，一位褛衣百结正是北君金一鹏，旁边一位自不用说就是高战了。

“小老弟！”毒君金一鹏道，“你独个儿到那大戢岛去吧，那平凡大师世外仙人，我这样去可能招得他不高兴！”

这狂名满天下的毒君与高战相处十余日，为了要安慰高战既丧恩师又失情侣的悲哀，尽变得极其理智起来。

高战的思想早有些麻木，他没有置可否只无言地朝海滨走去，毒君望着他宽健修长的背影渐渐远去。

海，高战已多少日子不见海了，寻了条小船，乖风破浪朝那大戢岛而去。此时他内力充沛，加上帆风助力，小船似箭般破浪而去。白色的浪花连绵不断地在船尾后划出一条水痕。

风很大，浪很高，这不是“去年天气”？一抹淡的岛影在浪峰中时显时隐，他似乎看得到，在岛的边上斜撑出的颗大树，和大树上曾经玉人居住的小房子。

“唉！那小房子也该被雨打风吹去，蕾妹不是也被雨打风吹去？”高战感叹的想着。

见景生悲，他似乎清楚地看见，海中，空中满是姬蕾的笑声，哭声，娇叱声。接着师父严厉教训声，一路行来有毒君为伴，的确使他解忧不少，但此刻一人独在，景色又是这般打击着他，怎不使他悲不能抑。

高战本是英雄个性，任何事情也难使他流泪和舍却求生的欲望，但这次上天所给他的打击是这般大，一个被自己视为父母的恩师，一个是自己情投意钟的伴侣，在短短两日中同时亡去，这岂是常人能忍受的？

海水中浮显出姬蕾，风柏杨的倒影，高战狂呼着几乎要投身下去。风疾船速，两三个时辰后，船已是到达大戢岛。

岛上乱石如昔，支屋的大树是早已倒了，在高战的眼中这些都是充满着枯灰色。他从怀中摸出那桃核儿，这些还是那日他与姬蕾在山中分别时，她说要拿回大戢岛来的，但这都成了旧话。

“等会见着平凡上人不知要怎么说？”高战心中暗忖，“大师从来讨厌女子，现在居然答应收蕾妹为徒，可见大师是何等喜爱蕾妹……”

这确是一个极难差事，但如要说世上还有另外姬蕾的亲人，也只有这才做了几天师父的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的小屋就在不远，高战脚步沉重得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越是接近那小屋，他越发觉得自己是寸步难移，他来到小屋的门口。

“依呀！”

门被他推开，屋内传出平凡上人重浊的声音，道：“小子进来！”语音中却缺乏往日的安详。

高战心中忐忑的进了去，内里的情景却使他呆了，只见平凡上人，无恨生都在屋内，两人都是全身冒汗在为一个躺在榻上的男子疗伤，再一细看，那受伤的男子竟是才分别不久的辛叔叔。

屋内的空气有些沉闷，平凡上人及无恨生都寒着脸，辛捷却似死了躺着不动。

“辛叔叔怎的！”高战才问着已被平凡上人打断话道：“轻点你辛叔叔中了南荒三奇一掌，绝毒侵肺恐生命不保！”

“南荒三奇！”高战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诧道：”那南荒三奇的二魔三魔不是都中了巨毒？”

平凡上人眼光突地一闪，奇道：“你如何得知？”

高战嗫嗫地从姬蕾受伤，毒君来救的一段仔仔细细说了出来。

平凡上人听得时怒时喜，但当他听得姬蕾身亡时却几乎落下泪来。

“我一生不喜女子，却只对这姬姑娘投缘，这该是天意吧！”说完平凡上人变得默默然不话，像是哀叹姬蕾。

无恨生也叹口气道：“也是你们放过南荒三奇才引得捷儿得这场祸事……”无恨生口述中高战才得知辛捷受伤的原因。

原来辛捷一得知高战中无影之毒的消息后，立刻就动身北上打算寻高战好助一臂之力，那晓半路上却正好碰上了南荒三奇。

这时南荒三奇中的老二老三已做了毒君手下之鬼，被大魔挟着竞发了臭。

大魔也是师兄弟情深，本已失常的理智更如疯狂，辛捷与他是搏斗过的，在他印象中是绝对的敌人，此刻他心神俱失，这一来和辛捷窄路相逢，立刻像遇见生死大仇般拼斗起来。

辛捷本是差了大魔一筹，但大魔一疯癫两人一时却战成平手，然而大魔对死已不再知道是什么，最后竞拼成了两败俱伤，大魔中了辛捷一剑重创，辛捷也中了大魔一掌奄奄欲息。

幸好平凡大师正打那儿经过，赶紧将辛捷救了回来找无恨生帮忙，但南荒三奇“腐石阴功”绝毒无比，两人竟都束手无策。

突然无恨生像想起了什么，呼道：“对！咱们怎不去寻那毒君金一鹏，大概也只有他才能解得捷儿身上的毒。战儿，你知那毒君现在何处？”

高战才说得：“他在对海等我……”无恨生已像风般消失了踪影。

两个时辰过去，无恨生驾着小舟返回岛来，从他面上沮丧的表情上也知心是没有寻得那毒君。

“他到哪儿去了？”高战焦急地问道，无恨生摇了摇头。

“看来捷儿这一命也救治无望！’平凡上人痛惜着说，“难道我们只能呆呆看这上一代中最具英才的捷儿如此死去？”他口中说着这话，心中的悲痛却可想而知。

要知辛捷天纵之才，平凡上人对其的看重从他传辛捷“大衍十式”中就看得出，是以辛捷如此，他自然悲痛不过了。

无恨生素来高傲不群，尤其是在情感方面总是令人莫测高深，这时见辛捷伤成这模样，内心的焦急莫名也溢于言表。

平凡上人平时虽然狂放不羁疯疯癫癫，到这危急时却显得镇静无比。辛捷所受“ 腐石阴功 ”之毒，在他同无恨生合力用内功抵挡之下，虽暂时阻碍了毒性的发作，但这样最多支持不了一月，在这一月中如想不出方法来解救，那么纵有更高深的内功也是徒劳。

十四

“战儿！”平凡上人问道：“那毒中之王是怎生个模样？”

高战将金一鹏的模样描述一遍，又补充道：“他说了等我回岸一块走的，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他不会独个儿走的！”

无恨生望着昏迷不醒的辛捷，不禁痛惜地长叹了口气，道：“不如意的事总凑合到一块儿！”

平凡上人没理会，道：“这腐石阴功无人清楚他的毒性，当今天下除了毒中之王金一鹏可能有希望能解救外，可还有其他人选？”

无恨生摇摇头，高战心中却想起金英的父亲，不知他天竺一派可能救得这毒。

高战将心中意思讲出来后无恨生大摇其头，道：“此去天竺怕不有万里，带着病人起码得走上一个半月，捷儿的生命尚延续得了三十日不到，这样怕走不到半途就亡了！”

平凡上人将头点了点笑道：“这样吧！张兄请你去追寻那毒中之王，天寺这一趟由我赶去，战儿护送捷儿回沙龙坪，无论如何在三十日前咱们必须在沙龙坪会合。”

三人将工作详细计划一番，当下无恨生同平凡上人分头而去，各追寻所要找的人，留下高战一人在此照料辛捷。

晓色初露，骄阳发散着他柔媚的光芒，此刻天气已入了秋，寒意已悄悄由北方传延过来。

“劈拍！”

马鞭的抽击声清脆而响亮，一辆大宽敞的马车缓慢地在大道上行着，车前座上坐着青年，手中的马鞭在空中打出优美的弧线。

阳光洒在他朴厚的面上，一种形容不出的忧郁在他脸颜罩着，这儿刚出了闽省山区，蜿蜒的道上，几乎看不到人迹。

这驾车之人从顶窗向里看了看车内躺着的病人，长长叹口气，自语道：“命运之神也着实太残酷了，不出一月内恩师仙去，蕾妹亡故，现今辛叔叔的生命又旦夕难保！”说时朴实的面上浮起一种愤懑的表情。

车内躺着的是昏迷不醒的辛捷，生命的泉源正从他躯体中一点一滴流去，看他脸色是如此苍白，俊秀的面庞上透出一种病态的安详。

高战负起了护送辛捷回沙龙坪的重担，辛捷体内靠着平凡上人及无恨生两人的绝顶内功，才能抵制住“腐石阴功”的浸延，然而却需处在极端的宁静当中，稍微严重的打扰，也会使他体内尚仅存的一点心智紊乱，那么即使神仙也难施回生之术了。

是以高战一路行来莫不小心谨慎，那拉车的双马也是千里选一的良驹，不但久经训练更善识人意。这一路上倒行得甚是安稳。

为了路途遥远，车又需走得慢，因此高战兼程上道，这时已是出了闽省。

劲风刮起了尘土，使他脸上衣上布满一层黄沙，但仍掩饰不了他那忧戚的神色。

马车单调的轮声及蹄声，使高战的心地显得麻木，他虽知辛捷的仇家太多，路上只要不小心露出了他的身份及所受伤势，那么麻烦就大了，但连日来所受感情的压力太重了，对四周竟丝毫不能提起精神。

回到沙龙坪，以此时的车行速度最少也得十数日，对这漫长又单调的旅

途，他再也打不起往昔雄飞腾跃的豪气。

“呜！呜！”远远有号角响，高战不由抬起头，黄尘在远处扬起，高战心一紧，将长戟摸了摸，这时在遥远的另一处……

仍是武汉龟山山头，星辰稀落月色如水，那危岩峻崖的绝壁下，竹莫中，水月庵的灯火还有一盏在黯淡地闪着光，微小的木鱼声随风飘来。

一个娇小的身影立在竹梢上，身形随着竹枝起伏，看起来飘渺出尘，令人悠然无边。

“她们还会在那儿吗？”这娇小的女子望着那灯火怔怔出神，悦耳的声音低微得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其实她也是对自己说的啊！

突然一股较为急劲的晚风吹来，将她身形晃得几乎跌落，也震醒了她，看她将头一点，像作了什么决定，立刻轻悄悄地朝水月庵掩去。

小小的庵子在这大山浩水旁显得渺小得可怜，这女子将近庵门，正待举手敲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呼！”

她极轻巧地翻上墙头，内心黑压压的，先前那盏灯火也熄灭了。

“咦！奇怪了！”她望了望黑沉沉的院落，有些迟疑不决起来，晚风将她长发撩起，在脑后飘飘荡着与她苗条的身姿合成一极美妙的图画。

突然一条黑影从庵中电射而出，这女子虽看来缺乏江湖经验，但立刻机警地伏下身去，眼看着那黑影，直向竹林飘去。

这女子想也未想立刻跟了上去，那前行人足下好快，这女子几乎放出全力才勉强跟上。

两人渐渐来至绝壁下，前行的黑衣人也陡地转过身来，一双眼睛在黑夜里炯炯发着光芒！道：“金姑娘怎生又到此地？”

追来那女子见前人已发觉自己，也自动停下步来，带着疑惑的语气问道：“你是谁？怎会跑到庵子里去的？”

黑衣人清脆一笑，将那蒙面黑巾掀了开来，竟是张清秀绝伦的面孔。

“啊！是净莲师傅，我……”这女子正是金英，道：“我是回来寻前晚那位辛夫人，她们还在贵庵中吗？”

净莲再将身外罩的披风也取下，露出全身玄装，笑道：“辛夫人已于昨晨离去，姑娘师父没有同来吧？”

金英将头一低，神色间有股哀怨气质，咬着唇道：“师父老人家到大戢岛寻那平凡上人去了，我……我想问那辛夫人……师傅可知道川省的沙龙坪吗？”

这净莲是有心将金英引来，笑吟吟道：“蜀地沙龙坪贫尼未曾去过，姑娘去那儿有何贵干吗？”

金英觉得净莲对她有不能形容的亲切感，她自幼被娇宠溺爱，平时颐指气使惯了，唯有最近为着高战受了不知多少委屈，虽她自己尚不觉得，其实心中早滋长了一种无形的苦恼。

金英惯常地好像无所谓似地耸耸肩，道：“去寻一个人，他是边塞大侠风柏杨的徒儿，姓高名战，师傅曾听说过此人吗？”

净莲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神色，茫然道：“我有十余年未曾出此一步……”突然她发觉自己犯了多大错误，暗暗骂了一声糊涂，又道：“边塞大侠的徒儿怎会到了蜀地？”

金英也不嫌对方太多问，此刻她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谈谈，能将胸中烦闷

之气吐个痛快。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他告诉我经常住在沙龙坪辛大侠处，即使不在辛大侠也知他行踪！”

“辛大侠！”净莲喃喃地说，“可是十年前名满江湖的梅香神剑辛捷！”

金英发觉对方面上那种黯然神伤的表情，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自从与高战一番交往以后，渐渐对男女间的种种，再也不似以前般朦胧不明，她能很锐敏地感觉出，这清丽出尘的尼姑，必然与梅香神剑辛捷有某种不寻常的关系。

“师傅识得辛大侠吗？”金英有些怯怯的问，她也明白拿这种话去问一个尼姑是有些不妥的。

净莲才一点头，又赶紧摇头道：“我只听说过他，却不曾识得他！”但这连小孩也骗不过呀！

金英眨眨大眼，她像发觉了某一种好玩的游戏。望着有些腼腆的净莲道：“师傅与辛大侠大约是知交吧？”

净莲听得脸一红，但却毫没有怪罪的神色，仍和颜道：“姑娘此去巴蜀，就只因那高战的缘故吗？”

金英纯洁无邪，对男女间之事并无多少顾忌，心中所想的自自然然就说了出来，她巧笑道：“那当然是为了高大哥啦，你没看过高大哥人有多好呢！”

净莲轻微地叹息一声，她从未看过高战，但多年潜心修道，对世事变化似乎都能有个预感，她总觉身前这可爱的姑娘，会走上与她已走上的同一条路，而且她对金英也确喜欢。

“大师这么晚出来是……”金英问道。净莲将蒙在身上的黑巾往地上一丢，笑道：“我虽是出家人一了百了，唯独这武功却弃之不下，今天月色可爱，正打算练习一番，不想却遇见你。”

“师傅是出身那一派的呢？”金英无忌地问道，立刻她也觉出这句话的不妥，但净莲并未显得有什么顾忌隐晦。

“我功夫得自我……我养父传授，并没有什么派别，姑娘你呢？”净莲笑笑问道。

金英对她本门是深深感到骄傲的，她带着一种飞扬的语气大声道：“我师父是天竺一脉白发婆婆就是，三位师伯被你们中原称为南荒三奇……”

突然净莲一挥手止住金英，向不远处树丛中问道：“是何方朋友？”

金英正觉奇怪，树林中已哈哈发出两声怪笑。月光下步出一对装束容貌怪异已极的高大汉子。

“姑娘要到沙龙坪，咱们可正好同路呢！”其中一位面色枯黄，容颜惨淡之极的说道。

净莲两目中陡地闪过道晶莹光芒，神色更是一变，像是有根针突地刺激了她一下。

金英小嘴一撇，不屑道：“你们是谁？敢偷听我们说话！”仍是先前那人笑道：“我们两老儿江湖上也有个称呼，翠木、黄木便是，姑娘……”

一直未开口的老者突地插口道：“现在已是桔木，黄木了！”说话的声调萎靡已极，加上脸色的焦枯憔悴，真如形将人土的枯木。

金英脸色陡地一变，叱道：“翠木，黄木，就是你们将高大哥打伤的，那我可要替高大哥出气！”说完就要扑身上去。那面色青黄，原先的翠木老人先是一怔随即笑着问道：“可是你先前提到的高战？”

金英面色微一红，仍叱道：“ 是你将他打伤了吗？ ” 翠木老人，该是黄木老人道：“ 咱们怎会打他呀？他可是咱们恩人呢，不是他咱们还不能从毒君手中取得‘ 枯木神功秘复 ’呢。 ”

这回可是净莲大吃一惊，大声问道：“ 毒君！十余年前与七妙神君抗衡的北君金…… ”

枯木老人突地目露精光，冷冷道：“ 不错，正是北君金一鹏，你这姑子是何名称，怎生认得北君？ ”

枯木老人语气太过托大，连金英听得心中也不高兴，哼道：“ 你这老头儿要死不活的样子，少管些闲事，还是去做自己的棺材吧！ ”

那枯木老人也不气，笑道：“ 你可是南荒三奇的师侄？ ”

金英傲然点点头。

“ 哈哈！ ” 枯木老人突地狂笑，枯萎的神色一扫而空，指着金英大笑道：“ 南荒三奇的师侄到得意得紧，可惜呀！可惜呀…… ” 下面却未说下去。

金英觉得大奇，也预感到一些不妙，问道：“ 你在说什么？ ”

黄木老人接口道：“ 怎么武林间盛传得天翻地覆的事你们竟然不晓得！一日之内南荒三奇相继毕命的大事你们都没有个耳闻吗？ ”

金英大吃一惊，她虽对南荒三奇没有什么感情，但到底有些师门渊源，立刻追问道：“ 中原武林道上有谁能胜得了师伯们，你们可是在胡说！ ”

金英这话说得稚气得紧，净莲听罢眉头不觉一皱，果然枯木老人面色又恢复败疲神态，冷冷道：“ 南荒一脉武艺素来出众，但如说中原无人能胜只怕未必见得！ ”

金英根本不懂江湖习性，还以为枯木黄木是真的不信，气道：“ 你们没见识极了，当今中原世上第一高手属平凡上人，帅父说，如果师伯能联手，即使平凡上人也不能敌得过呢！ ”

黄木听得哈哈大笑，道：“ 平凡上人只得一人啊！像老夫兄弟两则又当别论啦！告诉你，南荒三奇的老二，老三被你那宝贵的高大哥同毒君金一鹏联手除了，老大被梅香神剑辛捷给宰了，信不信由你！ ”

净莲与金英同时惊呼一声，金英失声呼道：“ 高大哥，高大哥，他怎么…… ”

枯木老人那半开半闭的眼睛牢牢地看住净莲，在他大行家眼中，能很清楚地估计出她武功的深浅，他有些骇然，因为他估计的结果是，她几乎与月余前自己尚是黄木阶段时的功力相当。

净莲当然看得出枯木在注意自己，她心中也急欲知道某些事情，但苦干须掩饰身份不能发问，幸喜有金英替她代劳。

金英一时间真不知是仇是恨，她心想：“ 如果真的高大哥杀了师伯，那师父誓必寻仇……师伯虽然与我毫无感情，但却是我师伯，高大哥虽然成了师门仇人，但……但高大哥……我怎能向他报仇啊…… ” 但她想到了辛捷———

“ 两位还知道些什么？关于……关于…… ” 金英说话仍带着公主式的口吻，但却毫不显得勉强，道：“ 关于梅香神剑的！ ”

枯木，黄木虽觉金英的问话有点大刺刺的，但见她的确生得太可爱了，心中虽不太好受却一些脾气也发不起来，两人相对作个苦笑，仍是黄木道：“ 辛捷那小子也未得看好去，他中了大奇的‘ 腐石阴功 ’，此刻尚不知生死存亡，多少黑道人物正在打探他下落，如他死讯一经证实，武林又将魅魑横

行了！”这话一说出口，连黄木都感觉奇怪自己怎会同情起辛捷来。

金英眉头深深锁起，她心中只觉乱糟糟的不知该如何好，她转头向净莲问道：“师傅，我该去沙龙坪吗？”语气直似个无助的小孩求讯于母亲般。

净莲不知要如何回答好，她真希望自己还能说：“我愿意陪你去！”这句话，但十年的青灯古佛所锻炼成的道心，更深深遣责自己生了这份心。

“这两位前辈不正是要到沙龙坪去，你可同他们一块儿去，但世事难测，去与不去该取决于你自己！”净莲说出这番话，正深深表现出她潜意识中，是多么希望能获得辛捷的生死消息。

枯木老人还未待净莲说完，不耐地道：“谁有闲心带小孩子，老二，咱们被两个小辈打扰了练功，还耽搁了这半天，走罢！”

黄木老人点点头，两人仍像来时般大踏步走去，但在内心都有些奇怪，好似有某种奇异的心情在心里滋长，似乎觉得世界比以往要较可爱些了……

净莲，金英望着奇特的两个老人消失在丛林中，金英突地作了什么决定，对净莲一点头，道：“师傅，我得赶紧去寻高大哥，现在师父必然已在找他了，我得通知他一声……”说完如飞而去。

净莲呆呆地立在月夜里，四周这般静寂，但茫茫黑暗里，像有一个俊秀，高傲的面容在向她微笑着，同时另一个淡淡的，碧袍浓鬓老者的影子，也在向她投下爱怜的目光。

“唉！”多年向道之心几乎崩溃，只听她喃喃地道：“金梅龄啊！这儿离蜀地太近了，明日同师父说声，不如到北方游历一番……”只见她披上黑巾，缓缓地朝尼姑庵回去，步子却那么沉重高战将无神的眼睛注视着那渐近的黄尘，他看得清是一匹白色骏驹正驼着位黑衣汉子飞奔着。

从身形上，高战觉得那人有些熟悉，但对一切已丧失兴趣的他，根本就未想到仔细打量上他。

一股黄尘朝他迎面扑来，内中夹着“咦！”的一声，突然烟雾消失了，一骑一人稳立在高战车前。

“嘿！”高战将缰绳一扯，车子立刻停了下来，他看着身前这觉得异常熟悉的人影默默无言，他只等待着对方开口。

马上的黑衣骑士一身劲装打扮，面孔虽生得俊秀丰朗，但双目中却射出冷然寒气，姿态更是孤高自傲。

“你可是天池一派？”那人大刺刺问道。

高战已失去了争强好胜之心，闻言居然毫不在意，茫然答道：“在下姓高名战，确是天池一派，兄台拦着去路有何指教？”

那人冷冷一笑，道：“你大概记不起我了，李鹏儿可是你师兄？”

高战虽没有用心去想，但脑海中自然已忆起一人，他随答道：“李帮主正是在下师兄，阁下是……”

黑衣骑士张狂一笑，对坐骑一圈，马鞭陡地“刷”一声向高战抽来，口中连声道：“小爷姓文名伦，这口气要在你身上出了！”

高战想不到对方会暴起发难，眼看鞭梢距面颊不足三寸，只见他突地头猛一仰，间不容发间避开对方鞭子，右手反合掌为抓，闪电般抓向文伦鞭柄。

文伦只是低估了高战，尚未看清敌人是如何躲开的，手腕已是一麻，长鞭已被人一下子夺去。

文伦哪晓得高战武功已能与辛捷等抗衡，还以为仍是年前的低手，这时鞭破夺去，直躁得满脸通红。

高战并不以为自己胜得太过容易，他将鞭朝文伦一扔，道：“拿去吧！恕在下尚有要事不能耽延！”

说者无意，听者却只觉字字椎心，文伦料不到对方武功高强若斯，抬手将马鞭接住，立刻调转马头，如飞而去，临行时朝高战投下恶毒的一瞥。

高战将马车重新赶起，经过文伦的打扰他只觉心头一阵烦闷。将车帷拉开，看内中辛捷仍是面红如火，毫无变化。天色有些昏暗，一种孤单的感觉在他心头滋长，但他有些喜欢这种感觉。

远处炊烟袅袅，一个不算小的市镇在他眼里出现，高战将缰绳松了松，马儿拉着车直往镇跑去。

镇虽不小、街道却不算宽，高战的车子为了要使辛捷躺得舒服，特别选择了大的，这一来可使得街道上行人一阵子紊乱。“嘿！请留心点，朋友！”一位老者喊道。

高战漫不经心朝那说话的人一瞧，只见那人白发斑斑，一副清瞿之貌。

“啊！高少侠，想不到会在此地碰到你，这一向少侠行踪何处？”那古稀老头突然扬声呼叫起来。

高战先间一惊，随即也记了起来，答道：“原来是鲁老伯，这一向晚辈都在江湖上流浪。不知鲁老伯伤势可完全好了？”

这老头正是终南一鹤鲁道生，他遇着了高战心中甚觉高兴，喜道：“两次受老弟大恩都未曾报答，前次洞中承老弟赐下灵药，又杀退强敌才挽救得老夫一命，如非方家牧场主人，我可至今还不知是老弟的恩德呢？只是老弟也太见外了，难道自己人也分个彼此？”

高战当然明白鲁道生决不了解当时自己的心情，但也无法明言，望着鲁道生苦笑一声，道：“晚辈当时的确也太糊涂了，只好现在向老伯陪礼。老伯肯接受吗？”

这一着可使鲁道生有些作难起来，只得打个哈哈混了过去。他也看出高战脸上神色有些不对，不觉关怀之情大露，问道：“老弟可有什么事为难吗？老夫虽才艺低薄，如用得着这老朽之身，也请老弟定得通知一声！”

高战感激一笑，接着又“唉”地叹日气，他这车子一停在路口，立刻使行人极为不方便。高战也发觉这情形，道：“老们请上车来坐吧，此事说来话长！”

终南一鹤鲁道生欣然地坐在高战身旁，高战道：“老伯是要往那儿去，晚辈可先送老伯一程。”

鲁逍生两次受高战恩惠，心中确是喜爱高战的朴实敦厚，他见高战一直愁云浓布，知道他必然有什么难言之隐，但鲁道生也多想能分担他一些忧愁。

“我就住在那街尽头的悦来客栈，老弟打算继续前行吗？”

高战因有辛捷在车上，任何行动都不能离开座车，闻言点点头：道“晚辈有急事在身不能久留，待会儿替马儿进进料就得立时上道。”

终南一鹤的确是有些担心高战，又道：“老弟是向西行，打算到何处呢？”

高战虽不愿明言，也不认为对秦岭大侠有隐瞒的必要，便诚实道：“晚辈打算往蜀地一行，有点急事需短期内到达……”

正说间，鲁道生所住客栈已到，终南一鹤听高战要往蜀地，心中立刻有了计较。他知道高战必不愿接受别人帮助，故道：“老弟可在此为马儿进饮料，我尚有位朋友在栈中，也正欲往云贵一行，我这就去喊他一声与老弟同行，路上也好有个伴儿！”说时立刻奔进店去。

高战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看来辛捷的行藏就得被宣泄了，幸喜终南一鹤是正道人士，只不知他那朋友是何人，高战心想。

这时自有店小二过来替马儿加食料，高战随身带得有干粮，他不放心任何时刻离开这辆车子，是以就坐在车上吃了起来。

大约一盏茶时间，终南一鹤已从门内奔出，伙计也从马厩中牵出两匹马来。终南一鹤将简单行装一并绑在马后，笑道：“我那朋友听说是老弟来了，正高兴得紧呢！说前次洞中蒙你救助，正找不到机会报答呢。”

高战立刻想起了那人是谁，定是那曾被自己一时以为“情敌”的“小余”，自然现在他对小余是再不会有什么成见。但想起了“小余”，又禁不住使他想起了香消玉殒的姬蕾，不觉一阵伤感。

小余随后也从客栈中出来了，伤势已完全愈好如初，只是面色尚是苍白失血，在他那俊秀的面孔下，隐隐透出一种属于自卑的畏怯。

鲁道生将那小余一拉，道：“这位是余乐天，你就叫他‘小余’吧！这位即是常向你提到的高少侠高战，你俩年纪相当，该好生亲热亲热。”

两人都浮起了一种不自然的微笑，高战的是由于姬蕾的缘故，而余乐天却是由于面对高手的自卑。

小余同鲁道生都跨上了坐骑，一扬鞭三人立刻并驾西行，这时后面街道的尽头却悄悄跟上匹马来。

小余甚是沉默寡言，他对那大而宽敞的逢车疑惑地一瞥，却并没有发问。

终南一鹤鲁道生人却随和得紧，见那高战一直愁眉不展，不觉有心要挑逗他讲话，鲁道生道：“老弟，你可知最近江湖上所发生的大事？”

高战摇摇头，但并没有被提起兴趣。

“两月来江湖上有三件重大事情……”鲁道生接着说道：“第一件是十数年前，名震大江之北的毒君金一鹏重现江湖！”

高战突然道：“你知他此刻在哪儿吗？”

鲁道生奇怪他怎会突然发此问，但随即又想了想，摇了摇头，又道：“十日前有人在闽省海边见他追踪一小舟，以后就再无人见他了！”

高战“唉！”地叹口气，十日前正是他与金一鹏分手的日子，这么说来毒君是因追一小舟而失踪，那么小舟上会是啥样人呢？他不禁沉思道。

鲁道生见高战似被吸引，说得更较有劲，又道：“另二件事可与你老弟有些关系呢？”

“跟我有关系？”高战奇道，“会是什么事情呢？”终南一鹤同小余都笑了起来，鲁道生微笑地看着高战，带着佩服的目光说道：“江湖上传言，有一位年轻高手，一夜之间毙长白三雄等数十名绿林豪杰，与毒君合力击毙南荒三魔中的两魔，现下这年轻高手已被称为‘定天一戟’！”

高战觉得心情有些激动，这是多年来自己的宿愿，但此刻却并不怎么强烈了。他感触地一叹，轻轻道：“一将成名万骨枯！”对自己争名之心又打了个折扣。

“那第三件呢？”高战问道。

鲁道生神色突地变得严肃，很郑重道：“第三件是梅香神剑辛大侠的受伤。辛大侠刺毙南荒三奇的大魔，自己也中了大魔的‘腐石阴功’，近几年来多凭辛大侠威名，才能将中原一群妖魔镇得消声匿迹，现在辛大侠重伤的风声传出，多少黑道上及大侠往昔仇家都纷纷出山搜寻，一些人是想得知辛大侠确实消息，一些人却打算乘机报仇！”

高战只觉心头一紧，暗中将那长戟摸了摸，问道：“这些人中有那些是高手？”

鲁道生道：“我所知的有天煞星君师徒……”

高战“哦”一声，道：“天煞星君徒儿是叫文伦的吗？先前我已会着！”

鲁道生点点头，表示他知道，说：“还有天地会众——但这些不足为惧，倒是南荒三奇的师妹白发婆婆听说棘手得很！”

高战听得白发婆婆，心中又吃了一惊，这几日来他几乎已把金英给忘记，现在一下子想了起来，在内心不觉对金英也生是一丝歉意。

“老弟！”鲁道生仍是郑重地说道，”咱们相交虽浅，但老朽一丝热诚想老弟必然会接受吧！”

高战有点猜得到他下面的话，闻言答道：“老伯侠风义胆，我高战怎敢如此不识抬举，老伯有教训尽管讲吧！”

鲁道生心中一喜，说道：“老弟与辛大侠交往甚笃，老朽斗胆请问一声，这车中可是负伤之辛大侠！”

高战戒备地朝余乐天看了看，终南一鹤赶紧道：“小余也是血性中人，他也止想能有机会向老弟报大恩呢！”

高战释然一笑，道：“这在下可不敢当，车中确是梅香神剑辛大侠，在下打算将他送回沙龙坪，世外三仙中的平凡上人及无恨生俱为辛大侠寻能救治之人。”

鲁道生叹了口气，有些警告的口气道：“你的担子可重了，先前天煞星君师徒曾在那小镇上出现过，如被他俩师徒得知免不了又是一番流血战斗，而且前途险阻，不知有多少绿林恶徒，正在搜寻辛大侠踪迹呢！”

高战嘴唇合得紧紧的，他也清楚了此时情势对他的不利，能多终南一鹤同余乐天两位帮手，总比单独一人照顾辛捷要好得多。

余乐天一直不曾言语，他只默默地注视着苍天，不知在想些什么，但不时却欣羡地看高战一眼。

风沙如故，日炎当空，三人一路行来不觉又是十天，这一日车过武汉，再二日即可到达沙龙坪了，辛捷的伤势虽没有变化，但三人已逐渐紧张，只因几日来四周的情况，已隐隐显出被注意上了。

天已渐黑，马儿也疲了，从大戢岛一路而来，高战一直是野宿在外，一因欲避人多眼杂，二也是辛捷如果被动对他伤势甚为不利。

远处一片树林出现，终南一鹤道：“那儿倒是隐蔽的一处好所在，今日似乎咱们已被盯上了，早些准备也容易防备万一。”

高战也有些同感，他将马绳轻轻一拉，马儿掉了个转，直往那林木最浓密处驰去。

这地带因水源丰盛，草木都生得繁茂萧森，车钻入草内，几乎整个车身都掩入草中。高战见这草生得这般高茂，心中着实放心不少。

三人合作数日，工作已分配停当，车在一草一木最深处停了下来，终南一鹤去四周寻视，余乐天用绿草扎在车顶，高战却细细省视辛捷伤势有无变化。

阳光终于完全没入大地，深林中光线显得特别黑暗，虫鸣与夜果“咕咕”之声不绝传来，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

三人在车旁围着坐下，各以随身干粮充饥，月与星今夜特别明亮，树影婆婆中，一道道淡薄的月光从缝隙中透射在地上。

“这儿真是块隐密的好所在！”鲁道生似很满意地道：“即使有人来，在这么多乱草中要不发出声息也不可能！”

余乐天与高战一般，脸上总是带着忧郁的神色。当然高战明白他心中哀伤为的什么，但又能如何安慰他呢？

夜半了，三人毫无睡意，六只耳朵仔细地听着周遭的一切。“呼呼——”一阵微风刮来，高战突地打了个手势，道：“好像有人来了！”

立刻终南一鹤同余乐天似被针扎了般跳了起来，每人的兵刃都已握到了手中。高战仔细听了会，又道：“像只有一人！”

这时鲁道生两人尚未听到一点儿声息，高战又道：“来人轻功不太高，施展草上飞功夫每腾十步须换气……”

高战娓娓说来似亲眼看见般，不禁使两人佩服之至。

突然高战“啊”地一声，呼道：“竟会是英弟，他来此寻我干什么？”说时整个身子从草中站起。

余乐天、鲁道生两人也听得隐隐约约有人在喊着：“高大哥，高大哥！”

高战转身对两人道：“我去去就来，你们小心守在这儿，一有警赶快通知我！”

终南一鹤正喊：“小心！”高战已失去了踪影。

乱草上一条黑线似箭般急射，但却一丝声息也无，晃眼间已来至先前发声处。

“高大哥！高大哥！”一位体态娇小，气息喘喘的女子正焦急的喊着，步履因轻身的功力不足，在草上行走显得甚吃力。

“英弟，你怎么会来这儿？”冷不防一个浑厚的声音在她身后发出。只见她似吃了一惊，但随后欣喜若狂，一转身朝后面猛扑过去。

“高大哥，真想死我了！”英弟一下子扑在高战怀中，似哭似笑地道：“我找得你好若啊！”

高战眉头皱了皱，无可奈何地将金英拥在怀中，但却感觉不太好受，他道：“你不是在天竺吗？怎么又跑到中原来了？”

金英将整个身子倒在高战怀里，撒娇道：“还不是找你！”

高战突然心中一紧，问道：“你怎知我在这儿？”

金英象想起了一件重大事情，急道：“我几乎忘了，高大哥，那位梅香神剑是否在你车中？”

高战疑惑地看着金英，急得金英又道：“马上就有人要来搜这树林，如果梅香神剑辛大侠与你在一块，你可得赶紧逃啊……”

高战哼了一声，咬牙道：“辛叔叔确在我车内，是些什么人想要乘人之危？”

金英被高战一推出胸怀，道：“有天地会，有天煞星君师徒，有龙门五杰，有些我不知道……还有……还有……”下面却没有接下去。

高战冷冷道：“还有谁？可是你师父？”

金英哀怨地点点头，凄凉道：“师父知道大师伯死在梅香神剑手中后，气得几乎疯了！我两次从师父身旁逃脱去找你，这次回去一定要受重责了，高大哥我不回去了，我要跟你一块儿。”

高战无心再多想，拉起金英立刻向停车处奔回，终南一鹤两人见他带着一个女子回来，都不禁吃了一惊。

“这是白发婆婆的弟子金英。”高战向双方介绍道，“这两位是终南一

鹤鲁前辈及余少侠！”

金英对两人并没多大兴趣，但有生人在旁她也收敛了许多。

高战将有敌人要来犯的消息告诉了两人，立刻紧张的气氛大增。鲁道生沉思一会，道：“老弟，对方这么多人，而高手至少有两位，咱们这方只有你一人能与两人中之一抗衡。如果不先将 1213 辛大侠安置好，只要其中另一人发觉了他，咱们中任谁也无法救得。”

高战点点头，脸上却有种为难的神色，金英急道：“高大哥，这怎么办呢？在这林中被他们一围总会搜到我们的！”

高战道：“英弟，你出来时可有人知道？”

金英摇着头，道：“我是偷偷溜掉的，没有人知道。”

高战象有了决定，有些勉强地问道：“英弟，如你师父发觉你竟是助我，会对你如何？”

金英想了想，道：“师父很疼我，这样虽会使她很生气，但最多罚我回家关个两三月。”

高战又露出很为难的表情，终南一鹤鲁道生明白那是为的什么，笑道：“老弟，别担心我们，我们这条命即使为辛大侠死去也是值得的。”

高战对她投下感激一瞥，续道：“这森林草原很宽，要在其中寻找我们必然不易，我想他们必然隐藏在四周，只等我们车子一出即要围攻……”

三人听得点头，高战又道：“辛大侠有毒伤在身受不得颠波，如果争斗一起，任谁也不能分身照顾到他，除非能逃过对方耳目！”

三人又点点头！

“如今之计，只好要英弟委屈一下……”高战说着，对金英露出微讯的目光。

金英不解道：”要我做什么呢？”

高战立刻从车中拿出套男子长衫，道：“你如果像以前一般男装，驾着车子与两位冲出去，一时间对方必有大部分会因天黑而误会你是我，这边至少能打开许多缺口，我即乘机背负辛叔叔寻隙逃走。而且如果情势危迫，你可抖出身份，他们必不敢伤害你，只是老伯与余兄却无法兼顾了！”

鲁道生同小余同时道：“就这么办，咱们自己会照顾自己！”

金英立刻将男装着上，高战已将辛捷从车中托出，用一袭毛毯合身包着。鲁道生两人俱已打点停当，兵刃也已出鞘。

“高大哥！”金英唤道，“这一分别不知要多久才能再见你，答应我……你……你得到天竺来看我！”

高战黯然点头，道：“你放心去吧，总有一日我会去看你！”

金英将马鞭一挥，两马一车如奔雷般穿草而出。高战仍隐在草中，久久！久久！果然胡哨与喝叱声隐隐传来。

且说金英驾着马车，随着余乐天，鲁道生两人一鼓劲冲出了草原，果然大道人影一闪，跳出两名大汉。

“停车！”两人喊道，“赶紧将姓辛的交出！”

金英理也不理，顺手一鞭向两人劈去。这两人身手也自不弱，一左一右时闪过，竟来夺那马首。

鲁道生与余乐天此刻已赶了过来，大喊道：“贼子找死！”一人一剑往对方砍去。

鲁道生华山高手，余乐天身手也不弱，那两人错手不及被逼得闪了开去，

金英呼喝一声，将那鞭子抽得“劈拍”着响，一晃眼已如奔雷般冲了过去。

那两人见被对方冲了过去，竟也不急，每人胡哨连声。一时间，“吱！吱！”之声响过不绝。

鲁道生三人听那胡哨声才一响起，四处立刻人影幢幢，喝叱声里不少武林中人朝此方掩来。

金英灵机一动，叫道：“两位也分开逃吧，或许他们不会拦截你们！”

鲁道生尚未答应，金英驾着车子竞往另一方深草中冲去，余乐天两人知此刻倒是自己唯一能脱身的机会，马上两人也转个方向分别散开。

果然一时间来人都被这局面弄得一呆，只有少数几个来追赶终南一鹤两人，其余的都加紧足力朝那大逢车追去。

金英见自己狡计得逞，直拣那草最深处钻，追赶的人有许多武功并不甚高，一进入深草即失去天南地北，立刻被抛得远远的。

但金英发觉有十数位武功高得出奇的武林健者，正飞驰电掣般踏草而来，并且她也看到内中有她的师父白发婆婆。

“嘿！”她将马用力一抽，自己趁那些深草盖住车身一下子也钻进草里。马儿受痛拉着车子仍一个劲儿朝前狂奔。

金英在草中闭着气，只听得头顶“嗖”“嗖”的破空声，一晃而过。

就在金英跳离车不久，十数人已追上马车，那两匹马被人拦住，惊得长嘶跃起。接着一位苍老口音传来。

“好小子！咱们中了金蝉脱壳之计！”

接着是白发婆婆的声音道：“我早说过，这车决不会有那姓辛的小子，‘腐石阴功’的性子我是晓得的，伤者如果功力深厚可支持一月不死，但一受波动可就失去效用，反而会发作得更快，先前尚有人在车上，此刻必躲入草内，咱们大伙儿搜！”

另一位年轻口音的道：“我找着那姓高的小子必将他碎尸万段，姓高的，有种的出来！”

又一位苍老的口音道：“据小弟手下们报告，方才逃出的共是三人，如果车中没有辛捷那小子，那他竟被丢在车中？这事有些蹊跷。”

金英只觉语音愈来愈近，一颗心几乎跳出了胸腔，突然那长草被一分，一个虬髯大汉猛扑下来，喊着：“看你能藏到几时！”

金英知道行藏已露，连忙攻出三掌，一下子跃到草上，呼道：“师父，是我！”

这时十数人已如风电般聚拢了来，白发婆婆一见竞是金英，气得身形打颤，怒道：“必然又是你这丫头败事，快讲姓高的那小子逃到哪儿去了？”

旁人见泄露风声的竟是自发婆婆的弟子，虽心中愤怒也不便多言，倒是最先发觉金英的浓髯大汉冷冷道：“难怪你早料到车中必没有人！”

白发婆婆也是偏激性格，将金英拉了过来，也冷冷道：“你以为是我老婆子有意放生吗？英儿，快说那姓高的同那辛捷往哪去了？”

金英从未看师父这样严厉过，她确知如再说谎言来诓师父必然行不通，只好道：“他两人已从另一方逃了！”

十数人听得这话，同时大喝一声齐向西面追去，金英被白发婆婆拉着，不由自主也跟着奔去。

浓密的草被转轻的分了开来，月光下一颗面孔不清的头偷愉伸了出来。

“真不知那计成功与否！”这人自然是高战了，他悄悄自问：“如果碰

到两位高手，必然辛叔叔是无救了！”他现在突然有些厌恶武林生涯。“假使辛叔叔不是声名赫赫的梅香神剑，怎会有这多人要拦截他！”

相了相地形，高战背着辛捷象只大鸟般平飞而起，往那月影黯淡处直冲而去。

“嘿！出来了！”草丛中立刻涌出数人，但从速度上，高战知他们必是庸手，或者只担任了望职责的。

“让我者生，挡我者死！”高战狠声道，手中长戟立刻似毒蛇般刺出。

这数人功力与他相差太远，高战手下已是不肯留情，只听得数声惨叫，到有一半被毙在地上。

这几人见高战神勇如此，早吓得退立一旁。只见高战似箭般逸去，半晌才握起哨子，大声吹起来。

不多时白发婆婆等已赶了来，看到地上情形俱连连顿足。

“这小子倒机警得紧，咱们赶紧追！”

十数人得知了高战逸去方向，立刻分头追捕，金英随着白发婆婆猛力追赶，心中却不知是什么滋味，她希望师父永不要追着他，但又多么希望能追着他啊！

且说高战像只箭般往那茫茫黑暗中射去，高战自幼得食千年参王，体内蕴藏的潜力，尤其武功最近突飞猛进，更使体内潜力被明显地引发出来，只见他虽是背负着辛捷，但步履间仍是轻松而从容。

月亮已超过了头顶，光线稍斜地射向大地，照着高战在群山中飞驰，高战害怕被后面追上，脚力已施到极点，如果以他此刻速度不停地奔跑，不消十个时辰就能跑到沙龙坪，然而……

就在高战尚未跑出十里，突地发觉背后有人跟踪而来……

“先解决这家伙再说！”高战心想，此时他对自己的武功有了很深的自信。

眼看前面是一块林中空地，明月洒落得柔和清亮。高战陡地将身子停住，“刷”地一声转过身来。

“是朋友还是敌人，在下高战等候赐教！”高战朗声说道。经过一阵奔跑，满腔积压的豪气又被激发出来，这时他看来是如此丰朗英气，真是一派大宗师气度。

林中缓缓踱出一条黑影，宽长的衣衫将整个身子包住竟分不出是男是女，只有那双眸子在黑暗中闪动着夺人光芒。

“你就是高战！”是个女子口音，但语气中却充满了惊奇，道：“那么你背上的人就是……就是……”

高战冷冷道：“不错！就是你们这批贼子想拦截的辛大侠。朋友，你也太没眼了！”高战说完，将那长敦一抡猛地扑了过去。

那人对高战的身手似乎意想不到，足尖一点突地闪开一丈，道：“且慢，我可不是你的敌人！”

这时来人已立于月光之下，高战见她面中一直从头顶罩到颈项，只露出一个面孔，疑惑道：“那你是谁？请别耽误我时间！”

来人将头颈露出，竟是一头戴僧帽的女尼，只是长得清秀绝伦，一股庄严清丽的神态很使高战肃然起敬。

“贫尼法号净莲，今日听得江湖胡哨连响才赶来探看，见你背着一人急急跳跑，还以为你是什么人呢！”净蓬说着，脸上突然涌现一层哀怨，自言

自语道：“真是天涯一线连啊！”

高战奇怪一个女尼怎会一下子说出这句充满感情的句子，呆了一会道：“大师还有事吩咐吗？在下急于赶路呢！”

净莲象突然被惊醒，笑道：“你可是要赶回沙龙坪？你可知辛夫人与家人都已外出寻你们了！”

高战只觉她笑容亲切已极，说的话也不容他不相信，急道：“那怎办呢？”说完又觉得自己这样问别人是多么可笑。

净莲突然一招手，道：“这儿不是你说话的地方，追你的人可能任何时候会搜到这儿来！”

立刻高战随着她往东飞奔，那女尼脚程好不迅速，高战几乎用了七成力才与她并驾而驰，不多久竟来至一绝崖之上。

高战随她来至崖顶，只见远处水光反映，心知是长江，净莲道：“告诉我，辛大侠可是中了叫做‘腐石阴功’之毒？”

高战点点头，他简直摸不清对方的底细是什么？只是在对方亲切甚至有些妩媚的笑容里，他总觉对方是极可信任的。

“唉！”那女尼叹口气，道：“腐石阴功并非极难治之毒，只是现在手中却无可救之物，对了，辛大侠以前曾获得一本叫‘毒经’的书，你可知他带在身边？”

高战并不知道辛捷有没有什么叫毒经的书，净莲又接道：“是一位被尊称为北君做作的！”

高战恍然大悟，道：“你是指毒君金前辈么，平凡上人及无恨生两位老前辈都去寻他去了，我想毒经不会在辛叔叔身上吧！”

净莲面上有股不自然的表情一闪而过，但高战己着手搜辛捷的荷包。

东西一件件被拿出来，有铁弹，有刀剑药末，但却没有什么毒经，突然高战拿出一方手绢，内中圆鼓鼓地包着一物。

“这是什么？”高战奇道，“将那手绢缓缓打了开来，赫然上面绣着七朵梅花，这使得净莲容色一变，但随即更为绢内所包之物惊呼起来。

“啊！这是水火风雷珠！”净莲将绢中的一粒明珠握在手中，一闪一闪的光华使她清秀的脸庞更显美丽。

净莲将那珠子仔细看着，随即哀怨无比地看着辛捷，她几乎喊出“捷哥”，但终于忍住了，只冷冷道：“可惜只是雄珠，腐石阴毒需双珠合用才能有用！”

高战奇怪这女尼似乎对辛叔叔有极大的感情，但他不便问，听得净莲话后，有些不相信问道：“你是说，只要有雌雄二珠辛叔叔就有救了吗？”

净莲望着他一笑，道：“是啊！腐石阴的功夫必需靠内家真力才能使用，所以中毒之人必是毒伤与内伤兼有，而治疗之法必须两伤同治，只治其一会伤者立死，水火风雷珠雌的是专为疗毒，雄的专为疗伤，所以必须两珠合用才行。”

高战有些不相信自己耳朵，赶紧从怀中拿出另一粒珠子，问道：“你看这是雌珠吗？”

净莲将高战手中明珠接过，她简直有些不相信，怎会世上最珍贵之物都在此出现，她暗呼：“捷哥啊！我佛当没有遗弃你，这两粒明珠来得正合其时！”

高战看着净莲嘴唇喃喃自语，脸上却布满属于一种少女的光辉，这多使他迷茫不解啊！

“你赶紧将他前胸敞开！”净莲吩咐道。高战很快地将辛捷前襟剥开，他并未对净莲如此亲昵地称呼一个男子感到奇怪。

辛捷强健的胸脯露了出来，黑色的掌印赫然入目，整个胸腹已青紫浮肿，净莲痛心地喊了声，很快从怀中取出枚金针，一扬手“轧！轧！”两下，辛捷的胸乳各被刺一小孔，立刻紫黑的浓水流了出来。

净莲双手更不闲着，各握着一粒珠子在辛捷胸上滚动，这两粒水火风雷宝珠，确是不凡圣品，才与辛捷伤口一接触，润滑的珠面，立刻泄出油脂似的液体，与伤口流出的毒水融合在一起。

“你赶紧用内功助他驱毒！”净莲向高战吩咐道，“一掌打通他气海穴，一掌冲破他玄机穴。”

高战低头看见辛捷的呼吸已经越来越急促，胸脯剧起剧落，似乎十分痛苦，连忙依言运起内功，将那先天气功源源注入辛捷体内！

他心里对于这位陌生的女尼，却含蕴着许多解不透的疑团，她是谁？为什么肯替辛叔叔解毒疗伤呢？看她眼中充满了关切和真挚，难道她跟辛叔叔更有过什么不平凡的往事……？

高战心涉旁骛，突觉辛捷体内有一股极强的劲力，在跟自己灌注进去的真气相抗，而且那抗拒之力，还相当强猛！

他赶忙收敛起心里杂念，运功催力，源源将先天气功顺穴打进辛捷气脉之中。

过了约有盏茶时间，辛捷汗出如浆，呼吸更越来越短促，不时昏迷地左右摇摆着头部，仿佛不胜痛楚，已到了性命交关之境。

高战大吃一惊，方要开口，那女尼却沉声叱道：“此时千万不可停止，务必要催力打通他的紫府玄关，如果一停，不但无法疗好伤势，他这一身武功，便算废了。”

高战听得心神一震，连忙五心聚顶，潜运足十二成先天真气，势若滚滚大河，猛然注入辛捷体内，渐渐实相庄严，竟已入定。

微风缓缓吹过，飘起高战身上衣襟和头上发丝，也飘起净莲心中那难抹灭的回忆。

她慢慢停了手，将两粒水火风雷珠按在辛捷的伤口上，两眼痴痴地望着辛捷那英姿依旧的面庞，许多难忘往事，又象小虫一般啃食着她的心房……。

十余年了，她虽然静静地伴着木鱼青灯，尽量使自己麻木在经书和梵唱里，然而，这英爽的面孔，却仍是那么清晰地刻印在脑际，象一根挥不去挣不脱的蛛丝，萦绕在她脑中。

如今，这面孔又呈现在她眼前，掀起的剑眉，高耸的鼻梁，以及那象征智慧的前额，代表坚毅的薄薄嘴辱……这些这些，她熟悉得闭上眼睛，也能一些不差的绘在纸上，十年了，他竟一些儿没有变，只是偶在鬓角之中，闪出半截灰色发尖。

“唉”！净莲轻轻叹了一口气，眼角已盈含着两粒晶莹的泪珠：“老了！十年虽然不算太长，但在一个熬受感情折磨的人来说，却何异百年千年！捷哥！我们都老了。”

其实她不过才三十岁的中年，生命正象一朵盛开的花朵，但十年来清灯古佛，寂寞深院，已将她那灿烂的生命之花折磨得枯萎了，难怪盛年之际，便已生出苍老之感。

蓦地，一声长啸，破空传进她的耳中。

净莲猛然一震，幻情尽敛，凝神倾听，发觉那啸声入耳清晰万分，音韵平衡，正是从一位绝顶高手口中所发出来的。

啸声移行极快，不多一会己到左近，净莲身躯微微一抖，侧目见高战和辛捷都正在疗伤紧要关头，于是纤腰一挺，从地上一跃而起。

她刚刚站起身子，人影晃处，一个老人已立在三丈以外。

那老人一双阴鸷的眼神向高战和辛捷扫了一眼，脸上立即露出无限欣喜之色，放声哈哈笑道：“辛捷，辛捷，老夫只当你长了翅膀，原来你并没逃出老夫的手掌！一剑仇，今天要好好算一算了。”

他好像根本没有把旁边的净莲放在眼中，话声才落，肩头一晃，已向辛捷扑了上去。

“站住！”一声叱喝，那老人吃了一惊，侧头过来，才看见是个秀丽的女尼，正怒目瞪着自己。

“你是什么人？”那老人沉着脸间。

净莲缓缓向侧走了两步，身子恰巧挡在辛捷和高战前面，冷漠地答道：“施主身手不凡，想必是武林中有身份的人，难道会卑鄙得向一个负了重伤的人下手吗？”

老人怒目叱道：“你是谁？敢来横架老夫的梁子？”

净莲冷冷笑道：“贫尼净莲，出家人原来与人无争，但这位辛施主己负重伤，你跟他纵有仇怨，也该等他伤势痊逾之后，再找他了结，这般趁人之危，贫尼深为施主不耻！”

那老人气极反笑，指着净莲说道：“年纪轻轻，胆量倒很不小，你知道老夫是谁吗？”

净莲淡漠地摇摇头，道：“正要请教施主大号。”

老人傲然道：“老夫宇文彤，谅你也该有个耳闻吧？”

天煞星君宇文彤自以为名扬四海，暗忖这女尼听了自己名号，纵有天大本事，也不敢再管这件闲事，哪知他得意洋洋报出姓名，净莲却不屑地摇头道：“贫尼从未听过施主大名！”

原来金梅龄“净莲”当年随着毒君金一鹏出道之际，天煞星君正当隐居潜修，及至他二次重现江湖，净莲已身入空门，十余年来净莲孤身伴佛，倒是的确没有听过这份称号，自然摇头不知了。

天煞星君气得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这么说，你是决心卫护这姓辛的了？”

净莲点头道：“如果施主决心出手，贫尼只得开罪。”

天煞星君勃然大怒，厉叱一声：“那你就接老夫一掌试试！”

话声才落，大袖一扬，卷起一股强劲无比的劲风，迎面飞卷过来。

他估计这女尼势必不敢硬接自力雄厚的掌力，一掌拍出，左手暗隐袖中，已准备好第二手杀着，务要一举将净莲制住，方好对辛捷下手。

哪知事实却大出他意料之外，净莲非但不避不让，同时冷笑一声，也自扬手推出一掌，竟是存心跟他硬接。

天煞昼君大怒，掌力疾吐，又加上二成真力，嘿地吐气开声，全力猛击！

两掌虚空一接，暴起一声闷响，净莲双肩微晃，登时拿桩不稳，脚下连退三步。

天煞星君却暗暗骇诧不已，心想自己向来自持内力深厚，从前在雁荡大侠六十六大寿会上，连辛捷也不敢径攫自己拳风，这女尼是什么人？居然接

了自己七成真力一掌，仅只后退了三步？他方在暗诧，蓦地扫目一瞥，望见那并放在辛捷胸前的一对水火风雷宝珠。

天煞星君不由大喜，长笑一声，身形闪动，就想越过净莲，探手抢那一对雌雄宝珠。

净莲在对掌之际，已知道自己决非这天煞星君的对手，十余年来，她虽然从未将武功放下，但终难胜得有数十年内功修为的天煞星君，但这时辛捷伤势未愈，高战又全神在替辛捷疗伤，她要是不能拼死挡住宇文彤，三人势将全伤在这老魔手中。

生死之事，她原不放在心上，但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辛捷和高战丧命在宇文彤掌下！

那十余年与世无争的心境陡然激荡起来，她身上未携兵刃，急忙翻掌疾攻三招，将天煞星君的身子挡得一挡，俯腰一探，将辛捷的梅香神剑拔到手中，厉声道：“ 施主再要进逼，贫尼只好重开杀戒了。 ”

天煞星君满脸狞笑说道：“ 你有多大能为？趁早弃剑闪开，老夫看你佛门弟子，放你一条生路！

净莲知不能善罢，银牙狠挫，长剑一翻，劈面刺了过去！

梅香宝剑挟着尺许长一道毫芒，闪电般递到天煞星君面门，天煞星君冷笑一声，猛一侧身子，左脚忽的欺近一步，并指如戟，暴点净莲握剑的手腕“ 大陵 ”穴。

净莲沉剑换式，变点为削，刷刷刷一连三剑，漫天剑影紧守门户，她自知对剑术造诣不足，只盼能拖延一些时间，使高战能从容将辛捷体内余毒驱除干净。

但天煞星君是何等高手，岂肯让她拖延时间，只见他双拳如风，一轮抢攻下来，净莲又被迫退了四五步，堪堪已退到高战身边。

天煞星君忽然大喝一声，左拳疾伸，击向净莲肘下，右掌竖掌如刀，猛砍净莲左肩。

净莲身后己无处可退，只得狠狠一咬牙，并着左肩硬挨一掌，右手振剑如虹，挥向宇文彤手肘，存心两败俱伤，也换他一只左手！

哪知天煞星君武功确有过人之处，但见他眼中暴射出森森杀机，疾沉右掌，闪电般砍在净莲左肩头上，同时左掌忽的一旋，竟用中食二指“ 铮 ”然一声响，牢牢将梅香神剑剑身挟住！

净莲只觉左肩痛如刀切，哼了一声响，紧接着右腕上一阵痛麻，长剑已被夺去，她痛得浑身一阵抖，眼中泪珠，已夺眶而出，侧目看看仍旧昏迷不醒的辛捷，更压不住热泪滚滚而落，凄声说道：“ 捷哥哥，我就是舍命一死，也不能让你伤在这魔头手中，唉！只可惜十年修为，全都白费了，孽！孽！这就是孽障！ ”

她怨毒地抬起头来，天煞星君正得意地把玩着梅香神剑，口里连连道：“ 好剑！好剑！想不到老夫今日竟一举得到两件稀世之宝……。 ”

净莲左臂已断，咬着牙从断臂上取下一只戒子，旋开戒顶宝石，颤巍巍将那宝石下暗藏的一小撮粉未举了起来，并着剩余的一口真气，曲指一弹，向天煞星君飞掷过去！

天煞星君闻风声袭到，本能地翻掌疾操，那知却捞了一个空，但觉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香，他骇然大惊，振腕挥剑，划起一道灿烂的剑弧，人也暴退丈余，惊骇地问道：“ 你……你是……？ ”

“贫尼俗家姓金……宇文施主，你总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天煞星君脸色大变，喃喃地说道：“啊！你是毒君金一鹏的……。”

说到这里，心中一阵气窒，胸腹之间，突然发出一阵剧痛，天煞星君知道体内已中了天下至毒，连忙住口，深深纳了一口真气，利用数十年内功修为，暂时将毒性停聚在心窝边缘“阴都”穴上。

他素知毒君金一鹏乃天下万毒之王，这尼姑也姓金，自然与金一鹏有着关联，自己内功纵然精纯，至多也只能维护心脏要害三个时辰，三个时辰之后，难免毒发惨死。

一丝恐怖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运转数转，天煞星君成名在数十年前，要是送命在一个年轻尼姑手中，一世英名，岂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宇文彤手提着梅香宝剑，心念疾转，缓缓说道：“好小辈，你虽然仗着毒物暗算了老夫，但老夫临死之前，誓必将你们三人一个个毙在掌下，以一换三，老夫也不吃亏了。”

净莲这时左臂奇痛难忍，额上汗珠淋淋，实在无力再与他斗口，但她知道自己此时万不能倒下，只要自己一倒，三条性命便死定了。

她咬牙提起身体中残余功力，全都贯注在右掌上，低声答道：“好！你就试试看……！”

天煞星君利用剑尖柱着地，慢慢向前欺近两步，两眼中射出无限怨毒的光芒，但行了两步，胸中一阵隐痛，忙又止步。

净莲也是全神凝注对方，丝毫不敢稍瞬，她一面凝神戒备，一面却在心里暗暗盘算，应该如何应付这老魔头突发的一击。

她此时左臂已断，重伤在身，手上又无寸铁，虽然用父亲金一鹏持炼的“夺魂香”打中了宇文彤，但如果他真的能够凝气护心暂时不死，只要再度出手，自己是万万抵挡不住的。

冷汗一粒粒顺着面颊向下滚落，她双腿牢牢钉立在地上，肩上鲜血，已将僧衣染成血红一片，但她傲然而立，威武得宛如一夫当关的大将，准备着为自己爱过的人付出宝贵的生命。

其实天煞星君自吸入“夺魂香”毒素，真气已不能凝聚，势加强弩之末，功力最多还有四成，以净莲这时尚余的功力，支撑数十招，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只是他们彼此都心怀疑惧，虽然虎视眈眈，竟谁也不敢先行发动。

蓦地，天煞星君目光一扫，又瞥见辛捷胸脯上那两粒雌雄水火风雷珠。

风雷珠能解百毒，他真后悔自己竟然忘了这件重要之事。

天煞星君忽的一声怪笑，剑尖一点地面，身子凌空拔起数尺，贴地掠了过来，“呼”地一拳，向净莲小腹撞去。

他这时一心要将净莲迫退，以便下手抢夺风雷珠，是以顾不得自己身份，更忘了对方是个女子，这一招用得下流之极。

净莲脸上一红，不禁勃然大怒，柳腰半侧，左腿一收，不避反进，飞踢天煞星君两眼，同时右掌一招“开山碎石”，全力拍了下去！

天煞星君出拳之后，自觉真力忽又一泄，慌忙沉臂撑地，身形就地一旋，右手梅香剑转动，“浪卷砂”，猛剁净莲右足。

净莲一掌落空，掌力击在地上，发出“逢”地一声闷响，石砂飞扬，竟未伤得天煞星君分毫，心里一慌，剑锋已到了脚踝边，她本能地腾身而起，向侧飘退。

天煞星君大喜，闪电般一探手，向辛捷胸前抓去……。

净莲失声惊呼，但这时再要拦阻，也已经来不及了，她倒没有想到天煞星君志在宝珠，只当他欲向辛捷下手，心里一阵凄惨，掩目不忍再看！

哪知天煞星君的手堪堪要触及辛捷前胸，忽觉一缕劲风电射而至，正指向他左腕“鱼际”穴。

这疾袭而来的劲风，使用的竟是天煞星君自创独门秘技“透骨打穴”手法。

宇文彤骇然大惊，急忙一缩手臂，右手长剑疾扫，仍然扫向那粒风雷珠。

“铿”然一声，风雷珠吃他用剑扫落地上，但他握剑的右腕上突然一麻，已被人打中了“偏历”穴。

天煞星君顾不得长剑，松手弃剑，袍袖一抖，卷住两粒风雷珠就地一滚，脱出险地，腾身跃起，才发觉那施展“透骨打穴”手法的人，竟是自己在山神庙中亲授绝艺的高战。

这时候，高战已缓缓从地上站起身来，神情虽然十分疲惫，但眼中却射出慑人光芒，他慢慢俯身拾起地上的梅香神剑替辛捷插入鞘中，又替他将胸衣扣好，然后提着铁戟，立起身来。

天煞星君放声笑道：“好！好！你这手透骨打穴功夫果然学得不差，老夫看在你份上，只取宝珠，留下神剑，以全相识一场，高战！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碰上老夫才好！”说罢冷哼两声，掉头如飞而去。

高战神情一片木然，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天煞星君去远，忽然“哇”地吐出一口鲜血，两脚一软，又跌坐地上。

净莲闻声大惊，纵身掠了过来，急问道：“你怎么了？受了内伤吗？”

高战嘴角掀动，露出一抹苦笑，缓缓说道：“我行功未毕， 强自分神挡了他一招，唉！如今气血反逆，只怕也伤得不轻。”

净莲惊惶失措，连自己断去一臂也忘得一干二净，匆匆检视辛捷，却见他气息已趋均匀，足见余毒已尽，这才放了一半心。

净莲道：“难得你舍己救人，总算挽回了他一条命，你赶快运功调息吧，我替你守护着。”

高战只略作喘息，又从地上站了起来，毅然道：“不行，这儿太不安全，天煞星君既然能找到此地，其他的人也能循声寻来，我还是背辛叔叔赶快回沙龙坪要紧。”

净莲道：“那怎么成呢？你自己内伤甚重，何况沙龙坪还很远，不如……。”她迟疑了一下，接着又道：“不如你跟我暂回水月庵歇一会，那儿离这里近，地方又很隐蔽……。”

话未说完，高战已经一个踉跄，险些跌倒，脸上一片苍白，白得象一具毫无生气的活尸。

但他兀自不肯坐下调息，俯身将辛捷抱了起来，大踏步向前便走。

他体内气血已经逆转，伤得很是不轻，全凭一股善良而忠厚的心念在支持着他，心里不在念道：“我不能休息，我不能休息，辛叔叔仍在险地，就算舍命一死，我也要先将他带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走了几步，脚下又是一虚，高战无可奈何的停了步，那大汗已如雨下，滚滚滴落在他的衣襟上。

净莲心里激动异常，快步赶上前去，柔声道：“你跟我来吧！不要再冒险乱撞了！”

高战茫然地点点头，随在净莲身后，举步下山……

才行了不足十丈，蓦闻一阵尖锐的胡哨声，有人大声叫道：“在这里了！快通知大伙围上来，这儿是绝地，千万别让那小子走脱！”

喝叫声中，几条黑影已疾驰而至。

净莲心往下一沉，随手折了一根树枝握在手中，低声对高战道：“你带着他向西走，那边一片竹林后面，便是水月庵。”

高战神情突又一振，朗声道：“那么，师太你自己呢？”他从来未替自己设想，纵在危急之际，仍是先想到别人。

净莲道：“我先挡这些狗贼一阵，接着也会赶回来的，你快些安置好他，自己也该赶紧调息了，否则伤势更会恶化。”

谁知高战却坚毅地道：“不！我和你一块护卫辛叔叔，先杀退了那般狗贼再走！”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但字字宛若金玉，掷地作声，何等凛然，净莲听了微微一怔，赞道：“真是个血性少年，唉！你如早生二十年，那该多好……。”

思念之间，人影连晃，面前已站定二人。

高战迅速地将辛捷背在背后，拔出铁戟，扬目看去，心里顿吃一惊，原来那二人赫然竟是白发婆婆和金英。金英一见高战，惊得脸上变色，急声道：“高大哥，原来你还没走掉……？”

白发婆婆叱道：“不许你开口，你乖乖给我站在一边，看为师擒这小子。”她大步向前走了两步，高战铁戟一横，怒目拦在前面。

白发婆婆冷冷笑道：“高战，你敢跟我动手吗？”

高战一面强压体内翻腾的气血，一面答道：“假若你要对辛叔叔下手，我就只好……只好……。”他为人向来忠厚，因知白发婆婆是金英师父，本想骂她几句，一时竟说不出口。

白发婆婆嘿嘿笑道：“你和姓辛的有什么关系？竟这等护卫着他？高战，我看在英儿份上，只要你肯放下姓辛的，马上放你一条生路！”

高战突然怒目一睁，道：“不！谁要敢动辛叔叔，高战决不袖手。”

白发婆婆不屑地笑道：“好吧，既是你至死不悟，就怪不得我出手狠毒了。”说着，袍袖微扬，便要出手。

蓦地人影一晃，金英已经抢扑过来，一把抱住师父，焦急地叫道：“师父，你老人家不能伤高大哥，你不见他脸色那么难看，他已经受了重伤啦！”

白发婆婆怒叱道：“英儿，赶快放手，他受没受伤，关你什么事？”

金英死命抱住师父，一面扭头向高战叫道：“高大哥，尽等什么？”

原来她一见高战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倒，惊骇之下，只好使出泼赖办法，自己死命抱住师父，急急示意高战快逃。

高战心念微动，刚一举步，突然眼前一阵黑，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地上，慌忙用戟尖支撑着身体，定了定神，只觉胸中奇痛难忍，眼内金星四冒，竟是无法再支持得住！

他用力摇摇头，不住地鼓励自己，高战！你不能死，至少得将辛叔叔带出险地，你这时千万不能死啊！

突地，只听白发婆婆一声怒喝：“撒手”，金英嘤了一声，松手倒在地上，白发婆婆宛如一头疯虎，腾身直扑了过来。

白发婆婆暴怒之下，一出手便是杀着，只见她五指如钩，指尖根根乌黑，竟运聚了她独门“阴爪功”力，电也似扣向高战的肩头。

高战这时已无法扬聚真气，匆忙间铁戟一划，登登倒退了三四步。

他这仓促间划出的一招，自己并未贯力凝神，但却振起漫天戟花，恰巧将白发婆婆指爪挡住，原来竟是“大衍十式”的首式“方生不息”。

白婆婆吃了一惊，但见那汹涌的就花遍布高战四周，自己竟无处落手，只得撤招退了两步，目光如炬，在高战脸上凝神而视。

但她所见的，仍是那一张苍白而疲惫的脸，豆粒大的汗珠，在高战面颊上滚动，戟尖柱地频频喘着气。

显然，高战自己也不知是怎样脱出险地的，他正在咬牙苦苦支撑，不使自己昏倒下去。

净莲看得又惊又喜，忙摆树枝横身拦住白发婆婆，道：“前辈年高德望，怎的对一个负伤的孩子下手？”

白发婆婆怒目一瞪，叱道：“贼尼，快给我滚开！”

净莲道：“贫尼不揣冒昧，要向前辈领教。”

白发婆婆哈哈大笑道：“那敢情好！我就先宰了你再说！”话语之间，双掌横抹直劈，已快速绝伦地攻出了四招！这四招莫不挟着丝丝风声，端的威势惊人，净莲只剩一条右臂，如何是白发婆婆的对手，勉强支撑过四招，已经向后退了七八步。

突然，身后传来“噗通”一声！

净莲急忙回头，惊得险些叫了出来，原来高战终因运功退敌，负伤又没有及时调息，到时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地上。净莲一颗心突然向下一沉，微一疏神，白发婆婆已经趁虚而入，乌黑的指爪，眨眼已到头顶！

净莲忙不迭低头侧身，树枝一招“穿线引针”，贯力刺出，那白发婆婆冷笑一声，五指一按，已搭在她右肩头上！“嘶”地一声脆响，连僧衣带皮肉，被白发婆婆“阴爪功”扯下一大片，净莲痛得哼了一声，树枝落地，人也踉跄倒退三四步。

白发婆婆嘿嘿笑道：“我看你还有多少能耐，何不施展出来？”

净莲凄然回头望望，高战和辛捷都昏迷未醒，自己双肩俱废，也无力再战，不由惨然长叹一声，那泪珠滚滚潸然而下。

她心中暗忖：我一死报答捷哥哥，自是死不足惜，只恨临死之前，竟无法使他们逃离虎口，就是到了九泉，也难以瞑目啊！

可是，她如今身负重伤，面临强敌，任她机智百出，也元力将辛捷和高战送离险地了。

月儿冷冷凝视着荒山，也俯视着这身处绝地的三人，夜风阵阵，带来如许凉意，净莲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凄凉地喃喃说道：“捷哥哥，捷哥哥，我已经为你尽了最大的力，但天绝你我，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走一步，到黄泉路上等你！”

说着，用力咬碎口中一粒假牙，那假牙内蓄毒液，原是毒君金一鹏当年替她装置，以备不得已时，宁死不辱，寻求自尽的工具，不想今天果然成全了她！

一股带酸汁液顺喉而下，净莲自知转眼将死，缓缓移步，走到辛捷身边。

自发婆婆惊讶地注视着她，一动也不动。

净莲俯身盘膝坐在辛捷身边，伸出仅有的一条手臂，缓缓而亲切的抚摸着辛捷俊秀的面庞。

历历往事，像车轮般从脑海中掠过，十年来，她何尝一刻忘怀，如今那些；日痕仍然清晰地刻划在记忆中，她想到爹爹豪华的大舟，想到师兄狰狞

的笑容，以及辛捷的英爽俊逸，她更想到自己发觉辛捷另有心上人的时候，那心灰意冷悲枪莫名的心情……

泪眼越来越朦胧，白发婆婆的脚步声缓缓移近，净莲感到脑中忽然一阵昏眩，知道死神已离自己更近了。

她连忙伸出右手，紧紧捏着辛捷的手，然后满足地一笑，喃喃道：“ 捷哥哥，能跟你死在一起，我总算是得到你了……。

苍白的脸上，绽出一丝淡淡的苦笑。一滴泪珠，落在净莲和辛捷紧握的手上。

一五

乌云飞驰，月色黯淡，原本开朗的夜空，忽然簌簌下起雨来，绝崖上笼罩着无尽幽森的阴影。

凄风苦雨之中，山腰下兔起鹘飞驰来两条人影。

这两人一男一女，一大一小，但身法一般快捷，眨眼间已到了绝崖之下。

蓦地二人身形一挫，其中一个身材纤小的男孩侧耳倾听片刻，急声说道：“妈！刚才那哨音分明是这儿发出来的，难道爹爹他们会在崖上？”

另一个秀丽绝伦的中年女子点点头道：“大约不会错的，我清楚地听到崖上还有人声和笑声。”

小孩道：“那我们快些赶去看看！”说着，小腰一折，人已冲天拔起，直扑绝崖。

他身才腾起，突听得一阵急促的衣带飘风声响，刹时从夜色中又驰来四五人。

这群人高矮俊丑俱有，个个提着兵刃，刷刷落地，便厉声喝道：“是什么人？站住！”

那小孩一惊之下，沉气站住，“呛”地一声龙吟，长剑已撤到手中，沉声道：“你们都是些什么狐群狗党？深夜聚众拦路，莫非要打劫吗？”

他话声才落，就听有人大声呼叫道：“并肩子，快上，这小子是姓辛的儿子，别放他逃了。”

一群人刷地一分，将二人围在核心，喝道：“小子，你知道龙门五杰吗？你老子已经成了网中之鱼，难得你也自投罗网，上门送死。”

那小孩横剑立在母亲身边，听了这话，立刻焦急地道：“妈，你听见了吗？爹爹果然落在他们手中，咱们动手吧？”

原来这母子二人，正是金童辛平和他母亲张菁。

张菁拔剑出鞘，微笑说道：“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留着只有遗祸天下，平儿，手下不要留情。”

辛平喜道：“妈，你先别出手，看我的！”长剑一圈，人剑合一便向龙门五杰冲了过去。

龙门五杰齐声大喝，纷纷出手，辛平初生之犊不畏虎，只见剑影展动，“虬枝剑法”使得风雨不透，竟然毫不含糊，攻守俱备。

走马灯似互拆了十余招，辛平虽勇，无奈龙门五杰个个都有一身深厚的武功，其中龙门毒丐重伤未到，却添了个天稽秀士余妙方，功力更在龙门毒丐之上。

余妙方天赋异秉，幼得异人传授，一柄桃花扇曾连败五省绿林三十二寨寨主，虽然名列五杰之中，平时专门独来独往，采花犯案，所以上次高战应终南一鹤鲁道生之托，驰援金刀李微时，天稽秀士并不在场，后来得知毒丐鱼鲲暗算高战受伤，这才联同其余三杰，蹑踪追来。

天稽秀士见辛平剑势辛辣，按耐不住，探手从肩上抽出桃花摺扇，低声喝道：“各位退后，待小弟来擒他。”

僧道农都知天稽秀士这柄扇子乃经迷药煨炼，施展起来妙用无穷，闻声齐都收掌暴退，那天稽秀士笑盈盈欺近两步，“刷”地张开摺扇，道：“小子，你不要仗着是辛某人的儿子，我在三招之内，如不能使你弃剑受缚，从此就不叫天稽秀士。”

辛平那知厉害，叱道，“ 好！你就试试辛少侠的厉害！ ” 弹手一剑，疾刺过去。

天稽秀士余妙方冷冷一笑，身子半旋，避开剑锋，桃花扇对准辛平，“ 呼 ” 地就是一扇。

辛平突闻一股腻人的浓香扑鼻而来，当时脑中一阵昏眩，亏得他自幼习的正宗内家功诀，连忙闭气撤招，晃身退了三步，诧道：“ 咦！这家伙扇子上有什么鬼门道……？ ”

话尚未完，天稽秀土轻笑一声，人如鬼魅欺身又上，桃花扇对准辛平，“ 呼 ” 地又是一扇道：“ 小娃儿，你再体味体味我这扇上的好处如何？ ”

一股浓香直卷过来，辛平晃了两晃，差一点栽倒地上，张菁见了大惊，长剑一领，横身挡在爱子前面，娇叱道：“ 好一个下五门的贼子，竟敢向一个年轻小孩，用这卑鄙下流手段？ ”

天稽秀士色眼迷迷瞧着张菁，他采花一生，何曾见过张菁这般秀丽可人的女子，登时心头叶叶狂跳，心痒难抓，吃吃笑道：“ 你不用急，余某收拾了小的，自然轮到你啦。 ”

张菁见他出口轻狂，气得柳眉双竖，怒叱道：“ 该死的狗贼，纳命来！ ” 她恨透这种专门欺侮妇女的淫贼，长剑出手便是杀着，一连几剑，竟将余妙方迫得连退四步，几乎连招架也来不及了。

余妙方心里暗暗吃惊，忖道：“ 这婆娘必是辛捷的老婆，不早下手，定吃她的亏。 ”

主意一定，蓦地长笑一声，左掌虚空拍出四掌，将张菁剑势封得一缓，右手旋开桃花扇，对准张菁呼呼就是两扇。

张菁随辛捷行道江湖多年，对他这种迷药早有耳闻，连忙闭住呼吸，脚下疾转，施展 “ 无极岛 ” 绝世轻功，一晃身到了余妙方后背，长剑一招 “ 冷梅拂面 ”，斜抹而出。

余妙方倒是骇然一惊，上身一弓，脚尖用力，嗖地前射丈许，借势翻腕向后又是一扇！

张菁那肯上他的恶当，不待他落地站稳，裙衫飘飘，绕身又抢到他侧面，振腕弹起一蓬剑雨，向余妙方当头罩落。

她始终闭住呼吸，仗着绝佳轻功，连气也不让余妙方喘一口，剑势连施，已将余妙方困在一片森森光幕之中。

余妙方此时如蛆附骨，当真是挥之不去，丢之不脱，奋力应付了十招，桃花扇时开时合，迷香早已游漫空际，但张菁却始终闭气出招，绝不上他的当。

好容易又拆了四五招，余妙方已经汗流夹背，其他龙门三杰看在眼里，又摄于他那迷香厉害，只能远远站着观战，靠近也不敢靠近，休说出手帮忙了。

张菁心一横，紧紧手中长剑，正要立下杀手，将这万恶淫贼废在剑下，那知突听身后 “ 咕咚 ” 一声响，扭头看时，竟是辛平昏倒地上。

慈母深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张菁沉腕急忙撤剑，返身跃到爱子身旁，将辛平拦腰挟起，振剑大喝道：“ 挡我者死，让我者生。不要命的就…… ”

谁知才说到这里，猛觉一股浓冽的香味扑鼻而入！

张菁骇然住口，挥剑急冲，但才冲出四五步，脑海中一阵昏，脚下一虚，也跟着栽倒地上。

余妙方放声笑道：“婆娘！你纵有三头六臂，姓余的也叫你骨软筋酥，各位兄长，这小杂种随你们尊意处置，只这雌儿，却该小弟享受一番啦……”

一面说着，一面收了桃花扇，探臂来抱张菁！

那知他手指尚未碰到张菁的身体，突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道：“谁要享受？叫他先享受享受我老人家一顿拳头！”

余妙方猛吃一惊，扭头四顾，却未见到人影，他看看其他三杰，也是个个面带迷茫，瞪目四望！

天稽秀士骇然忖道：“分明人声就在耳边，怎会看不见人呢？难道闹鬼吗？”他惊惶之下先求自保，刷地张开桃花扇，低叱道：“是什么人？何不现身出来？”

喝声才落，耳中又听人声答道：“你是瞎了狗眼吗？我老人家站在这里好半天了，偏你就看不见？”

这一次余妙方循声低头，才发现一个身高不足三尺的矮子，正两手叉腰站在自己身前，瞪着两只牛眼，气呼呼地说着话。

这矮子一头乱发，身着皂衣，看样子总有四五十岁年纪，却身材矮小犹如婴儿，难怪黑夜细雨之中，一时看他不见。

余妙方久走江湖，阅历极丰，心知越是这种奇形怪状的人，必然身负绝学，最招惹不得，何况这矮子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早已欺身到了自己身侧，单凭这一点，已足见不是易与之辈了。

那矮子大刺刺拐到张菁身前，皱着眉头张望两眼，又晃到辛平身边，从头到脚看了几遍，竟展眉笑了起来，喃喃说道：“好小子，终叫我找到了，我只当你还没有出生呢！”

余妙方怔怔看着，正不解这矮子倒底是友是敌，却见他忽然飞起一脚，向辛平肋间踢去！

那一脚踢在辛平身上，辛平只轻哼一声，身子动也未动，就像那矮子并无力气，踢他不动似的，矮子跃离地面，双脚连环，眨眼竟踢出二十五脚，每一脚都踢在辛平身上死穴之上，踢罢大喝一声：“小子，还不快醒，再装死我老人家可要发脾气啦！”

别看他个子矮小，这一声断喝，竟然声若巨雷，余妙方听得心神猛震，不由自主掩耳急退了一丈以上，但说来奇怪，辛平却应声打了两个喷嚏，伸臂舒腰，悠悠醒来。

矮子点头笑道：“不错！不错！算我老人家没有走眼，果然是你这娃儿！”

龙门四杰全不知这矮子是谁？见他言语迷乱，神情却像疯颠，本待不去招惹他，及见他居然一轮脚尖将昏迷中的辛平踢醒，不禁个个大惊失色，逍遥道人倒提长剑跃身而至，双手一拱道：“敢问尊驾是谁？难道是存心来架兄弟们的梁子么？”

那矮子理也不理，就如没有听见，只顾柔声问辛平道：“娃儿！你现在觉得怎样了？”

辛平睁开眼来，见那矮子和自己差不多高矮，模样十分有趣，忙答道：“奇怪，我好像觉得肚子有些痛，想要大便……”

矮子闻言大喜，把头连点，道：“成了！成了！你快去大便，解完立刻回来。”

辛平从地上翻身爬起，腹中一阵雷鸣，两手提着裤子跑了几步，忽又回身道：“不行！我妈妈还没醒来，我得……”

矮子挥手道：“你只管去吧，有我老人家在，你还不放心么？”

辛平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觉对这矮老头极是信赖，听了这话便匆匆钻进旁边的草林中去了。

那矮子侧耳凝神倾听，片刻间，草林中传来一阵连珠炮似的“劈拍”声响，矮子喜得双眉一掀，长长吐了一口气，道：“成了！这一次当真成啦！”

逍遥道人直着眼看他弄神捣鬼，心中狐疑不止，忽又沉声道：“喂！朋友！你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连话也不屑跟在下讲吗？”

矮子抬头看了他一眼，既不生气，也不回答，两手叉着腰，低头徘徊兜着圈子，不时停步笑一笑，用手轻轻敲着前额，竟似在思索一件难决之事。

逍遥道人气得脸色发白，望望其他三杰，一面孔尴尬神情，长醉酒僧也大不服气，大步走了过来，厉声道：“喂！施主请了！”

矮子扬目一望，问道：“你这和尚在那里出家？”

长醉酒僧一怔，道：“洒家是在五台山出的家，这位施主……”

矮子不耐烦地一摆手，道：“五台山还能出什么好和尚，你滚吧！别在这里惹我老人家生气！”

长醉酒僧听了这话，一股怒火猛升起来，厉声喝道：“施主究竟是何方高人，既是不屑与咱们交谈，洒家就要得罪了。”

那矮子充耳不闻，仍是叉着手大踱其方步，有时甚且从长醉酒僧和逍遥道人身边擦身而过，连正跟也不着他们一眼，龙门四杰人人气歪了脖子，长醉酒僧第一个按耐不住，大喝一声：“卖狂匹夫，吃洒家一掌！”“呼”地一招“破浪推舟”，直撞而出。

那矮子身形微顿，也不见他抬头作势，只将左手向长醉酒僧发出的掌力一招一引，掌沿疾翻，却硬生生将那一股劲风带得撞向这一边的逍遥道人。

逍遥道人猝不及防，骇然大惊，仓促间挥掌一迎，“蓬”然闷响，和长醉酒僧各被震得倒退两步。

壶口归农和天稽秀士望见，齐声暴喝，一左一右飞身掠到，那壶口归农猛伸右拳，直捣过来，招出之后才叫道：“矮东西，你也接我一拳。”

矮子怪眼一翻，好像很是生气，右手一招一引，那壶口归农只觉自己的力道被一种无形吸力黏住，不由自主，竟打向长醉酒僧身上。

长醉酒僧连忙闪让，身后碗口粗一株小树应声折断。

龙门四杰尽都吃惊，皆因这矮子何曾使过半分力，全是导引其中一人真力去袭击另外一个人，不但恰到好处，而且令人防不胜防，四杰不禁住手。

矮子也不反击，仍是两手叉腰，低头徘徊，不时用手敲着前额。

天稽秀士心念一动，微微挥手叫三杰退开一丈，趁那矮子不备，抽出桃花扇一连就是两扇，喝道：“矮子，躺下吧！”

香风卷过，那矮子仍是不闻不问，举手左右一拨，那挟着迷香的扇风突然分袭逍遥道人和壶口归农，道人见机得早，慌忙闭气闪退，总算没有吃亏，壶口归农却慢得一步，登时被迷香薰倒，一头栽在地上。

矮子笑道：“你这朋友倒很听话，叫他躺下他果真就躺下了。”

天稽秀士气得浑身发抖，沉声喝问：“朋友，是相好的亮出万儿，余妙方总有一天要再会会你！”

矮子道：“何必延期呢？现在咱们不是相会了么？你还有多少法宝，尽可施展出来。”

天稽秀士一跺脚，道：“二哥三哥，咱们认栽啦，走吧！”

酒僧探手抱起壶口归农，四人恨恨而去。

那矮子也不追赶，只冷冷说了一句：“各位慢走，我老人家不送！”便又低头兜他的圈子去了。

待辛平大便完了回来，龙门四杰已去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那矮子低头徘徊，圈子越兜越小，简直就像在奔跑似的。

辛平见母亲仍然昏迷不醒，惊呼道：“老伯伯，你没有救醒我妈？”

矮子身形突停，诧问道：“什么？谁救醒你妈？”

辛平急道：“糟啦，那几个狗贼全跑光了，从哪里再找解药？”

矮子更诧，道：“什么解药？那儿来的解药？”

辛平道：“方才你不是用解药把我救醒的？求你也救醒我妈好么？”

矮子在身上一阵乱掏，刹时零碎杂物掏了一地，却急道：“我那儿来的解药？你不要胡说八道。”

辛平突然想起崖上的爹爹，连忙将张菁背在背上，拔脚向崖便跑。

那矮子肩头微晃，拦在辛平前面，寒着脸道：“小子，你想往哪里跑？我找了你几十年，好容易找到，你竟想跑吗？”

辛平急道：“老伯伯，你一定弄错人了，我今年才十二岁，你会找了我几十年……？”

那矮子忽然一把拉住辛平的手，眼中充满喜悦之情，道：“不错！不错！我要找的正是你。”

辛平见这矮子说话颠三倒四，心里更急，用力想抽回手来，那知连抽两次，那矮子的五指竟如五道钢箍，紧紧抓住自己，竟然抽摔不开。

他心里大惊，沉声问道：“老伯伯，你要干什么？”

矮子激动地道：“我要你跟我去做徒弟，好娃儿，可怜我踏遍天涯，找了你足有五十年，万幸今天才在此地相遇，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离开我，快跟我去，我把天下最高的武功传给你，你愿意吗？”

辛平年幼，见这矮子半疯半傻，纠缠不放，心里又急又怕，只得哄他，道：“你要我跟你去学武固然好，但我妈现在中毒昏迷，爹爹又在崖上有难，我总得救了他们才能跟你去呀！”

矮子一听，欣然大喜，松开手叫道：“原来只为这个，你怎不早说！”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运掌如风，“拍”地印在张菁背心“命门穴”上，同时并指如戟，风起电落点了张菁“大迎”、“天容”、“肩外俞”三处穴道，张菁果然身子懦动，悠悠醒来。

辛平正惊讶不置，那矮子已一股风似的扑上绝崖，身法快得宛如一缕轻烟，凭辛平的目力，竟未看清他是怎样走的。

张菁睁开双眼，辛平便迫不及待的将怪矮人的事说了一遍，张菁也吃惊不小，急道：“这人功力竟有这么古怪？怎的从未听你爹爹和外祖父提起过？”

辛平道：“他现在已赶去救爹爹了，咱们要不要跟去看看？”

张菁点点头道：“这是自然，咱们快去！”

母子二人施展轻功驰登绝崖，这时细雨已止，一轮皓月高挂在空中，崖上银色如洗，二人放眼看时，地上躺着辛捷和高战及水月庵那青年女尼，那古怪矮子正和白发婆婆拳掌兼施，激斗在一起。

张菁和辛平急急奔到辛捷身边，只见辛捷气息均匀，毫无受伤的迹象，高战却沉沉昏睡，伤得不轻，那女尼早已气绝，一只手仍紧紧拉着辛捷的手，

另一只手齐肩折断。

张菁一时惊呆了，辛平游目四顾，又发现那位曾和白发婆婆同往水月庵投过宿的少女，也颓然倒卧地上。

这时候，矮子和白发婆婆正打得难解难分，彼此全力挥掌出招，周围一丈之内劲风回旋，声势端的惊人。

白发婆婆满头银发怒张，每一招一式，莫不全力施为，显然已将毕生功力凝聚应敌，但那矮子却神色自若，矮小的身子在激荡劲风中穿梭来去，每每在紧要危险之际，手掌一拨一引，便轻轻化解了白发婆婆凌厉的功势。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战，只看得辛平目瞪口呆，暗暗骇诧忖道：“这矮子不知是什么人，从他怪异的武功看来，这人功力决不在爹爹和海外三仙之下，但怎么从未听爹爹提起过呢？”

蓦然间，陡闻白发婆婆厉喝一声，一掌荡开右侧，突然五指箕张，向矮子搂头盖脸抓了下来。

矮子一缩头，泥鳅般从她肋下钻过，反手一掌，拍在白发婆婆臀上，哈哈笑道：“哈！好肥的屁股，你干吗不嫁人，嫁人包准能生儿子。”

白发婆婆怒极暴喝，绕身疾旋，阴爪功运集十二成真力，十指连连交弹，丝丝劲风，笼罩着周围半丈以内，那矮子似也吃了一惊，一仰身倒射退出圈子，变色说道：“原来你是太清门下，竟敢跟我老人家动手，你是吃了熊心豹胆啦！”

白发婆婆大喝道：“矮儿，今日有你无我，不要走，咱们不死不散！”揉身进步，呼地一爪，又向矮子迎胸抓到。

那矮子不避不闪，两手扯开胸衣，厉声叱道：“丫头，你看看这是什么？”

辛平奇道：“那白发婆婆年龄总已六旬以上，矮子还称她‘丫头’，这矮伯伯真是疯了……”

那知心念未已，却见白发婆婆脸色大变，急急收掌后退，眼中遍布恐惧之色喃喃念道：“矮叟仇虎！”

辛平骇然，心想这矮子仗着什么东西？竟把那白发婆婆吓成了那个模样？急忙绕到前面，探头一看，原来矮子敞开的胸衣上，悬着一条粗如拇指的金练条，练条上系着一面嵌着珠宝的虎头银牌。

那虎头牌制作得栩栩欲活，虎牙是用白森森的象牙嵌制，两只虎目，却用一对灿烂的红钻石镶成，此外须毛毕露，显然出自巧匠之手。

矮叟仇虎哈哈笑道：“你还要再打吗？”

白发婆婆沉吟片刻，突然一语不发，抱起金英飞驰而去。辛平被这突来的变化惊得呆了，半晌才轻声道：“矮叟仇虎！矮叟仇虎！怎么从未听人提起过呢？”

方在惊诧之际，耳边忽听人声道：“娃儿，现在你总该跟我老人家走了吧？”

辛平一惊清醒过来，慌道：“不行！不行……”

“又有什么不行呢？”仇虎显然有些不悦。

辛平指着辛捷和高战道：“矮伯伯，你瞧！我爹爹还没清醒，高大哥又伤得那么重，你叫我……？”

矮叟仇虎脸色一沉，道：“那来许多啰嗦！你爹分明已经无碍，干吗又扯出一个高大哥，小娃儿，你是存心在跟我老人家耍赖吗？”

辛平哭丧着脸道：“老伯伯，说实话，我不能跟你去！”

仇虎勃然大怒，道：“好呀！原来你在骗我，我老人家活了一百多岁，今天岂能上你一个乳臭未干小毛头的恶当！”

他已经怒极，探手一把扣住辛平脉门穴道，低声喝道：“娃儿你跟不跟我去？快说！再要推拖，别怪我老人家要出手了。”

辛平忽然满脸坚毅地答道：“不！我不能跟你去！”

仇虎手上一加劲，叱道：“当真？你不要小命了吧？”

辛平道：“我请问你，你强要我跟你去干什么？”

仇虎怒容稍霁，低声说道：“我带你去一个极好玩的地方，传授你天下最高的武功，等你武功学成，你就是当今天下第二高手，再等我老人家一死，你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你说！你说，有这许多好处，你还不肯跟我去吗？”

他越说越是兴奋，先前声音极小，说到后来，已是口沫横飞，声音也越来越高，最后一句，简直就跟怒吼差不了许多。

那暴雷似的声音，直震得辛平耳膜一阵阵疼痛，但他此时已被矮子抓住，只好用力仰头回避，闪躲着那巨大骇人的声浪。

仇虎说完，自己深深喘了一口气，又道：“这种百年难逢的机遇、换一个人，整天跪在地上求还不一定能求到，现在凭空降到你头上，娃儿！你倒轻易把它放过么？

辛平道：“老伯伯，你干吗一定要我去呢？我有爹爹，有妈……”

仇虎又怒道：“没出息的东西，你今年十二岁了，还舍不得爹妈？我老人家像你这个年纪，就在南荒八漠岭上，一夜杀了七名高手，天下的人，都称我是金童仇虎……。

辛平听了一跳，心忖：他从前叫“金童”？难怪他一见面就说找我许多年，莫非他与我当真有什么因果关系？

须知那时之人，迷信之念极深，辛平想到这里，不由自主机伶伶打了个寒战，嗫嚅地道：“啊！你也叫金童……？”

“着呀！”仇虎说得兴起，口沫又飞溅起来：“我老人家十二岁名扬天下，到五十二岁时，南荒已经找不到敌手，众人称我老人家是‘南荒第一高人’，那时候，我老人家听说中原武功十分高明，有一年，就单人独骑到了中原……”

辛平听得渐渐有趣，忙道：“你到中原来干什么”

矮叟仇虎继续说道：“我到中原本是想找中原武林较量较量功夫，那知南北撞了一年多，所遇的尽是些不堪一击的庸手。我老人家气恼得很，正想回转南荒，却有人告诉我，中原武林中最厉害的，莫过嵩山少林寺，数百年来少林寺便是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我老人家一听这话，当时就连夜赶到少林寺去……”

辛平骇然一跳，急道：“你到少林寺又怎么样了呢？”

他这时已经微微感到有些不对，一面插口问话，一面游目四顾，只盼爹爹和高战能够早些醒转来，因为他已经下意识想到，这矮子必是了不得的奇人，若非爹爹和高大哥一起出手，自己八成脱不开他的掌握。

然而，辛捷和高战昏睡如故，连他母亲张菁也只顾依偎着爹爹，真像把他这个儿子早给忘了！

辛平一急，出了一身冷汗……

矮叟仇虎却把头一扬，洋洋得意地又道：“我老人家上了嵩山，直撞进少林寺索战，可笑那些和尚虽然人人会几招花拳绣腿，武功却稀疏平常得紧，

被我老人家一顿拳脚，打倒了一百多个……”

辛平大感不服，大声道：“我不信！少林绝艺冠天下，罗汉阵更是紧密难破，你一个人便能打遍少林寺不成？”

仇虎笑道：“我虽然没有打遍少林寺，也打得差不多了，直到最后，才出来三个和尚，约我到嵩山绝岭赌赛武功，当时说明，如果我老人家输了，自愿皈依少林为僧，永在佛陀座下，要是他们输了，便立刻关闭少林寺，今后少林弟子，永远不再涉足武林。”

辛平忙问：“结果是谁输了呢？”

他问了这句话，才发觉自己竟是多余的，如果仇虎输了，他现在怎会不作僧人打扮？又怎会在此地出现呢？

仇虎笑道：“结果吗？咱们四人在嵩山绝岭力拼了三天三夜，起先他们单人出场、不是我的对手，后来联手合战我老人家一人，互拆了三千多招，嘿嘿！竟然没有分出胜败！”

辛平刚松了一口气，那仇虎忽然脸色一沉，正色说道：“那三个和尚不肯罢手，我老人家也不服气，大家休息半日，再度赌赛时，竟被我老人家悟出一种绝世武学，一百招以后，将那三个和尚打得大败……”

辛平惊道：“什么？你打败了少林寺三个和尚？你用的什么武功？”

仇虎点点头笑道：“一些也不错，我当时有感于那三个和尚人人功力不弱，若以我一人之力与他们硬拼，最后只怕吃亏的终是我，于是灵机一动，悟创了一种‘移花接木’的绝妙武功，才将他们一举击败，那三个和尚倒是守信得很，登时认输关闭了少林寺，后来听说少林弟子果然不再出现江湖，那三个老和尚，也羞得离开了少林寺，生死不明了。”

仇虎说完这番往事，兀自沾沾自喜，回味无穷，脸上一片矜持之态，仿佛他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正趾高气扬享受着那百世一人的胜利滋味。

辛平喃喃念道：“移花接木！移花接木……”他天性嗜武若命，听了这些迹近神奇的故事，不禁低头沉吟，吃语体味。

仇虎道：“移花接木不过以己之力，化为导引，拿捏敌人出手时刻和力道，借力打力，引东打西，导此攻彼的一种巧力罢了，可笑那三个和尚竟然一时悟不出来，只得束手认输了。”

辛平忽然心中一动，道：“老怕伯，你可记得那三个和尚都叫什么名字吗？”

仇虎嘿嘿一笑，伸出三个指头，缓缓说道：“一个是当时少林掌门灵云大师，一个是少林寺罗汉堂主持灵镜大师，另一个是藏经阁主持灵空大师。”

辛平骇然失措，心神大大一震，差点跳了起来。

敢情这矮子一番话，竟揭开了少林寺近百年来最大的秘密，也揭穿了灵云大师何以急传掌门，师兄弟三人逃禅离寺，以及灵空禅师何以独扬海外，改称平凡上人这段秘密。

辛平半信半疑，怔怔不语，他纵然有心不肯相信，仇虎言之凿凿，实不由他不信，他早从辛捷口中得知平凡上人一些片段往事，但却怎么也料不到平凡上人之隐名逃禅离开少林寺，乃是因为败在南荒高手仇虎手下，觉得羞辱了少林开山祖师。

如今，那力败少林三大高僧的人就在他面前，假如这些往事是真，他不免要为自己的命运而悲哀了，因为仇虎既然那么功力难测，就算爹爹和高大哥联手合斗，也决然不会是他的对手。

这么说，他岂不是只有离别爹妈，跟这矮子一起远走南荒了吗？

他倒并非不愿去学那绝世武功，但一来不明这仇虎为人善恶，二来年纪轻轻怎舍得远离父母，是以心中十分为难。

辛平不愧天资聪慧，眉头一皱，想到一条缓兵之计，便道：“老伯伯，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你这个故事，不过一面之辞，叫人难以凭信。”

仇虎又怒道：“我老人家从不说谎，你怎敢不相信我？”

辛平道：“听人说少林寺三大高僧逃禅之变，远在七八十年以前，你老人家那时已有五十多岁，算到今天，应该至少有一百二三十岁才对，但我看你老人家只像四五十岁的人，这段故事，实在叫人难信！”

仇虎急得脸上通红，怒声道：“你……要你怎样才能相信呢？”

辛平道：“除非你老人家能证明你今年确实已有一百多岁，否则口说无凭，谁也不会相信的。”

“这……”仇虎用力搔着头皮，苦思半晌，却想不出一个好方法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或者证实自己确在百岁以上。

他想了许久，突然说道“……我立刻带你到少林寺去，你总该相信真有这件事了？”

辛平摇摇头道：“少林老辈僧人早已凋逝，年轻的又没见过你老人家，如何能证明呢！”

仇虎又道：“那么你说几个当今高手的名字出来，看我老人家一个个打败他们……”

辛平仍是摇头道：“这只能证明你武功不错，谁知道当年你有没有独败少林寺三大高僧呢？”

仇虎连连抓头，道：“那么……那么……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老人家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辛平悠悠地说道，“除非你老人家能找到当年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让他们出来证明，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胡说，事隔多年，他们早已死了，你叫我老人家到哪里去找？”

辛平笑道：“咦！你老人家能活一百岁，人家便不能活一百岁了吗？你没有找过，怎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仇虎被他问得哑口无言，许久才愤愤说道：“我老人家好意要传你绝世武功，你这做徒儿的倒先考起师父来，天下何来这个道理，我不能再上你的恶当。”

辛平笑道：“老伯伯要授我武功，我自然万分感谢，但做师父的总该使徒弟心悦诚服，才能引起尊师之心，这不算什么难题，你老人家难道情愿徒弟对师父不信任么？”

仇虎挥手道：“好了！好了！不用多说废话，我老人家再问你一句，要是我将那三个秃驴找出来，你可还有什么话说？”

辛平道：“如能那样，不但我诚心悦服跟你去当徒弟，便是我爹爹和我妈，也心甘情愿将我送到你老人家门下。”

仇虎道：“好！就此一言为定，那时你须不能再反悔。”辛平道：“我家就住在川南沙龙坪，你老人家随时都能找到我的。”

仇虎气呼呼松了手，道：“算我老人家倒霉，谁叫我要你做徒弟？谁叫你和我老人家当年生得一般模样？中原虽大，我却不信找他三个老秃驴不出来。”说罢转身两个起落，身形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辛平望着他疾驰逝去的背影，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心忖道：“唉！我虽然暂时躲过他的纠缠，只怕从此又替大戢岛主添了无尽麻烦了。”

这一刹那，他忽然觉得十分疲倦，也仿佛陡然间长大了许多，那象是一颗幼苗，一夜之间，便绽出了生命灿烂的花朵。他似乎感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起码他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妈妈，也保护了爹爹和高大哥。

晓色缓缓从山腰泛起，绝崖上一片宁静，辛平拖着沉重的步子，踏着泥泞，走到张菁身边，亲切而吃力地叫了一声：“妈……”

但他何曾知道，一个浪头退去，那紧接着来的，必是另一个更猛更烈的浪头。

就在这寂静而安详的同时，沙龙坪上，却发生了骇人的惨变……

星星一颗颗失去了光辉，东方天际泛起一片鱼肚白色，鸡啼三遍，又是一天降临到大地上来。

沙龙坪那栋精致安宁的小屋，木门“呀”地打开，从门里蹦蹦跳跳跑出一个头梳双辫的天真小姑娘。

那小姑娘出了屋门，伸长脖子向远处尽头张望了一眼，突然小脸上绽出一抹笑容，高声叫道：“梅公公！梅公公！你来瞧！辛叔叔他们回来啦！”

“这孩子，才分别几天？就这么朝思暮想起来，唉！”

随着人声，屋门里又巍颤颤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一面尚在扣着衣钮，显见是刚从床上起来。

这老人脸上遍布着皱纹，枯干的白发，散乱地披在头上，身子已经微微有些伛偻，谁也料想不到，他便是当年叱咤风云，名震宇内的“七妙神君”梅山民。

梅山民自从全身功力废去，衰老便日甚一日袭击着他，十余年来，过的虽是平静安祥的生活，但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酒醉愁兴之际，难免生出英雄末路，去日苦多之感，人到老年，最容易感伤，何况他的过去，又是那么光辉和灿烂呢！

梅山民随在林玉后面步出小屋，凝着眼神，也向小道尽头吃力地张望，口里却不自禁的叹了一口气！

“唉！人老了，目力也差得多啦，玉儿你仔细瞧瞧，怎么那来的好像只有两个人呀？你瞧瞧梅公公说得对不对？”

林玉这时也发出惊讶地轻呼：“呀！当真只有两个人，难道只是辛婶婶和平哥哥？他们没有找到辛叔叔？”

梅山民证实了自己所看不差，突然心神一震，生出一丝不祥之感，沉声说道：“玉儿，快进屋去叫醒你姐姐，把长剑带出来，快去！”

林玉从来到沙龙坪，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梅公公的神情这样紧张，心里也顿似有一头小鹿在乱撞，忙问：“梅公公，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梅山民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那两个迅速移近的黑影，猛一跺脚，沉声道：“快去！快去！来人准没有怀着好意，哼！是谁有这份胆量，居然敢到沙龙坪来找事了！”

林玉骇然大惊，脚不点地飞奔回屋，片刻功夫，已经拉着姐姐林汶双双奔了出来，林玉手中，已提着一柄长剑。

林汶尚在睡眼惺松，一面揉着眼睛，一面伸着脖子张望，道：“是真的？有人来了，呀！身法好快！”

梅山民脸上突然变色，眉头一皱，那脸上的皱纹又添了许多，他略又打

量片刻，毅然挥手说道：“你们快向后山跑，寻一处不易找到的隐蔽地方躲起来，我看这两人功力十分惊人，今天只怕……”

林玉提剑迎风晃了晃，道：“梅公公，我们不怕，要是果真是什么人敢到沙龙坪来撒野，你瞧玉儿的虬枝剑法练到什么火候了，我一定教训教训他们，等平哥回来，叫他佩服！”

梅山民明知这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娃必然不会畏缩，心念一转，急忙又道：“那么你们快到那边梅花树下躲起来，千万不准出来，让梅公公对付他们。”

林玉又道：“不！我要留在这儿帮你，姐姐不会武功，叫她去躲起来吧！”

梅山民突然脸色一沉，不悦地道：“玉儿，你敢不听梅公公的话？我叫你们都去躲起来，你听见了没有？”

林玉心中一跳，她从来也没有见过梅公公发脾气，不想生起气来，竟是这般怕人，肚里一阵委曲，当时便要哭出声来。

梅山民眼见那两个快速绝伦的来人越来越近，忍不住沉声叱道：“快去躲起来，我不叫你们不许出来，快些！”

林玉已经热泪盈眶，突然“哇”地哭出声来，倒是林汶机警，急忙一把捂住她的嘴，低声道：“妹妹，快听梅公公的话，咱们先躲起来，等一会再出来打坏人，不是一样么？”

林玉委委曲曲跟着姐姐向梅树走去，才走了几步，梅山民突又一伸手，沉声道：“把剑给我！”

林汶急从妹妹手里取了长剑，递给了梅山民，匆匆带着林玉隐人梅花丛里。

“七妙神君”接剑在手，似觉手上一沉，他低头看看那柄极普通的青钢剑，一丝寒意，猛然袭上心头！

当年他一剑横行字内，梅香剑从未逢过敌手，十多年来，再没有使过剑，不想今天暮年之际，却突然感到了剑的份重！

他费力转动着剑身，剑上青芒芒的光辉反射到他的眼中，他仿佛从那些光芒中看到当年英朗的影子，同样地，也看到如今衰老的脸上皱纹！

岁月磨人，令人神伤，何况对于这一代英雄的梅山民呢！他自知功力已经全失，但却不得不振作精神，仗剑护着自己多年心血经营的沙龙坪和林汶林玉两个力弱的小生命，虽然他知道那几乎已经注定失败了。

清晨的旭辉映着他头上苍苍白发，梅山民横剑当门而待，隐然仍有当日一派宗师的风范。

蓦地，旷野间响起一声劲锐的长笑声，笑音落时，梅山民面前已并肩立着两个高大的人影。

梅山民突然感到一种平生未曾有过的紧张，握剑的手指，不由自主轻微的发着抖，他缓缓将目光从剑身上移开，抬起头来，却顿时心头猛震！

面前呈现着两张极为可怖的面孔，一黄一枯，形如鬼魅，两只嘴角，都挂着一抹冷屑的笑容。

那满脸枯槁的一个嘿嘿笑了几声，冷冷道：“神君，可还认得故人？”

梅山民心头一震，直觉那声音虽极细微，但入耳之际，却令人心神震撼，忙力持镇静，缓缓答道：“梅某人行走江湖多年，相识遍天下，一时倒记不起二位在那里见过……”

那面呈黄色的也冷笑两声，抢着道：“梅大侠乃是一代豪雄，威名震动

天下，自然记不得我等无名小卒，但昔年勾漏二怪，梅大侠总该还有点印象吧？”

梅山民听了这话，又是一惊，凝神向二人端详半晌，这才恍然记起那肤色枯槁的，乃是“勾漏一怪”翁正，而这满面黄色的，竟是昔年的“青眼红魔”鹤如虹！

他不禁越加心惊起来，皆因“勾漏二怪”当年曾败在自己梅香剑下，后来二度出山，又被辛捷所败，从此销声匿迹，久不闻他们行踪，如今怎会突然变成了这幅怪状？

梅山民也深知“勾漏二怪”功力不凡，心里更是大急，他自己既已暮年，生死原不放在心上，但当他一想到林氏姐妹，却不禁气馁。

他暗暗对自己说道：“梅山民呀！梅山民！你一世英名，得来匪易，今天无论生死，也不能替‘七妙神君’四个字塌台！”

想到这里，忽然精神一振，盈盈笑道：“原来是翁鹤二兄，多年不见，闻得二位曾替丐帮报效，今日怎得闲暇到沙龙坪游玩？”

枯木黄木听他提起丐帮之事，脸上都不禁一热，好在他们已炼就枯黄肤色，倒不易被看出来，黄木老人怒声道：“十年旧恨，今天特来讨教，姓梅的休逞口舌之利！”

梅山民仍是傲然笑道：“敢问二位是要找我梅某人讨教？还是要寻我那不成材的徒儿较量？”

枯木老人道：“姓辛的身受重伤，离死不远，我等早已知悉，今天既遇到你，咱们就跟你算算旧帐吧！”

梅山民忽然放声大笑起来，用剑尖柱着地，险些笑得喘不过气来。

枯木眉头一皱，叱道：“姓梅的，有什么好笑？”原来他已从梅山民笑声之中，听出他中气不足毫无内力，竟像个凡夫俗子。

梅山民道：“我笑你们二位苦修多年，一心要报当年挫败之耻，却不想来的不是时候，只怕要使二位失望了。”

枯木道：“这是什么意思？”

梅山民笑道：“昔年五华山上，梅某被小人所乘，全身武功尽废，几与凡夫无异，我倒有心要与二位周旋几招，只怕二位纵然取胜，面上也无光彩……”

黄木厉叱道：“姓梅的难道畏死？竟想用这话搪塞咱们！”

梅山民脸色一沉，正容道：“但是梅某却也是天生不服输的傲骨，二位如果有意，梅某拼了老命，也要用手上这柄长剑，向二位讨教一番！”

黄木冷笑道：“那是再好没有了！”欺身而上，扬手就是一掌劈了过去。

梅山民功力虽失，但身法剑招，却依然娴熟于胸，奋然振剑一挥，脚下斜斜踏出一大步，一招巧妙地“寒梅吐蕊”已经疾拂而出。

然而，黄木老人是何等高手，掌未递到，那雄浑的内家真力早已泉涌而至，梅山民奋力挥出的剑势，被他内力一窒，登时施展不开，脚下一个踉跄，差一点摔倒地上。

枯木老人看得眉头又是一皱，心忖道：“看来梅老儿所言不虚，他这等架势，显见并无丝毫内劲呀！”

但黄木老人却是得理不饶人，右脚轻点地面，纵身一掠，如影随形跟踪而上，铁掌扬处，又是一招“推山填海”撞了过去。

梅山民虽有长剑在手，无奈高手过招，八成是以内力厚薄才能决定胜负，

以他这般年迈力衰，举剑都有些吃力，怎能抵挡住黄木老人那排山倒海的掌力。

但在这刹那之间，一点豪念，却从他枯寂的心田中升起。

“梅山民啊！你生平逢过多少生死存亡的大战，何曾略显畏怯，男儿血战而死，岂不强似这样衰老颓败，老死荒山？”一种英雄激昂的心情使他突然变得坚强起来，大喝一声，长剑连闪，绕身抢进，竟全力施出了他那打遍天下的“虬枝剑法”精奥“冷梅拂面”！

掌剑虚触，梅山民又是一个踉跄，胸口一阵甜，“哇”地吐了一口鲜血，黄木老人也被他这奇奥剑势逼得一缓，怔怔望望一旁的枯木老人，没有再度出手。

梅山民一沉气将口中余血尽咽下肚去，横剑惨笑道：“来呀！鹤如虹，怎么不打了？咱们还没有分出胜败呢！”

枯木老人把头直摇，缓缓走了上来，向黄木道：“我看梅老儿果然已经功力废去，咱们就算赢了他，也无法宣告天下，走吧，咱们还是去找辛捷去！”

梅山民天性刚毅，宁折不曲，听了这话，忽然从内心里生出一种羞惭和悔恨，我真的老了吗？不！不！七妙神君可以血战而死，却永远不会向敌人乞怜保命的！

他突然一振手腕，咬牙挺起长剑，一声厉吼，连人带剑向黄木老人冲了过去！

这时的梅山民已成了一头疯虎，他眼中既无敌人，也没有招式，他看见的仿佛只有那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生命终点——坟墓，但他毫不畏怯地，奋勇向死亡冲了上去。

黄木老人尚在沉吟，扭头看见梅山民狂奔过来，无暇多想，闪身让开三尺，左手一挥，“拍”地一掌，印在梅山民前胸上！

梅山民本已用力过猛拿桩不稳，再吃掌力一阻，登时惨哼一声，身子凌空飞起，在空中翻了几个滚翻，“叭”地一声响，摔倒一株盛开的梅花树下。

林氏姐妹尖声惊呼，狂奔而出，抱起梅山民伸手探他鼻息，两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泪水无声地从她们面颊上缓缓流下，一颗颗一滴滴滚落在梅山民胸前，滚落在这一代鬼才“七妙神君”紧握剑柄的手背上良久，良久，林汶才“哇”地哭出声来，嘶声叫道：“梅公公！梅公公！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但梅山民毕竟已吐出他这狂傲一生中最后的一口气，他手中仍然长剑在握，又躺在酷爱一辈子的梅花树下，虽然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想来内心该是平静无憾的了，或许他仍有一件憾事，那就是未能在临死之前，目睹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爱徒辛捷，携妻率子依偎在他身边。

他对这世界应该是满足的了，因为他称雄一世，最后慷慨赴死，依旧丝毫未坠“七妙神君”这光辉灿烂的声名，所以他死时竟未留下一句遗言。

晨曦消去，一轮红日缓缓爬上远处山巅，阳光透过梅枝，洒在梅山民皱纹遍布的脸上，映成一朵朵一丛丛梅花的影子，晨风过处，飘下两三片花瓣，轻轻无声地坠落在他胸前。

林氏姐妹哭得声嘶力竭，昏然欲绝，待林玉突然想起杀死梅公公的仇人，抢剑跃起身来，枯木黄木早已去得无影无踪，只隐约听得远处随风飘来一阵话语：“你们告诉辛捷，他要报仇只管到松树林来找咱们兄弟……”

夕阳衔山，一日又尽。

淡暮色之中，通往沙龙坪的小道上，忽然传来“得得”蹄声，转眼间两匹健马飞驰过来！

马上坐着两个浑身疾服的年轻姑娘，两人全不过十几岁年纪，但马鞍边却各悬着一只包裹，极似要出远门的模样。

年长的一个文质彬彬，十分纤弱，年轻的一个则英气隐现，背上还斜背着一柄长剑，两人低头催马，不多久、便消失在小道尽头。

夜色已深，二人到了一个镇市。

年纪轻的姑娘勒住丝疆，低声向另一个道：“姐姐，天黑尽了，咱们就在这儿过一夜再走好么？”

姐姐双眉紧皱，沉吟道：“玉妹，我心里有些怕，咱们从没有单独上过路，要是遇上什么坏人……而且，咱们也该尽快找到辛叔叔他们，把梅公公的死讯告诉他，请他去替梅公公报仇！”

妹妹道：“急也不在这一夜，咱们还是找一家客店休息一晚，明天早些上路就是啦！”

她好像处处显得比姐姐老练许多，说完话，也不再问姐姐同意，丝缰一抖，便当先进了大街，做姐姐的无奈，也只好随后跟来。

原来她们正是从沙龙坪连夜赶程，要将梅山民死讯飞报辛捷夫妇的林汶和林玉。

这时已交初更，街上行人稀少，姐妹俩策马转了一圈，竟没有找到一家客店。

林玉有些不耐，低声咀咒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连一家客店也没有，气死人！”

林汶道：“咱们还是连夜赶路吧！找一处大些的市镇，再歇也是一样。”

二人正要圈马出镇，蓦地，忽听见一声呼叫：“高战啊！你在哪儿？”

林汶浑身一震，不由自主又停了马，侧耳倾听，心里“噗噗”乱跳起来。

林玉喜道：“姐姐你听，有人叫高大哥哩！”

话声才落，两膝一碰马腹，迎着那呼声便飞赶过去。

林汶不知是喜是愁，一面跟着妹妹，一面心里暗忖，这人会是谁呢？怎会夜静更深的时候，在这里大声呼叫高大哥的名字？

思念之间，果然又听见一声呼叫：“高战啊，你在哪儿呀？”

林汶心里猛地一跳，情不自禁用力一抖丝疆，那马儿真也通灵，四蹄一放，竟越过了林玉。

林玉急忙叫道：“姐姐，慢一些，等我一等。”

姐妹二人放马疾奔，不一会转到城门边，黑形中突地奔来一个人，一面飞走，一面又叫道：“高战啊！你在哪儿？”

林汶惊得急拨坐马，但已趋避不及，马儿直向那人撞了过去！林汶尖声叫道：“当心！马来了！”

那知喝声未落，那人却极快地一扭腰，曼妙无比地从马头边一闪而过，奔马虽急，竟连他一片衣角也没碰到。

但他刚刚避开林汶的坐马，林玉飞骑恰好也到，那人突然大叫一声，翻掌一挥，“噗”地声响，竟将个马头拍成粉碎，坐马失蹄向前一栽、登时把林玉从马背直摔了下来。

林玉人在空中，匆匆使了个“鲤鱼打挺”，腰一弓一挺，头上脚下，轻轻落在地上。

那人低叫一声：”好身法！”上前一把拉住林玉的手臂，问道：”女娃儿！你是会家子，一定知道高战在哪儿了，请你快告诉我！”

林玉抬头一看那人，吓得失声叫了起来，原来那人一身绿色破袍，乱发篷松，脸上又黑又脏，瘦骨嶙峋，直如城隍庙逃出来的饿鬼，而他握在林玉手臂上的五指，却如五道黑色钢箍，根根捏在她“曲池”穴上五寸之处。

那人见她不答，手上突然加力一紧，厉声道：“你不说吗？你不说吗？我要你死……”

林玉此时已骇得面色如灰，挣了两挣，竟丝毫也挣不脱它，那人手上果然又一紧，只痛得林玉轻哼一声，险些流下泪珠。这当儿，倒是平时文弱的林汶胆壮起来，圈马回头大声叱道：“你是谁？还不快些放手！”

那人回头一看，立刻松了林玉，仰身一掠到了林汶马前，只一探手，又将林汶从马鞍上拖了下来，说道：“你一定是知道了，那么你快告诉我，高战在哪儿？”

林汶心知这人神态有些昏乱，自己若不应他，或许他当真下手杀死自己姐妹也未可知，当下壮着胆喝道：“你要知道高战下落，就快些放开，否则咱们决不告诉你。”

那人果然脸上露出喜色，松手退开一步，笑道：“我松手就是，我松手就是，你千万别生气，只求你告诉我高战在哪儿？”

林汶一面揉着被他捏得疼痛的手臂，一面打量那人形貌，镇静地问道：“请你先告诉我，你是谁？要找高战什么事？说得明白，咱们就告诉你，说不明白，就别怪咱们不理你了。”

那人喜得一伸脖子，“咯”地一声咽了一口唾沫，问道：“你不骗我？你真的知道高战在哪儿？”

林汶想了想，道：“我自然知道，他就跟咱们住在一块儿……”

那人不等待她说完，上前一把，又握住林汶的手臂，用力摇动着道：“呀！那真是太好了，你快快告诉我！”

林汶虽然心惊，但仍力持镇静，冷冷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那人“啊”了一声，忙又放手，急急道：“你问我什么话啊？”

林汶道：“我问你是谁？要找高战为了何事？”

那人用手连连敲头，喃喃道：“当真，我是谁啊？我是谁啊？”

林汶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便道：“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要找人家做什么？难道你和高战有什么关系？”

那人道：“正是，我跟他有些关系！唉！女娃儿你不知道，那高战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全因他一句话，把我老人家从迷梦中惊醒，才出了那闷人的地洞……”

林汶自然听不懂他话中故事，但却心里暗笑道：“你何曾从梦中惊醒，只怕你现在还在迷梦中呢！”不过，她从那人言辞之中，已知他之寻找高战并无恶意，便放了一大半心，微笑说道：“这么说来，你和高战乃是朋友？你有什么事要找他呢？”

那人摇头道：“我也不知为了什么？只是一日见他不到，心里便闷得发慌，这天下只有他能跟我谈得来，那日我在海边等他，原说好不见不散，后来……后来……”他急得抓头，显然是把那后来的事儿，一时忘了。

林汶聚精会神地听着，脑海中不时泛起高战英俊秀朗的面目，那面目似乎活生生就在眼前，突见他说不下去，忙插口问道：“你干吗要在海边等他

呢？他又到哪里去了？”

那人猛地一拍前额，笑道：“对啦！他到无极岛去，约我在海边等他，后来我突然见到我那生死不知的徒儿，想不到离开海边才不到五天，再去时已经等不到他的人影了。”

林汶诧道：“徒儿？谁的徒儿？”

那人面有得意之色道：“金欹！金欹便是我的徒儿，你不知道么？”

“金欹？”林玉在一旁咀嚼着这两个字，好像曾在那里听人说过。

林汶摇摇头道：“我根本没听过金欹这个名字……”

那人不待她说完，突然用力一拍脑袋，插口叫道：“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

林汶茫然地问：”你记起了什么？”

那人道：“你方才不是问我是谁吗？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便是金欹的师父，当年名震一时的毒君金一鹏。”

林汶林玉齐都骇然一惊，冲口道：“呀！你便是金一鹏？”

她们虽未在江湖中走动，但常听梅山民谈些当年武林轶事，对“金一鹏”三字早已耳熟能详，尤其金一鹏毒战玉骨魔这件往事，辛捷更是常常向她们提起，是以突闻这面前褴褛老人竟是毒名远震的金一鹏时，不由又惊又畏，又敬又疑。

金一鹏见她们惊骇之状，心里甚是得意，又道：”女娃儿，你问了我许多话，但高战现在哪里？怎么总不肯说呢？”

林汶轻叹一声，道：“不瞒老前辈说，高大哥前些日离家，后来听说中了无影之毒，我辛叔叔急急赶去救他，至今尚未回来，沙龙坪近日又遭惨变，咱们姊妹正要去寻他们呢！”又把梅山民遇害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那金一鹏自从寻高战不着，心神已是迷乱，听了这番话，登时大吃一惊，喝道：“什么？你是说那七妙神君梅山民已经死了？”

林汶点点头，眼中含泪欲位，却哽咽无法出声。

金一鹏突然仰天大笑，笑声震耳欲聋，好一会才得意地说道：“梅山民死了！当今天下奇人，就只有我北君金一鹏了！”

林氏姐妹正愤然作色，要想斥问他何出此言，那金一鹏突然又放声大哭起来，刹时哭得泪水滂沱，纵横满面，凄惨说道：“可怜他堂堂一代奇才，竟会丧命在两个小贼之手，看来这武林生涯，真正叫人寒心啊！”哭罢又朗声吟道：“大千世界，虚虚幻幻，真即是假，假即是真，佛门广大，普渡众生。”

他吟罢又哭，哭了又吟，神情悲切，真是如丧考妣，一时倒把林氏姐妹也引得唏嘘不止。

金一鹏疯疯癫癫嚣闹半晌，忽然收泪说道：“人死不能复生，你们何必这样伤心呢？我老大人家已经大彻大悟，从此也不再去寻什么高战了，你们见着他时，就说我这个老哥哥已经……”说到这里，突又凄然泪下，不能成声。

林汶林玉同时惊问：“老前辈，你要到哪里去？”

金一鹏叹口气，忽又吟道：“我由何处来，便向问处去，生前事渺不可知，生后事难寻难觅，有生便有死，有合自有离，你问我去向河处？我倒问你何处可去！”

说罢，掉转头匆匆便走。

林汶赶了两步，见金一鹏早已去得远了，只得凄然止步，怅立无语。

深夜的寒风拂过她的面颊，泪痕被风掠过，更有一份冰冷的感觉，她虽然只有十几岁，但这一刹那间，似乎从金一鹏的疯态疯语之中，对人生加深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验，一丝痴念，已经在她心中缓缓泛起。

也不知过了多久，仿佛间鸡声长啼，林汶才听到身后妹妹的声音在说道："姐姐，我的马死了，咱们合乘一匹吧，天都快亮了，咱们也该动身啦！"

林汶茫然地点点头，牵过马儿，让妹妹先跨了上去，然后登鞍扬鞭，驰进夜色之中。

寒风呼啸着掠过大地，大巴山麓已散乱地飘起雪花。

细雪落在地上，转眼消融，因此道上一片泥泞，令人寸步难行。

林氏姐妹合乘一骑，低着头，弓着腰，尽量减低阻风的面积，策马向东赶行，马几时常滑着蹄，不时倔强地停下来，呼呼吐着白气、好像对身上那过量的负荷和恼人天气也有无限不满和愤怒。

二人一骑缓缓转过一处山腰，劲风被山势一阻，突然显得平静了许多。

林玉从衣领中探出头来，抬手理了理被山风吹乱的秀发，慢声道："姐姐，这儿风小些了，咱们歇一会，让马儿也寻些草吃。"

林汶默然不语地下了马，林玉取下包裹，松开马儿肚带，让它就在附近吃草，自己却提着包裹，寻了一处石隐遮蔽的干燥土地，坐下休息。

林汶意态阑姗地踱过来，靠着妹妹坐下，双手抱着膝盖，眼神却痴痴地注视着远方。

林玉道："姐姐，你在想什么呀？"

林汶"唔"了一声，似乎慵懒得连开口也觉得很吃力似的。

林玉笑道："我知道，你又在想高大哥了。"

林汶淡淡一笑，侧过脸来，娇慵地注视着妹妹，道："你怎知道我会在想他？这世上值得我想念的太多了，我干吗一定要去想高大哥呢？"

林玉从未听过姐姐这种口气，心里一怔，暗想道："姐姐定是被金一鹏的疯言疯语感染啦，自从那夜碰见金一鹏以后，就再没见过她真正的笑容，那姓金的疯子真是害人不浅。"于是转过话题，道："姐姐，咱们去弄些枯枝来升一堆火，暖暖身体可好？"

林汶道："要去你就去找吧，又何必问我呢。"说着又痴痴望着远方出神。

林玉不便多说，轻轻站起身，踏着泥泞，去找枯枝。

这时山边雨雪绵绵，万物皆潮，一时实在不易寻到干燥的枯枝，林玉边拾边行，不知不觉行了很远。

突然，她听到一阵低微的呻吟声。

那声音好象从一处石崖下传来，初时不甚清晰，但走得近些，却一些也不假，竟似有什么病重之人，在忍受身体难耐的煎熬。

林玉好奇心起，放下枯枝，循声奔去。那知才到石崖下，那呻吟之声却突然消失了。

林玉急忙停步侧耳倾听，四周沉沉，何曾再有什么声响？她不禁暗诧："咦！莫非是我听错了么？但刚才分明一点也不假，怎会走近了反听不到了呢？"

她年纪虽小，机智却多，当下静静立在原处，屏息不动，全神凝注地倾听那石崖下动静。

果然片刻之后，呻吟之声又起，同时一个细弱的声音说道：“小余，我眼看是不行了，你独自快走吧，赶快到沙龙坪去报讯……。”

林玉一听“沙龙坪”三个字，浑身都是一震，急忙猱身又欺近了数尺。

只听另一个人声说道：“前辈振作一些，这点刀伤算得了什么？你口渴吗？我去替你找些水来。”接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林玉急切间无处可避，身形疾掠，索性飘近丈许，用背心紧紧贴着崖下石壁凝神而待。

那石崖下林草杂生，隐着一个深凹的洞穴，此时草叶一分，钻出一个人来。

这人年纪不过三十以内，遍体血渍，肩后斜插一柄长剑，生得眉目清秀，英气内蕴，匆匆出洞，略为张望一眼，便疾奔而去。

林玉离他不过数尺，幸好洞口草树丛蔓，未被那人发现，她直等到那人去得远了，方才循着山脚轻轻走到洞口，心里却忖道：“这两人是谁？想必又是两个遭遇变故的武林中人，一个负伤，一个要去沙龙坪请我辛叔叔帮忙了。”

自从梅山民惨遭不幸之后，林玉对那些到沙龙坪求助的武林人物，已经大起反感，她想：假如不是这些讨厌的人来请辛叔叔。辛叔叔怎会结下许多仇家？沙龙坪又怎会被人寻仇？梅公公又怎会死呢？

凭了这个幼稚而简单的推断，林玉心里对这洞中之人竟是十分厌恶，她心里暗骂道：“梅公公已经被你们连累得死了，你们招惹的麻烦还不够么？”

她轻轻拨开草丛，探头向洞里张望。

草声才响，洞中呻吟之声立止，问道：“是小余吗？”

林玉没有回答，心里却道：“小鱼？还是大虾哩！”身形微飘，已闪进洞内。

这石洞大约有五六尺深，洞里铺着干草，一个浑身血污的老人横卧草上，看来伤得当真不轻。

老人不闻回声，心惊之下从草堆上奋力撑起身来，沉声叱道：“是谁？”

林玉怕他突施袭击，纤腕一翻，“呛”地拔出长剑，缓缓答道：“是我！”

老人睁大失神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林玉道：“姑娘是谁？到此有何贵干？”

林玉冷冷一笑，道：“我正要问你是谁呢？你倒先问起我来！”

那老人被她这横蛮冷峻的态度引起一阵恐慌，探手去摸草堆边的剑柄……

林玉“呼”地窜上前去，“拍”地一脚踏在剑柄上，冷冷道：“你别想动手，老实说出来，你叫什么名字，要到沙龙坪去干什么？”

老人显因伤势过重无法支撑，突然松手，又倒在草堆上，喉咙里“咕噜噜”一阵痰声，喘息许久，竟说不上话来。

林玉见他不语，心内更加自认猜得不错，冷冷又道：“哼！你们的心意，我不问也知道，沙龙坪好好一片土地，全是你们这种人给弄得污烟瘴气，自己打不过人家，偏要惹了事就到沙龙坪求救，我一看见你这种人，心里便生气。”

她许是真的越说越气，说完之后，还向那老人不屑地啐了一口。

那老人正是协助高战脱走的“终南一鹤”鲁道生，高战走脱之后，他和“怪剑客”余乐天突围之时身负重伤，逃匿此地，仍念念不忘赶往沙龙坪报

讯求援，想不到林玉自作聪明，竟把他狗血喷头地臭骂了一顿。

江湖中人最重傲骨，宁可头断，也不愿受辱，鲁道生此时伤重将死，虽然从林玉口气中猜出她是沙龙坪的人，但他忽然想起高战赐药救自己性命以及自己求他驰援方家牧场场主“白山剑客”方平那些往事来。

高战对他恩重如山，他心中何尝不感戴，若非为了这些厚恩，他也不至舍命协助高战从重围中脱身逃走，但不料林玉一顿臭骂，却把他看作了软骨无赖的小人，鲁道生成名秦中，也算得铁铮铮烈性汉子，视名誉更胜一切，一阵羞惭攻心，“哇”地张口喷出一大滩鲜血。

林玉见他突然吐出鲜血，心中也不禁懊悔，便道：“你也不必难过了，我辛叔叔最爱帮助别人的，要是你有什么急事，你对我说、我一定替你转达……”说到这里，忽又一顿，道：“可惜辛叔叔现在自己也遭到麻烦了，什么时候才能帮你的忙，还难说呢！”

鲁道生喘息半晌，才颔首含泪道：“这个……在下知道………”

“你知道就更好啦，谁欺侮了你？请你快些说吧，我可没有时间久候，姐姐还在等我呢！”她自觉这些话说得十分得体，故作老成之状的皱皱眉头，又理了理头上秀发。

鲁道生奋力说道：“在下承高少侠活命之恩，驰援之德，感愧终身，自觉无以为报，姑娘教训得极是，不过……不过………”他激动太过，竟有些说不下去，脸上老泪纵横，神情极是悲愤。

林玉也微微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忙道：“你不要气，有话慢慢地说……”

鲁道生忽然放声大笑几声，“哇”地又吐了一口鲜血，厉声道：“不过，在下孑然一身，除了一条残命，再无可报答辛大侠和高少侠之物了，姑娘便请转致此意，说我终南一鹤舍命报恩，死而无憾！”话才说完，猛地一头向石壁上撞去！

林玉失声惊呼，慌忙出手拦阻，终于迟了一步，“噗”地声响，那终南一鹤鲁道生一头碰在石壁上，登时脑浆迸流，血花四溅，死在地上。

林玉见撞了大祸，心里一阵怕，提着剑向洞外便跑。

才到洞口，却望见那外出取水的中年剑士急急奔来，林玉骇然忖道：“若是被他撞见，他一定放不过我。”但此时洞外别无可以避躲的地方，只好一缩头，又退回山洞口。

余乐天大约也听见鲁道生惨笑之声，手里才盛着半杯水，便飞一般奔回洞来，老远瞥见洞口似有人形一闪，更是大吃一惊，丢了水杯，嗖嗖两个纵身，己抢到洞口。

他心中悬念鲁道生安危，但却不敢冒然撞进洞去，“呛”地拔出背上长剑，对着山洞大声叫道：“鲁前辈，你怎么样了？”

林玉紧捏长剑躲在洞里，心中如小鹿般乱撞，但又想不出一条出洞之计，正在焦急，洞口人形一闪，余乐天已经冲进来。

林玉只得一咬牙，振腕出剑，直刺过去，她年纪虽不大，但剑法却得自“七妙神君”梅山民亲传，这一剑出手，竟是“虬枝剑法”中的“梅影乍现”绝学。

余乐天早已横剑护胸，蓦地握剑急架，双剑一触，林玉急退一步，余乐天却也被迫退到洞外。

原来“怪剑客”余乐天并无多深内力修为，当年愤于兰姑之死，偷学了武林之秀孙倚重几招剑式以后，便去刺杀府官替兰姑报仇，论起来林玉的剑

法乃梅山民亲传秘授，招式变化，实在余乐天之上，只是林玉并无临敌经验，此时又心慌情虚，更顾不得施展剑法。

林玉一招震退来人，真是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胆子一壮，紧握长剑挡在洞口。

突听外面问道：“洞里是何方高人？如有缘故由我余某一人承担，万请不要对负伤之人下手。”

林玉心中一动，随口答道：“这样最好，你把剑丢在地上，背转身子走到十步以外去！”

余乐天不知这话之意何在？只当迫他弃剑受死，不由大怒，叱道：“阁下是谁？何不报出名字来？”

林玉道：“我没有名字，你愿意就照我的话做，不愿意咱们就耗着，你一辈子也别想进来。”

余乐天沉吟一阵，心道：“罢！罢了！为了鲁前辈，我便一死，也是值得的。”于是朗声说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朋友只要不伤洞中之人，余某就照你的意思做了。”

说完，“当”地将长剑掷在地上，依言转身走了十步。林玉从洞口探出头来，见余乐天果然背身而立，手上空空已无寸铁，心里大喜，一纵身掠出洞口，拔腿如飞便逃。余乐天听得声响，扭头看见竟是个十余岁的小姑娘飞奔逃去，反倒感觉一阵迷茫。

但转念之间，突然暗叫“不好！”急忙旋身拾起长剑，匆匆钻进山洞。

这一看，真把余乐天吓得心胆俱裂，敢情“终南一鹤”鲁道生早已脑浆迸裂，死在地上。

一股急怒攻心，余乐天恨恨一挫钢牙，提剑舍命追了下来。林玉正奔得急，忽闻身后厉声暴喝：“小丫头，留下命来，你还想往哪里走？”

回头望去，只见余乐天宛若一阵旋风，眨眼已追到近处，两眼血丝满布，切齿咬牙，那样子狰狞可怖，像是恨不得要一口气将她吞下肚里去似的。

她浑身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越加放腿没命飞逃起来，余乐天那里肯舍，随尾穷追，直把林玉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两人循着山脚绕了一个大圈了，林玉眼见无法逃脱，只好一横心站住，横剑叫道：“你想干什么？又不是我杀了他，是他自己……”

余乐天那还由她分说，纵身赶到，长剑挟着一股劲风，搂头盖脸劈了下来……

一六

“怪剑客”余乐天认定必是林玉害死了“终南一鹤”鲁道生，不容她分说，长剑挟着尖锐鸣声，直劈林玉脑门。

林玉心虚情怯，不敢硬架，闪身横跃数尺，大声叫道：“住手！我有话说！”

余乐天切齿道：“狗丫头，如此心狠手辣，还有什么巧言狡赖吗？余某今天跟你拼了！”说着又是一剑横飞而至。

林玉只得挥剑一格，当场手臂一阵酸麻，连退三步，叫道：“你这人讲理不讲理啊？”

余乐天剑势如雪片飞舞，一口气连攻十余剑，口里骂道：“有理到阎王殿上去讲吧！”

林玉被他一轮急攻，接连退后了六七步，心里急忖道：这家伙不肯容我解释，缠下去要何时才了？现在风也小了，姐姐不知怎样着急哩！”她全仗着梅山民所授“暗影浮香”身法左闪右避，眨眼又过十余招，仍是无法脱身离开，只急得额上微微冒汗，步法也慢慢散乱起来。

正在危急，林玉忽然瞥见五丈以外有一个女子急急奔来，当下未暇思索，便扯开喉咙大声叫道：“姐姐！姐姐！我在这儿，这家伙要跟我拼命………

那女子闻声一停，紧接着便折转飞奔过来，然而待她到了近处，林玉才发觉她原来并不是姐姐林汶。

她约有三十来岁，容貌极是清秀，但眉宇间却是隐着忧愁，停身望林玉和余乐天，觉得两人都不认识，便只怔怔没有开口。

余乐天原以为她真是林玉姐妹，忙全神戒备她会突然出手，那知过了半刻，却见那女子仅是旁观，并不帮谁，心中一喜，登时又加快了攻势，那柄剑舞得水泼不进，将林玉紧紧裹在核心。

林玉左闪右躲，几次险些被余乐天扫中，急道：“喂！你怎么只看热闹？难道不出手帮一帮吗？”

那女子听了微微笑了笑，问道：“你们为了什么在此拼斗？说出来让我评评理！”

林玉叫道：“好姑姑！你叫这横小子先住了手，咱们才能讲理呀！”

余乐天接口骂道：“狗丫头，你还敢骂人么？我叫你先把脑袋割下来，那时再讲理吧！”手上剑势陡又加强了几成。

那女子柳眉一皱，突然“呛”地抽出长剑，一掠身跃了过来，长剑一招“分水斩蛟”发出一片光芒，“当”地一声响，将余林二人的长剑尽数封开，沉声喝道：“住手，有话先说明了再打不迟。”

那女子出手虽不十分凶猛，但招式却显得精妙之极，部位时候拿捏得恰到好处，余乐天和林玉齐都被迫退后两步，林玉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余乐天怒容满面说道：“这位姑娘千万不要听她花言巧言，她年纪虽小，却是个心肠毒辣的小魔头，方才趁在下外出取水，竟无缘无故将在下一个负了重伤的好友杀死，在下万万放不过她。”

林玉喘过一口气，胆子又壮了许多，忙接口骂道：“哼！你才是小魔头呢！你的朋友自己要死怪得了人家吗？”

余乐天道：“他身负重伤，怎会自己寻死？”

林玉抗声道：“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余乐天道：“你若不是坏人，干么偷偷潜进山洞中去？”

林玉道：“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吗？那山洞又不是你的家！”

余乐天扭头对那女子道：“姑娘你看看这丫头说话有多横？”

林玉忙道：“你自己横就不觉得？话不由人分说，恶狠狠便要杀我，现在我平哥哥不在这里，容得你欺侮，他要是在呀！哼！那就有你好看的了。”

那女子笑道：“好啦！你们尽吵架怎能分出是非，这位小妹妹先别插嘴，咱们且听听事情经过再说！”

她以目示意要余乐天把经过详情说一遍，林玉不乐地一撇嘴，心里暗道：“你看他长得漂亮，便偏向着他么？说得好便罢，说得不好，别想我会服你！”

“怪剑客”余乐天见那女子气宇不凡，当下拱手将经过详情细说一遍，但他因不知那女子身份家历，是以并未说出辛捷负伤之事，只说鲁道南和自己助一朋友御敌，身负重伤，藏匿山洞中，竟被林玉害死……等等。

那女子听了沉吟片刻，又问林玉道：“小妹妹，现在你说说你的道理吧！”

林玉不悦她没有先叫自己分辩，赌气道：“他都说了，还叫我说什么？”

那女子笑道：“他说他的，你说你的，还有什么要紧呢？”

林玉道：“我没有话好说，反正那人不是我杀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那女子道：“可是，他怎会突然死在山洞中？”

林玉道：“你去问他好啦！也许他活得不耐烦，也许他觉得死了舒服些……”

那女子脸色登时一沉，不悦道：“原来当真是你横不讲理，人命事大，你不肯说出原因来，难怪人家要向你寻仇。”

林玉心里骂道：“哼！果然你看上了他，便编派我的不对，现在我一人斗不过你们两个人，咱们走着瞧好了。”

主意拿定，愤然说道：“你们爱怎么说，大可以请便，我还有事，没有时间跟你多扯，有本事只管到沙龙坪去找我！”话一说完，扭头便跑。

余乐天大喝一声，挺剑欲追。

那中年女子闻听“沙龙坪”三个字，脸上立时变色，竟比余乐天更快，纵身疾掠，拦住林玉，急声问道：“小妹妹，你住在沙龙坪？”

林玉横剑当胸，瞪眼道：“是又怎么样？”

那女子神情甚是激动，说道：“那么，小妹妹你贵姓？”

“我姓林，怎么样？”

那女子眼中微微掠过一抹失望的神色，停了停又问：“辛捷辛大侠是你的什么人呢？”

林玉道：”他是我辛叔叔！”

那女子“啊”了一声，接着又道：“这么说，你我不是外人，林家妹妹，听人传言你辛叔叔如今身负重伤，生死不明，这话可是真的？”

林玉突地一惊，道：“咦！你怎会知道？你是谁啊？”

那女子笑道：“我姓方，你叫我方阿姨好了，我和你辛叔叔是极要好的明友，近日听得江湖中传言说他被南荒三魔所伤，正要赶到沙龙坪去探问究竟，不想在这儿遇上你。”

原来这女子便是“天魔”金欹之妻——方少坤，那一天毒君金一鹏和高战在海边分手之后，适巧金欹从附近经过，毒君遇见爱徒，便随金欹同往他们那山洞居处盘恒几天，那时候江湖中已经纷传辛捷伤于南荒三魔之手，毒君一急之下，赶返海边寻不着高战，疯性又发，匆匆赶往沙龙坪去。方少坤

也放心不下，便和金敧商议将孩子寄养在一家渔夫家中，夫妻分头也往沙龙坪急赶，不料竟在此处得遇林玉。

“怪剑客”余乐天弄明白林玉和辛捷的关系，心中误会冰释，也将高战护送辛捷，途中遇伏的经过补述一遍，方少坤骇然道：“依你说来，高少侠现今是否脱险，尚难逆料，咱们不要再耽误，快些赶去替他接应才好！”

余乐天道：“这自是正理，二位且容在下安葬了鲁前辈遗骸，由在下替姑娘们引路。”

林玉也道：“我跟你一起去，是我言语不慎气死了鲁伯伯，我去向他叩头谢罪。”

方少坤笑道：“这才是好孩子，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咱们一同去吧！”

他们三人将鲁道生掩埋完毕，日影已近中天，林玉道：“时间不早啦，咱们快动身，姐姐只怕会急死啦！”她恭恭敬敬在鲁道生坟前拜了三拜，然后领着方少坤和余乐天，急急去寻林汶……

但天下之事，往往阴差阳错难以逆料，只因林玉和余乐天这一阵耽误，恰巧和辛捷张菁一行人途中错过，待辛捷返回沙龙坪发现梅山民遇害，林氏姐妹失踪，辛平一急之下独自出走，惹出许多奇事，而林玉姐妹和方少坤等寻辛捷高战不到，竟也另有遇合。这是后话暂且搁下。

再说大戢岛主平凡上人自和高战无恨生分手之后，一路舍开大道，专走捷径，将脚程尽量放快，一路急急向天竺奔去。

辛捷在他心中的地位，似爱徒，又似朋友，似子侄，又似兄弟，他将生平绝学倾囊传授给辛捷，早已认定辛捷乃是武林百年难逢的天纵之才，如今辛捷力拼南荒三魔身负重伤，那伤势真比加在他自己身上还要痛苦，他之所以不走正道大路，正是要日夜不停施展上乘轻功赶住天竺，替辛捷寻取疗伤圣物——兰九果。

路虽是永无止境的延伸在前面，但平凡上人决心要踏破关山，赶到那路的尽头。

他自从逃禅隐居大戢岛，一向懒散已久，这次跋涉万里寻药，在他这一生之中，也算得第一次远行了。

一日复一日，山峦、河流、旷野、城镇……从他脚下阵阵掠过，这一天，终于来到沙漠边缘。

沙漠可不比他处，一个人如果不约几个同伴便独自撞进沙漠，最易迷失方向，等到水干粮尽，任你有超凡入圣的武功，最后也只有倒毙在那无垠的黄沙之中，变成一具枯骨。平凡上人虽然从未到过天竺，但却久闻沙漠的艰困，当下找了一处镇甸，备办水粮，购买马匹，准备贯穿沙漠，到天竺寻求兰九果。

在小镇购妥应用的东西，平凡上人更谨慎地休息了一整天，这才扬鞭纵马入沙漠。起初两天，还看见偶而经过的商人队，途中也有水草可栖，平凡上人心急如火，纵马急赶，到第三天行了一天，已再见不到半个人影，恒沙遍野，无境无休，沙上既无道路可循，也不会留下蹄痕足印，他只能从星辰日位中，推测方向，向西疾赶。

第四天，又是孤单地行一天，竟连一处水草之地也见不到，平凡上人催马又急，他自己虽然不畏难苦，但坐下马却显得有些支持不住了。

上人无奈，只好下马牵着它赶路，但马无草料，行不到半天，饿得举不起蹄来，行两步便哀声嘶鸣，不肯再走。

平凡上人骂道：“畜性，畜性，你要是误了我的大事，断送了捷儿性命，你就是有百条命，也抵偿不过，走吧！别让我火起来，把你弃在沙漠中生死由你啦！”

那马颠颠踬踬，终是不肯前进，平凡上人怒起，弃了马僵，取下水粮便想徒步上路。

但他转念又想道：“我是个出家人，要是任他死在沙漠中，岂不是我害了它一命么？好歹得耐心一些，寻一处有水草的地方，我是再也不乘你这畜性了。”

他忍着气牵马又行了里许，蓦见身后天空中，宛若万马奔腾般驰来一大片乌云，同时耳中又听到牛吼似的闷响，漫天动地，滚滚而来。

平凡上人从未涉足沙漠，自然不知道这些象征正是沙漠狂风将起的预兆，兀自仰起面孔孜孜喜道：“也好！要是能下一场大雨，天气凉一些，牲口也不会渴了……”

那知这话尚未说完，陡地一阵黄色烟尘，漫空飞舞，势若奔马，疾扑而到。

那马儿好像也知道大祸将临，“呜呜”惨嘶了两声，奋力挣断马缰，放蹄狂奔，不想才跑出丈许，那挟着万钧威势的狂风，已经直压下来。

风沙弥漫之中，平凡上人也觉心惊不已，慌忙足踏八字，施展“千斤锤”拿稳椿子，抬头看那马匹，却已被狂风吹翻，在沙上滚了两滚便踪迹不见了。

平凡上人暗念一声佛号，只觉脚下沙粒流动，竟然渐渐拿不稳桩子，狂风带着千斤以上的飞沙，恍如巨锤般撞击着他的身体。

他虽有一身超凡入圣的武功，但和这大自然的摧毁之力相比，仍如沧海一粟，难以发挥力量。

但他不愧是身负数十年内功精修的高人，临危仍能摄心镇静，首先屏住呼吸，紧闭两眼，并且缓缓弯腰伏在沙上，藉以减少受风的面积。

然而，不到片刻，他却发现两只脚踝，竟已迅速地被沙掩没，而且那掩盖的深度更逐渐加深，不多一会，已齐大腿。

平凡上人骇然大惊，忖道：“似这样下去，只怕不等风过，我老人家早已活埋在沙堆中了。”

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掠而过，慌忙双掌一按浮沙，两足用力拔了出来。

不料这一拔，却造成了一种奇特的遇合。

试想那狂风之力何等巨大，平凡上人如果屹立原地，屏住呼吸等待，风过时虽然极可能被埋在沙中，但以他的内功修练来说，短暂的浮沙掩盖又怎能伤害得了他，如今他纵身拔出两只脚，定身的力量一旦失去，登时被风一卷，接连在沙上翻了几个跟斗。

平凡上人这一辈子可说是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狼狈过，一着失机，再要拿桩定身，便成为不可能。

他那庞大的身子被风卷得几起几落，跌跌撞撞由不得自主，他双手左右乱抓，沙漠可又毫无可以攀沿之物，平凡上人索性弯腰用手抱着头，就像一只皮球似的，任那疾风吹刮得滚滚而前，他仗着武功修为，自然不会受伤，心里却暗自解嘲道：“这样倒省力气，最好能把我刮得滚过沙漠，倒不需用腿赶路了。”

翻翻滚滚，昏昏沉沉，天地不停地旋转，平凡上人干脆运起功力护身，极力闭住呼吸，心道：“只要不把我老人家吹下悬崖，吹上刀山油锅，我老

人家便不怕！

不知道过了多久，风力渐弱，滚动也渐渐缓慢下来，平凡上人仍是不变姿态，只是缓缓呼吸一些空气，倒酣然大睡起来。

又不知过了多久，他一惊而醒，只觉身体已经完全不动了，耳边再也没有风声，这才舒臂挺身站了起来，放眼一看，自己果然置身在沙漠边缘，横在他面前的，竟是一条青葱碧绿的高原山岭。

他欣喜地合十笑道：“ 阿弥陀佛，该当辛捷那小子命不该绝，一阵神风，省得我老人家多跑许多冤枉路！ ”

平凡上人挥去身上沙粒，放开脚步，疾行登山，在这种脚踏实地的山岭中，他真是矫捷得宛如一只狸猫，那消片刻，已经飞登山顶。

这山岭绵延千里，上面却不见突出的奇峰，山顶平平，就像一道城墙横挡在沙漠尽头。

平凡上人立在山顶，略为辨别了一下方向，大袖挥处，人已如脱弦之矢，掠身而起，但当他身形纵起之际，却扫目望见那边山腰处有几个移动的人影！

那些人虽然还远在数里之外，平凡上人目力尖锐，已看见是一行四人，正急急向山顶行来。

平凡上人沉气落地，索性盘膝坐下，心想：干脆等他们上来之后，问清楚地方再赶路也不迟。便掏出水粮，悠然吃喝起来。

那上山的四人脚程竟也极快，不出半个时辰，一个个全都登上了山顶，平凡上人一眼瞥见那为首之人，登时心吃一惊，扭身一晃，飞快地隐在一块大石之后……

原来他已看出那为首的人，竟是恒河三佛座下爱徒金鲁厄，昔年曾随‘ 恒河三佛 ” 到小戢岛找 “ 海外三仙 ” 较量武功，所以平凡上人识得他的面貌。

金鲁厄领着三位师兄翻上山头，四周张望一眼，长长吁了一口气，笑道：“ 各位哥哥，你们看这个地方如何？地势隐密，正好对着洞口，真是再好不过了。 ” 他说的自然是梵语，但平凡上人对梵语素有研究，是以听来毫不困难。

加大尔笑道：“ 五师弟不愧是咱们波罗四奇的智囊，这个主意真是再妙不过啦！ ”

温成白罗也道：“ 这一次咱们一定能成功了，师父一死，密陀宝树还不是刀下之鬼吗？ ”

平凡上人见他们得意地谈笑，自己却不知他们目的何在？心想；我老人家急也不在一时，倒要看看你们要捣什么鬼？

忽又听一个黄衫头陀说道：“ 你们先不要太高兴，据我看，师父功力未失，加上两位师叔，何况这几天难保密陀宝树那贼和尚不来护关，咱们要想得胜，只怕还要费些力才行。 ” 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头陀，竟骂起人家贼和尚。

金鲁厄笑道：“ 二师兄，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密陀宝树呆头笨脑，决想不到咱们会趁洞中风火停熄之际下手，再说他纵便赶来，咱们也不惧…… ”

说到这里，眼中忽然射出一股怨毒无比的凶火，冷笑两声，又道：“ 老家伙一掌之仇，我金鲁厄今番必要报复了。 ”

那加大尔是个浑人，但心地尚较善良，眉头一皱，道：“ 五师弟，我说咱们逼他交出掌门之位自然可以，却不必要杀他金鲁厄不待他说完，抢着道：

“我们不杀他，他必会杀我们，三师兄，这种事万万不可手下留情的！”

加大尔默然不语，金鲁厄又道：“咱们准定半夜下手，现在大家先休息一会吧！”于是四个盘膝坐下，各自运功调息起来。

平凡上人暗暗诧异不止，忖道：听这几个畜牲口气，好像要暗算师父师叔，这么说，岂不是要对“恒河三佛”下手么？这件事我老人家不能不管了。

他索性也不吃东西了，盘膝坐下，也在石后静坐行功，一面倾听金鲁厄等动静。

慢慢日影西坠，天已入暮，沙漠气候昼热夜冷，一阵风过，使人不期然有些凉意。

平凡上人偷眼见金鲁厄四人仍在静坐，一个个动也不动，就像山上原有的四块石头一般，心里不禁暗赞，天竺武学，端的精深博奥，单只这四人功力，中原便已少有敌手，如今中原武林若非辛捷等几个天纵奇才，真不知会沦亡到何等地步呢！

他陡然间又忆起辛捷的伤势，不知现在已经恶化到什么模样了？无恨生能寻到毒君金一鹏吗？高战能平安护送辛捷回到沙龙坪吗？许许多多心事，这一刻全涌到心中，使他真想不再耽误，早些上路去寻取兰九果。

蓦地，忽听金鲁厄冷笑两声，低声说道：“那贼和尚果然来了，等一会再不要轻易放过他！”

平凡上人循声望去，果见一条黑影，正急急翻过对面一座山脊，向高原上飞窜。那黑影功力显然还在金鲁厄等人之上，夜色中只见他袍袖飞拂，步履沉稳，手上提着一根颇显沉重的巨大禅杖。

温成白罗接口道：“咱们何不现在下手，先除了他？”

金鲁厄摇摇头，道：“现在时候还早，不可打草惊蛇，反被洞里三个老家伙发觉。”

言谈之间，对山那黑影已经隐入一片密林之中。平凡上人心中一动，忖道：我老人家何苦在这里跟他们穷耗，干脆先到那里头去，来一个以逸待劳岂不更妙！

主意一定，轻轻站起身来，拧腰一翻，飘落山下……

金鲁厄耳目极是敏锐，平凡上人起步时仅只一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竟陡地被他查觉，慌忙挺身纵起，沉声叫道：“不好！这山上藏有人？”

那黄衫头陀青尘罗汉等也纷纷跃起身来，但大家运目搜寻了一遍，却并未发现人影。青尘罗汉道：“五师弟你别太紧张了，必是虫蛇窜动，偶发出声音罢了。”

金鲁厄道：“不！我清清楚楚听得是衣带飘起的风声，决不是虫蛇小兽的声响。”

温成白罗笑道：“那就怪了，当今天竺那里还有这种高手，能在我们波罗四奇置身近处纵容来去，使人一点影子也看不出来？”

加大尔突然低声说道：“难道是鬼么？”

这句话一出口，连金鲁厄也不由自主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天竺人迷信极深，神鬼之说，人人深信，金鲁厄等虽都是身负绝艺的武林高手，但作贼心虚，更加胆寒。

那加大尔头脑最简单，自己说了这句话，自己先倒头皮发麻，心惊肉跳，胆怯地又道：“我看还是罢手吧！欺师灭祖，菩萨真会降罪的！”

青尘罗汉等面面相观，六只眼睛彼此交望，大家神情都紧张万分。

金鲁厄心念疾转，忽然笑道：“ 啊！果然只是一只野鼠，你们瞧，它那一只贼眼，还瞪着咱们瞧呢！ ”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有一只野鼠远远地望着他们，骨碌碌的小眼中充满了惊疑和诧异的光芒。

青鹿罗汉松了一口气，道：“ 五师弟，你再别这样大惊小怪了，一只小鼠，把咱们全吓了一大跳。 ”

金鲁厄点头笑笑，仍然反身端坐，不再出声。

其实他心中分明知道刚才的异声绝非那只小小的野鼠弄出来的，但他如果明言，加大尔等人势必胆怯情虚，岂不坏了大事，他本是一代奸雄，心念微动，便自承听错了声音，安定了众人之后，自己却倾神注意着周围任何一点声音和动静！

然而，他终于失败了，任他凝神倾听了许久，山顶上却再也没有任何人类呼吸或移动的音响。

时间在沉静中缓缓流过，将近子时，金鲁厄从地上腾身而起，低声道：“ 各位哥哥，时间快到了，咱们动身吧！ ”

温成白罗随声立起，摸了摸肩上长剑，显得有些紧张不安，道：“ 下手之时如何分配，现在要不要再商酌一下？ ”

金鲁厄道：“ 就用咱们已经商议好的方法，风火一熄，三师兄和我进洞下手，二师兄和四师兄把守洞口，就便挡住密陀宝树那贼秃。 ”

他宛然像一个临阵指挥的大将，眼珠转了两转，伸手向加大尔道：“ 三师兄，把迷药和解药都给我。 ”

加大尔从怀里掏出两只小纸包，慎重地递给金鲁厄，金鲁厄拆开其中一只，取出四粒药丸，自己留下一粒，将其余三粒分给了青尘罗汉，加大尔和温成白罗，然后将另一个纸包揣进怀里，挥挥手，当先驰下山头。

四人展开身法，不久来到对山，金鲁厄驻足在那片密林之外，侧着耳朵听了片刻，脸上突现喜色，低声说道：“ 你们听，风火之声已经小得多！ ”

青尘罗汉等也忙凝神倾听，林后传来一阵“ 霍霍 ”声响，渐渐趋于低弱。

金鲁厄拧身而起，直扑林中，沉声道：“ 快些！风火要熄了！ ”话声未落，人已隐入林中，青尘罗汉三人略为一顿，也跟着腾身拔起，奔进密林。

密林外是一片峭陡的山壁，壁下一个石洞，正与密林遥遥相对，约三丈左右，地上一片枯焦，寸草不生。

那“ 霍霍 ”之声正是从山洞中发出来的，不但如此，洞中更有一股熊熊火焰向外喷射，正像一只被风扇得火势旺盛的火炉。

那火焰并不泛红色，却发出一种暗绿色阴森森青蒙蒙的光芒，是以虽在黑夜，密林外也不易看见火光。

一个矮小粗壮的和尚横杖坐在洞口一丈以外，正是“ 恒河三佛 ”座下大弟子密陀宝树。

原来这风火洞终年喷出怪火封闭洞口，任何人无法进入，天竺人视为魔鬼，连行经附近百里的人都远远避开，生怕沾染上邪恶之气，金鲁厄曾在“ 恒河三佛 ”处学得一身武功，自认将来必是天竺之主，便私下到洞口附近勘探多次，竟被他发现每年六月和十二月中各有几个时辰，洞中风火会自动停熄，若是身负绝顶武功的人，不难运气逼住洞口剩余的火力进入洞中。

他当年雄心勃勃，几次想要冒险入洞看个究竟，但终因三个时辰转眼即过，只怕来不及退出，会被活活烧死在洞里，所以一直没有尝试过。

后来他偷阅金伯胜佛秘文，知道师父不肯将掌门之位传给自己，一气之下，便设计哄骗两位师叔伯罗各答和盘灯孚尔，说风火洞中藏有上古奇珍，只要在一个对时之内退出洞外，必可毫发不损，伯罗各答等信以为真，冒险进入风火洞，终于陷在洞中未能出来，金鲁厄这才放胆下手暗算师父胜佛，迫他将掌门大位交给自己。

金鲁厄狡计被高战无心撞破，金伯胜佛负伤进入风火洞，金鲁厄兀自不肯死心，曾潜来洞口窥探，发觉“恒河三佛”在洞中不但未死，相反地倒炼成一种惊世骇俗的外门奇功，他暗思一旦三佛脱身出洞，定然放不过自己，这一次特地从汉人手中高价购来一包烈性迷药，名叫“透骨香”，决心使用迷药下手除去“恒河三佛”。

不想这事，恰巧竟被平凡上人撞见，这也是天意如此，冥冥之中，对一切似乎早已安排妥当了……。

那一片密林枝叶密茂，林中黑漆漆不辨五指，金鲁厄壮着胆领先开路，才行了不到一半，突觉有一股微热的细风，吹向自己颈脖。

他骇然一惊，反掌一挥，身侧碗口粗一株大树应手而断，沉声喝道:“是谁？”

这一声呼喝，使后面的青尘罗汉等人大吃一惊，齐停步错掌而待，半晌却没有听见第二次异动，加大尔问道：“老五，是怎么一回事？”

金鲁厄心里毛骨悚然，但却勉强笑道：“没什么，原来只是一支垂下的葛藤，我还以为真有什么胆大包天的人要来找死呢！”

青尘罗汉松了一口气，埋怨道：“下次你千万弄清楚再动手，像这样草木皆兵的穷紧张，只怕没出林子，咱们全被你吓死了！”

金鲁厄不便分辩，倾听片刻，左右的确未闻呼吸声响，心里暗怀鬼胎，硬着头皮缓缓举步……

谁知才走了丈许，突又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他面颊上拂动！

他又是一惊，但却不便叫出声来，连忙停步不动，两双眼骨碌碌一连数转，掌上暗蓄真力，凝神而待。

过了片刻，他已查觉那东西不过是一株马尾草，但那草尖一会在他脸上抚动，一会钻他耳朵，一会儿又戳他眼睛！分明有人操纵，存心戏弄自己。

金鲁厄心里“砰砰”狂跳，骇然忖道：这家伙隐藏林中戏弄，身手矫捷无匹，天竺当今何来这等高手？

心念未已，那马尾草突然向下一滑闪电般探进金鲁厄鼻孔之中，金鲁厄一阵酸痒，忍不住“阿欠”打了一个喷嚏！

加大尔心头猛地一跳，抱怨道：“金鲁厄你忍住一些不行吗？人家都在心惊之际，打什么喷嚏？”

金鲁厄真是有苦难言，他明知这林中藏着绝世高人，自己只要出手，保准落空，那时不但被众人抱怨，更怕众人胆怯不肯再向前走，他有心要一举迫使对手现身，无奈林中太过阴暗，敌暗我明，只怕难如所愿。

心念疾转，金鲁厄突然挥手一掌向林中拍了过去，却沉声叫道：“各位哥哥快些，风火快要熄了！”说着身形如电，早已穿林而出。

他这一手用得果然有效，青尘罗汉等人精神齐都一振，果然听见那“霍霍”风火之声已渐趋低微，于是一齐放开脚程，飞奔抢出林来。

密陀宝树正盘膝趺坐为师父护法，陡听得林中声响，抬头一看，登时怒火上冲，提杖跃起身来，喝道：“金鲁厄，你们又到这里做甚？”

金鲁厄逃出密林，心里方才一松，扫目四顾，火光照映之下，风火洞前只有密陀宝树一人而已，他暗吁了一口气，阴阴笑道：“ 咱们待来恭贺大师兄，今后你便是天竺门的掌门人了，难道还不值得庆贺吗？ ”

密陀宝树正色道：“ 师父尚在，你怎敢这么说？ ”

金鲁厄缓步欺了过去，一面取了一小撮“ 透骨香 ”暗藏指甲中，一面笑道：“ 大师兄，你真的不知道么？师父师叔他们今天都要归天啦！ ”

密陀宝树是个忠厚人，闻言吃了一惊，急问：“ 这是什么话？你从哪里听来的。 ”

金鲁厄嘿嘿干笑着，脚尖猛点地面，身如鬼魅般闪电欺身而上，左掌一扬，喝道：“ 我就是从这里听来的！ ”

那密陀宝树骇然退后一大步，巨杖抡起，“ 呼 ”地一声横扫过来，应变却是十分迅速。

无奈金鲁厄早已处心积虑，趁他杖端掠到，忽然深吹了一口气，胸腹一收，密陀宝树的杖头已贴身走空，只见他右手疾抬，屈指轻弹，“ 透骨香 ”已经出手！

密陀宝树一招落空，大喝一声，带转杖身，正要反劈上去，突觉一股浓香扑鼻，登时头昏目眩，机伶伶打了个寒战。

那“ 透骨香 ”端的药性极烈，才一触及，任他密陀宝树内功深厚，也觉真气窒阻，再也支撑不住，举起的禅杖尚未落下来，刹时天旋地转，业已颓然倒在地上。

金鲁厄得意地向三个师兄笑道：“ 如何？有了这个宝贝，一招之下便制住了密陀宝树，师父功力再高，今夜也叫他超升极乐。 ”

青尘罗汉等人喜道：“ 这东西果然妙用无穷，亏那大力神想得出来，今番成功，倒是不可忘了他的功劳。 ”

金鲁厄撤出长鞭，涌身越过密陀宝树到洞口，这时恰到午夜，那风火洞口的火焰已经只剩一小点绿色暗光，加大尔提着长剑紧随金鲁厄身后，青尘罗汉和温成白罗分立洞口两侧，八只眼睛灼灼不瞬地注视那行将熄灭的火光。

碧绿的光芒照射在他们四张神情凝重的脸上，使他们脸面发梢也蒙上一层青光，远远望去，显得狰狞万分。

过了约莫半盏热茶光景，洞口火焰只余下最后一股跳动的火舌，接着，那火舌伸缩两次，也遽然灭尽。

金鲁厄招招手，低声道：“ 二师兄，请跟我来。 ”一低头便向尚有余烟的洞口钻去。

那洞口大约有三尺高，壁间光滑整齐，宛如人工砌造，金鲁厄刚钻进一个头，突然空中弧光一闪，“ 轰 ”然一声霹雳，震得万物齐动。

青尘罗汉等尽都吓了一大跳，仰头望天，一片又浓又厚的乌云从西飞驰而来，紧跟着闪电和雷声滚滚一息，眼看一场大雨就要降落。

加大尔胆怯他说道：“ 老五，咱们别进去吧，天神都在发怒了！ ”

金鲁厄阴沉沉道：“ 良机即逝，你们要想永霸天竺，只有这短矩三个时辰，再要迟疑，就万劫不能超生了！ ”

青尘罗汉道：“ 这风火洞是魔鬼之地，进去的人，必死无疑，我看师父他们只怕早死在洞里了，何必再去查看呢 ”

金鲁厄突然狰狞地吼道：“ 你们这般胆小，怎能成得大事？师父如果已

死，密陀宝树还呆坐在这儿做甚？难道你们连他也不如吗？你们不进去，我一个人去！但掌门大位，你们却没有份了！”

青尘罗汉为难地望望加大尔和温成白罗，面上颇有心动的表情，原来金鲁厄煽动他们叛师欺宗的时候，曾许他们每人轮流执掌天竺掌门大位，这青尘罗汉乃天竺门第二名弟子，私心何尝不早觊觎那掌门大位，听了这话，不禁砰然心动。

金鲁厄察言观色，已有主意，突然大声喝问道：“谁愿意跟我去的，事成之后，便由他先登掌门大位！”

青尘罗汉果然忍不住，一横心道：“好！我和你去走一趟！”说着提剑跨到洞口！

金鲁厄嘿嘿一阵冷笑，扫了温成白罗和加大尔一眼，笑意之中，颇有讥嘲之意，温成白罗垂头道：“那么，三师兄和我守洞口，你们快去快回！”

金鲁厄得意地应了一声，正要转身入洞，蓦闻一声冷冷的声音发自身后，道：“谁敢踏进洞口一步，老衲就叫他永远也别再出来了！”

加大尔最畏鬼神，闻声扭头看见电光闪烁之下，竟有一个十分威严的老和尚屹立在自己身后不足一丈之处，那老和尚飘然而立，僧衣微摆，不是神仙降世是什么？他登时两腿一软，“噗”地跪倒，叩头求道：“老菩萨，这事全是金鲁厄逼我们干的，求菩萨大发慈悲！”

平凡上人缓缓举手招了招，道：“金鲁厄，你过来！”

这时候，青尘罗汉和温成都惊得目瞪口呆，动也不敢稍动，因为平凡上人口里讲的是梵语，神态又飘逸出尘，在天竺境内，他们可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和尚，也暗暗猜想必是天上老神仙无疑。

金鲁厄虽然也心惊肉跳，但他凝神看一会，却突然认出这和尚竟是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大戢岛主平凡上人。

他不由自主的惊呼出声：“啊！怎会是他……”

平凡上人笑道：“是我老人家又怎样？莫非你还敢不服管教吗？”

金鲁厄沉声叱道：“加大尔，快起来，这家伙那儿是什么神仙，他只不过是中原来的野和尚，咱们合力上前，一定能打赢他的。”

加大尔半信半疑，注目向平凡上人看了又看，自觉也对这和尚似曾相识，只是一时记不起来，喃喃道：“真的么？我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金鲁厄喝道：“你忘了咱们在中原扬威称霸的时候，这和尚不是分明跟咱见过面？中原和尚，只有他会讲梵语？”

他转头又大声用汉话向平凡上人叱道：“野和尚，你到天竺来管咱们的闲事，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平凡上人淡淡一笑，也用汉语答道：“我把你这背师欺祖的小贼，你师门待你何等恩重，你竟敢忘恩背义，干起杀师的勾当来，既然被我老人家撞见，少不得要代你师父惩处你这畜牲！”

加大尔苦心思索，忽然记起“无为厅”的往事，胆子登时又壮，跃起身来，用梵语咒骂道：“他妈的，原来是你这老东西装神扮鬼，害得老子向你叩头，金鲁厄，让我去斗一斗。”

金鲁厄自然求之不得，长剑一抖，叫道：“这老东西功夫不坏，咱们干脆用阵法对付他，早些把他了结！”

青尘罗汉慨然应诺，四人一齐跃身过来，分站四方，布好阵势。

平凡上人摇头笑道：“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眼泪，这区区阵法，又怎放

在我老人家眼中，看来不重重处罚一番，你们是不会醒悟的了。”
　　金鲁厄振索一挥，大声道：“各位哥哥，大家动手，千万不要放走这老鬼？”
　　波罗四奇三剑一齐出手，阵法一施，四股兵刃同时向平凡上人卷了上来。
　　平凡上人轻叹一声，大袖微拂，绕身一个疾转，四周登时成了一堵看不见的气墙，金鲁厄等吃那内家至高劲力一挡，个个倒退两步，半招也递不进去。
　　金鲁厄又高声用梵话叫了一遍，阵法顿时飞动起来，四面八方，人影幢幢，全是金鲁厄等人踪影，四股兵器狂扫疾卷，仿佛一只插着利剑的车轮，围着平凡上人飞卷。
　　这阵势当年围困辛捷，吴凌风，孙倚重和金欹，后来又曾经困住密陀宝树，每一次都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威力，几乎使辛捷等小一辈的英才束手无策，平凡上人虽然功力精深，一时也被这种阵法弄花了眼睛。
　　他起初想不到这阵法有如此威力，略一疏神，险些吃了大亏，连忙收敛心神，全心应付，直过了半个时辰，才渐渐能够应付裕如，但却丝毫也不敢大意。
　　金鲁厄见阵法仍不能胜得平凡上人，时间却耗去不少，心里焦急，越加怒叫连声，催动阵法加速转动。
　　平凡上人双掌不停挥动，一面拆招护身，一面细心审视那阵法的破旋，又过了快有一个时辰，才渐渐被他看出一些端倪来。
　　原来这阵法本从“六合阵式”蜕变而来，昔年“恒河三佛”传授这套阵法，乃系专为门下六名弟子合击之用，后来四弟苦行僧巴鲁斯偷了达摩秘笈轻功篇脱逃，门下只剩五个弟子，不过密陀宝树内功极佳，尚能弥补人手的不足，如今只有金鲁厄四人施展这“六合阵”，难免便有许多破旋显露出来。
　　平凡上人是何等眼光，略一沉吟，已知道只有使用“达摩秘笈”轻功篇所载快速身法，不难以快制快破去此阵，但他终是有道高僧，转念又想道：我破了此阵之后，金鲁厄情急之下，势必惹得我老人家出手伤人，但我修为百年，从未伤过任何敌手，又岂能在天竺破此戒律？何不等三个时辰拖延过去，那时再惩戒他们一番，也就罢了。
　　他怀着悲天怜悯之心，只采守势，不作进攻，这一来，却把金鲁厄急得头上冒烟，七窍火生！
　　眼看时间无情地消失，风火洞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又将发出怪火，现在立刻进洞，还不知来不来得及退出来，而平凡上人却越来越沉住气，仿佛那凌厉阵法尽在他意中。
　　他恶念陡生，忙探手抓了一撮“透骨香”在手，同时高声叫道：“各位哥哥，快准备解药。”
　　青尘罗汉知他必要使用迷药，三人抽剑停身，撤去阵法，各各跃退了一大步，忙忙向怀里去取解药应用。
　　平凡上人笑道：“金鲁厄，你要用透骨香对付我老人家？那敢情很好，我老人家准备好啦，你这就开始吧！”
　　他一面从怀里掏出一粒药丸，塞在鼻孔上。
　　金鲁厄大感奇怪，忖道：咦！这老狗怎的也有解药？心念未已，忽听加大尔声叫起来。
　　“不好，我的解药被这老东西偷去了！”

金鲁厄气得狠狠一跺脚，低声咒骂几句，握手道：“咱们用车轮战累死这老狗，今夜大事反正被他坏了！”

青尘罗汉一挺长剑便想上前动手，平凡上人笑道：“傻瓜，你们四人齐上尚且奈何我老人家不得，你何必当先一人上来送死呢？”

青尘罗汉听这话有理，果然迟疑起来。

金鲁厄大怒，只好一抖长索，准备自己先上，打一个榜样给师兄们壮壮胆，那知人还未动，突听身后“轰”地一声巨响，火舌闪动，“霍霍”之声又起，显然时辰已到，风火洞口怪火又起。这次他们是注定又失败了。

金鲁厄一番心血，尽付东流，不禁呆了，扭头向洞口望去这一看，却把他吓得三魂出窍，敢情他身后不远正赫然并肩站着三人，竟是他设计骗进风火洞的两位师叔和师父金伯胜佛。

“恒河三佛”脸上一片木然，六只摄人心魄的灼灼目光，射在这四个叛徒身上，青尘罗汉等吓得失魂落魄，怔怔呆立着，几乎忘了自己是生是死！

半晌之后，金伯胜才缓缓说道：“孽障们，还不跪下领罚么？”

青尘罗汉，温成白罗身不由己，双双跪倒，加大尔张惶地望了金鲁厄一眼，也跟着俯跪地上，金鲁厄自知罪孽深重，横竖是死，狠狠一挫牙，一声不响腾身而起，右手飞快的一扬，“透骨香”向“恒河三佛”迎面撒去，右手长索疾抖，竟然暴点师父金伯胜佛的双眼。

他是存心拼命，出手既快又狠，迷药和长索几乎同时袭到。

金伯腾佛大袖一挥，刹时漫天劲风飞卷，“逢”然一声，金鲁厄登时像断线风筝，几个翻滚，直坠入三丈外的密林之中，但金伯胜佛却同时嗅到一股异香，脑中顿时昏眩起来，身子摇了两摇，险些栽倒。

他不由大吃一惊，慌忙闭气护住内腑，蓦觉一缕劲风射到，探手一操，竟是一粒药丸，他感激地抬头向平凡上人笑笑，平凡上人却对他挤挤眼，又将手向鼻孔上一比，示意要他塞在鼻上。

金伯胜佛塞上解药，果然眩昏之象尽失，他且顾不得惩处叛徒，大步走向平凡上人，拱手躬身道：“天竺一派，已多次承中原武林援手，敝师兄弟终身难忘！”

平凡上人却笑道：“我可不是为了帮你来的，你先别谢错了人。”

金伯胜佛诧道：“不敢动问，老菩萨果为何事临边土？”

他心中对平凡上人已衷心敬服，这才改口称他为天竺至高尊称——老菩萨。

平凡上人笑道：“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老衲此来，正是要向你们天竺讨一点东西。”

金伯胜佛面露喜色，忙道：“老菩萨需用何物，只要天竺有，那怕是皇宫珍品，在下也能替老菩萨取到。”

平凡上人便将辛捷受了“腐石阴”重伤，需用兰九果解毒之事，大略说了一遍。金伯胜佛骇然道；“原来是辛少侠受伤，兰九果区区之物，不须老菩萨挂怀，但不知可有需用在下师兄弟之处，在下等愿同老菩萨往中原一行。”

平凡上人笑道：“这却不必，你只送我几个果儿，老衲便感激不尽了。”

那金伯胜佛沉吟片刻，急忙用解药救醒大弟子密陀宝树，令他立刻驰返北天竺金英家中去取兰九果，然后从身边掏出一本小册子，双手递给平凡上人，虔诚地道：“在下那大弟子脚程极快，大约一二时辰便可返回，这是在

下师兄弟困居风火洞中所悟一点武学，权当敬礼，奉献老菩萨消闲。”

平凡上人知他这小册子上必然载着什么旷世绝学，但却淡然笑道：“老衲虽然嗜武，但岂肯掠人之美，这东西还是你们自己收着吧！”

金伯胜佛尴尬地道：“在下也知这不过微末之见，难邀老菩萨青睐，但总是我等一番心意，老菩萨如不屑一顾，就请代赠中原少年英杰高战高大侠如何？”

平凡上人不好意思再推却，只得称谢接了过来，看也不看，随手塞在怀里。

那金伯胜佛对平凡上人敬服万分，师兄弟三人邀请上人就在风火洞前席地坐下，畅谈起来，青尘罗汉等三人直挺跪在地上，他们竟如未见。

倒是平凡上人忍不往，问道：“那三个叛师之徒，各位准备如何处置呢？”

伯罗各答正色说道：“欺师灭祖，在天竺刑责来说，是要挖目断体，受十日炼魂苦楚的。”

平凡上人听了笑道：“这原是贵门之事，老衲本不该置喙，但据老衲观察所知，罪魁全在金鲁厄一人，他们不过受人挑拨，盲从行事，而且在来到此地之际，三人俱已有悔意，我佛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三位若愿听老衲愚见，何妨赐彼自新之途，命他们痛改前非，既往便可不究了。”伯罗各答肃然道：“老菩萨慈悲襟怀，令人敬仰，我等定当遵行便是。”回头向青尘罗汉等叱道：“听见了吗？还不赶快拜谢老菩萨恩典。”

青尘罗汉等尽心膝行上前，叩首见血，心里莫不对平凡上人感戴无涯，平凡上人今日一念慈悲，将来果然收得善果，那青尘罗汉后来累助中原，天竺一门从此坦诚爱戴，对后来辛平成名，实有莫大助益，这是后话。

恒河三佛陪着平凡上人直谈到天色破晓，密陀宝树果然取来十只兰九果，三佛责令青尘罗汉等就在风火洞前面壁三年，由密陀宝树监视，然后三佛欢送平凡上人动身，直送到走完了沙漠，方才依依告辞。

日落西山，寒鸦绕林，淡淡的晚风，将小镇村野的炊烟，吹得摇摆不停，正像一个个披着乌纱的女郎，在轻摆柳腰起舞。

惨淡暮色之中，一辆蓬车，缓缓向沙龙坪进发。

蓬车上坐着四个人，三个人愁眉苦脸，另一个人却沉沉昏睡、不省人事。

那心情沉重的三人，乃是辛捷合家三口，不用说，昏迷沉睡的便是高战了。

马车缓缓地前进着，高低不平的道路，使车身不断左右摇摆、车底的轴上，传来阵阵吱吱格格的声响，车座内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各人心头却像压着一块沉重的铅块。

高战脸色腊黄仰身而卧，两眼紧紧闭着，但悠缓的呼吸却使他的胸部在剧烈地起伏着，像一个重病的人，正与生命作最后的挣扎。

张菁傍着高战而坐，两道黛眉紧紧锁在一起，一只手搂着辛平，愁思恹恹望着道旁缓缓后退的山景树影，忽然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唉！总算又到家了！”

她这句话不对谁而发，因此也没有人回答，只有辛平仰起头来望了母亲一眼，又黯垂下头。

张菁爱惜地轻抚着爱子，柔声问道：“等一会又可见到梅公公了，你高兴吗？”

辛平却没回答母亲的话，竟反问道：“妈，你看梅公公会有办法治好高

大哥的伤么？”

张菁笑道：“梅公公学究天人，世上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了他，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替高大哥疗好伤势。”

辛平忽然吁了一声，道：“能这样就好了，妈！我真担心高大哥的伤会不会……”

张菁忙掩住爱子的口，沉声道：“平儿，不许胡说，高大哥舍命救你爹爹，咱们便是拼了性命，也要替他治好伤势。”

辛平点点关，眼眶一阵红，没有再说什么，他年纪虽然甚小，但此时却也尝到人世感情的煎熬。

车子转过一处，那精致山坡的小屋已然在望。

张菁探头窗外，向那小屋张望一眼，皱着眉道：“奇怪，怎不见汶儿和玉儿呢？”

这时，梅香神剑辛捷高据车头驾车，他本是低垂着头在沉思，听了这话，忽然心中一动，抬起头来。

那小屋仍然无恙屹立在梅林中，红梅似海，遍地惺红，风光依旧，只是现在正当晚炊之际，怎不见屋顶烟筒冒出炊烟呢？

屋前林中，一片死般沉静，连鸟语也未闻一声，死寂之中，透着一些古怪。

如果在平时，晚炊之际，林汶在厨中作饭，梅山民一定在屋前逗弄林玉，或在梅树下独酌，或在旷场中赏梅，或者说个故事，逗得林玉笑闹不依，梅山民老怀大畅，总是宏声大笑……然而，今天情形竟有些不同，屋顶不见炊烟，屋前不见人影，那么屋中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辛捷说不出为什么，突然心里一阵狂跳，竟忘了车中重伤的高战不能剧烈颠动，长鞭一扬，鞭梢在空中“啪”地卷起一声脆响，拖车的马儿放开四蹄，急急向小屋奔去。

转瞬间，已到屋前，辛捷一手猛地带住马缰，尚未等马车停稳，竟从车辕上纵身而起，落在地上，大声叫道：“汶儿！玉儿！你们在哪里？”

张菁从车篷中伸出头来，埋怨道：“嘘！轻声一些，你这样会把战儿吓一跳的………

辛捷狂呼两声未见回应，心里已知必有变故，招招手道：“菁儿，你快下来，家里有些不对劲了………

这句话还没说完，扫目一瞥，果见大门之上，挂着一把铁锁。

辛捷心中“噗噗”乱跳，下意识的纵身上前，手掌起落，拍断铁锁，一抬腿踢开屋门，沉声叫道：“梅叔叔！梅叔叔！”

屋中阴森森没有一丝人声，靠墙桌上，还放着一只酒壶一个酒杯，辛捷掠身穿上前去，取了那酒壶一摇，里面尚有半壶剩酒。

这时，张菁和辛平均已奔下来，三人飞快地在屋中搜了一遍，梅山民和林氏姊妹床上俱都被褥未整，但人却不见踪迹了。

辛捷神情激动万分，急声道：“菁儿，你在车旁守护战儿，平儿快往山后找一找，我进地下秘室去搜一遍，这事太出意外，只怕不妙得很。”

张菁和辛平应声奔出屋外，辛捷刚拨动墙上壁图开启暗门，突听辛平一声惊呼：“爸！你来看，这是什么？”

辛捷转身一掠出屋，只见辛平手指抖动，又惊又怕的指着门边梅树下一堆新土。

他忽然感到体内热血沸腾，足尖猛点地面腾身赶到那土堆前，低头看看插在土堆的一块木牌上字迹，顿时失声惊呼，手掩着口，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

原来木牌上写着五个字，正是：“ 梅公公之墓 ”

张菁骇然呼道：“ 呀！这是汶儿的手笔…… ”

她用力摇撼着头，眼中热泪盈眶，喃喃道：“ 啊！这不会是真的！这不会是真的…… ”

辛平道：“ 我知道了，这必是玉妹妹知道咱们要回来，站意弄出一个假坟，想骗我们…… ”

辛捷叱道：“ 胡说，这是什么事，岂能开得玩笑么？菁儿啊，这墓里难道……难道真是梅叔叔？ ”

梅山民十年抚育之情，历历如在他眼前，尽管他现在已是一代大侠，但说到后面几个字，却已哽咽不能成声，眼泪像断线珍珠般滚落下来。

梅山民将他从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十年养育授艺，一手将他造成武林奇葩，如今他名成艺就，娶妻生子，哪一样不是出自梅山民所赐？

假如没有梅山民，他纵或不死在“ 海天双煞 ”掌下，也必会饿死在五华山深山之中……

往事像一阵烟逝去，但留在辛捷心中的烙印，却永远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那么难以遗忘。

因此他不能相信，也不愿相信这坟堆中所埋葬的，竟会是他奉若神明，尊若亲人的武林鬼才梅叔叔！

可是，那新堆的坟土，墓前的字迹，却千真万确的告诉他，梅山民已经死了，而且就埋葬在他脚下的泥土之中。

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眼帘，他感到脑海中一阵震人雷鸣，踉跄几步，跌倒地上，这一刻心中感受，竟比中了大魔一掌“ 腐石阴功 ”毒掌还要难撑百倍。

他喃喃地说道：“ 他老人家怎么会死的？谁害死了他？谁害死了他？ ”

张菁虽然也伤感泣涕，仍然开怀地上前扶住丈夫，柔声道：“ 捷哥哥，你先别太难过，咱们…… ”

那知辛捷突然振臂一挥，竟然将张菁格倒地上，怒叱道：“ 这全是你干的好事，若不是你带平儿自顾离家，梅叔叔怎会死去！你还有脸跟我讲话么？ ”

辛平惊呼一声：“ 妈！ ”张臂扑上前去，一把抱住母亲，回头叫道：“ 爸！你怎能怪妈呢？ ”

张菁扶着爱子缓缓站起身来，坠泪道：“ 孩子，是妈不对，妈不该撇下梅公公，使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没人照顾…… ”她抬起头来，痴痴地望了丈夫一眼，又道：“ 但是，捷哥哥，我们母子是来寻你的呀，听人说你受了重伤，你想咱们夫妻父子，又怎能放心得下呢？ ”

辛捷大声哭着，用力挥舞着手臂，叫道：“ 你们不该来，我便是死一百次，也报不了梅叔叔大恩啊！ ”

张菁轻移步走到辛捷身旁，温柔地说道：“ 捷哥哥，是我不该离开梅叔叔，你打我吧！只要你能不再伤心，便是打死我，我也甘心瞑目………

辛捷一阵悲恸，探臂又将妻搂在怀里，泣道：“ 菁儿，菁儿，你不知道我多爱你，但是梅叔叔死了，咱们竟连他老人家最后一面也不能见到，他老

人家养育我十年，想不到临死之际，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

他此时已从有声的哭变成了无声的饮泣，在他英俊的面庞上，几乎已布满了泪水，张菁陪着丈夫嘤嘤啜泣，只有辛平似乎迷茫的站在一旁，竟未闻一声哭声。

辛捷偶然抬起目光，扫过爱子的脸上，却不由心底一震。

原来辛平正一瞬不瞬地凝视着梅山民的坟土，眼中虽然热泪盈眶，但他却极力忍耐，不使泪水滚落下来，上齿咬着下唇，白森森的牙齿，早就深陷在唇肉之中，鲜血从他那细嫩的嘴角流下来，滴落在衣襟之上。

辛捷蓦地从爱子身上，看到自己幼年的影子——

当“海天双煞”羞辱他的母亲，掌劈他的生父，他那时不过十二岁，岂不正与辛平现在的年纪相仿，但他又何曾流过一滴眼泪？他只在心里反复的念着两个字——报仇！报仇！

然而，他毕竟是老了，老！使他丧失了当年坚忍的傲性，使他流下了那可耻的泪水，使他自觉与儿子相较，已成了一个怯懦的懦夫。

辛捷缓缓举起手来，拍拍辛平的肩头，沉声道：“孩子，你要立志替你梅公公报仇！”

辛平突然仰起面孔，轻声问道：“爸，是谁害死了梅公公？”

“这个……”辛捷被他突然一问，自己也答不上来，心忖道：是呀！谁害死了梅叔叔呢？

张菁皱着眉头，插口道：“或许没有谁害死他老人家，捷哥哥，你别忘了，他老人家已经七十……”

辛捷猛力摇摇头，道：“不会！不会！他老人家虽然失去功力，但身体素来硬朗，决不会七十余岁便猝然死去，何况，他老人家若是老病而死，汶儿和玉儿又怎会一起离开此地呢？”

张菁道：“正因汶儿和玉儿不在，才足见他老人家只是天寿已终，你想想，如果真是什么大胆狂徒到沙龙坪来寻仇汶儿和玉儿岂能幸免？而且还能从容替他老人家堆坟立墓？关锁屋门？”

辛捷沉吟地点点头，半晌之后，突然目射异光，沉声道：“为了证实他老人家死因，只有一个办法，平儿，你去拿一只铁铲来。”

张菁惊道：“你……你要开坟？你要他老人家死了也不能安身？”

辛捷毅然道：“你别拦我，咱们除了要查出他老人家死因，同时也该另备棺木，择地安葬，岂能就此草草了结他老人家一代盛名。”

片刻，辛平已取来一柄铁铲，辛捷跪倒在地上拜了三拜，举起铁铲，一铲一铲铲开那坟上新土！张菁睁大了眼睛看着那倏起倏落的铲头，心里也恰如铲头般起落不安。

她多么盼望坟土铲开，梅叔叔并没有死，即或真的死了，也仅只衰老而终，别无他因。

因为她知道，一旦辛捷证明了梅叔叔是死于仇家之手，势必天涯海角，搜索仇人，这个家又将沦于刀口边缘。

十多年来，她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无时无刻不在为丈夫的安全而焦急，仗剑江湖固然无可厚非，但她是女人，是妻子，她不能没有一点自私的关怀，辛捷名声越响，仇家也就越多，她也越发为他感到恐惧和忧愁。

她只盼能和丈夫像自己的爸妈一样，隐居海岛，过着自由无拘，安全而坦然的生活，但辛捷却天生急义，并不像她爸爸无恨生一般孤芳自赏，宁愿

将那锦绣年华，消磨在海阔天空，悠游浪荡之中……

那铁铲越铲越深，渐渐已铲开一个深有二尺的大坑，蓦地一片衣角，从泥土中飘出。

张菁心情向下一沉，就像一根拉紧了的琴弦，再一用力，便要“铮”然而断了，她不敢想像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梅山民果真是死在仇人手中的话。

辛捷的心情更比妻子紧张百倍，铁铲每一起落，如今都变得那么沉重，那么迟缓。

衣角展露越来越大，不多久，已能看出坟中尸体的大约轮廓，一代鬼才“七妙神君”的葬身之冢，竟连一片薄棺也没有。

谜底转眼就要揭穿，这个谜，也许又将为武林带来无数血雨腥风，骇然巨波。

辛捷垂首注视坑中半晌，突然跨进坑中，拂去梅山民面上泥土，双手将尸体托出土坑，张菁急忙掩面转身，呜呜咽咽哭出声来。

那梅山民的尸体面目如生，丝毫也未腐败，在他那微微下弯的嘴角边，似还挂着对这世界未尽的傲意。

辛捷屈膝跪倒，解开梅山民胸前衣襟……

触目处，胸前赫然一只清晰的焦黑掌印。

辛捷狠狠咬着牙，激动地道：“菁儿，你看，我猜得没错吧？”

张菁“哇”地一声痛哭失声，一转身扑在尸体上，哀痛地叫道：“啊！梅叔叔，梅叔叔！”

辛捷父子并肩而立，四只眼睛怔怔凝视着梅山民的遗容，这容貌对他们早已清晰得不能再清晰了，但他们此时目不转瞬，就像短暂的一瞥，他们才能记牢梅山民的一鬓一发，一肌一肤……

那苍老的面庞渐渐模糊了，不知是泪水浸透了视线？或是暮色罩临大地，落梅如雨，象微着生命的渺茫，人世的短促。不知过了多久，痛哭的已经嘶哑，饮泣的泪已流干了，忘了跋涉的疲惫，也忘了饥饿和寒冷，梅树下又复寂静了，若非那继续的“悉悉卒率”哽咽，几乎使人会怀疑这树下己是四具化石了。

夜已深沉，梦已渺，梅林中才飘出几声轻语：“平儿，赶车进城去替梅公公选一副上好棺木来。”

“但是，爹……车上的高大哥……”

“移他下来，就安置在梅公公的床上吧！”

星移斗转，黑夜逝去，晓色又爬进小屋窗口。

阴影中，屋里默默坐着三人，在他们面前，是一具厚厚棺木，不用说，棺中的人，便是那曾经叱咤风云，名震天下的“七妙神君”梅山民了。

他无声无息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无声无息地离开，死时一片凄凉，死后并没有哀荣，守候在他棺木旁的，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三个亲人了，虽然他们也并没有在他临死之际，亲视含殓。这一夜里，他们只是默默地坐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一盏孤弱的油灯，放置在棺木的一端，火光闪耀照着这凄凉的屋宇，也照着这悲伤的阖家三口。

突然，后房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声！

张菁霍地站起身来，匆匆进入后房去了，这前屋的父子也缓缓抬起头来，迷茫地互望了一眼，辛平低声问道：“爹！你看梅公公是被谁害死的呢？”

辛捷默默半晌，摇头道：“从伤势一时看不出是什么功夫所伤，这件事，只怕唯有等寻着汶儿妹妹，才能明白！”

“那么，咱们什么时候才去寻她们啊？”

“唉！”辛捷轻叹一声道：“论理说，应该越快去越好，但是我走了，你高大哥怎么办呢？”

辛平呐呐地道：“爸！能不能你和妈照顾高大哥，我……”

辛捷似怜惜又似爱的望了爱子一眼，道：“你还太小，怎么可以一个人在江湖上奔走呢？”

辛平奋然道：“爸，我不小啦！我今年已经十三岁了。”

辛捷脸上绽出一丝苦笑，摇摇头道：“十三岁虽不算太小，但也算不太大，我纵放心得下，你妈也会放心不下的。”

辛平道：“只要爸爸答应了，我自己去求妈去！”

辛捷想了一会，仍是摇头道：“你别胡恩乱想了，天涯无边，你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到哪儿去寻她们姊妹呢？别叫你妈听见又好骂你啦！”

辛平没再开口，但眼中却隐隐射出无比坚决的神光，低下头自去思索。

过了片刻，张菁从后屋出来，辛捷急问，“战儿怎么样了？”

张菁轻叹一口气，道：“伤势倒没有什么恶化，只是时昏时醒，口里一直呓语叫着，又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辛捷似乎松了一口气，忽然柔声道：“菁儿，要是战儿伤势不再恶化，只好暂时让他在家调息，我想……”

张菁深情的望了丈夫一眼，她从辛捷眼中，已明白他将要说出什么话，于是喟然道：“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汶儿和玉儿，同时也急着要想查出梅叔叔死在谁手中，但是，你若去了，又只剩下我们母子在家，要是战儿突然有什么变化，你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辛捷无言可答，只是垂首沉思，辛平站起身来，轻声道：“我去看看高大哥。”匆匆进入后屋去了。

张菁缓步走到丈夫身边，偎着他坐下，柔声道：“捷哥哥，我知道你心里急，但你总得等战儿伤势略好一些，再去寻汶儿她们不迟，何况，如果她们并没遭人毒手，她们去寻我们不到，一定也会赶回来。”

辛捷道：“但愿她们只是去寻我们就好了。”

张菁轻轻执着他的手，道：“我猜她们一定未遭意外，你想，如果她们是被人掳去的，怎能从容替梅叔叔掩埋，而且锁上屋门才离开呢？”

辛捷点点头，：“这话却也有理，那么我就等她们十天，十天之后如还未见她们回来，说不得，只好去寻一趟了。”

说到这里，突然一顿，侧耳倾听道：“马蹄声？”

张菁也听到一阵快速的蹄声渐去渐远，顿时心头一震，急忙赶到窗前！

“呀！是平儿，这孩子到那里去？”

辛捷长长吐了一口气，拍拍妻子的肩头，苦笑道：“让他去吧，这孩子脾气比我更犟，叫他去受点折磨也好。”

辛平催马骑离沙龙坪，回头数次，未见爹妈追出来，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伸手拍着坐马，道：“黑龙驹！黑龙驹，这一次要看你的啦！你要是误了大事，从今别想我再骑你。”

这神驹似通人意，引颈长嘶一声，放蹄如飞，霎眼间，已将沙龙坪远远抛在后面。

行行重行行，辛平并无一定的目的地，只凭意念，一路催马狂奔，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一处极热闹的市镇，他毫未犹豫，一提马缰便驰进大街。

街上行人正多，辛平人儿英爽，马儿神骏，虽然满脸风尘，仍掩不住他宛若金童临凡的俊逸，登时引得街上行人纷纷注目。

他策马到了一家酒楼，老练万分地要了一个座位，叫几样可口菜肴，闷闷吃着饭，心里直在盘算，自己这样漫无目的乱撞。难道真要踏遍天涯，去茫茫人海中寻找林汶和林玉么？

心里一阵烦，便招手将店伙叫了过来，老气横秋的问道：“ 伙计，我向你打听两个人，你可知道？ ”

店伙忙躬身道：“ 不知少爷要打听什么人？小店生意极旺，但凡本地有名声的士绅，莫不是小店的老主顾。 ”

辛平道：“ 我打听这二位，既不是本地人，也没有一点名声，她们只是两个姑娘，一个十五六岁，另一个只有十一二岁，两人长得极像，本是姊妹二人。 ”

“ 两位姑娘？ ” 店伙摇摇头道，“ 倒没有见过这么两位姑娘。 ”

辛平又道：“ 你仔细想想看，有没有这么样两位年轻姑娘，或是来用过饭？或是从附近经过？ ”

那店伙沉吟片刻，突然笑道：“ 小的倒见过那么一位姑娘，年纪与少爷相仿，十二分标致，梳一对蝴蝶辫子，两只眼睛大大圆圆的…… ” 他笑容忽又一敛，道：“ 不过，她似跟少爷一般，年轻轻出门，竟只有一个人…… ”

辛平大喜，心忖：这必是玉妹妹无疑了，但不知她怎会跟汶姐离散，独自来到此地？忙道：“ 她现在哪儿？你在哪里见到过了？ ”

店伙道：“ 今儿上午，她曾到小店用饭，向小的打听这附近什么地方好玩，小的告诉她城西玉盘洞，是个古迹，她听了很是高兴，此刻大约尚在玉盘洞游玩呢，少爷你要找她，就请…… ”

他后半截话还没说完，辛平 “ 当 ” 地摔了一锭银子在桌上，人如箭矢，已穿出店门外，扬鞭催马，向西狂驰而去。

店伙手里掂着银子，摇摇头笑道：“ 这般性急的小孩子，倒是少见！ ”

辛平一面催马西奔，一面心里暗骂：好呀，玉妹妹你倒痛快，爹快急死了，你倒独自游山玩水起来，我赶上你不给你一些厉害才怪哩！

黑龙驹脚程如飞，转眼早出了西城，辛平在马上抬头一望，见一座不太高的小山横在前面，暗忖：大凡什么洞必在山上。马缰一抖，直扑上山。

这山并不很高，但狭窄的山道两旁夹路尽是梅花，红白相映，蔚成一片花海，竟与沙龙坪的梅林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辛平触景情生，不期然又想起酷爱梅花的梅公公，心里一阵莫名惆怅，猛砸马腹，发狂的奔上山去。

他在山坡上转了几圈，这儿除了成岭梅花之外，并未看到一个洞穴，那玉盘洞更不知在什么所在了，辛平不禁暗急，忖道：难道她已经走了？要不然，便是我找错地方啦！

他怅然若失呆立了一会，正准备下山，突听得远处传来一个清脆娇嫩的声音叫道：“ 是谁？是谁啊？快到这边来！ ”

辛平吃了一惊，扭头望去，那声音似从十余丈外一处山崖后传出来的，当下未遑多想，滚鞍下马，纵身掠去！

转过石崖，却见一丛梅花树下，果然隐着一个低矮的洞穴，这时洞前蹲

着一个浑身红衣的女童，正两手紧紧按在地上，不知在做什么？急得满头大汗。

辛平见那女童年纪模样虽然与店伙所说一样，但却不是林玉，忙赶过去问道：“ 姑娘，你要干什么？按着是个什么东西啊？ ”

那红衣女童急道：“ 快帮我一个忙，我的衣袋里有一只白玉盒儿，你替我取出来！ ”

辛平伸了伸手，突然想起那衣袋正在女童腹部，自己跟人家一面不识，男女有别，怎好伸手到人家一个姑娘怀里去掏摸？忙又缩手，喃喃道：“ 姑娘！我替你按着这地上的东西，你自己取那玉盒可好？ ”

红衣女童猛摇着头，道：“ 唉呀！你快一些吧！这东西难得捉到，一换手，必被他逃了，求你替我把玉盒儿取出来，等一会我送你一件好东西！ ”

辛平十分为难，两只手伸缩几次仍是不好意思探到那女童怀中。

红衣女童跺脚急道：“ 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呀！我这东西要是逃了，我可要你赔的！ ”

辛平无奈，只好闭上眼睛，伸出右手，探到那女童怀中，触手处一阵温暖感觉，似有一股暖洋洋的热流，循指而上，吓得他又是一怔。

那红衣女童急声道：“ 唔！就在这只袋里，你摸呀！快些！快些！ ”

辛平咬着牙，紧闭双眼，右手飞快地探进那女童贴身衣袋中，掏出一只盒儿，看也不看，随手向地上一摔。

那女童又叫道：“ 喂！你别摔呀！你快把盒儿打开，盖在我手臂上。 ”

辛平只得照她吩咐打开玉盒，覆在女童手上，那女童突然快逾电冈般双腕一翻，“ 逢 ”地一声，合上盒盖，把那玉盒儿抱在怀里，闭目向天，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啊！总算被我捉到了，总算被我捉到了！ ”

她只顾心满意足，喃喃不休，好像把辛平帮她取盒之事，早忘到九霄云外，连睁眼看他一眼也没有。

辛平不禁有些气，冷冷道：“ 你捉到了什么？值得这样高兴？ ”

红衣女童好似一惊，睁开眼来，眨眨两只大眼睛，笑道：“ 对啦！我该谢谢你才对，要不是你赶来，我真拿这只绿色蜈蚣没有办法呢！你不知道，我就这样按着它已经快两个时辰了，偏是忘了先取出玉盒出来，这儿又连一个鬼影子也见不到？ ”

辛平吃惊到：“ 绿色蜈蚣？你捉这蜈蚣做什么用？ ”

红衣女童笑道：“ 你不知道，这东西好处大了呢！我师父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只捉到过一只，据他老人家说，这种绿色蜈蚣天下只有三对，想不到竟被我捉到一只。 ”

她娓娓道来，似是十分得意，辛平却越听越惊，忍不住问道：“ 蜈蚣全都有毒，你不怕它会咬了你的手？ ”

红衣女童格格笑起来，俏皮的一歪头，道：“ 你真是傻子，我要是怕被他咬，还敢空手捉他么？你瞧，他咬着我了没有？ ”说着双手向辛平面前一摊，一付娇憨姿态。

辛平低头一看，但见她那一双小手又细又白，直如玉石雕就，连一丝疤痕暗点也没有，青葱般十个指头，更比出土新笋还要嫩上一倍，他心头一阵狂跳，缓缓抬起目光，见她穿一身猩红短袄，头上梳着两根发辫，红唇白齿，笑起来露出大大两个酒窝，被背后梅影一衬，真如图画中人，一时倒不觉看得呆了。

那女童见他失神之状，“噗哧”笑了起来，道：“你瞧我很美吗？”

辛平脸上一红，突然想起方才探手入她怀里取盒之事，更加羞窘万分，半晌竟答不上一句话。

红衣女童自负地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师父就常说我很美，说我将来长大了，必是个美人胎子呢！啊！对啦，我正要问你，什么叫做胎子呀？我一直就不懂，美人就美人，干吗又加上胎子呢？”

辛平听着憨话，观着秀色，幼小的心灵，顿时也激荡异常，连忙镇摄心神，笑道：“这意思是说，你从娘胎之中，便已注定将来是个美人了。”

红衣女童道：“这就对了，我娘一定也很美的，唉！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她是什么模样了。”

辛平不解地问：“你自己的亲娘，怎会记不起来，难道你从小就离开了她？”

“是啊！”那女童点点头，“我听师父说，两岁时我娘就死了，以后我便跟着我师父，是师父带我长大的。”

辛平诧道：“那么你爹爹呢？”

那红衣女童听了这话，突然脸上笑容一敛，隐隐竟掠过一抹怒意，冷冷摇摇头道：“我没有爹爹，你不要问他。”

辛平暗地一惊，忖道：哪有人竟没有爹爹的道理？但他看她不悦之色，却不便再问。

红衣女童似乎也觉得有些歉意，笑笑又道：“谈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辛平挺了挺胸，道：“我姓辛，名平，人家都叫我小侠金童辛平。”

红衣女童“噗”地掩口笑道：“啊！原来是辛小侠，久仰得很。”

辛平忙道：“不敢，不敢，不知姑娘名字叫什么？”

红衣女童笑道：“我姓何，名叫何琪，就是斜王旁一个莫名其妙的其字。”

辛平忍不住也笑起来，忽然心头一动，暗道：“这就怪了，她既然没有爹，怎知道自己姓何呢？”

他张张嘴想问个明白，但想到刚才已惹她不快，只好把问到口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一七

那红衣女童好似看透了辛平的心事，笑道：“你奇怪我没有爹爹，怎会姓何是吗？告诉你，我是跟我师父姓的，我师父姓何，所以我也姓何。”

辛平恍然道：“姑娘令师一定是武林极有名的前辈了，但不知大号是怎样称呼的？”原来他想起何琪先前翻腕将“绿色蜈蚣”捉入盒内的快速手法，绝非普通庸手所能办到。

何琪笑道：“你错啦！找师父虽然一身武功很是了得，但他老人家从未在江湖中走动过，你一定没听过他的名字。”

她略为一顿，又道：“不过，我有一个师兄，他却在江湖上很有名声，想必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辛平自忖对武林掌故知道甚多，闻言忙问：“你的师兄是谁？”

何琪忽然瞟了他一眼，摇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师父说过，大师兄在外面名声不大好，叫我别在人前提他名字，怕人家会连我也恨上啦。”

辛平心里登时不悦，道：“既是这样，我要告辞了，省得一会咱们成了仇人，大可不必。”

何琪一把拉住他，笑道：“你在生我的气吗？我答应送你一件东西，来！现在就给你看看。”

辛平用力一挣，道：“谢谢啦，我不要……”但他突然察觉那何琪的纤手虽然轻握着他的曲肘，似乎绝未用力，方才用力一挣，竟分毫也挣她不脱，何琪的手指像跟他的手臂已溶接在一起，肌肤紧贴，牢不可破。

他骇然回眸望去，何琪依然浅笑盈盈，俏声说道：“瞧你！男子汉大丈夫，心眼怎会这么窄？你别急，让我来想个办法……”大眼睛眨了几眨，忽然笑道：“啊！有啦，师父只叫我不要告诉人家，那么我不告诉你，写给你看可好？”

辛平心里暗笑：这女孩真是掩耳盗铃，口说与手写又有什么分别？但仍矜持地道：“既然你不便告人，我也不想知道，何必写什么……”

可是，当他说到这里，却猛地一惊住口，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在他说话之际，何琪已拾起一段树枝，在泥地上写了五个字，这五个子竟是“毒君金一鹏”。

辛平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子迹，刹那之间，心头百念飞转，只觉十分混乱，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简直是件绝无可能之事，想那毒君金一鹏早年与梅山民齐名，可说得上名震宇内，威慑天下，被人尊为“北君”，从未听说过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妹？

何况金一鹏年逾六旬，他若有师父健在，年龄应该有多大了？而何琪今年只不过十一二岁，假如她真是金一鹏的师妹，师兄妹何异祖孙三代，这笔账实在难算。

然而，天下奇事甚多，何琪又赤手捕捉“绿色蜈蚣”，看起来果然也是个弄毒的高手，这么说来，她虽与金一鹏年纪相差悬殊，但同出一派所传，又并非绝不可能之事。

辛平一时信疑参半，只顾瞪着何琪，眼睛眨也不眨，就像石雕泥塑的一般。

何琪嫣然笑道：“你莫非不相信我的话？”

辛平忙道：“那里！那里！我很相信。”因为他忽然想起矮叟仇虎来，仇虎不是也看来只有四五十岁年纪么？谁又想到他曾独败少林寺三大高僧，在南荒称霸已垂百年，连白发婆婆一见他那虎头银牌，也会望风而遁！

何琪松了一口气，道：“你相信就好了，我最怕说出来的话别人不肯相信，连师父也一样，我说一句话他要是不肯相信，我会一哭就哭上三天三夜呢。”

辛平道：“你师父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你能把他的名字也写给我看看么？”

何琪想了想，终于重又拾起树枝，在地上写了“何宗森”三个小字，但未写完，便忙又用脚拭去，同时神情凝重的说：“你千万别把我师父的名字对人说，你不知道，我师父脾气很怪，他最恨人家提他的名字！”

辛平见她说的慎重，不由一惊，也轻声问道：“那是为什么呢？”

何琪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但有好几次我亲眼看见他杀人，都是为了别人提他的名字。”

辛平心头一跳，道：“只是提提名字，他便出手杀人吗？这样狠？”

何琪道：“谁说不是呢，我师父脾气才怪哩，我和他一起十几年，他就从来没有对我笑一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辛平茫然摇头道：“我不知道。”

“嘿！”何琪陡地手掌一挥，低声道，“他老人家每逢对人笑，便是要杀死那个人，笑得越开心，杀起来越心狠，他不想杀我，干吗要对我笑啊？”

辛平想到何琪动辄笑脸迎人，顿时心冒寒气，不由自主机伶伶打了个冷战，忖道：这位姑娘虽然笑颜可人，貌美如花，但她师父怎恁般狠毒，只怕她也不好沾惹，我还是早些走的好！

主意暗定，忙道：“咱们谈得太久了，我还有事，必须上路，将来有机会再见吧！”一面说着，一面站起身来，就要离去。

那何琪又一探手，快得无法形容地将他曲肘间一把拉住，笑道：“慢一些，咱们结识一场，你又帮我一次忙，我送你一件东西。”

辛平笑道：“适逢巧遇，谈不上帮忙，谢谢你的好意，我并不需要什么东西。”

何琪道：“你还没看见是什么东西，怎知道不需要用呢？”

她说着话探手入怀，取出另一个白玉制成的小巧玉盒，递给辛平，又道：“这东西也是天下难寻的宝贝，我一共有两对，便送你一对做个纪念，它的好处才多哩，不信你打开来看看。”

辛平茫然接过盒子，见这玉盒与方才自己从她怀里掏出来的一只形式完全一样，只是体积甚小，仅有五寸见方，制作得十分精致好看，好奇心一起，便依言揭开盒盖来……。

那知低头一看，那盒中却盛着两只拇指大小的狰狞蛤蟆，通体碧绿，正瞪着四只绿眼，气鼓鼓地对着他吹气。

辛平骇然一惊，慌忙“拍”地盖上盒盖，心里犹在“噗噗”狂跳，双手将玉盒还给何琪，道：“谢谢你，这东西我怕收不妥当，迟早被它逃掉……”

何琪笑道：“你真是个傻子，这种绿色蛤蟆和我刚捉到的绿色蜈蚣是一样珍贵的东西，专解天下奇毒，这两只已经喂养了十几年，早就养驯了，绝不会逃走的。”

辛平兀自难信，道：“天下蛤蟆全是土黄色的，已经奇毒无比，这一对

连眼睛全是绿色，一定更毒，碰一碰怕也会中毒，怎能解得百毒呢？”

何琪道：“所以你就外行啦，这叫做以毒攻毒之法，你在江湖走动，难有不被人用毒器打伤，那时候你只要打开玉盒，绿色蛤蟆嗅到毒味便会自动跃出来，替你将伤口毒液吸得干干净净，吃饱了又会自己回到盒里去，这样的好东西，你寻一辈子只怕也寻不到呢。”

辛平听她说得认真，倒不由自己不信，心忖道：要是早有这妙物，爹爹中的毒，说不定倒可用这东西解去，也不至高大哥舍命护送，反遭重伤了。

他又轻轻揭开盒盖，果然那两只蛤蟆只管奇怪地望着他，并不准备逃走，辛平也是孩子心重，渐渐对那恶物引起好感，噘唇向盒里吹了一口气！

那绿色蛤蟆突然张口“蝈”地大叫一声，其声竟十分粗浑，把辛平吓了一跳，慌忙盖上盒子，自己也忍不住开心的笑起来。

何琪又笑道：“你知道我这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么？”

“你不是捉到的？”

何琪含笑摇头道：“我哪有这么好运气，捉到绿色蜈蚣，又捉到绿色蛤蟆！”

辛平奇道：“那么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何琪将头凑到辛平耳边，轻声而神秘地说道：“我是偷来的！”

辛平又是一惊，忙问：“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从我师父那里偷来的。”何琪诡秘地道，“他现在正到处追我，你拿着这东西可要小心，要是被他看到，只怕会……”

辛平听了大急，但此时玉盒已收进怀中，要是再取出还她，又怕被她耻笑自己胆怯，只好硬着头皮应道：“好的，我不拿出来就是。”匆匆扳鞍上马背，他已经打定主意，这何琪诡异神秘，还是越早离开她越好。

这一次何琪没有再拦他，只大声问道：“辛平，你家住在哪儿？过几天我到你家里去找你玩好吗？”

辛平漫应道：“我家住得太远，你只怕不容易找到！”说着，一抖缰丝，催马便走。”

何琪又叫道：“辛平，你用马儿带我下去好不好？”

但辛平只当没听见，黑龙驹泼开四蹄，霎眼奔出十余丈，直到转过一处山坡，辛平回头未见何琪追来，心里一块大石，才算落了实地。

经过这一阵耽误，天色已渐昏暗，暮色四合中，辛平策马下了山，回想山中所遇，竟似做了一场迷糊的幻梦，但他伸手向怀里一摸，那玉盒赫然仍在，显见这事情又是真实不过的。

他怀着忐忑难安的心情，独自回到城中，已是万家灯火，不禁又有些替那尚在深山中的何琪耽心，她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留在山里，不知会不会害怕呢？

想到这里，他又懊悔没有用马带她一起下山，至少他是个男子汉，竟然把一个少女置于山中不顾，那种行径，只怕有愧“侠义”二字吧！

辛平心里尽在胡思乱想，随意寻了一家客店，略用些饮食，倒头便睡。

但他身体虽然很疲倦，躺在床上却始终无法入梦，黑暗中，他好象看见何琪在山中独自行走，迷失了道路，又好像看见何琪正被野兽和坏人追逐，前是绝崖，后是追兵，正惊惶失措无处可逃……

好几次，他从床上坐起想立刻再赶回山中去寻何琪，终于又被对她师父的下意识恐惧所阻止，他一再告诫自己，何琪或许比金一鹏更毒，比她师父

更狠，玫瑰虽然娇艳，但却有刺的。

于是，他又想到林玉。林玉这时会在什么地方呢？天涯茫茫，自己准备到何处去寻她呢？要是找不到她们姊妹，拿什么脸回沙龙坪去见爹妈和高大哥？

辛平不过十二三岁的少年，尚不解“情”之为何物，但在这夜深人静的深夜，辗转难眠，不免将林玉和何琪私下里作个比较，少男的心湖中，不自禁荡起几丝涟漪。

直到漏鼓三尽，才恍恍惚惚步入梦乡。不想第二天，辛平却突然发烧发寒生起病来，起初他自持修习的内家正宗心法，勉强在床上行功想驱退病魔，那知他越是运功，寒热便越重，渐渐神智也有些昏迷不清，只觉脑中似有一只极细的小虫，在里面缓缓爬行一般。

他不住用手拍打着头，那小虫竟然拍之不去，恍惚中哪小虫爬到哪里，那里便奇疼无比，只有当他幻想起何琪的影子时，头疼便觉稍好，他试了几次，屡试不爽，不由心中骇然起来。

店家见他年轻轻孩子一个人上路，病倒在店，心里全害怕惹上麻烦，掌柜伙计穿梭不停去替他请大夫，煎汤送药，求神许愿，只求他早些痊愈，早些离开，无奈群医竟诊不出他倒底得了什么怪病，医药无效，病势越加严重。

辛平整日呓语不休，口里一直呼唤着何琪的名字，无论是谁走近床前，他必定当作何琪，不由分说一把抱住，哭闹不止，四五天过去，眼见出气多入气少，店家摇头叹息，只得去替他准备棺木，店中客人全都叹道：“唉！可怜，不知谁家孩子，这般少年英俊，竟会死在客店里！”

这一天辛平头疼欲裂，病况加剧，在床上不停翻滚，眼看便要断气，突然店后马糟中一片人声吆喝：“嘿！这畜牲好可恶，七八个人还制不住他！”

“快拴住他，别让它弄断马缰，到前面踢伤了客人！”

随着人声，蓦地一声马嘶，乓乓乒乒一阵人群倒地之声，众口呐喊，霎时从马槽里冲出一匹乌黑色的健马。

这马儿正是辛平的坐骑“黑龙驹”，不知怎地挣断缰绳，放蹄直奔前厅，众客人一见怒马奔来，发一声喊，纷纷闪让，后面紧追来八九个店伙，一涌上前竟然制它不住。

那黑龙驹扬蹄扫开人群，发狂似向客房里冲去，掌柜的只苦叫：“坏了！坏了！这一下不知要踏坏多少家具……”

正在纷乱，突然从店门闪身进来一条人影，悄没声息掠到马侧，探腕一把，扣住嚼头，脚下一沉，石柱般定在地上，任那马儿挣扎腾跃，那人纹风不动。

掌柜的松了一口气，喝伙计上前勒紧马口衔铁，打量那人，却是个满头银发的老者。

老者大约总有七八十岁光景，但生得面如婴孩，白眉红颜，眼中神光湛湛，威棱四射，穿一身皂色土袍，宛如蟠溪垂钓归来的姜子牙。

掌柜见他气度非凡，慌忙躬身谢道：“多承老当家的制住这畜牲，否则小店势被它赔累了。”

那老人双眼注视黑龙驹，诧然问道：“这马神骏非凡，乃一匹难逢的千里黑龙驹，不知马主人可落脚在贵店之中么？”

掌柜的叹息一声，道：“不瞒老当家说，它那主人，才连累小店够大了呢！”便把辛平暴疾将卒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老人更惊道：“ 果有这般怪病？你快带我去看看。 ”

那掌柜将老人带到辛平房中，才到床沿，辛平突然一把将老人抱住叫道：“ 何姑娘，我错了，我就来找你啦，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

那老人任他紧抱，用手翻开辛平眼皮，一看之下，脸色陡然变色，道：“ 呀，这是中蛊，不知谁人下的毒手？ ”

掌柜的吓了一跳，忙道：“ 老当家的，你老人家千万别乱说，小店向来安静，谁敢对他下甚毒手？ ”

老人并不答话，并指起落点了辛平几处穴道，然后从身边取出一枚金针，手起针落，“ 噗 ” 地插进辛平的 “ 太阳穴 ” 上。

“ 太阳穴 ” 乃是人生最弱的死穴，别说用针穿扎，便是撞击略重，也会制人死会，但那老人金针闪晃，在辛平两侧 “ 太阳穴 ” 上各扎了三针，辛平不但毫无痛苦呼声，反倒安静地闭目睡去。

老人摇头轻叹道：“ 好险！好险！此子体内暗蓄异秉，竟比常人多通一处穴道，这倒是难逢的怪事，但饶是如此，老夫若来迟一步，他难逃颠狂而死！

他回头又问掌柜的道：“ 这孩子住店之时，可曾有人同来？或者与什么古怪的人交往过没有？ ”

掌柜摇头道：” 没有呀！他来时单身一人一骑，才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发了怪病，直到现在。 ”

老人沉吟道：“ 这就怪了，他既无仇家，谁会暗下这毒手呢？ ” 忽又神色一动问道，“ 他来店之际，店里可曾有个奇装异服的女子也来住过店么？ ” 掌柜又摇头道：“ 没有，小店从来少有女客光临，即便有，也没见过服装怪异的女人。 ”

老人闻言紧锁白眉，不再开口，似在思索一件重大疑难的问题。

掌柜最关心莫过辛平的生死，停了半晌，忍不住轻轻问道：“ 老当家的，你老看这小客人还要紧吗？ ”

老人摇头道：“ 他身中奇毒之蛊，老夫虽知病因，却无法解得这种蛊物，必须要找到那下蛊的人，方有救治之法。 ”

掌柜又急道：“ 他独自一人来去，现在可到哪儿去寻那下蛊的人呢？这么说来，八成是救他不活啦？ ”

那老人忽然神色一振，扬目道：“ 我看那黑马极是通灵，掌柜的，你把这孩子交给老夫带去，把那马上好鞍，牵到店门候我。 ”

掌柜听他愿意把濒死的辛平带走，心里哪有不愿之理，赶忙应声出去，不一刻便将黑龙驹配置齐备，由八名大汉牵到店门口。

老人抱起辛平，来到马边，先将辛平放在鞍上，然后轻轻拍着马颈，柔声道：“ 神驹！神驹！你主人被人陷害，命在倾刻，你若真是通灵，快带我到下毒的人的地方，脚下快些，或许还能救你主人一命。 ”

黑龙驹似乎懂得他所说之意，昂首一声长嘶，果然驯服地让那老人跨登马背。

那老人暗地点了点头，轻抖丝缰，黑龙驹放开四蹄，飞一般出了西城。

不消半个时辰，二人一骑又到了那座小山之上，老人放眼四顾，但见遍山梅花，交织如锦，缤纷错落，灿烂夺目，但山上竟无半个人影。

那马儿并不停留，直奔到 “ 玉盘洞 ” 口，老人触目一震，见一个浑身红衣的女童，正双手支脸，呆坐在一块大石上。

何琪听得蹄声，抬起凤眼，喜得从石上一跃而起，叫道：“辛平，我只当你不回来了，原来你……”

她猛然发现那老人，顿时脸上笑容尽敛，冷冷问道：“你是谁啊？”

那老人微一晃身，从马背上飘落地上，凝目打量了何琪许久，方才冷冷说道：“女娃儿，他身上的蛊毒，可是你做的手脚？”

何琪不悦地道：“你管不着，他是你什么人？”

老人冷笑道：“他与老夫素无一面，但你小小年纪，竟用这种卑劣手段陷害别人，我老人家既然碰上，少不得要管管这件闲事。”

何琪脸上一红，怒道：“你配管吗？”

老人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你是何人门下，从哪儿学得这种歹毒的放蛊之法？”

何琪不屑地冷哼一声，道：“告诉你，你管不着，人家又不是恶意，不过要他再回来陪我玩玩罢了。”

老人道：“女娃儿说得好轻松，他若不是巧遇老夫，现在哪还有命……”

何琪十分不耐地打断他的话，道：“他死了自有我替他抵命，不用你这臭老儿来白耽心事。”

老人被她几次顶撞，不禁怒道：“好一张利口，我老人家这闲事管定了，今天便代你师门教训教训你这妖女！”

何琪抗声道：“好！你就教训教训试试看！”

那老人飘身欺进两步，左掌虚扬，右手突然闪电般从袖下穿出，快似石火电光，径扣何琪的“曲池穴”，谁知招出之后，见何琪竟然不闪避，就像没有看见一样，突然心念一动，忙又将探出的手缩了回来。

何琪冷笑道：“怎么不动手了呢？告诉你，老东西，只要你敢碰我一碰，我立刻就要你好看。”老人念头疾转，忖道：这妖女浑身是毒，必须事先防她一防。便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瓶，倒了两粒药丸用口液化开，涂擦在手心背上。

何琪见了笑道：“你那两粒太心丹对付旁的毒物也许还有些用，要是跟我身上的碧鳞五毒比，却不一定有效呢。”

老人闻言大吃一惊，心道：这女娃儿来历可疑，怎的竟能一口道出老夫的独门秘药名称？这一来，他更加不敢擅自出手，沉声喝道：“女娃儿，你是谁？快报上你的师门！”

何琪笑道：“亏你口口声声自称前辈，你不认得我，我倒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你信不信？”

老人惊道：“那么你就说说看！”

何琪道：“你可是人称妙手神医卢锵是吗？”

老人嘿嘿笑道：“卢锵早被歹人所害，十余年前早已仙逝，女娃儿，你弄错了……”

何琪接口道：“那么你一定是卢锵的哥哥卢钧，这是一定错不了的。”

那老人听得浑身猛地一震，失声道：“好厉害一对毒眼，你既知老夫的名讳，想必你师门亦非泛泛之辈……。”

何琪笑道：“你不用捧我师父，他老人家早告诉我，天下能制那种太心丹的，只有卢氏兄弟，但天下能炼碧鳞五毒的，除了我师父，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卢钧心里念头数转，忽然“哦”地一声，冷笑道：“听你这句话，敢情

你师父乃是当年号称毒中之王的毒君金一鹏么？”

何琪咯咯大笑起来，道：“他吗！他是我的大师兄！”

卢钧脸上登时变色，骇然道：“什么？你是何宗森的徒弟……”

这话才出，何琪随地笑声一敛，用手指着卢钧道：“好！你敢直呼我师父的名讳，我看你要不得好死啦！”话声才落，蛮腰陡折，一条红线遥向卢钧胸腹撞到。

卢钧不敢大意，单掌斜拨，游身半转，翻肘之际，一连拍出七掌。

这七掌一气呵成，掌掌带着劲风，远远将何琪封拒在一丈以外，其意便是不使她能欺到近身来。

何琪身法竟异常矫捷，只见红影不停晃动，忽前忽后，绕着卢钧疾转，眨眼二十余招，二人竟扯了个平手，谁也奈何谁不得。

卢钧心中焦急，心忖：我若用武功连一个小丫头也制不住，这张老脸还向哪里放？大喝一声，掌上登时又加了三成真力。

转眼已近百招，何琪虽然内力不如卢钧雄浑，但她身上遍体是毒，卢钧不敢大意沾碰，并须防她出其不意抢到近身，是以碍手碍足，一时也胜不了她。

激荡的劲风刮起地上落花，空中梅瓣飞舞，一瞬间，已缠斗了将近半个时辰。

卢钧突然记起辛平，双掌全力拍出四掌，飘身闪退，沉声喝道：“丫头，你既说对那孩子并无恶意，何不先替他驱去蛊毒，咱们再较量胜败？”

何琪道：“你只管放心替他解开穴道，他只要在我身边，便与常人无异，蛊毒绝不会发作。”

卢钧沉吟片刻，走到马边，运掌拍开了辛平的穴道。

辛平果然病态尽失，悠悠睁开跟来，叫道：“何姑娘，咱们怎么又在这里遇见啦？”

何琪道：“你愿意再见到我么？”

辛平道：“怎么不愿，这几天我像做了许多梦，每个梦里，都梦见……”

说到这里，脸上顿时一阵红，转开话题问：“这位前辈是谁？可是你的师父？”

何琪小嘴一撇，道：“他配么？人家是好心来救你的，怕你被我毒死了。”

辛平忙道：“这位前辈想是误会，何姑娘与在下虽是初识，但彼此无仇无怨，她怎会害我？”

卢钧听了，暗道：痴儿！痴儿！你生死已操在此女手中，可怜尚不自知。但他碍于何琪在旁，不便开口，只长叹一声，转过头去。

辛平兴高采烈，上前拉着何琪双手，不住问长问短，亲切万分，卢钧终于忍不住，向他招招手道：“小娃儿，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要单独向你说。”

何琪笑着推推辛平道：“快去吧！我在那边等你，呆会别让人家又说我要毒死你了。”

辛平茫然不解他们言中之意，看看何琪，又看看卢钧，心里诧异地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卢钧将辛平带到一旁，慎重地从怀里取出三粒太心丹交给辛平，又将在店中的经过大略说了一遍，方道：“老夫和你素昧平生，只因不忍见你暴毙客店，才插手管这闲事。此女貌美如花，却心狠手毒，你身上既被她下了蛊毒，从此以后，唯有常伴着她，唯她马首是瞻，才不致毒发身死，老夫本有

意迫她替你驱毒，但看来已无能为力，以后的事，只有看你自己的命运和造化了，也许你们两情欢洽，她会自动替你驱除蛊毒，也难以预料。”

辛平听了半信半疑，浑身汗毛全竖起来，惊问道：“老前辈，你这三粒药丸能解得了蛊毒吗？”

卢钧摇摇头道：“这三粒太心丹乃老夫化了半生心血炼制，虽不能除去蛊毒，但你若在离开她以前，偷偷服用一粒，可保十日蛊毒下发，三粒药九共可支持一月，一月之后，就看你造化如何了。”

辛平恐惧地问：“难道天下就无人再能解得这蛊毒吗？”

卢钧苦思良久，终于摇摇头，道：“据老夫所知，除了施毒的本人，旁人实无力解得那种奇毒。或许你以情化之，尚能解脱！”

说罢，黯然下山而去。

辛平茫然站了许久，似信又似不信，手里拿着那三粒药丸，不知该如何是好？

蓦地忽听何琪叫道：“傻子，话说完了吗？还不快些过来！”

辛平蓦地一惊，慌忙将药丸揣进怀里，匆匆奔去，何琪笑盈盈坐在一块石块上，歪着头问：“卢老头儿走了么？”辛平点点头。

何琪又问：“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卢钧料想瞒她不过，只好据实以告，何琪又问：“你信不信？”

辛平道：“你和我并无仇无怨，他这话叫人难信！”

谁知何琪却正色点头说道：“他说的句句实话，你应该相信他才对。”

辛平惊道：“你也这般说，难道你真的要害我不成？”

何琪幽怨地说道：“我不想让你离开我，一时忍不住，便对你下了蛊，不过，我却不是有心要害你，只希望你再回到我身边来，咱们长远地在一块就好了。”

辛平不禁怒道：“但是你这样做，如果使我病死在客店里，那又怎么说呢？”

何琪轻叹一声，道：“你放心，要是你死了，我也不会独活，那天自你去后，我就一直坐在这块石头上等你，我不停地算计时间，如果过了七天你还没回来，我也会死在这里，到阴司去寻你一块玩去！”

辛平长叹一声，道：“这是何苦？你要我陪你，尽可明说，为什么做出这种傻事？”

何琪忽然笑起来，道：“你以为我傻吗？其实我一点也不傻，你不知道，我一生从没有求过人家，要是开口求人，反被人家拒绝，我就会难过死了，上次我要送你东西，你说不要，我求你带我一块下山，你又不肯答应我，我事后想想，觉得这方法并没有做错，若不是这样，你又怎会回到山上来寻我呢？”

辛平听得背脊冒出一阵寒意，忖道：这女子对我虽然很好，但手段却恁般狠毒，今后真该特别当心她才好，便道：“你这样自认为很对，却没想到若非巧遇卢老前辈，我就算病死在客店里，也决不会想到自己再回山上来的。”

何琪笑道：“那样也好，我得不到的东西，干脆毁掉也不要让别人得去。”

辛平机伶伶打了个冷战，再有千言万语，也不敢随意出口何琪好像发觉他神色不对，回眸对他嫣然一笑，道：“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咱们永远也不会再分开的，除了咱们两人中死了一个，而且那死的人必须是我！

辛平茫然不语，怔怔地望看山边飞过来一朵乌黑的云块，刹时整个山头，都被沉甸甸的云层笼罩，而他的心境，正和那云层一般沉重，一般阴暗！

顷刻间，大雨顷盆而至，何琪忙拉辛平奔向洞口避雨，但辛平却下意识地希望站在旷地里，让那冰凉的雨水，浸浸他那快要崩溃的意志。

雨越下越大，这一刹那间，仿佛天地全要崩塌了似的，暴雨的山中，依偎着一男一女，然而，他们却加起不过二十五岁。夕阳轻轻吻着西山，繁乱的一天，又趋寂静，天色虽然还未黑，但东方的黄昏星已经早早地爬了出来。

密林中，缓缓走着三四条黑影。

他们分由四个不同的方向，提着兵器，向这座茂密的林子中央搜索，行动是那么缓慢，谨慎而细心，兵器拨动野草，目光注视着地面，八只耳朵，却聚精会神倾听着林中每一个细微的声响或动静。

显然，他们在搜索什么，但看来已经失望。

四个人终于在林子中央碰了头，从透过林叶的夕阳碎影下，看出那是三女一男。

他们彼此交换一下无可奈何的目光，大家颓丧地摇摇头，其中一个妇人低声说道：“小余，你确定这个林子没有错么？”

那男的点点头道：“决不会错，我和鲁前辈便是在这儿和高少侠分手，你们瞧那蓬车，不是仍然留在那儿吗？”

妇人回目扫了五丈外一辆空篷车一眼，心里泛起浓重的哀愁，喃喃道：“这么说，我们都来晚了？”

她这话像只是问着自己，所以其他二女一男也都没有回答，妇人缓缓走到篷车旁，伸出青葱玉手，黯然神伤地抚摸着车辕，车窗……从她心底突然泛起一阵激动的波澜。

就是这样的一辆车，曾带着身负重伤的一代大侠辛捷，从遥远的东海，驰回沙龙坪，行到这座林子里，突遭黑道高手围攻，高战单戟护着辛捷突围逃走，却留下了这空车无声无息地藏在野草从中。

车轮也夹裹着野草，有几处车辕已经撞损破伤，从这些伤痕和迹象，不难想象当时高战驱车奔逃时的仓皇和急促……

如今，她们闻讯赶来，辛捷和高战却已下落不明，生死难测，林中只有这辆空车，似专为供她作哀伤凭吊。

她——方少堃曾经痴恋辛捷为他埋葬了多少真情，辛捷在她心中，永远是那么高贵和值得人敬慕，现在虽然时过境迁，她自己也已是孩子的妈妈，但那份崇高的敬意，却永远也不会从心中泯灭的！

方少堃观车思人，正沉浸在一片冥想之中，林玉悄悄走过来，轻叫道：“方阿姨，咱们找不到辛叔叔，该怎么办呢？”

方少堃蓦然惊觉，探手搂着林玉，凄然道：“如今你梅公公已经去世，辛叔叔又生死下落不知，你们姐妹年纪轻轻，也不用再回沙龙坪去了，跟着方阿姨，咱们再打听你辛叔叔的消息。”

林玉道：“不！辛叔叔虽然不知下落，但辛婶婶和辛平哥哥总会回到沙龙坪去的，我和妹妹，还是回去的好！”

方少堃轻叹一声，道：“唉！他的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好吧！你们既然要回去，我就送你们回到沙龙坪去一趟。”

她牵着林玉的手缓缓踱了回来，问余乐天道：“辛大侠生死不知，咱们留在这里已无益处，她们姊妹要回沙龙坪去等辛夫人，小余，你准备到哪儿

去呢？”

余乐天道：“林姑娘如要回去，在下宁愿随行相送。”

方少堃道：“这倒不必了，有我送她们，路上不会出什么错的，你如另有他事，就别勉强了。”

余乐天沉吟片刻，道：“在下孤身一人浪迹天涯，本无一定的去处，既是林姑娘已有女侠护送，那么在下踏遍江湖，也要打听出辛大侠和高少侠的生死下落，他们已脱险固是最好不过，假如万一……在下必然邀集天下英雄，替辛大侠报仇。”

方少堃赞赏地点点头道：“难得你一片赤诚，要是能得辛大侠下落一鳞半爪，还盼立即送信给辛夫人，别让她空自焦急，久作悬念才好。”

余乐天拱手道：“在下定当尽力而为，就此告辞，各位保重。”说罢，分别向林氏姊妹一揖，大踏步出林而去。

方少堃望着他隐去的背影，良久良久，才叹道：“唉！不愧是条血性汉子，只可惜未遇良师，竟未学得出类拔萃的武功，否则武林中岂不多添一位侠士！”

嗟叹一阵，才携了林氏姊妹，缓步向外走去。

刚到林边，突见远处一条黑影如飞而至，驰到林前，略为一顿，扭头张皇地瞥了一眼，大袖忽地一抖，身形腾升而起，“刷”地轻响，便没人林中。

方少堃在那人略顿之际，已看出那人一身僧袍，竟是个中年和尚，但当她心念才动，那和尚早已快速绝伦地钻入林中，林玉失声叫道：“呀！好俊轻功，方阿姨，你知道是谁吗？”

方少堃摇摇头道：“此人一身武功已臻化境，不知怎会这样慌张？”

林玉道：“我看他身法，怎么有些和辛叔叔相似呢？”

方少堃笑道：“不会的，那人是个和尚，怎会与你辛叔叔哪知话还未完，突闻远处一声怒喝，又见一条人影，如狂风暴雨卷到近前。

这人一身奇高轻功，显然更是在那前面的和尚之上，声才入耳，人已在近处现身，林玉慌忙倒退一步，定睛看时，却是个三尺高矮的老头儿。

矮老头疾行遽止，竟然神态散闲，毫无急迫的模样，一双眼神却是灼灼逼人，轮流在方少堃三人面前扫了一遍，突然沉声问道：“你们看见和尚吗？他逃到哪儿去了？”

林玉吃了一惊，正要回答，方少堃却接着道：“什么和尚，咱们没有看见。”

那矮子怒目一瞪，道：“我老人家亲眼看见他向这边逃过来，此地又无岔路，难道他会飞上天去？”

方少堃冷冷一笑道：“这个我们更不知道了，或许他真长了翅膀，会飞上天也难说。”

那矮子精目扫了方少堃她们身后的密林一眼，扬声笑道：“难道躲在林里，我老人家便搜你不出来？臭婆娘你不要走，等我老人家捉住和尚还要跟你算帐。”话落人影一晃，已向密林扑了过去。

方少堃冷笑道：“姑奶奶还有事呢！谁耐烦跟这种三寸丁矮鬼打交道……”

矮子本已跃离丈余，突听这话，竟然一眨眼又掠了回来，问道：“婆娘，你在骂我老人家？”

方少堃傲然不惧，道：“我在骂那出口伤人的蠢物，但不知是不是你！”

矮子大怒，一探臂，“呼”地一掌便劈了过来。

方少堃好像早有准备，矮子手肘才动，她左右手分牵了林汶林玉，柳腰疾摇，横移五尺，恰好将那矮子的掌力避开，但劲风过处，身后一丈以外三株并生的大树却被矮子一掌尽都打断，轰然倒地。

方少堃倒料不到这矮子掌力如此雄浑，连忙推开林氏姊妹，左手一掏，从怀里掏出一付鹿皮手套来，三两下便戴在手上。

那矮了笑道：“臭婆娘，你敢情想跟老夫动手？”

方少堃探手入囊，扣了一把乌油发光的细砂，沉声道：“矮鬼，你若敢再出手，别怪你姑奶奶要用煨毒的东西招呼你了！”

矮子仍是笑道：“那再好不过，我老人家最喜欢挨有毒的玩意儿，婆娘，你不要客气，只管施展出来。”说着，左臂一圈一吐，又是一掌向方少堃横推过来。

方少堃侧头向林汶林玉叱喝一声：“快躺下！”脚下一旋，业已绕到七尺以外，左掌一扬，登时一片黑雨，向矮子当头罩了下去。

那矮子长啸一声，翻腕一拨，只听“嗤嗤”一阵乱响，方少堃的黑砂被他拨落左侧地面上，刹时间青烟乱冒，五六尺宽一片野草尽都枯萎倒地，矮子也不禁骇然道：“好婆娘，居然炼了血魂毒砂，今天我老人家须饶你不得。”

他显然已动了真怒，掌指犹如暴雨般卷攻上来，眨眼间戳出三指，拍出五掌，方少堃被迫退了一丈四五，虽然奋力撒出两次毒砂，却尽被矮子雄厚的掌力拨落。

“血魂毒砂”威力惊人，那矮子抢尽上风，但却始终无法欺近下手，方少堃身形灵巧，使他远攻也很困难，那矮子突然大喝一声，抽掌掠退，眼神瞪着方少堃瞬也不瞬，两臂下垂耸动，浑身骨节不住“格格”作响。

方少堃知他必是在运聚什么功力，心里暗暗焦急，因为她囊中“血魂毒砂”已所剩无几，她深深明白，要不是毒砂之力，自己和他的功力相较，何啻小溪之比大海，万万不是矮子的对手。

但是，事实既到如此地步，势又无法转身逃走，她两手紧捏着两把“血魂毒砂”，不期然从心底发出一阵颤抖。

那矮子冷冷说道：“臭婆娘，你再不弃砂投降，老夫一出手，势必叫你挫骨扬灰，那时后悔就迟了。”

方少堃螓首一昂，傲然道：“姓方的岂是畏死之人，你不必想拿言语就能唬住我。”

矮子道：“倔强的婆娘，老夫就叫你见识见识！”

“识”字才落，破空一拳遥击而至。

方少堃目不转睛注视他的动作，只见他出拳之时仿佛并未用什么力量，拳出不闻风声，就知这种功力必难防备，心念才动，仰身倒射，急思趋避。

那知她身形才起，突感左腿上好似被重锤猛击，一阵椎心刺骨的奇痛，使她忍不住痛哼出声，真气一沉，坠落地面，一连踉跄向后退了七八步，终于一跤跌坐地上，手上的毒砂还没有来得及出手，嗤嗤散了一地。

她知道自己这条左腿算是废了，银牙狠挫，强忍痛楚，从怀里取出一支绿色小箭，一扬手，那小箭破空升起，直达十丈以上，突然“波”地一声爆裂，化着一个绿色光圈，从空中缓缓降落。

矮子笑道：“臭婆娘，你还会变戏法？但你便招了帮手，也不过在我老人家手上多送几条性命罢了。”说着向前踏上一步，右掌虚提，又是一拳对

方少堃遥击而出。

方少堃此时无处可避，一横心，运起毕生功力，奋力一掌迎击过去……。

掌势才出，陡听后面一声大喝：“千万使不得！”暗影一晃，闪出一人，挡在方少堃前面，两手一合一翻，拼命向矮子打出两股拳风。

空中响起“波波”两声脆响，刹时劲风回荡，狂风滚卷，那人拿桩不住，登登登一连倒退了三步。

方少堃凝目望去，见竟是那逃入林中的中年和尚。

矮子面带诧异喝道：“开山破玉!好贼秃,你是太极门云冰若的什么人？”

中年和尚合掌凝神答道：“云爷爷正是贫僧授艺恩师。”

矮子叱道：“你是少林门下，云冰若怎会授你武功？”

和尚道：“贫僧未落发前，难道就不能从师习艺吗？”

矮子顿了顿，笑道：“原来你是叛师另投，老夫更饶你不得。”说着，又是一遥击而至。”

中年和尚奋力一封，当场又被震退六七步，忙低头对方少堃道：“姑娘快带她们逃走，负僧全力挡一阵。

方少堃感激地点点头，但爬了几次，终因左腿折断，竟无法站立起来。

矮子又笑道：“和尚，你能接得老夫三掌，放你们逃生，否则今夜一个也别想离开。”

那和尚连受两掌，内腑已觉翻腾难抑，心知万难再接下三拳，但他眼见方少堃重伤倒地，林汶姊妹又稚龄无法自保，一股义愤，猛从心底升起，沉声问道：“施主只要言而有信，贫僧不敬，舍命也要接下施主三拳。”

矮子朗笑道：“姓仇的何曾失信于人过？三拳之后你如能不死，那时大可去问问云老儿，泰山之行，老夫也懒得要你引路了。”

和尚深深纳了一口气，勉强压制住内腑浮动，两脚丁字一站，毅然道：“施主尽可放手施为，但贫僧尚有一句话，须得先请施主俯允。”

矮子笑道：“有话你快说出来。”

那和尚略为一顿，挺胸说道：“要是贫僧接了施主三拳，不幸丧命，还请施主不要为难这三名妇孺。”

矮子脸色微微一变，道：“你和她们认识吗？”

和尚摇摇头道：“贫僧与她们素无一面之识，但施主既是前辈英雄，又何必为难妇女幼弱之辈？”

矮子缓缓颔首，突又问道：“你不避不让，招招硬接老夫的无形拳力？”

和尚点头不答。